

霜月刀(下)

四十、金家楼中

呛咳着，冯正渊泪水迷离的望着展若尘，他诧异不已的道：“展……展爷……你是真有个挺劲啊……这大的烟，居然呛不着你一口……”

闭着眼——展若尘的闭气功夫练不到眼上……他低沉的道：“浅浅的吸气，慢慢的呼气，冯兄，你就会觉得好过得多。”

抹着泪，冯正渊道：“浅浅的吸气，慢慢的呼气？要浅到慢到什么程度呢？”

展若尘平静的道：“就像没有呼吸一样。”

呆了呆，冯正渊又咳了起来：“我的老天，这……这怎么办得到？”

淡淡的一笑，展若尘道：“可以办到，但不是一说即会，其中需要一段很长的日子来磨练。”

冯正渊又抹了把泪：“展爷，现学现卖是来不及了，活该我们要遭这个罪……”

展若尘安慰着这位勇士：“再忍一忍，冯兄，对方比我们还急，他们很快就会朝里扑了！”

擤了把鼻涕，冯正渊粗着声道：“娘的，我恁情和这干叛逆明枪明刀拼个死活，也不甘受这等活罪，人间地狱吧，也不过就是这种光景了！”

严祥也用湿透的巾帕揩着泪水，沙哑的道：“这股子热尤其叫人罩不住，活脱把人摆在火炉子里烘烤一样，连一身汗水也都给烘烤干啦！”

展若尘道：“我们如今和对方比的就是这股子熬劲，他们以为我们挺不住，我们偏偏挺了下来，一旦出乎对方意料，他们付出的代价可就大了！”

红着双眼笑了，冯正渊点头道：“展爷说得正是，只在那些邪龟孙一愣的当口，咱们奋起发难，就能先放倒他们一大片了！”

展若尘道：“所以说我们且先忍着点，每忍一刻，便叫对方疏忽一分，也就是多给我们一个捞本的机会，眼下在这里忍着，可不是白搭的！”

冯正渊憋着咳声道：“待会儿，还得仰仗展爷领着我们干，这条命是不必计较的了，要紧的是能多摆平对方几个，也好替‘金家楼’挣几分光彩，为老夫人求点颜面，好叫那干贼崽子知道，‘金家楼’仍有着忠贞不渝的角色在！”

严祥接着道：“咱们既然留下来，便没打谱活着出去，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平素里蒙老夫人厚待，眼下正是回报老夫人恩德的大好辰光。”

语调是含混而带着鼻音的，浓重又平淡，但却有着那股子出自内心的坦诚，发自肺腑的直率，毫无掩饰，毫无矫作，他们说得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好像为“金家楼”效死，替主子卖命，乃是生来即有的天职一样，不怀疑，不犹豫，似乎他们活着，便端为了等待这一天，这一刻的来临！

展若尘笑有得些凄苦，他低沉的：“各位的志节、心意，我全明白，忠义之下，生死固不足论，然而因时就势，仍须随机应变，只要原则能以把握，目的能以达成，并非唯死方可表志，二位的意愿我很清楚，但望不要偏颇成狭义的愚忠才好！”

冯正渊想了一会，才道：“是，展爷，我想我们可以体悟你的意思——”

展若尘又徐缓的道：“楼主行前曾经说过，希望能够再见到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她当时形容惨澹，悒郁凝怖，内心是何等沉痛悲愤！因此我们记住，第一要务是杀敌致果，第二任务便是尽量活着回去见她；否则，任是我

们如何反创叛逆，获得多大代价，一朝全军覆没，对楼主而言，创敌的欢欣，只怕也比不得哀伤的心怀十之一二……”

严祥竟有些哽咽的道：“我们知道……老夫人……她……舍不得我们……”

重重颌首，展若尘道：“各位能以善体楼主用心，我也就释怀了。”

那一声震天价的巨响，便在这时传来：“哗啦啦……”

“大金楼”的沉厚门扉，整个倒塌，烟火四溅中，冒着焰苗的碎裂木块飞舞纷扬，连框带架，顿时崩散一地！

浓黑透衣的烟雾弥漫，火花流蹿，一条身影宛若鹰隼般投空穿进，两抹冷电绕在那条身影的前后——一抹光芒雪白，一抹光芒铜黄！

是了，“双绝剑”唐丹！

跟着唐丹身后的，是一对滴溜溜飞舞的带刺钢胆——“鬼旋风”史邦！

这两个敌方高手甫始冲进，楼梯两侧也出现了人影，由他们挥舞的兵刃形式，可以大致分辨出都是哪些人物来：从右侧石梯扑落的，是倒提一双生铁桨的“铁桨横三江”聂双浪、九尺“软钢带”的“一丈红”莫奇、蟒皮倒钩鞭的“卷云鞭”蔡锦；从左边石梯冲至的是手挥“点钢刺”的“黑秀才”茅小川、“白铁扁担”钟开泰、“青玉箫”沙侗，这第一波，全是上得台盘的硬把子！

烟硝晦迷中，“双绝剑”唐丹振吭大叫：“留神点，死活分清楚，几个首要的角儿得先拣出来！”

一千人宛如虎狼出柙，交纵穿走，四处搜索；烟雾迄未消散，显然他们也有些吃不住劲，呛咳声一如被困者，那“铁桨横三江”聂双浪高声道：“唐兄，怎的不见一具尸体？”

唐丹正在奔向大厅，头也不回的道：“熏晕过去的活口也是一样！”

“黑秀才”茅小川接声道：“直到现在连个人影也没见到，更不用提死的活的了！”

站在阶下，“一丈红”莫奇疑惑的道：“我们从楼顶掀瓦而下，就没见到对方一个人，莫不成全逃净了！”

向空中虚挥着鞭子的“卷云鞭”蔡锦摇头道：“不大可能吧？这幢鸟楼一共有两条秘道是不错，但那两条秘道的出入口单老大全晓得，早已伏下重兵在出口处据守，除非他们甘心自投网，又能朝哪里逃走？”

莫奇呛咳一声，道：“但这里鬼影不见一条却是事实，该不会通通化风而去吧？真透着邪门！”

蔡锦瞪着那双死羊眼，道：“说不定全窜到某个秘密隐藏处所去了！”

那一边，“鬼旋风”史邦吆喝着：“别唠叨啦，快搜！”

左侧石梯的下面，“哗唧唧”的金铁震响有如一连串清脆的炸雷，光华倏现，又猛又快的劈向正在探头朝内窥探的“白铁扁担”钟开泰，钟开泰猝不及防，骇然惊叫：“有埋伏！”

叫声中，他那根宽扁担飞竖横扫，一柄“双刃斧”却似来自虚无，“吭”的一记斩入了他的胫骨，身子打着旋转往后抛退，金环大砍刀挑飞了扁担，连肩带肋，劈桩似的把钟开泰劈翻于地！

暴叱半声，“青玉箫”沙侗身形斜掠，手中那只三尺洞箫飞指活劈了钟开泰的申无忌，“黑秀才”茅小川也疾扑而至，“点刚刺”伸缩吞吐，流芒若星，挟击合攻！

古自昂腾空而起，人在空中转折，“双刃斧”霍霍如电，搂头盖顶便劈斩茅小川，刃风削劲，疾利无匹！

啸声摇曳，却以极快极速的势子自那头飞来，寒光耀眼中，万千拳大弧影穿流交织，急罩古自昂！

不错，“鬼旋风”史邦！

一条影子由下而上，猝然飞射，“双刃斧”硬砍狠撇，直冲史邦！

“好狗才！”

史邦狂吼着，身形摹曲如球，一对“铁刺猬”溜体暴旋，却在光影映现的一刹，展身横滚，于是，“双刃斧”砍空，“铁刺猬”的光弧骤雨也似反卷过去！

侧跃数步的古自昂，睹状之下大叫：“永宽快躲！”

豁命攻扑史邦的人，正是“飞龙十卫”中的易永宽，对于古自昂的警告，他恍若不闻，“双刃斧”起手如虹，冲着那漫空包卷的光弧切入！

瞬息间，钝器击肉的声响令人作呕的传来——那不是一响，而是密集的声响融合于一刹，易永宽的身体立刻变了形，变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扭曲物体！

简叔宝的角柄宽刃短刀，便在史邦狠击易永宽的同时，飞射入史邦的小腹之内——冷电倏闪，史邦已嗥号着一头翻跌下来！

这是一种残酷的搏杀，以命易命；史邦的功夫卓绝，身手凌厉，不是“飞龙十卫”一二人所可抗衡者，因此易永宽使用自己的生命来套牢史邦的手脚，让简叔宝争取这有限的空间，进而宰杀史邦，求的，只是个同归于尽！

“鬼秀才”茅小川抛下申无忌，贴地翻滚，双刺似盈雪朵朵，急袭简叔宝！

脚步微挫，简叔宝的“双刃斧”挥霍强攻，猛拒茅小川，往此俱是强攻硬截，一片剧烈的金铁交击声里，但见火星四溅，两个人全移了方位！

忽地——

原已踞坐于地的史邦，猛然长身而起，一个虎跳扑上了简叔宝后背，这位“鬼旋风”面目歪扭，形容狰狞宛如厉鬼，他才一沾身，便使出浑身力量，死劲用双臂勒住了简叔宝的脖颈！

窒噎一声，简叔宝壮实的身体立即后仰，他瞪眼如铃，手中“双刃斧”顺掌飞落，利用斧刃中间突出的尖锥，狠狠扎入史邦的右肋！

于是，史邦的面容马上变得更可怖，更丑恶了；他口中淌血，五官痉挛，但却仍旧发死力勒紧简叔宝的脖颈，口鼻之间，还发出那种不似人声的“啞”“啞”音响……

精芒闪烁，茅小川的“点钢刺”已十九次透入被史邦勒住的简叔宝胸腹，钢刺飞快出入于血脂之内，猩赤点点，红花遍洒！

一声怪叫，茅小川狂掠七步——他原先受伤的左肩，又是一片皮肉削落，古自昂瞋目切齿，状似疯虎般再度朝他冲了过来。

另一边——

当钟开泰刚刚倒地的须臾，“铁桨横三江”聂双浪方始一怔，那么犀利的一股锐风已扑体而至，他尚不及惊异于这股锐风来势之快速强劲，双桨业已本能的倒翻后扬！

那股锐风的劲势犹在凝形未散，聂双浪的沉重双桨已经截空，他人往斜偏，“呱”的一响，左耳已血淋淋的飞向三尺之外！

“一丈红”莫奇面对这边，陡然间，神色骤变，扬手处匹练也似的刃带暴射，口中却在骇叫：“展若尘！”

只是在口唇间吐露这三个字音的刹那，展若尘已倏闪而到，“霜月刀”在这三个字音发出的过程中，有足够的时间幻为雪片，化做光雨，形成流虹，那般势不可当的卷向莫奇！

莫奇的“软钢带”几乎不及收回，他拼命腾挪躲避，连翻带滚下，真个蹦跳如猴，狼狈不堪！

抹了一手的鲜血，聂双浪险些气疯了，他嘶哑的连连吼叫着，双桨纵横，猛牛般冲上前来！

“卷云鞭”蔡锦一闪摸向展若尘背后，长鞭飞扬，又准又狠的挥向展若尘后颈！

就在同时，蔡锦猛的发觉眼梢冷电炫映，他扬起的蟒皮倒钩氏鞭猝然变式斜抽，“铮”声一柄宽刃短刀被卷缠而起，弹撞于壁。

几乎不分先后，一把“双刃斧”已到了蔡锦的后脑！

矮身挫腰，蔡锦长鞭回带，腾起反撞斧刃，左掌斜飞，硬将来袭者逼退三步！

另一抹寒光便又飞射而至，蔡锦鞭梢暴弹，击落来刃，只这一发的间隙，那退出三步的攻击者倏冲再进，斧刃斜起，这位“卷云鞭”的前胸便立时衣裂肉绽，打横多出一条尺许血槽！

“杂种……”

尖叫着，蔡锦身形侧走，长鞭狂挥，极其勉强的暂且阻住了袭杀他的那两个人——冯正渊与严祥！

此刻，展若尘在幅度异常微小的闪腾中，已让开了聂双浪的十六桨砍劈，他在对方第十六桨劈空的俄顷，刀出如电，如石火掣映，聂双浪竭力招架，一只右耳又离了原位！

“一丈红”莫奇再也顾不得颜面身份了，他一边滑溜的缠着敌人打转，一边高亢的怪喊：“来人哪，姓展的窝在这里打暗算啊……快来了啊，我们挺不住啦……”

大厅之内，“双绝剑”唐丹气急败坏的奔了出来，口中叠声的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姓展的人在哪里？！”

随着唐丹的出现，“大金楼”倾颓的门外，也有三个人缓缓的走进来——他们自烟硝袅绕中现身，不是奔或掠，那三个人只是非常从容缓慢的走进来。

差点被刀锋刮落了头巾，莫奇缩头曲腰，踉跄后退，直着嗓门吼：“人就在你眼皮子上——唐老哥，你再不来，咱们这里怕都被姓展的宰净啦！”

四十一、扫天星现

原本惊怒交集的唐丹，这时却突然面露喜色，更停住脚步，他的银黄两色长剑交叉拄地，目光越过莫奇头顶，模样十分恭谨的深深躬下身去。

正被展若尘逼得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的莫奇，见状之下不禁怪叫起来：“唐老哥，你还不快上来帮一把？这边眼看就要被人家摆平了哇！”

突然间，展若尘凌厉猛辣的攻杀倏忽停止——宛如一阵狂风暴雨的收敛，来得快，去得也快，他身形一挺，人已站在六步之外。

满头血滴着的聂双浪，与筋疲力竭的莫奇，顿觉压力一松，好像卸下了千钧重荷也似，两个人喘着气，连脚步都有些摇晃不稳了。

松快固然是松快了不少，但他们却不禁大感纳罕，这是怎么回事，眼看即将得手的展若尘，为什么又在突兀间退了下去？自然明白展若尘断不可能是起了怜悯之心，若非怜悯，则又是什么诱敌之计？

那样一声冷厉渗着粗哑的嗓调，总算是给了这二位一个解答：“莫奇，算起来你也是个人物，怎的却这生个没出息法？”

莫奇与聂双浪立时回首探视，这一看，两个人俱不由肋肩塌背，矮了半截，两张面孔全是一副既惮忌，又尴尬的窝囊像，冲着那开口的一位，莫奇期期艾艾的哈着腰道：“这可好了，原来是前辈赶到，我们大伙可真是挺得直梁啦……”

那位“前辈”，不是男人，是个女人，是个看上去估不透她四十岁或六十岁的高大女人。那女人不止是高大，更且粗壮，浑健结棍得有如一只水桶，更像一头母牛；她肤色黝黑，浓眉大眼，宽直的鼻准，厚阔的嘴巴，一副尊容异常威猛——问题是这样的一张像貌，生长在男人项上就比较适当了，她却是个妇道人家，配上如此的面目，叫人第一眼就会产生一种怪诞与不调和的感觉。

这女人面目肤色虽然黝黑，奇异的却并不粗糙，透着那等朗润康强的细致光泽，你甚至难以在她脸上找出一丝皱纹来，这大概是她全身上下唯一还有着女性味道的地方了。

她的头发乌黑浓密，用一枚银质镂花的发环套夹脑后，一身的黑布衣裳，脚下蹬着黑色布鞋，那双脚，乖乖，怕没有尺把长！

这女人的左右，也是两个可当“怪物”之称的角色：右边的一位，瘦削精干，身材矮，秃着脑门子，却偏偏穿着一袭袒露右臂的豹皮衣，模样说滑稽又带着那股实在不能令人兴起诙谐感觉的残暴气息；左边的那位，也长得不高，却结实得宛如山虎，混身肌肉此突彼起，累累如栗，套在他身上的那袭猩赤衣靠，几乎要被他强健紧绷的肌肉涨破。两个人的面目平板，不见丝毫表情，但是，眉目神态之间，却自然流露着那种凶狠粗蛮的野性，这股野性意味的沉重，仿佛凝了形般能叫人窒迫到透不过气来！

当他们三位，出现之后，不但展若尘这边停止了格斗，他处的拼杀也纷纷住手，双方严阵以待，互为监视，而彼此全都晓得，这片刻的休止，并非意味着任何和缓，只是一场更惨烈的血战前引而已！

那女人没有答理莫奇的奉承，她大眼如铃般瞪着展若尘，好一会，才粗厉的道：“想来，你就是那号称‘屠手’的角色了？”

展若尘自若的道：“不错，我是展若尘！”

对方浓眉轩敞，重重的道：“姓展的，你可知道我是谁？！”

展若尘仍然平静的道：“此时此刻，不速而来者如你，我当不会猜错——你是尤奴奴，‘扫天星’尤奴奴！”

那女人——尤奴奴冷冷的道：“倒有几分眼力！”

目光扫视左右，她接着道：“更有几分胆量，——看情形你乃是授命断后掩护反袭我方？”

展若尘道：“并非‘授命’，我是自愿担当此任！”

尤奴奴暴烈的道：“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个十成十的送命差事？”

展若尘萧索的道：“这个差事危险性大，不错，但未必然就会十成十的送命！”

尤奴奴大声道：“你敢顶撞我？”

不似笑的一笑，展若尘道：“不止是顶撞你而已，事如如今，你还能期望我怎样来尊敬你的辈行？”

那边，莫奇叫道：“尤前辈，姓展的胆大包天，狂妄嚣张，竟敢不敬于前辈，若不将他生生剜剜，前辈威信怎能——”

尤奴奴怒吼道：“闭上你那张臭嘴，哪一个叫你来接话把子？尽是放你娘些腥骚屁！”

莫奇估不到竟会挨上这么一顿火辣，又粗线条的言辞，他大大一愣，一愣之后，又气又恼又怕又窝囊的，恨不能自家一头撞死！

尤奴奴大眼一瞪道：“业已是一场好杀，姓展的，你们这几个，大约都豁出去了？”

展若尘道：“心理上的准备是如此，当然，我们也更有活着回去的希望！”

摇摇头，尤奴奴道：“只凭他们这干打前站的宝货，我不得不承认你们的希望很可能实现，但是，现在却难了。”

展若尘缓缓的道：“因为你来了？”

傲然一挺她那肥壮的胸脯，尤奴奴道：“正是，因为我来了，姓展的，其实我早来了，个把时辰之前我已赶来了；我正好负责直捣你们这座大寨，唐丹他们不过是打个前锋而已，我先时便知道，光靠他们成不了事，必得我自己下手才行！”

展若尘叹息道：“江湖上道行威名如你，竟也甘受单慎独利用，为虎作张，助纣为虐？”

尤奴怒厉声道：“你懂个屁！要劳动我尤大奶奶，可不是简单的事，单老二价钱若是出不到关口，他岂能搬移我分毫？”

展若尘道：“天下之大，还有许多比利字更重要的事，尤奴奴，你把你的名声节誉押在这一宝上，只怕是押错了！”

狼嗥般大笑一声，尤奴奴恶毒的道：“展若尘，你这个傻小子，愣头青，我尤大奶奶平生走的桥远超过你踩的路，世事经多了，世俗也就看得透之又透，人生百年，到头来一了百了，什等样的喜恶名誉名节，是非好歹，全他娘是一场空，只有活着才是真的，现实才紧要，到了辰光两腿一伸，管他娘什么千古留芳，遗臭万古，都是那干子活人的事了！”

展若尘沉重的道：“但是，至少要对自己的身心做个交待，对祖上的传统，后世的延绵都该俯仰无愧，来这人间世上一趟，留不下清白，也不必非留下污秽不可！”

尤奴奴粗暴的道：“我个人麻烦业已够了，绝子绝孙正好干净，我爹娘生产下我算他活该，我要怎么做是我的事，我怎么想更是我的事；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姓展的，言归正传，今天也饶你不得！”

展若尘冷硬的道：“这原是你来此的目的，尤奴奴。”

此刻，唐丹小心翼翼的提高了声调道：“尤前辈，是不是立时放出‘红光火箭’，向单老大报警？也好多召集些人手来替你老分劳？”

大眼一瞪，凶光唬唬中，尤奴奴火辣骂道：“放你个熊！放‘红光火箭’托人求帮？你他娘的皮厚，我尚没有你这样不要脸，我尤大奶奶走南闯北，会龙会虎，几时还要别个助了？你们他娘一干三脚猫、半吊子，莫不成把我也看成了一路的货？”

唐丹早已摸清对方的脾气，一顿好奇下来，他不但不懊恼，反而陪着一张笑脸道：“是，是，前辈在此，原乃万无一失，是我多虑了，多虑了……”

展若尘讥诲的道：“早闻及‘双绝剑’唐丹剑上修为了得，不想这门子涵养功夫，更是炉火纯青，已臻化境！”

脸上热热的，唐丹怒道：“你少在嘴上耍俏皮，姓展的，呆会就有你哭爹喊娘的时候！”

展若尘轻叹的道：“但到了那时候，唐丹，也必不是由你的本事所使然！”

大吼一声，唐丹气冲牛斗：“狂妄东西，看我活宰了你！”

一伸手，尤奴奴吼道：“大胆唐丹，你仗着你手上那两块破铜烂铁，居然就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你掂掂你自己的份量，衬得上我，还是衬得上姓展的？！”

唐丹用力吸了口气，退后一步：“前辈言重，如何处置，但凭前辈吩咐就是。”

尤奴奴大声道：“你他娘一边风凉，这姓展的由我这边来收拾他——你们不听招呼不准沾边，现下有我在，你们会摆威风，先前那股子窝囊劲就忘了？真正不成气候！”

唐丹呐呐的道：“请示前辈，这其余的？”

尤奴奴不耐烦的道：“其余的只不过是些二三流角色，充其量空具一股傻劲之属，你们还不知道打发？棘手的货交给我，剩下的就好吃多啦！”

唐丹忙道：“是，但候前辈领先，我们即行动手——”

没有再理唐丹，尤奴奴打量着展若尘，眼珠转动：“本来，我还以为会得上金寡妇那老婆子，如今那老婆娘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却也不算落空，拿你舒发舒发筋骨倒亦是够得上份量的一块材料。”

展若尘泰山不动的道：“你多少把自己估高了点——尤奴奴，恐怕我这块料不止是令你舒发舒发筋骨而已，说不定出乎你的意外，会叫你在舒发筋骨之余，更搭配上些别的消遣！”

尤奴奴哈哈大笑道：“当真？姓展的！你当真认为你会有这个能耐？”

展若尘道：“我一直就不曾对我的能耐有过怀疑，尤奴奴，因为那不仅是口头上的认定而已，我有许多年苦练的实际来做为保证！”

尤奴奴束在脑后的长发抛动了一下，她咧开嘴，现露出她嘴内上下两排阔大但却整齐又白洁的牙齿：“打一见到你，姓展的，我就知道你很有几分胆量，果然不错，你是有几分胆量；然则，但愿如你所言，你的胆量需要有你多年苦练的功夫来支撑才行，我这就要看看，你这多年苦练的功夫，业已到了个什等火候！”

展若尘沉静的道：“不会令你失望，尤奴奴！”

尤奴奴又笑了——但她尽管是一种笑的态度，却不能予人丝毫的共鸣——

—她道：“我有过许多次不曾失望的经验，仁心代有人材出，这话不错，道上的硬把子比比皆是；尤其后生小辈之中，更有些不信邪的，在道上混，固然打发不易，但我却喜欢这样，我喜欢刺激、争斗，以及辛苦的搏杀。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获胜，才是真正的胜利，经过风霜雨雪的果实，才更加甜美，我不要人家认为我白捡便宜，不劳而获，我拿到的代价，必须付出同等的精力方始允可——姓展的，你得叫我多耗点神！”

展若尘道：“你会满意的，尤奴奴。”

双臂环胸——女人采取这种姿势原是极不雅观的，但尤奴奴一朝摆出，居然却相当切合，看上去并不扎眼。

她八字分站，大刺刺的道：“光听你说，我仍不能相信你的斤两可与我互做掂量，若你消受得了，没说的，我他娘大菜侍候不误。”

展若尘双目扫视，道：“两式小点，大概就是你身侧左右的这二位了？”

尤奴奴道：“说得好，姓展的，可也想知道这两色小点的名称？”

展若尘道：“料是如雷贯耳。”

尤奴奴大笑道：“好一付伶牙利嘴，然则虽不敢说叫你‘如雷贯耳’，也差不多能令你心里犯嘀咕。这两个宝货，穿豹皮衣的瘦鬼，是我的大师弟‘山魅’句未全，身子结棍如牛的这位，是我的二师弟‘流星’巴锐；怎么样？这二人对你来说，有没有点劲道？”

有没有点劲道？展若尘不禁暗里头皮发紧，那“山魅”句未全，人如其名，在云贵一带的山区，确确实实是个茹毛饮血，蛮悍似生蕃的山怪魅客；而单凭蛮悍，也不见得就能扬名江湖，令人闻之丧胆，这句未全除了蛮，除了悍，除了过着野人一样的原始生活，还另带着打家劫舍、掳掠烧杀；在他留居的山区里，他就是土大王，是坐地的二皇上，不论哪一行哪一道，哪个帮派哪个码头的人物，但凡进入他的地盘，一旦遭遇，就没有法子囫圇过关，若是舍不下钱财，便得舍下老命，三山五岳，一视同仁，他既能如此硬吃胡抢，便可见他本身的条件更是何等霸道了！

“流星”巴锐，在川黔一地的“盛誉”比起他的师兄来不遑多让；巴锐却不是占山为王，他是主动挑拣目标，专门以绑票为业的勒索行家；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巴锐乃是拔尖的好手之一，不仅在川黔，便是临近各省黑道之属，姓巴的也是亨字辈的大人物；他号称“流星”的来由有二：一是他的身手快逾电闪，动作迅捷非凡；二是他行事犯案，快速锐利，瞬间即做了断，绝不拖泥带水——在他手上的买卖，现银子拿得又特别快，可是，由于他的急切逼迫，冤死的肉票也就相对的增加了……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这两个人，全是典型的江洋大盗，强取豪夺的匪类，名气固然都不小，展若尘却怎么也想不到他二人会和尤奴奴扯上关系，这关系且竟更是艺出同门的师姐弟！

斜睨着展若尘，尤奴奴一只眼睁得大，一只眼阖得小，皮笑肉不动的道：“看来，姓展的，你对我这两个不成气候的师弟有点头痛？”

展若尘道：“我清楚他们的底细，他们全是黑道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尤奴奴嘿嘿笑道：“说起来，你和他们乃是一样的出身，可惜彼此遭遇的辰光不对，同行不能相容，也算是他娘的憾事一桩！”

展若尘道：“恐怕你错了，尤奴奴，我和你两位师弟，从哪一端来说，也扯不上出身相同的牵连。”

尤奴奴扬着一双浓眉道：“你也是黑道中人，可不是？”

展若尘道：“对我而言，重要的是个人的良知，讲求的乃是义之道，黑白两路皆我容身之所，亦皆非我容身之所，只要不违背天理，不违反纲常，顺乎人伦，谨守节操，出身与派属并不是绝对重要；换句话说，我从不注意某人的根由，更不局限自己于哪一边，我论的只是我认为该论的，这就好了！”

眨了眨眼，尤奴奴似有所悟：“娘的，怎么你在这方面的想法与我颇有近似之处？这倒十分新鲜！”

展若尘道：“大概你我的想法仍有分别，尤奴奴，而且分别更不小！”

尤奴奴愠道：“什么意思？”

展若尘直率的道：“你是纯粹的利己思想，本位观念，你不管什么侠义绿林两道，只论你个人的喜恶与自己得失所关，顺之者虽奸妄亦友，逆之者便忠良亦仇，这和我对人对事的看法大相径庭，是而我们之间并不接近，相反的，差之远矣！”

尤奴奴这次却心平气和的道：“你说得很有点道理，但是，我仍认为我们两人基本的原则一致——哪一道哪一流全去他娘，只拣我们能以接受的去干，‘接受’的看法虽然不同，彼此行事的脾胃却无异，姓展的，够劲道。”

微微耸肩，展若尘有些无可奈何的啼笑皆非，这位“扫天星”真叫喜怒无常，令人捉摸不定，此地此刻，她愣是要在打杀之间卖弄这番“友善”，却委实搞不清她到底起的哪门子主意。

一侧的唐丹，见到尤奴奴和展若尘居然谈得颇似“入巷”，生恐这个老怪物生了二心，冷汗泛泛中，唐丹赶紧胁肩哈腰道：“前辈恕罪，前辈恕罪，都是我唐某人冒失，一切但凭前辈作主便是——”

哼了哼，尤奴奴一摆手：“瘦鬼，咱们领了人家的银子，就半点马虎不得，你们看，只稍稍多说几句话，就有人给咱们拿言语啦，你辛苦一下，好歹做个交待吧！”

那“山魅”句未全点了点头，声音低哑沉闷：“师姐放心，我便拿姓展的性命来堵姓唐的嘴！”

若是论到江湖上的名誉及身份，“山魅”句未全并不见得能压下唐丹，唐丹受尤奴奴的气乃是无可奈何，但句未全的数落他却大可顶撞；问题是如今皆属同一阵线，谊为党援，且在强敌对峙之前，实难冲突，更重要的是，句未全或无可惧，不可忽视的乃是句未全是尤奴奴师弟的这个事实！

吼了一口气，唐丹硬把满肚的怒火压住，他冷冷一笑，昂起的脸上一片木然。

句未全慢步走出，一边移动脚步，两条精瘦干细的手臂一边不停挥展活动，那种煞有介事的模样，看了委实令人好笑。

凝视着对方那两条可怜的，宛如枯枝般挥动的双臂，展若尘却并无半点好笑的感觉，他心里有数，对方这只是个障眼法儿，真正的，突如其来的杀着，只怕不会是出自那两条瘦臂上。

青森的光芒宛如猝射的一抹冷电，冷电映炫中“当”声震响，句未全人已到了展若尘头顶！

这时，眼尖的人方才看到一条细若小指的三尺乌黑皮套，索端系连着一枚拳大的玩意斜撞石壁，又在火花石粉闪溅中反弹回来！

不知句未全的这件要命家伙是何时射出的，又是从哪个部位射出的，亦不知展若尘是怎生拦截的，用什么武器拦截的，只是这么“当”声交击，形势即已另有演变了！

人在展若尘的头顶，句未全手中各拎着一把长只五寸，上尖下丰而宽如人掌的三角形矛刃，精光闪泛，仿佛流动着波波蓝莹莹的冷焰！

展若尘脚步半寸不移，右手伸缩恍同石火爆现，那样美妙的弧轮便一圈又一圈，一层又一层的涌凝，瞬息间将那波波冷焰排反于四周！

双臂一抖，句未全直冲而上，却在身形拔起的一刹，猝拳四肢，复又倒翻至侧——一个展若尘肩背之后的死角！

“霜月刀”像是生有眼睛，像是能够吸嗅出某一种气息，锋刃切割空气，看见的只是一抹光束的流幻——自一个倒曲的生硬角度，却去势优美的暴飞而出！

句未全手上的矛刃猛翻，迎接那抹光束，然而，光束却在陡然间蓬发为十六条青莹的芒光，矛刃挥舞中，句未全一个踉跄倒了出去，裸露的肩膀上，清清楚楚并排着三道血口子！

“嗒嚅”一挫牙，句未全身子往下一矮，正待再朝上扑，尤奴奴的声音已经严厉的响起：“得了，你给我退回来！”

这位有“山魅”之称的山大王，闻声之下丝毫不敢抗逆，他一言不发，仍旧面无表情的倒退而加。

尤奴奴望着站在那里有如渊停岳峙般的展若尘，似笑非笑的道：“好身手，真是好身手，不瞒你说，我已经有很长久的一段辰光没有看见你这种高明把式了；告诉我，你是跟谁学的呀？”

展若尘淡淡的道：“我师父领我入门，教给我用刀的要窍，然后，我花了十余年的时间来学习磨练，又花了这半生的岁月来融会贯通，我的进步较快，因为我一向是以活人来试刀。”

点点头，尤奴奴道：“难怪这把刀在你手里也跟活的一样，好似你身体的一部分，刀玩到你这种火候，就和不用刀差不多了，你知道，你的刀与你的肢体、你的心意，几乎是生而连接在一起的么？”

四十二、铁胆搏命

展若尘道：“我知道——练刀的人，或者练任何器械的人，终其一生，希望的就是这个境界。”

尤奴奴道：“很不容易，你业已具有如许的功力，但我不能向你道贺，却应该说一声可惜，因为凭你这般身手，成之艰难，眼下便得毁于一旦，委实是桩憾事！”

笑了笑，展若尘道：“这桩憾事不一定能够形成，尤奴奴，我的刀很快，特别是在危难降临的时节，它会更快，而且，它将有许多奇异的变幻来拯救它的主人，某些情况之下，会连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它已不止是一把刀而已了！”

浓眉掀动，尤奴奴的声音已经带了火气：“我不会忘记你方才伤了我的师弟，姓展的，你切莫以为我师弟的血肉价格太贱，不用多久你即将明白，你施之于他的，必须付出多大的补偿！”

展若尘镇静如故的道：“设若我在乎‘补偿’，尤奴奴，我的刀刃便不会挥斩，我做了，岂有所惧？”

尤奴奴大声道：“你是有种，姓展的，但愿你这个种要一直继续才好！”

展若尘简洁的道：“我们都会看到的。”

于是，尤奴奴一挥手，叫道：“巴锐，接着来的这出戏，该你上台唱了，可给我好生卖力，别他娘又砸啦！”

“流星”巴锐呆着一张脸，沉实有力的走上前来，他在隔着展若尘五尺的地方站定，双目平视，脸上的肌肉纹路不见半点扯动——人在那里，活脱半截铁塔。

展若尘却正好与对方采取的举止相反，他不疾不徐的左右移动着，青布长衫微微飘拂，人不像在走，倒似随着空气在浮行。

尤奴奴的表情也很凝重，她注视着双方的每一个细微动作，亦留神着双方眉宇之间的某一种心理反应，她自己晓得，巴锐上场，形势未必见得就会比句未全来得乐观。

慢慢的，巴锐踏出了一步——十分平稳，也十分着力的一步。

刀芒恍若突然崩炸了一个琉璃球，就这样闪耀着冷冷的、透明的、璀璨的青莹及寒绿，星星点点又条条线线的飞激卷扬！

巴锐那一步堪堪踏出，人已倏忽失去踪影，一蓬青焰也似的刀光笼罩于他先前站立的位置，而他早已侧出七尺，手腕翻振，两朵蓝汪汪的莲花形光弧，猝映于展若尘方才所立之处——展若尘却已到了巴锐的背后。

但见巴锐吸腹凹胸，只这一个小小的动作，整个人已凌空倒翻，在翻滚的过程里，蓝汪汪的莲影便炫泛着阴酷的暗蓝，漫天交织，呼啸泻落。

“霜月刀”吐射着摇曳的焰尾，又似扭曲的蛇电纵横，芒矢飞穿，流虹闪掣，如此准确又如此快速的投击着莲影，而金铁交响之声仿佛骤雨叩瓦，密集成串——好似后羿的神箭射日，陡然间莲光敛灭，双方却又在一转之下再度擦身而过。

刀刃颤翻中，七十七刀连为一刀，巴锐的一对“双巧莲”也在瞬息间做了七十七次的挥舞，看去只是一闪——火花迸溅，铿锵之声宛如金钟急鸣！

一刹时，巴锐全身的肌肉坟凸而起，累粟般颤动着，就像无数只小老鼠在皮下窜走，他蓦地吐气开声，双莲的莲瓣“铮”声合并为两朵尖蕾，而莲

瓣合拢的同时，人已腾空丈许！

展若尘垂首合目，半步不移，宛似在这一刹那间，他忘却了眼下生死一发的危机，而进入某一种老僧入定般的禅境了。

巴锐凌空的身形猝往下标，“双巧莲”随着他的动作挺前飞刺，莲尖划过空气，带起尖锐的啸声，啸声才只是刚起，已经到了敌人头顶！

直觉的感到有些不对，尤奴奴忍不住喝叫出声：“留神！”

原来执在巴锐手中，挺前飞刺的“双巧莲”，就在这时突然一颤，钢片打造，刺似薄刃般的莲瓣猛而弹散，寒光如雪中，搂头盖脸往下罩射！

巴锐的来势已快不可言，莲瓣的飞射，更为加速了攻击的程序，人眼中只见他身形掠压，那闪舞穿织的莲瓣业已喷泄而至！

几乎不分先后，巴锐的四肢拳曲，人又腾空拔起。

于是，老僧入定般的展若尘，双臂舒伸，原地暴旋——就在他伸臂与旋回的同时，仿佛龙卷风也似幻成了一缕青森森的，寒气浸溢的螺影，又似上锐下丰的一座宝塔，刀芒重叠着、翻舞着、闪炫着，组成一圈圈的弧环，围着他身体飞绕转动，由上向下，又由下向上，风车般发出那等尖怖刺耳的声响，紫电精光，迸溅四射！

是的，“刃叠浮屠”，久已失传的古刀法绝藏，是刀的形态所能发挥的极致功效的一种！

眼看着已似飞鹰般耸拔而起的巴锐，明明在距离上脱开了这一般刃光组合的旋风幻影，却又如遭到无比的吸力一样，在空气中手舞足蹈的挣扎着，殒石般坠回——坠向那叠绕的刀塔之上！

斜刺里，一条黑影宛如一条来自地底的怒蟒，挟着雷霆万钧之力，仿若携带起风云，猛烈的朝着，这座旋飞的刀塔撞了过去！

震耳金铁交击声，就像是推倒了满山堆叠的钟台，那样杂乱又喧嚣的扬腾着，颤荡着，而光华的变形却以它的闪动来现示，各种各样的彩焰在流映，在撕裂，在蹀舞，也在幻灭！

展若尘连连倒退，脸庞上是一片苍白，他呼吸得非常迫切，胸口起伏急剧，头发也松散了，但是，他显然并未受到什么伤害！

滚跌在地下的是巴锐，这位有“流星”之称的黑道巨擘，每在身子滚动之间，地面上便印着一滩殷红的血迹，但见他周身上下，衣绽肉裂，伤口纵横，却不知到底挨了几刀！

那一条黑色的怒蟒，是一根乌黑的，非金非铁的短杖，长约三尺有半，前粗后细，杖头前端，呈现着不规则的自然扭曲，并且布满了坚硬的累赘疙瘩，看上去粗糙平凡，然而，却不可否认是一件相当趁手的要命家伙！

这根短杖，便握在尤奴奴手上。

尤奴奴的目光正从自家前襟及衣摆部位离开——那里各有一条斜斜的裂隙，断痕处非常整齐的裂隙，但只是衣裳被割破，好像尚未沾及肤肉。

摇摇晃晃的，巴锐从地下站了起来，纵然受了这样重的伤，栽了如此的大跟头，他的面孔上，仍旧平板僵木，毫无表情；鲜红的血，一滴一滴自他身上往下淌，看他的形状，却宛似淌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注视着展若尘，尤奴奴的嗓门微微沙哑：“‘刃叠浮屠’，嗯？”

点点头，展若尘道：“是的，‘刃叠浮屠’。”

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半晌，尤奴奴才缓缓的道：“不久之前，西陲老怪‘无极童子’焦二淳的一个得意弟子，名叫邢独影的，听说也曾败在一个施

展此招刀法的人物手里，那个人，可是你？”

展若尘道：“是我。”

尤奴奴生硬的道：“姓展的，你可真叫露脸，邢独影天下闻名，功力卓绝，有‘血魂’之称，你先摆平了他，今天又将我的师弟巴锐开了力，看情形，你是有心要把我们西陲一地的颜面扫净了！”

展若尘平静的道：“这只是巧合，邢独影曾拜师西陲异人焦二淳，你与你的师弟门人亦是源自于西陲，我与你们先后冲突，起因却并无牵连；我向不管对方的出身及派别，只问刀出之下是否顺应天理人情！”

尤奴奴愤怒的道：“少他娘来这套歪词滥调，老实说，我尤大奶奶素来和焦二淳河井水互不相犯，平时也没有往来，他称他的‘异人’，我叫我的‘道号’，各搞各的，但人不亲土也亲，你连找我们西陲朋友的麻烦，触我们几个老不死的霉头，任是我和焦二淳没打过交道，临到这个节骨眼上，说不得也要连成一体，替他及替我师弟出出这口鸟气！”

展若尘道：“我不曾找过西陲朋友的麻烦，也没有起意触犯焦二淳及你，是你们先来加害于我，主动向我启衅，我自卫自保并没有错！”

尤奴奴吼道：“你还敢说你没有错？你帮着金寡妇那老泼皮和我们作对，就是杀千万的大错！”

展若尘冷冷的道：“我站在金老夫人这边，为的是个‘义’，你助纣为虐，替单慎独做虎伥，其因却是一个‘利’字，尤奴奴，扪心自问，是谁的不该？！”

尤奴奴咆哮着道：“我要做的事通通都是该做的事，通通都是无比正确的事，你和我背道而行，就是大不该，就是狂妄，就是嫌命长了！”

展若尘道：“你不觉得你的言论也太可笑乎？不但可笑，更且荒谬怪诞之至！”

浓眉纠结，双目圆睁，尤奴奴煞气盈溢的道：“姓展的，西陲一地的人物，并非都如你想像中这样不堪，亦不是个个皆同你遭遇过的一般无能，西陲有的是好手，你之所以一再占得了便宜，只是因为你还未曾碰上真正的强者！”

展若尘道：“尤奴奴，不必拉上整个西陲的武林同源为垫背，我无意与西陲的江湖两道为敌，我只与侵害我的人抗拒——不论对方是从哪里来的！”

尤奴奴狠狠的道：“很好，现就叫你尝试一下正品大菜——也好叫你明白，什么样的角儿才他娘配称高手！”

展若尘毫不怯惧的道：“你早晚也会上场的，尤奴奴，我业已准备多时了。”

一直没有开口说过话的巴锐，这时踉跄着住前踏近几步，腔调打着痛苦的颤噎声，但却仍然流露着那等的蛮悍与冷酷：“师姐……今天说什么也得要这个把命留下，我情愿豁上垫底！”

尤奴奴火爆的道：“你师姐是干什么吃的？几曾让人占了上风过？你一边给我待着，且看我替你们搏回脸面来！”

巴锐平板的面孔肌肉痉挛了一下，喃喃的道：“我要他死……我一定要他死……”

展若尘恍如不闻，他静静的站在那边，静静的注视着尤奴奴，人在恁般的沉稳里，却显示出强烈的不屈无畏之概，完全一派“泰山石敢当”的气势！

尤奴奴手中的乌拐轻轻掂了掂，瞅着展若尘，慢吞吞的道：“无论你是

否含糊，至少你表面上还沉得住气，姓展的，你懂得这个‘挺’字诀的三昧！”

展若尘冷锐的道：“我所懂的不仅是个‘挺’字诀而已，除了这一诀的奥妙之外，其他方面的要窍倒也领悟得不少！”

尤奴奴道：“自大并不是桩好事，姓展的。”

展若尘道：“这不是自大，尤奴奴，我叫它做自信。”

露齿一笑，尤奴奴道：“你是块上好的材料，我还真不想要你的命，但是，我却不能坏了自家历来的规矩，姓展的，我从不曾让我的对头或仇敌活着，我有个习惯，一朝动手，不分生死之前，我是决不罢休的！”

点点头，展若尘道：“我知道。”

尤奴奴道：“那么，你就防范着吧——”

“吧”字的尾韵，只是轻沉的一抹不着痕迹的自尤奴奴宽厚的嘴唇里吐出，当头的一杖，已泰山压顶般劈了下来——空气中打着呼噜，强劲的风声带着突起的力道，这一杖，像是连着半片天一同扯落！

只有白痴才会硬迎这一杖，展若尘并未改换任何姿势，人已移出三步。

三步之外的位置上，是那只穿着黑色布鞋的大脚，尤奴奴的脚——猝来的飞扬，却似早就等待在那里一样了！

展若尘顺着那一踢的劲势，仿佛遭至气流的冲激般飘出，轻柔而自然，看上去，他的身体宛如在刹那间失去了重量！

尤奴奴如影随形，暴进猛攻，短杖挥舞，从不同的角度，不分先后的劈击，于是，像一排排的黑桩，一波波的乌浪，虚实莫测又威力万钧的罩卷而至！

青锋似的冷芒开始闪现，那么犀利与快速的闪现，明灭游移之间，有如石火电掣，倏忽穿射，显然飞舞在风起云涌般的杖影中截刺翻回。

双方的遭遇只是瞬息，缠战也只是俄顷，尤奴奴短杖突斜，庞大的身子旋转，左手抖扬，袖口中，一溜赤光暴袭敌人！

展若尘的“霜月刀”刀尖微颤，“呛”的一声磕开那溜赤芒——那只是一条三寸长，两指宽的红色丝带，却竟然具有钢铁锐器般的强悍劲道。

就在刀尖震飞丝带的一刹，尤奴奴的短杖已斜扫如风，展若尘吸气凹胸，猝闪五步——奇怪的是，尤奴奴的手臂，也猛的长出了一截，这样一来的后果，便使明明够不着位置的击打变做够得上位置了！

刀刃猝偏横竖——动作之快，令人们的瞳孔来不及收摄，“当”声震撞，展若尘踉跄歪斜，尤奴奴猛一弓背，后颈衣领内，寒光三抹，再指展若尘！那三抹寒光映现的同一时间，“霜月刀”直插向地，伸缩如闪，展若尘借着这一点一戮之力，人已倒翻而出！

“好功夫！”

尤奴奴大声赞美，然而，攻势毫不稍停，短杖古怪的挥打向虚空，不可思议的是，短杖的实体冲击着虚无，而无形的雄浑力道却自相反的角度反弹回来，宛如恶魔的手臂在扫劈，附魂的诅咒的呼啸，变幻莫测，防不胜防！

展若尘在疾速的躲挪着，腾跃着，他只能依靠听觉与触觉之前的风声来阻截或避让，而那无形却又完全违反力道惯性的攻击连串又快捷，在这雷滚风长似的暴袭下，他的抗拒行动也就变得非常艰辛甚至狼狈了！

身形在翻腾中，展若尘蓦地一挺腰，跟着又痛苦的侧曲滚跌——他已一连挨了两下，尤奴奴，脚步一撑，短杖有如来自九天的杆棒，当头劈下！

那边，如梦初觉的申无忌，在猛一激灵之后，大吼如雷，挥刀扑救：“你

这心狠手辣的老婆子——”

申无忌的吼骂尚未及全部出口，势子也才只拉起滚地的展若尘，猛然身形暴翻，人竟难以想像的翻到尤奴奴的短杖之上，等于贴着杖身——杖头触地，如此坚硬的花砖地面，顿时有大许方圆四分五裂，触地点更是一个人头般大小的破洞！

动作是连贯的，先后也是相叠的，展若尘身体翻转，青华飞现，笔直倒射尤奴奴咽喉！

当尤奴奴的短杖击空，她的反应仿若是理所当然的后续动作——左手再挥，九条猩红色的丝带，像是九溜蛇信的伸缩，倏指对方！

对于展若尘那一抹刀芒的反袭，尤奴奴亦似胸有成竹，同一时间，她猛一昂头，大嘴倏张，一点银光，准确至极的撞向刀芒的正面！

但是，尤奴奴错了。

那射向她咽喉来的一抹刀芒，竟是虚空不实的，仅是一抹光彩，一抹凝聚过程稍长的光影，光影逼真至此，像是锋刃的闪飞，然则，那却不是实质的，是一种幻变的炫彩，欺骗人们视觉的异像而已！

尤奴奴口中吐出的一点银辉，是一颗牙齿，一颗极似人齿其实却以硬玉打磨而成的牙齿，这颗假牙，她用一股内劲喷出，力量之大，足可碎石洞革，只是，如今却只射向那抹幻光——幻光是打不破的，只能穿透，毫无损害的穿透！

大叫声像煞噪号，“霜月刀”的刀体竟已神鬼不觉的飞旋向尤奴奴的颈侧，她在惊震中短促吸气，高大的身材猛然收缩——但仍迟了一步，青芒清灿，刃口擦过她的额眉，血光迸溅，这位“扫天星”额眉绽裂，另加上一颗核桃大小的，红蠕蠕的眼球！

展若尘也在往后抑跌，那九条飞射的丝带，有四条穿进他的身体——两条透入左胯，一条钉在右肋，一条射入右琵琶骨下，这原本软柔的丝带，却发挥了利矢般的浸彻力量！

半声不响，“流星”巴锐突然一个虎跳，奋起全身之力抱扑展若尘！

穿在展若尘身上那袭陈旧泛白的青衫，就在他沾地挺跃的同时卸脱，“砰”的一声迎着空气抖舞似一块铁板，巴锐尚未扑到，人已一个跟头倒翻出去！此刻，双方血战早已再起，人影奔掠，寒光闪掣，在一片片怒叱厉喝声中，两边全是豁了命般杀做一团。

“双绝剑”唐丹狠斗着申无忌，“铁桨横三江”聂双浪、“一丈红”莫奇，在与严祥、冯正渊捉对儿拼杀，古自昂则独力缠着“黑秀才”茅小川、“青玉箫”沙侗、“卷云鞭”蔡锦三个，这一次，血战中的敌对者，更是谁也不想要敌人活着出去。

尤奴奴独自一人站在石梯那边，她背朝外，手扶着墙壁，一动不动的挺立着，垂下的面孔看不见表情，但由她身体不停的颤抖与抽搐看来，她必是在努力忍受着痛苦——那种锥心刮骨般的巨大痛苦！

展若尘在喘息，脸色透着灰白——毫无血色的灰白，额头上是湿淋淋的虚汗，青筋一条条的凸起，他两侧的太阳穴在急速的跳动，而每一跳动，他双颊的肌肉便不由自主的一再痉挛……

透肉穿钉的四条丝带，像四只火焰铁钉一样扎在他的身上，钉在衣衫之外，原来还看得清白的带尾，现下业已被鲜血浸透，早就一片猩红，分辨不出了……巴锐又从地下爬了起来，摇摇晃晃的再度向展若尘逼近。

那张面孔——巴锐的那张面孔，完全不像是原来的他了，人的脸，居然会因怨恨而显露得如此狞恶可怖，会因仇毒而歪扭得这般凶残怪异，纯系一头野兽的蛮悍与暴戾，濒死前反扑的野兽！

展若尘的刀，静静的躺在离他丈许之外的地面上，刀刃上还沾染着一抹血痕，但血痕依然掩不住那莹澈的青寒，刀身闪烁着，炫动着，只是，这丈许的距离，对于展若尘而言，却太遥远了。

他明白，他的敌人不会容许他有拾刀的空隙，他们必将在他手无寸铁的这个难得机会里，竭力向他展开袭杀。

丈多远，只是他一刹间的功夫而已，但这一刹间的耽搁，却又多么难求——真如生死界那般的遥遥。

于是，巴锐的那张可怖面孔突然扩大了，接近了，双方手伸做紧抓状，瞠目切齿，上下一片血污，几乎像一头怒狮般硬冲了过来。

展若尘身形半旋，手上的衣衫“嚯”声回扫，划过疾若电闪的一道弧线，却在弧线接圆的须臾改为由下往上兜升。

巴锐闷喝着，粗横的身子蓦地弹跳翻滚，口中喷血，人在挣扎，却又强行扭转，猛然再次冲扑！

单膝点地，展若尘衣衫横飞，左掌暴起，将冲来的巴锐打得全身腾空——巴锐身体腾空翻滚的一刹，双手下抛，十指直伸，指端竟然顿时裂开，十股赤滴滴的血箭，激射而到！

贴地滑闪，展若尘却仍然被这死力压挤出来的血箭喷中两股，他身形滚动，巴锐又在重重摔跌之下以爬行向他扑来。

咬着牙，展若尘奋力跃起——早已蓄势待机的“山魅”句未全，便在这时全力冲刺至前！

三角形的矛刃流映着冷凛的光华，纵横交织于破空的锐啸里，像随着北风打旋的雪花，一股脑卷涌向展若尘。

在一旁，虎视眈眈的句未全——他丝毫没有忘记——那三角形的矛刃甫始闷映入眼，他已贴着地面往外撑窜，姿势低到无以复加，而且不加抵抗的往外撑窜！

矛刃的寒芒掣掠风华，带着展若尘背脊上的血肉飞舞，刹时间，他中衣的背部碎裂飘扬，布条合着鲜血，肌肤一道又一道地绽开——

青衫便在这俄顷里卷着了“霜月刀”，而“霜月刀”，仿佛突然活了，刀刃飞弹，只见那一抹光亮划过晶闪的尾焰，便已没入句未全的胸膛——从心脏透出了背脊！

句未全太瘦了，“霜月刀”贯穿了他，更带着他手舞足蹈的身子钉上了后面的石壁！

青衫又如一朵云彩罩落，这一次，可以听到巴锐骨骼的折断声，很尖锐又刺耳，正在四肢爬行的巴锐，猛一下便趴在那里不动了，他的头搁在地面，凸目张嘴，露着两排森森利齿，那模样，宛似憾恨未能生咬展若尘一口！

眼睛看出去是恁般的蒙胧，浮漾着血雾似的蒙胧，而内脏却在抽搐，在绞扭，吸一口气，全身的筋脉都在颤震，这样的滋味，展若尘并不陌生，他已经尝试过太多次了，他也知道，每一次遭至如此的情形，都是两脚分踩在阴阳界上的时刻。

他觉得很虚脱，很疲乏，他好想躺下来歇一会，哪怕只是一会，然而，他很清楚绝对不行，除非他这一歇便永不打算再起来了……

缓缓的，一步一步的，他走了过去，他要拨回他的刀，他的那把穿透句未全的身体，正钉在墙壁上的刀。

目前，他暂不担心尤奴奴，尤奴奴若想再对他形成威胁，恐怕不是短时间以内的事了。一个练功的人，尤其是一个艺业精深如尤奴奴这般的练功的人，都会晓得保气固本的重要，伤至眼睛，虽然痛苦莫名，却不一定致命，但是，如果在受创之后不知静息调补，反而激怒逞强的话，则自血崩气泄，万劫不复——

展若尘也不傻，他不会在这时去逼迫尤奴奴拼命，以他现下的各般情况来说，他若去打，算和尤奴奴玉石俱焚。

于是，他摸到了他的刀。

刀带着血拔了出来，他委顿的坐在地下，像是做了一桩什么十分辛苦吃重的工作似的，他感到竟是如此的虚乏，如此的困倦……

四十三、攻以血肉

在金环大砍刀震耳的响动声中，申无忌拉开嗓门大吼：“伙计们，加劲给我砍杀，叛逆这就要朝下败溃啦，你们没见着姓尤的老妖妇同她两个熊师弟全挨了狠刀？剩下的角儿比他们更是不如，好歹放倒摆平，光彩总不能叫展若尘独自沾了去！”

一对长剑翻飞扫劈，腾跃进退，“双绝剑”唐丹切齿叫骂：“狗娘养的申无忌，你叱喝吧，看看谁能放倒谁！”

身形暴旋，二十三刀幻成二十三条莹亮的匹练，刀锋破空，夹杂着申无忌的狂笑：“姓唐的杂种，你们的后台靠山业已垮了，怕你连个裤裆底下求遮拦的所在也找不到，抬头不见了那颗‘星’，你还真敢用自家的脖子顶？”

趁着刀芒闪飞掣掠于甫起的瞬息，唐丹的双剑上下挥舞，交互反击，而人却气得瞠目如铃，几乎气炸了心肺：“你个狂言吹擂的老匹夫，一心拿着那姓展的当祖宗供奉，等下好叫你明白，姓展的救不了你们，他连自己都难保了，不用多久，你们便将一概死净死绝！”

大砍刀“哐啷！”捌扬横压，申无忌同时上拦下截，动作快猛无比：“姓唐的杂种，不用牵肠挂肚的指点我们是个什么下场，倒光顾着列位上道的辰光要紧！”

唐丹蓦然吐气开声，双剑交并成一个斜斜的十字，就在双剑交并的一刹，剑刃的光华突而映幻耀射，宛若烈日的反照，炫目如一片流灿的火焰！

全身立定，申无忌大刀竖立面门之前，凝神屏息，丝毫不动。

那片奇异的反光在猝起的闪映之后，剑锋已经颤晃着自左右削斩泄落，其势之迅捷诡密，便仿佛是反光忽然凝成了实质——锐利至极的实质！

申无忌的金环大砍刀倏忽翻飞，做着刀刀相连，不容间发的贯串，于是，那翻飞的刀刃，就不像是刀刃了，看上去是一溜溜打旋的雪花，一圈圈回绕的白虹。

飘幻的剑影，猛的收敛消失，唐丹一剑指地，一剑上扬，人就立时变成一个硕大的剑轮，在须臾里飞过申无忌的头顶，尖锐的剑尖蒙胧又参差的凝布为弧环——以他滚动的身体为中心。

闷哼一声，申无忌身子往前撞，背上出现了七条纵横交织的血口子，他在身形前撞的同时，左手横拍右肘，大砍刀“嗡”声回弹，寒光泄空，却在接触唐丹那个剑轮的一刹，“呛”的震落地下。

唐丹没有受伤，只是被申无忌这奋力反抗的一刀碰得剑势散乱，人也往后退了几步而已。

大吼如雷，申无忌双臂抖振，人朝回翻，他打算豁上这条老命拼了。

唐丹虽是手腕发麻，两臂酸痛，脚步踉跄中却大喜过望，他渴盼申无忌情急反扑，如此，他就可以在对方已失去兵器的有利情况下，再施辣手，强加格杀！

然而，他不该忘了展若尘。

展若尘负伤甚重，但却不到无力行动的地步，他不像尤奴奴那样损失了身上的重要器官，他只是流血过多加上虚脱，肉体的痛苦固是锥心刺骨，实则仍能忍受——忍受的代价暂时不会太过明显！

那几乎致命的一击便在此时猝然发动。

“霜月刀”在穿飞，由于穿飞的速度太快，就只变成一抹光华的掣闪了，

在这样快速的冲刺里，恍如把空间缩短了许多倍，对于尚在踉跄倒退中的唐丹来说，无异形成了一个可悲的灾难。

“嗷啊啊……”

一声鬼叫出自唐丹骤然大张的嘴里，那种尖亢撕裂般的嚎叫，真正不似人的嗓调——唐丹一条左臂齐肩斩断，正打着转子抛空，血水喷洒，像是淋下一场赤雨。

展若尘人已飞出六步，却在身形未曾稳定的瞬息腾翻，他瞪眼凸珠，脸庞扭曲，在双瞳间那片血滴滴的光芒闪动里，煞气冲天的厉吼：“唐丹，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正在作势反扑的申无忌，被眼前的突变一下子惊愣了，他仍维持着伸臂弓腰的架势，却僵了一样定立在原地。

又是一声刺耳的长嚎，唐丹仅剩一把的单剑高举狂挥——是付拼命模样，但出乎人们意外的是，他却突兀朝后跃起，以那种确实不易追赶的速度奔逃而去，眨眼之间，即已无踪！

呆了俄顷，申无忌方才如梦初醒般振吭大叫：“姓唐的杂种，你他娘往哪里逃？”

艰辛的摆了摆手，展若尘身子摇晃不定，音调低哑：“让他去吧……只是那条手臂……便够他受上这一辈子……”

申无忌犹自恨得挫牙：“老弟，偏你就有那么多善心，一刀子戮穿了他，不比留着这个祸害要强？”

舐了舐干裂的嘴唇，展若尘吃力的道：“不是我要留他……前辈，我已是力不从心……加上视线有些模糊……方才那一刀，出手的位置竟斜了几分……”

忽然不安起来，申无忌涨红了脸，歉疚的道：“看我这老糊涂，老弟，你可千万别见怪，刚才你乃是在救我的命，若不是你，姓唐的杂种只怕早用那一阵剑轮把我老汉活刷了……”

展若尘揉了揉头，强挺着道：“前辈……不须客气……这原是我该做的事……”

走上几步，申无忌关切的道：“你伤得真叫不轻，老弟，再撑下去就要损及根元了，我看这里便由我来阻杀一阵，你且先由秘道撤下去吧……”

展若尘虚乏的一笑，道：“要走，我们一起走……前辈，监危退脱，不是我一向的习惯……”

申无忌忙道：“这怎么能叫‘临危退脱’？你业已尽了你的本份，更超出了你的本份，阻截之战，全亏了你流血豁命，方才占了上风，要不是你，休说胜负之争，我们这几块料，恐怕一个活不出去！”

目光晦涩的回顾，展若尘沙哑的道：“前辈……唐丹这一逃，必须是跑去求援告警……我们不宜与敌缠斗，速战速决，方为上策……”

连连点头，申无忌道：“你说得是，我们要在敌逆援兵未至之前，先行脱离现场，否则，一旦对方大批人马赶到，就真个一窝子全要坑死此地了！”

吸了口气，展若尘道：“敢请前辈协助古兄他们一臂——”

匆匆上前捡回了自己的金环大砍刀，申无忌一声暴叱，返身冲回了战圈——他的目标，正是对准了那位肩头一片猩赤血迹的“黑秀才”茅小川！

雪亮尖锐的“点钢刺”斜挥，茅小川以一蓬晶莹透亮的星芒阻截申无忌，一边狂乱的吼叫着：“简直是无耻之尤，暗算偷袭，以众凌寡，什么死不要

脸的方法全用上了，这就是‘金家楼’的传统？是你们辽北武林道的风尚？！”

申无忌挥刀如电，盘旋纵横中宛似流虹掠舞，飞瀑腾悬，劲风削厉，气势万钧，把个早已力竭神虚，五内如焚的茅小川逼得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连招架躲避也是恁般吃力了。

刀光霍霍，猛烈攻扑的申无忌，嘿嘿冷笑道：“什么传统，什么风尚？对付你们这干阴毒豺狼，邪恶禽兽，斩尽杀绝就叫不错，和你们谈论道上规矩，也不怕笑掉人的大牙！”

不住倒退着，茅小川浑身血混臭汗，气喘吁吁，他奋力抵挡着，咬牙切齿的道：“申老鬼，你不要得意……我们马上就会有人赶到，他们若不凌迟了你……我就不姓茅！”

金环震响，刀锋飞闪，申无忌粗悍的道：“怕你等不及看到那幅光景了，杂种！”

便在这时，卸去了茅小川那层压力的古自昂，突然以他的双刃斧猛劈叫“青玉箫”沙侗的家伙，在沙侗敏捷的抽开他的兵器于一刹，古自昂已倏滚向地，宽刃短刀便采取由下往上的角度，暴射而出！

沙侗身手不弱，短刀仰飞，他的青玉箫已在一溜淡淡的光泽映幻下反挑，“当”的一记便将那柄宽刃短刀磕落！

力道的运用及惯性的反射是一门学问，尤其难得的是要在顷刻间做准确的判断与掌握，现在，古自昂便冒险做了尝试——他的双刃斧贴地斜挥，刚好击在下落的宽刃短刀刀柄上，而刀柄受到撞击，猝然倒翻上弹，就那么恰巧反射进沙侗的小腹中！

一声嚎号，沙侗整个人往后退跌，“卷云鞭”蔡锦的那条蟒皮倒钩长鞭借势斜卷，怪蛇一样狠狠抽到古自昂身上！

鞭上是带着倒须利钩的，这一笞，古自昂胸口的一大片皮肉便被血淋淋的揭起。可是业已受了伤的蔡锦，约莫自家痛晕了头，他没有想到他这一鞭下去并不能要敌人的命，不是他的长鞭要不了敌人的命，而是他下手的部位并非致命的部位！

古自昂胸口那大片血糊糊的皮肉随鞭带起，古自昂的身形也随之蹿射，当蔡锦的长鞭还沾着他的皮肉往上挑扬，他的双刃斧已经深深砍入蔡锦的胸膛！

那边，两条人影翩飞闪掠，像煞惊鸿，而“黑秀才”茅小川去势更若流光，他们的身法都很利落美妙，只是稍稍显得急迫狼狈了些。

自然，逃命的节骨眼上，纵算第一流的高手，也难以兼顾那么多“从容不迫”——除了茅小川之外，“铁桨横三江”聂双浪、“一丈红”莫奇也都撤了腿，他们这三个釜底游魂，在逃命以前显然并未有所默契，但行动上一致，心意之连贯，却确有“灵犀一点”，至而相通呢。

挥刀跺脚，申无忌往前追赶，边破口大骂：

“是他娘人生父母养的，便留下来豁死拼上，一干孬种货，下流胚，大话说得震天响，拔腿扮人熊的也全是你们，臭不要面皮的东西……”

展若尘忍住全身上下那种撕裂般的痛楚，勉强提高了声音：“前辈……申前辈……现在不是追人的时候……我们得赶紧退走了……”

返身回来，申无忌一边拭着额头上的汗水，边悻悻的骂：“狗掀帘子，就指着那张嘴；又要分我们的尸，又要挫我们的骨，狂话全是他们说的，临到逃命，却一个比一个来得快，什么玩意，呸！”

步履蹒跚的走了过来，古自昂扁着嘴巴直吸气，他低哑的道：“大舅公，展爷，我们是再截上一场呢抑或现下就退？”

申无忌一挥手道：“这就退，等他们援兵一到，我们就连半个活口也不存啦：娘的，先耍耍扮熊的是他们，我们即便走，也是光彩之极，减不了一分英雄气势！”

古自昂又望着展若尘，是请示的口吻：“展爷？”

展若尘颌首道：“目的已达，申前辈已经做了决定——”

顿了顿，他又沉沉的道：“古兄，别忘了把战死的两位弟兄带走，他们是楼主的好子弟，该让楼主看着他们入土……”

古自昂噙了一声，忍不住热泪满眶，匆匆别过脸去。

展若尘音调暗哑的接着道：“我了解你心中的感觉，古兄，你们一直是亲如手足，骨肉相连，是串着命的好弟兄；生离死别总是最断人肠的，又何况似你们这种关系，但你必须面对现实，发生的已经发生了，目前你要做的，不是悲悼，而是如何来为他们讨还这笔血债！”

古自昂咽着声道：“我明白……展爷……”

申无忌吆喝着：“既是明白，就别他娘这么抽噎的哭得像个刚死了丈夫的小寡妇，古自昂，亏你是个牛高马大的男人，犹且是个刀头舐血的江湖汉子，怎的事到临头仍然这般放不开法？”

抹了把泪，古自昂道：“大舅公，我心里难受……”

重重一哼，申无忌道：“孙子才觉得好过，易永宽和简叔宝不错与你是老伙计，但同我的情感又何谓不深？要哭，找个没人的地方去痛快哭他娘一场，别在这个光景上丢人现眼！”

那边，冯正渊及严祥一人背着一个，业已把易永宽同简叔宝血糊淋漓的尸身背了过来，两个人全扭曲着脸，粗浊的呼吸着，就差没有号啕出声。

忽然跳将起来，申无忌四处投视，边大喊：“险些忘了——尤奴奴那老婆子呢？”

展若尘虚乏的道：“她已不能再战，她受创的程度自然她心中有数……尤奴奴精明得很，她会知道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脱离险地，保全自己……”

猛一挫牙，申无忌愤怒的道：“这个徒放狂屁的老妖怪，老婆娘，老贱妇，她不是说过从不让她的对手生还么？她不是一再表明她没有活着的敌人么？到头来脚底下抹油开溜的却是她自己，真正不要面皮之至！”

展若尘低声道：“自古艰难唯一死——前辈，别人的命与自己的命总是不同，骨节建立在生死之上，硬要撑到底就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了！”

申无忌悻悻的道：“也好，叫她这一逃，将来光是用这档子事来糗她，就够她消受这一辈子了！”

展若尘道：“前辈，我们走吧？”

挺了挺腰，申无忌道：“走，你这身伤，还撑得住么？”

唇角牵动了一下，展若尘转身行去，他的步伐有些摇晃不稳，但显然尚能撑得住一时半刻，于是，由申无忌殿后，这一股精疲力竭的幸存者，踏着敌人与自己渗和溅流的血渍，那么沉重的转向“大金楼”内的秘道。

“驼虎岗”比一般所看到的岗脊要来得峥奇险峻得多，它更像一座山岭，一座由各式灰黑山岩堆叠凝砌的山岭，陡峭、雄浑、拔挺，有着一一种深邃孤寒的气势。

那是一个山洞，隐蔽于一堆嵯峨乱石之间的山洞，半由天然，半是人工

开凿而成，不很深，从上往下坡度极缓的延展，曲折也少，但洞口的伪装颇佳，若不推开那块磨盘般的大石块，便不会发现这里还有这么一处隐密洞天。

洞里因为全乃石质，非常干爽，毫无土湿之气，壁间嵌插着铁钩多处，几盏琉璃灯，便悬挂在铁钩之上，映得满洞皆明。

金申无痕坐在展若尘面前，深沉的凝视着躺在厚垫上的展若尘。

眼皮子翕动了几下，展若尘轻轻睁开眼睛，然后，他闭上，再睁开，一抹笑意，逐渐浮漾在他的双瞳中，也逐渐浮漾于金申无痕凝视的眸子里。

慈悦的，金申无痕道：“觉得怎么样？”

展若尘试着运动他的舌头——还好，不算太僵硬，只是喉咙有些干哑：“一场好睡，真舒服……”

微微一笑，金申无痕道：“这一次，比起上一次你和那邢独影他们那场厮杀，你的情形较好，至少，你是自己走到这里才躺下来的，不似那次，当场就要挺不住了！”

展若尘吁了口气，道：“我很抱歉，也很惭愧，楼主，总是在这种不争气的模样下与楼主见面……”

金申无痕摇头道：“你这么说，反叫我更为不安了！”

舐舐干裂又起了皮屑的嘴唇，展若尘道：“楼主——他们，都好吧？”

金申无痕道：“全都安好，就数你的伤严重，几个人替你清伤口，敷药包扎，就耗了大半个时辰，若尘，你也真挨得住，浑身血肉模糊，肌绽肤裂，一个人身，我怀疑竟经得起这般的割切撞击！”

笑了笑，展若尘道：“习惯也就好了；在我学着如何割切别人的时候，自己多少亦有点熬劲，天下没有恁般便宜的事——净把对手当猪宰，而自家却毫发不损吧？”

金申无痕怜惜的道：“看你还有心情把自己的伤当笑话讲，你可委实伤得不轻，你的后背、左腰，都遭至某种钝物的重击，瘀紫浮肿了一大片；左胯、右肋、右琵琶骨下，也被那几条贯注以内家功力的红丝带钉刺甚深——你该知道，那几条穿肌入肉的丝带，其锐势并不比真正的利器伤害力小；你的左边肋骨也断了一根，另有一块宛似强劲力道冲激之后的皮下积血，此外，你背上更有十三条交纵的血口子，漓赤翻撕，看上去真是肉脂不分的一团糟……”

双手合抚，她又接着道：“再加上你原来的腿伤，我更怀疑你内腑也受了震动，若尘，一个人，怎能经得住这样的折磨还支撑了下来？如此的创伤，便是铜浇铁铸，只怕也要散了……”

展若尘低沉的道：“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楼主，无非是一股精神意志的力量在挺着罢了。”

金申无痕慢慢的道：“也只有这样解释了，但无论如何，若尘，你是我少见的一条好汉！”

展若尘轻声道：“对楼主，我亦仅有这点心意好尽！”

从旁边一具石几上，金申无痕亲手端起一只细白瓷的盖碗来，亲手送到展若尘唇边，和祥的道：“先把这个喝了，这是真正的川北通江伏背银耳，加冰糖炖煮，我又渗进几样补血益气，润肺化肠的上好药材，喝下之后，会越觉熨贴得多……”

展若尘挣扎着想要坐起来：“不敢有劳楼主，让我自己来——”

按住了展若尘，金申无痕道：“给我乖乖躺着，我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把你的伤势稳住，你别又给我添麻烦，就这么别动，让我来喂你喝。”

展若尘不安的道：“楼主，我怎敢承当楼主如此恩宠！”

揭开碗盖，金申无痕把碗沿凑到展若尘唇下，边笑道：“平时看你蛮爽落，不想也有这个婆婆妈妈的毛病，少唠叨了，趁势喝下去，然后再好好睡一觉，在这几天里把伤势调养妥当。”

碗中的浓汁稠而且香醇，但比这更要令人感受贴切的，却是那股子亲慈的关爱与顾惜，这不止是香醇，尚有着无可比拟的深挚及温馨。

又用一块白色丝巾替展若尘拭浮唇角的渍痕，金申无痕安详的道：“想吃点什么，随时告诉他们，但记得不能太贪嘴，怕你的肠胃一时还消受不了；我派得有两个人专门侍候你，别看我们这是在避难，一应物品都还不算缺。”

展若尘的精神比刚才又好了些，他道：“这个山洞，楼主，莫非早就准备着万一之需？”

点点头，金申无痕道：“不错，这也算是我们在危急时一处秘密隐藏的所在，一般日常食用物品，早有储备每三个月一换，都由十卫暗中负责主事……”

提到十卫，展若尘不禁一阵戚然，他垂下目光，伤感的道：“楼主，简叔宝简兄与易永宽兄……”

金申无痕平静的道：“我知道，而且我也亲自参加了他们的葬礼，目睹他两人入土。”

展若尘沉重的道：“我对不起他们二位，楼主，我未能尽责掩护他们……”

金申无痕正色道：“不要这样说，若尘，你已经竭尽全力了，没有人——包括你自己，还能再对你做任何苛求，你为‘金家楼’，为了我们，付出已是太多，这将不是我们用某种有形方式可以补报得了的；‘大金楼’殿后创敌之战，我对你们最大的祈望，并非什么胜负之争，我只盼你们自己照应自己，给我活着回来……”

无声的叹了口气，展若尘道：“假如不是尤奴奴，与她的两个师弟突然赶到；楼主，简兄和易兄便不一定会遭致不幸。”

金申无痕道：“凡是冥冥中皆有定数，他们两个，大概也是命该如此；若尘，而且这才只是个开头，往后会有不少类似的不幸发生，正如你先前所说，天下没有恁般便宜的事，好处全叫我们占了，这原就是一场血腥的杀戈，生死的拼斗，在大家的心理上，早该有着承受打击的准备！”

低叹一声，她又沉沉的道：“简叔宝与易永宽的战死，也算是死得其时，死得其所了；自从他们投效于我，更加入十卫的那一天开始，这样的结局，便是他们一致寻求的终极目标；尽以全忠，向来是十卫的最高原则。”

展若尘道：“我看得出，楼主，他们全能做到这原则！”

默沉半晌，金申无痕又道：“方才你说到尤奴奴及她的两个师弟，若尘，尤奴奴的功夫到底如何？”

展若尘略略昂起头来，用比较清晰的语声道：“尤奴奴的一身本领果然精湛诡异，她除了本身禀赋极佳，临阵经验丰足之外，所怀之艺业也与众不同，别具一格！”

金申无痕十分注意的道：“怎么个与众不同，别具一格法？”

展若尘道：“她可以在瞬息之间，将内力贯注于任何物体之中，从而制敌伤人；此外，她的武功路数迥异于一般的招式，她能自身体各个部位发挥攻击效能，她反应快，动作猛，有许多出人意表的杀伤手段！”

“哦”了一声，金申无痕道：“这么一位人物，却也未尝占了你的上风，若尘，你的修为确已超凡了”

展若尘坦然道：“我能赢了尤奴奴，不纯是武功上的对比，在某些方面，她的底子较我要来得厚实，若是单凭功力硬拼，恐怕我犹要伤得重些！”

金申无痕讶异的道：“此话怎说？”

展若尘苦笑着道：“其中有着几分侥幸，最重要的是，斗力斗命之外，也有着斗智的成分；我们各在所学上展现狠招杀着，各倾所能，就在这中间，我有意让尤奴奴形成一种错觉。”

金申无痕极有兴趣的道：“错觉？你让她形成哪一种错觉？”

展若尘道：“在缠战的过程中，我在形象上尽量表现出业已发挥了能力及技艺的全部，也就是说，我最大的本领亦止于此了，然后，我使他们认为我最高的杀着，只是那招久已失传的‘刃叠浮屠’，我有意炫弄这招刀法的凌厉，增强它在光与影上的强烈效果！”

金申无痕忙道：“后来呢？”

润润嘴唇，展若尘道：“尤奴奴全神注意我那‘刃叠浮屠’一招施展——而且，我判断她已有了躲避甚至反击的方法，但我一直没有在与她拼搏的时候使用这一招，我在紧要的关头用了另一招刀法，另一招尤奴奴从未联想到的，威力比之‘刃叠浮屠’绝不稍逊的刀法，那也是失传已久的古刀法之一——‘幻生两魄’！”

金申无痕振奋的道：“你果然赢了！”

展若尘的语声很平静，毫无得意或欣悦的味道：“我伤了尤奴奴一只眼，她那只眼，恐怕再不能复原了。”

金申无痕赞道：“干得好，若尘，这将给他们一个教训——一个惨痛又惊悚的教训！”

轻轻摇头，展若尘道：“我是占了一点便宜，但楼主，这点便宜也来之不易，我是先用自己的血肉垫换而得，如果遇到相似的情形，就不一定仍有恁般的好运了！”

正视着展若尘，金申无痕慎重的道：

“一场有关生死的搏杀，不错，我们不能排除‘机运’的微妙影响，可是若尘，那不是最重要的，亦非绝对可恃的，武士的成功，肇因还是在于他本身的艺业修为及胆识上，你必须记住，你能战胜尤奴奴，主要是因为你的精湛的功力与不屈的斗志！”

展若尘沉思了一会，道：“我想，多少也有点这样的成分在……”

金申无痕道：“不只是‘多少’而已，这是主要的原因，若尘，自信的解释，要超越狭义的‘自大’感，它就该是一种坚毅的，执着的成功意念才对！”

笑了笑，展若尘道：“楼主的意思，我明白。”

坐直了身子，金申无痕又道：“那‘山魅’句未全，‘流星’巴锐二人的本身，想也够瞧吧？”

展若尘道：“都算得上是好手，尤其他们那股子狠劲，不折不扣的是他们混世面的本钱；至少两个人皆有一项特长——到了该拼的时候，他们全会毫不迟疑豁出命来！”

金申无痕道：“他们终于淋漓尽致的发挥了他们具有的这项特长了……”

展若尘有所感触的道：“他们发挥到点滴不遗——楼主，为了某桩目的，

尽管这桩目的的本质如此龌龊。一个人仍能坚持到底，永不回头，其决心与意志仍是足堪钦佩的！”

金申无痕冷笑道：“但动机和起意的邪恶，却会令人唾弃鄙夷。”

展若尘道：“争的原也就是这个，楼主。”

金申无痕沉缓的道：“这人间世上，公理与公道往往会被抹煞——被一种既成的形势所抹煞，若要伸张正义，明辨是非，就必须靠力量扭转乾坤，推翻那既成的形势，从而才有黑白清浊之论；若尘，这样做，少不了托重肯于牺牲及承担的人，‘金家楼’本身责任所在，固然当仁不让，但却更要得到似你这种血性汉子的支撑！”

展若尘平静却严肃的道：“我一直都没有退避或犹豫过，楼主，不但开始迄今，而且我会为‘金家楼’撑到最后！”

金申无痕悠悠的道：“我怎不早遇到你？否则，这场灾祸业已消弥于事，前亦未可定……”

四十四、石穴盈馨

展若尘低声道：“楼主太高看我了，世事难料，假如我早攀上‘金家楼’的渊源，也可能把情况弄得更糟……”

和悦的一笑，金申无痕道：“你不是那种人——那种把事情弄得更糟的人；这一生中，我看人固然也有走眼的时候，不过大多数还相差不远，若尘，你就是我一直要找的那一个，我的标准，你几乎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了。”

突然觉得背脊上沁出一股冰寒，展若尘的心腔子在收缩，他的表情也难以控制的变得僵滞——他似是又看到了金少强那张血污的面孔！

金申无痕关注的问：“怎么了？若尘？你可是觉得哪里不舒服？”

深深吸了口气，展若尘涩涩的道：“没有什么，楼主，我很好……”

金申无痕爱惜的道：“要是觉得不熨贴，就马上讲，别硬撑着自已找罪受，你看你，脸色这么灰白，脑门子上的冷汗都透出来了，连呼吸都有些沉重啦……”

展若尘赶紧挤出一抹笑意，道：“真的，楼主，我真的很好，只是伤口在刚才忽的抽痛了一下……”

金申无痕道：“我看得找他们来替你看看——”

连连摆手，展若尘道：“不必相烦，楼主，我受过伤，明白创处的某一项反应是否严重，方才的抽痛不关紧要，楼主尚祈宽怀，现下已经好了。”

金申无痕无奈的笑道：“你真像个怕吃药的孩子一样——好吧，我就相信你所说的，但愿确实不关紧要才好。”

展若尘问到另一个题目上：“楼主，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可已决定？”

金申无痕蹙着眉道：“目前尚在筹议中，最快也要等你们伤势痊愈了方能再行下一步，你知道，除了你受创甚重之外，我哥哥也伤得不轻，其他轻重伤的人亦不少，这样一来，影响战力太大，在现下的情势里，越发不易贸然行动。”

展若尘道：“如果要等我们伤势恢复之后方可有所行动，只怕旷日耗时，坐失良机……”

摇摇头，金申无痕道：“不然，人手的整备充足最为重要，否则实力单薄，对讨逆惩奸之举更加艰困，我宁可多等些日，也不愿鲁莽冒险，何况我尚须借此间隙，设法招集一下失散的弟兄和仍旧忠于‘金家楼’的人——若尘，你不要忘记，我们反击叛逆的机会并不多，如一次不成，还有没有第二次，可就难说了！”

展若尘道：“事实上我们也必须一击功成，对方不会容我们再有圆转的余地，而我们预计中的折损，恐怕也难有第二次复仇雪耻的力量了！”顿了顿，他又道：“楼主，我认为我们致胜的希望颇大——就以我们目前的人手来说，要的只是个一条心！”

金申无痕笑道：“你真如此自信？”

展若尘也笑道：“正如楼主先前的教导——我们应该具有坚毅的，执着的成功意念才对；我怕拖久了形势生变……”

金申无痕道：“至少也要等你们养好了伤，若尘，我不能叫你们带着伤上阵，这不光是为了你们，也为了整个行动的配合。”

略一迟疑，展若尘道：“楼主，依楼主的看法，‘金家楼’内外尚会有多少忠耿之士来归？”

苦笑着，金申无痕道：“难以预料，但总会有人跟来就是，我不相信单老二有通天的本事，能把我‘金家楼’所有心向楼主的弟兄一网打尽！”

看了看山洞四周，展若尘道：“那些忠于楼主的人，他们找得到这个地方么？”

金申无痕道：“找不到，‘驼虎岗’的这个山洞，十分机密，只有我及十卫知道，连金申两氏的族人，都对此处讳莫如深，不甚了了。”

展若尘不解的道：“那——逃出魔手，不甘附逆的一千人，又到何处与我们会合？”

金申无痕道：“有地方；‘金家楼’在多年以前，为了预防大变，即曾给各级把头以上的弟兄，分别指定个避难隐藏的所在，这个所在每人不同，且列入绝对机密，彼此不得泄漏；当初有此措施，就是防备内奸叛逆暗中通敌，破坏忠贞力量之再结合。这法子多少年来一直未曾用过，此事之前，我还以为永远不会用上了……”

展若尘道：“倒是个非常缜密有效的法子，足见楼主与老爷子深谋远虑，早已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于平时，但愿‘金家楼’贵属下，不曾日久疏懈，彼此泄了秘密才好……”

金申无痕叹了口气：“这个方法的本身十分严密可靠的，它只有纵的联系而没有横的贯串，彼此虽乃伴当，却彼此全不知道对方危难时的藏身所在，只有‘金家楼’的最高首脑才通盘掌握，明如观棋，怕的就是某些人太平粮吃久了，不知不觉的漏了口风，这便替他自己及整个组合种下灾祸啦！”

展若主深思着道：“这种情形只怕不免，而单慎独既是早就存心叛变，对某些不甘驯服者自会多方设法剪除——摸清这些人的危难隐避处所，乃是其最后杀戮的手段；楼主，可能有些忠贞弟兄业已在他们躲藏的地方遇害，亦未可言！”

金申无痕沉沉的道：“希望这样的不幸能减到最少——我祈求他们都会格遵谕令，守口如瓶！”

展若尘道：“楼主可已派人出去与他们联系？”

金申无痕道：“业已派出去了，不出三两日，便会有确切的消息回来。”

想说什么，展若尘嘴唇蠕动了一下，又忍住没有开口。微微一笑，金申无痕目光锐利的道：“若尘，你必是想问我派了些什么人出去担负这桩任务？以及派出去的人是否够得上精明干练？”展若尘坦然道：“正想禀明楼主，因为这件联络工作非同小可，稍有疏失，我们局促洞穴之内，便不啻网中之鱼，极易为敌堵截圈牢！”金申无痕道：“你是多虑了，我派出去联系的人，乃是十卫中的公孙向月、平畏、韩彪三人，他们不但个个头脑清楚，反应敏捷，尤其忠贞性更无可疑，他们会懂得如何趋吉避凶，达成目的，即便万一不幸为敌逆所乘，对方也休想逼得他们一个字出来！”展若尘道：“原来楼主派去的是十卫中的三位兄台，以他们三位的大才，当不至有所失闪……”

金申无痕笑道：“小伙子你的顾虑颇称周详，但别忘了我一向的思量亦极细密，我老了是不错，却不到老得糊涂的地步，事情的轻重缓急，人手的适当调遣，我还是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哩……”展若尘忙道：“楼主言重了……”一个粗重的嗓门，经过石壁的回音折射过来：“大妹子，大妹子，展若尘醒过来不曾？你怎的一头钻到这边就不见人啦？”金申无痕没好气的回答道：“你轻点行不行？一天到晚就听你在吆喝，也不知哪来这大的精神！”是申无忌，他挺着腰杆，大步走到近前，冲着平躺的展若尘龇牙一笑：“醒啦？”

这一阵好睡，可觉得舒坦了点？”

展若尘努力抬了抬上身，笑道：“辱承关心，前辈，我觉得好多了。”

一手按住展若尘，申无忌道：“躺着别动；我说老弟，你这付身架骨，还真叫硬朗，若是换了个人，挨上这一轮刀挑矛刺，不瘫上个三月五月才怪，看你，倒像没啥大毛病一样，气色光润得紧，连说话也透出劲道盈足！”

展若尘道：“乃是楼主及各位照护周详之功。”

哈哈一笑，申无忌道：“不用客气，老弟台，我早就把‘大金楼’阻敌殿后的那段经过说与我妹子听啦，全亏了你，要不然，我们几个岂不是通通应了那句熊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啦？”

展若尘道：“只是略尽棉薄而已！”

申无忌嚷道：“差点赔上你这条性命，血糊淋漓的只落得半口气，这若还叫‘略尽棉薄’，老弟，天下就没有‘全力以赴’的比明了，妹子，你说是不是？”

金申无痕横了乃兄一眼：“尚用得着你强调？”

展若尘道：“你背上的伤，前辈？”

带着夸大意味的挺了挺胸，申无忌道：“这点皮肉小伤算得了什么？我老汉便比不上关夫子刮骨疗伤的那等硬朗法，至少三刀六洞的剜剜还咬得住牙，不要紧，老弟，割下三五斤人肉来，也还拖不垮我！”

展若尘莞尔道：“前辈好气魄！”

金申无痕冷冷的道：“这一刻，他是忘了上药时那付龇牙咧嘴的熊样了！”

打了个哈哈，申无忌道：“不是我怕痛，是阮二那小子粗手大脚的把我糟蹋得不轻！”

金申无痕道：“你去歇着吧，哥哥，若尘讲了这半天话，也该叫他养养神了。”

申无忌道：“我省得，我是特为过来探视他的，看他气色这么好法，我就大大放心啦。”

展若尘道：“前辈，古自昂古兄的伤，想亦无碍吧？”

申无忌道：“没有问题，只是先前他一个人便吃下三个白面大馒头，半斤卤牛肉加上一把生葱，乖乖，无病无痛的人也没有那么个能吃法，你想他的伤怎会有碍？”

笑了笑，展若尘道：“吃得多就好，这表示身体机能的运转并未遭到损伤或阻滞。”

申无忌连连点头道：“可不是，人是铁，饭是钢，吃得喝得，任他什么伤痛也就去得快啦。”

双眉轻皱，金申无痕道：“别搅他了，哥哥，前面有些事，还等着我们去安排；若尘这里我已特别交待他们好生照应，犯不着你多费心。”

申无忌爽直的道：“我是打心眼底欣赏他展若尘，如今的江湖道义上，人心早就大变喽，从小夹磨大，提携大的伙计，都能说反即反，像展老弟这等重情义，讲是非的血性汉子，挑着灯笼又能找到几个？我若对他不特加几分关怀，行么？”

金申无痕转身离开，边没好气的道：“人家自会永铭五内，哥哥，你已表达过你的重注之情，可以让他歇着啦。”

摊摊手，申无忌冲着展若尘眨眼一笑，悄声道：

“这就是女人，我说老弟。”

在申无忌跟着追去之后，展若尘才觉得真的有点累了，他长长吁了口气，轻轻移动身子，换了一个较为舒适的姿势，闭上两眼，打算再憩息一会。

于是，鼻端忽然飘过一丝淡淡的芬芳——那不是任何胭脂花粉的气味，也不是任何衣饰巾帕的暗香，那只是一种女人肌肤上所透出的气息，清新的，鲜洁的，有如刚挤出的牛奶般一样纯净的芬芳。

展若尘睁开眼睛，接触到的，正是施嘉嘉那两股怯怯的、又柔柔的目光。

浮起一抹笑意在唇角，展若尘非常和悦的开口道：“请原谅我不能站起来相迎，施姑娘。”

靠近了些，施嘉嘉凝视着展若尘——毫不掩饰的，也毫不矜持的凝视着展若尘，她显然是在设计控制着自己的音调：“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那一刹，我几乎想挣脱他们，奔到你身边！”

展若尘谨慎的没有接口，他只是怔怔的望着施嘉嘉。

施嘉嘉酸涩的笑了笑，又道：“那火光，那烟硝，那窒人的杀气，你站在那里，像幻映于一个可怖又血腥的梦魇中，我特别多看你一些，我怕……这会是留在我记忆里的最后的印象。”

喉结颤移了一下，展若尘呐呐的道：“多谢姑娘关怀！”

摇摇头，施嘉嘉沉缓的道：“我很傻，也很天真，是吗？”

展若尘赶紧道：“姑娘言重了，姑娘冰雪聪明，通情达理，怎可编排上一个‘傻’字？”

施嘉嘉咬咬下唇，道：“我说的那些话，你也不放在心上？”

展若尘似乎回思了片刻，道：“老实说，施姑娘，我还不明白你是指的哪些话？总之，我毫未感到姑娘你曾有什么言谕使我难堪过，倒是姑娘自己，在当时似有愠意，我尚惴惴于不知何处冒犯了姑娘哩……”

叹了口气，施嘉嘉道：“你不会不明白的，你怎会不明白？”

展若尘觉得身上起了一阵燥热，他平静着自己的情绪，却发现自己的嗓门竟变得如此沙哑：“我……施姑娘……你叫我怎么说？”

又靠近了点，施嘉嘉的目光再回到展若尘脸上，她强颜笑了笑，道：“你能回来，真好，对我们每一个来说，你的脱险归来，都是一桩天大的喜讯；展壮士，我们不能失去你，你知道！”

展若尘咽了口唾液，道：“大家都这么关怀我，实在使我感激……”

施嘉嘉幽幽的道：“或者，其中有人不止是‘关怀’而已。”

展若尘小心的道：“‘金家楼’上下的人，对我都很好，当然，我也感觉得到，还有对我更好的……”

施嘉嘉忽然有些伤感的喟了一声，道：“在你有生之年，或者在你活过来的这段岁月中，展壮士，你可曾彻底剖白过你的情感？可曾毫不保留的坦露你的心事？”

展若尘坦率的道：“很少，而且，即使有，也是十分长久以前的事了，那该在我极为幼小的时候才会发生。”

施嘉嘉道：“展壮士，你相不相信人与人之间相处，会滋生情感，相不相信为了某一桩机缘的凑合，更会使情感产生了奇异的升华——而不只限于时光的叠积条件？”

舐舐唇，展若尘迟疑的道：“有时候，会是这样子。”

施嘉嘉双手互握，又道：“难怪你是一个如此严峻冷漠的人，展壮士，我想过，想过很多，以你行事作风，及一惯的手段来说，并非任何人都能和

你做得一样，那只是极少数极少数的人才能办到，举凡视血腥如无睹，历杀伐而自若之辈，都具有孤癖僻厉的特性，好像你，展壮士，一点不错，你也具有这类人物的典型格调——有着完全禁锢自己情感宣泄的本领！”

展若尘道：“这也是一种自卫的方法——施姑娘，我们必须磨练自己的情感，使其坚硬麻木，因为情感的糖衣之内，往往包裹着犀利的刀刃，在江湖道上，横得下心，抛得开顾虑的人，才是活得最长久的人，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也要看对象是谁。”

微微扬头，施嘉嘉道：“怕的是似你这类的人，把情感禁锢压制得太久，到后来根本就没有情感了，就如你方才所说——使其坚硬麻木到无可消融！”

笑了笑，展若尘道：“没有这么严重，施姑娘，人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的本质，这是与生俱来的，怎会真个冷硬到有如木石呢？”

顿了顿，他接着道：“其实，我是个十分随和开朗的人，绝非像你曾经给我的批评——将自己的心灵禁锢于孤塔或石堡之中，抗拒身外有形或无形的事物，而只局限自己的天地里；施姑娘，稍久一些，你会觉得我仍相当正常，正常到和你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忍不住笑了，施嘉嘉道：“你还记得我说的这些？我以为你真个忘了。”

展若尘安详的道：“我没有忘，我只是不大明白你为什么会说这些而已。”

哼了哼，施嘉嘉道：“你又重露原来的破绽了——展壮士，你怎么会不明白？”

展若尘垂下视线，不知该要怎么回答，是的，他怎会不明白？就算他真不明白，申无忌也曾给他点醒过呀，难的是——正如他先前的话，叫他如何说才好！

施嘉嘉忽然轻悄的道：“你睡一会吧，展壮士，我想，我令你心神烦乱了。”

悚然一惊，展若尘有些窘迫的道：“不，姑娘言重！”

施嘉嘉飘然而去，身形轻柔妙曼，就宛如那一缕渐隐散的芬芳，那一缕清新又纯净的芬芳……。

四十五、孤忠仍在

“飞龙十卫”的韩彪引回来了三个人，这是颇令“金家楼”这支孤军士气振奋的三个人，他们是刑堂的三位首要，大司律——“无情报”费云、左右护法“二判官”易尔宽、“矮土地”翁有方。

最感欣慰的是金申无痕，使她觉得高兴的不是又增添了三个生力军，而是她一向颇为看重的刑堂执律，果然没有背叛她，果然是以生命与热血来表达他们的忠诚，三个伤痕累累的老兄弟，却带来了恁多的温暖及希望。

在石洞中，他们各就着锦垫围坐成一圈，略略泛青的灯光，映照得费云、易尔宽、翁有方三个人的面孔益发憔悴疲惫，气色里透着灰暗，那一头乱发衬着丛生的胡碴子，脸上干虚虚得像才剥过一层皮。

两手叠合膝上，金申无痕端详着他们三人，摇头叹气：“你们三个都伤得不轻，难为你们还得在突围之后跋涉到指定地点待命，这几天来，你们一定够受了……”

费云嗓门沙哑的道：“留此一命，并非意图苟延残喘，只是要跟随老夫人再打回去，痛惩叛逆，歼敌仇，但能重光基业，一泄这口心头之气，生死实不足论。”

易尔宽也沉重的道：“不见老夫人一面，死也不甘，拼却这付臭皮囊，只要求个忠尽义至，也就不负老夫人多年来对我们提携关怀之恩了……”

用左手背拭拭眼角，翁有方接口道：“我也没别的可说，我心中只有‘金家楼’，只有老夫人，一切违背组合与主子的勾当，我都誓死反对，好歹全要跟那些人豁到底！”

感动的连连颌首，金申无痕语声里有着微微的激动：“亏了你们，也苦了他们，‘金家楼’不见得就此被那些人刨根掀底，我相信不管多难多险，也大有回复的希望，只要有你们这样的忠耿兄弟在，基业重兴便指日可待了。”

费云严肃的道：“我们全跟着老夫人走，水里火里，也是万死不辞！”

是的，这不是空话，他们那苦痛中含着坚定的面孔，失神却流露着不屈意志的眸瞳，那血痂犹在的瘰疬创伤，俱皆证实了“万死不辞”四个字的份量。

坐在金申无痕旁边的申无忌，显得十分恼恨的道：“这一次异变，事后检讨起来，也是我们太过疏忽大意所致，只要平日里多防着点，什么事加几分小心，就不会搞到这步田地，几乎弄得不可收拾！”

费云满脸愧色的道：“舅爷教训得是，刑堂职司摘行发伏，维纪执律之责，而既未能防范叛行于事先，又不曾平复逆反于事后，俱是我的领导无方之过，刑堂自我以下，罪该万死！”

申无忌忙道：“老费，你也别这么自责，漏子出了，大家全有疏遗之处，怎能叫你独自来承担过失？照你这么说，我大妹子身为整个组合首脑，事前事后她还不是未能掌握全局？要说责任，她的责任才是最大的！”

费云形色阴晦的道：“老夫人为‘金家楼’之主，在老夫人之下，堂口结构层层连贯，职责分明，每一首要各司专务，也是对老夫人负责，此次叛变，原应由我刑堂消弥于事前，老夫人日理万机，又何能分神处处兼顾周全？”

金申无痕摆摆手，道：“未能平复这次叛行于未起之际，我们谁也担有

不是，如今事情已经出了，这个问题不必再深究下去，要紧的是该如何来收拾这个局面！”

易尔宽大声道：“血债当然血偿，老夫人，他们给予我们的，我们自也报还他们！”

金申无痕道：“不错，但步骤却须先行确定，鲁莽从事，很可能会搞得一败涂地，现下我们力量薄弱，难比往昔，经不起再栽跟头了！”

费云道：“老夫人说得是，敌逆窃据‘金家楼’淫威方炽，气焰正盛，我们想要匡复基业，报仇雪耻，就务得谨慎筹议，小心策划，否则一误再误，只怕就要万劫不复了！”

略一沉吟，他又道：“老夫人可有成案在胸？”

金申无痕道：“这要看大家的意见，集思才能广议。”

申无忌插进来道：“谈这件大事，妹子，有一个人不能不在，缺了他，就不啻少了六百谋士，三千甲兵！”

金申无痕一笑道：“若尘？”

抚掌大笑，申无忌道：“正是！”

费云亦道：“久闻‘屠手’展若尘功力卓绝，思维明晰，‘金家楼’骤遭不幸，此人非但慨然拔刀相助，更且豁命以赴，其豪义之情，足薄云天，老夫人与其较为接近，观察体验，想亦不虚？”

金申无痕比较含蓄的道：“展若尘是个人才，无论是他的艺业、心意、胆识，都为上上之选，尤其难得的是他对我们‘金家楼’这份赤诚，委实令人感动……”

申无忌也赞道：“不但如此，单老二的叛行，也是他最先察觉疑窦，向我们提出警告，此人的机灵精干，‘金家楼’里可难挑得出几个堪与比拟！”

转过头去，金申无痕朝着侍立那边的冯正渊道：“去请展爷过来，要用软兜抬着，小心点！”

冯正渊躬身领命去了，费云低声道：“老夫人，听说展兄伤得很重？”

金申无痕道：“原是不轻，但他身底子硬朗，加上我们调治得宜，这几日颇见起色，看情形用不了多久便可痊愈了！”

申无忌跟着道：“我业已向大妹子提过好些次，那展若尘一定不能放他走的，将来‘金家楼’若是尚有重光的一天，这个人必有大用，他的本领之精湛固不须说，最难得的是有骨节、知忠义、明恩惠，像这种内外全拔了尖的人物，圈子里可是真不多见……”

费云道：“老夫人察人自来细致入微，这位展兄能得老夫人如何器重，必有其不凡之处，‘金家楼’目前正值险困之际，恁般人才，还要善为依靠方是。”

易尔宽忽道：“听说老夫人对这位展兄有过救命之恩！”

金申无痕淡淡的道：“也谈不上什么‘救命之恩’，只不过帮了他一点小忙而已；尔宽，可嘉的不是我那临时兴起的仁人之心，却是人家那受惠回报的挚诚，这年头，这时候，即使真正享受续生之德，而早已抛诸脑后者在多有，求其略施援手犹不可得，想到，更做到舍命以还的就益发稀罕了……”

申无忌重重点头道：“还有那身受德惠，却恩将仇报的，更是无心无肝，狗屎不如，两相一比，天上地下，差得不可以道里计，比如单老二那一干附逆者，他们和展若尘称量起来，简直连点人味都沾不上啦……”

易尔宽叹喟的道：“这人间世上，也真有些思想观念及心性节操完全相反的人，大忠大奸与善恶正邪的分野便由而各成异端，又演变为多少可歌可泣或神人共愤之事……”

金申无痕缓缓的道：“如果世上俱皆善良之辈、忠义之士，就会和祥太平多了，今天我们也不必困坐山洞，计议怎么样去流血，怎么样去报复……”

申无忌大声道：“妹子，流血报复可怪不得我们，是姓单的肇的始，启的端，他若不行逆反，背天道，我们的刀口子怎会总想朝他脖子上架？！”

金申无痕道：“话这样说是不错，但溅血泼命的实质却不可否认，我们乃是不得不为之，只要还有一点别的办法，谁又愿意同室操戈，自相施暴？”

费云接口道：“老夫人，单慎独设若也能有老夫人这种想法，又何至于做出这等不仁不义，灭绝天良的恶行来？！”

无声的叹了口气，金申无痕没有回答，事情业已到了这步田地，除非以暴力与鲜血来冤冤相还，尚能有什么更为有力有效的方法？打叛乱的计划甫一萌芽，对方就该明白将不会是个好的收场，成功与否，结局总免不了是浸淫在血泊中的。

这时，一架轻巧的软兜，由两个人抬着来到，软兜上，是气色相当不错的展若尘。

按住了欲待坐起见礼的展若尘，金申无痕为他引见了刑堂的这位首要；展若尘所受的创伤，比起他们三人来并不稍轻，但在外观上，他却显得颇为润朗爽逸，对照之下，费云他们就益发憔悴了。

大家寒暄几句之后，展若尘的背部由人垫高了两只枕头，使他可以较为舒适的斜依着，金申无痕微笑着道：“刑堂的几位首要，全都脱险归来，紧接着的步骤，就是该决定一下，如何打回去重整基业的问题；若尘，把你请来，便是要听听你的意见与看法。”

展若尘平静的道：“楼主可能已有腹案了？”

金申无痕道：“我早已告诉过你，想是早就想过，但不敢说周详细密，集思广益，大家都聚在一起商量商量，订下的计划才更为完美无懈。”

展若尘道：“楼主，我认为大司律及二位护法的高见最为重要，请他们先说了，我再聊为续貂如何？”

金申无痕道：“也好，费云，你就先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大家再参酌参酌。”

轻咳一声，费云低沉的道：“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在避难期间，便曾一再思量过；老夫人，我们现存的实力不够强大，正面硬拼，难操胜算，即使两败俱伤，与敌偕亡，也失去了我们复仇雪恨，重整基业的原意，惩叛歼逆之举，似以各个击破，迂回闪击方为上策！”

金申无痕道：“我在基本上也是这种观念，我们的目的是收回我们已经失去的一切，予叛徒以严惩，因此我们就要像个赢家的样子，得在事后留下力量撑这个局面，如果弄到玉石俱焚，‘金家楼’砸扁招牌不说，获得渔人之利的就会是其他那干隔岸观火的混儿！”

申无忌道：“原则是如此，但却该怎么个‘各个击破’‘迂回闪击’法？好歹得定下细节，大伙才能遵从，老费，你倒是摆出来听听。”

费云严肃的道：“我的意思是这样——将我们现存的人手，按本身艺业的高下先做适当搭配，分批分时，掩入‘金家楼’之内，伏袭对方的硬把子，目标的选定要预为拟妥，一旦行动，不管什么武林道义，江湖规矩，狠杀快

宰，一切以完成任务为主！”

一拍手，申无忌道：“我举他娘双手赞成，这个法子好，和那干豺狼虎豹，不沾人性的恶棍，啥他娘的臭规也不能谈，就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抽冷子运刀便行！”

易尔宽道：“大司律已经跟我说过这个法子，我也认为可行，再在行动时的进退掩护上深入设计一下，便极可能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沉吟片刻，金申无痕问展若尘：“你的看法呢？”

展若尘安详的道：“费大司律所见极是，但动手袭杀的搭配必须要先抱定成仁的决定——这类任务，陷入敌围或冲突下去的可能性很大，若然，则只有拼搏至死了！”

费云双目冷芒闪闪，肃煞的道：“局势至此，在座诸君无不抱定必死决心，如若失手陷危，我相信没有人会苟且偷生！”

淡淡一笑，展若尘道：“大司律说得不错，问题是代价不够，另外，附不附合原则——我们眼下人力单薄，设如目的乃是为了玉石俱焚，将来即便成事，又用什么来支撑‘金家楼’的根基？再说，以目前双方力量比较，一对一我们固是吃亏，二对一我们在比例上也不算占便宜，是而能将牺牲减至最低，收到最大的创敌功果，才是我们活用手段的精要所在！”

拱拱手，费云道：“展兄见教，果然超凡，这一点，我们确须细加研讨。”

展若尘道：“大司律客谦了；大司律对于反击叛逆的行动方式我极为赞同，唯其地域及伏袭之手段似可稍做活用——我们可以在‘金家楼’外的任何地点歼杀敌人，也可以用任何方法诱袭敌人，但凡对我们有利的一切条件俱须列入考虑，而敌明我暗，目标的选择与下手的时地全都操之在我；如此一来，将使他们疲于奔命，防不胜防，在眼前敌逆根基未稳之际，足可加以震撼，更一举摧其崩溃！”

费云由衷的道：“好，展兄的法子好，确实较之费某高明得多……”

申无忌哈哈笑道：“我说老弟，你还真是有些名堂呢，这么搞，不叫那些灰孙子呼天抢地才怪，娘的，我好像已经看到他们一个个在抱头鼠窜，溜地翻滚啦！”

展若尘摇头道：“前辈，这只是我们考虑到的报复方法而已，单慎独城府极深，思维细密，我们能想到的，他不一定就想不到，因此，我判断他亦有了各种情况下的应对之策——”

呆了呆，申无忌道：“那……那我们的计议岂不等于白搭！”

笑笑，展若尘道：“不见得，前辈，运用之妙，存乎于心，我们原则既定，该要如何施展，就要看当时的形势，加以灵活变异——机运和时空的把握，却不是任何人可在事前能以揣测得准的！”

金申无痕道：“若尘的话很有道理，你们大家认为如何？”

申无忌抢着道：“再没有比他说的更完美的见解了，妹子，我看就照此行事吧！”

费云也颌首道：“老夫人，展兄心思明敏，高瞻远瞩，正宜循其尊见而行。”

金申无痕是一种宽慰又得意的表情——她没有看错人，她赏识的对象，果是出类拔萃，见地高远的杰士；慈祥的一笑，她道：“好的，原则上我们就这么定了，至于人手的搭配与出击的时机，我看今天还不能确定，说不定尚有人回来，我们得再等上几天。”

费云忧虑的道：“老夫人，其余的弟兄，是否一定能回得来？”

金申无痕苦笑道：“不敢说，但只要他们不曾泄漏，个人指定的避难匿藏处所，照理都该回得来才对！”

一直甚少开口的“矮土地”翁有方，这时搭腔道：“只怕不甚可靠；老夫人，弟兄们安稳日子过久了，太平粮吃了这多年，平时几个相好的聚在一起，两杯老酒下肚，谁敢说他们不漏底？又有谁敢说漏底之后不听进敌逆的眼线耳中？这种情形之下，一旦事发，还会有他们的好运气？”

金申无痕道：“我也想到了，如今这些人的安危，便全系在平素他们的口风上，我们又能有什么挽救法子？”

“二判官”易尔宽道：“老夫人，无须担忧，说不定他们也像我们刑堂上下一样，个个守口如瓶，不曾漏底，刑堂所属，但凡活着的这不是回来了？”

金申无痕沉沉的道：“刑堂司赏罚，维纪律，注重的就是遵谕令，从规矩，一干弟兄哪有你们这样的习惯同警觉？我也不敢往好处想，听天由命，且看他们的造化吧。”

费云道：“是十卫中的人去接引他们了？”

金申无痕道：“公孙向月、韩彪、平畏三个负接引之责，韩彪已经接了你们回来，公孙向月与平畏还没有消息，不过我想也该见好歹了……”

一时之间，有股子沉重的气氛翳压在与会者的心口上，到底还会有多少人回来呢？谁也不能肯定，谁也不敢往好处想，而金申无痕说得对，是好是歹，不用很久，便可分晓明见了。

轻轻挥手，金申无痕又道：“散了吧，我想独自静一会；费云，你们三个这身伤，趁这几日注意调理，好生养息，待到了时辰，还指望你们都能挺得出去！”

费云道：“老夫人放心，我们包管派得上用场。”

申无忌招呼着费云等三个人前去歇处，当展若坐的软兜再被抬起，在目光一瞥里，他发觉跌坐原处未动的申无痕竟已显得苍老了，眉宇唇角之间，隐含着那样灰涩悒郁，悒郁似更凝刻一道道清晰的皱纹里……

洞中是没有日月的，洞外却是拂晓的时分了。

在一片暗蒙蒙的天光里，“金家楼”的三当家“火印星君”潘得寿蹒跚进入洞口，他形色落寞，表情凄寒，见到金申无痕之后，激动得泪水盈眶，久久不能出声。

金申无痕倒还平静，她强笑着道：“老三，把持着点，能活出来归队就好，见着你，我很感到安慰！”

潘得寿抑制着腔调，噎窒的道：“楼主，你以为我也反？”

金申无痕道：“不，我知道你不会这样做，如果你也反了，则他们哗变时的那场热闹，你便不会不参加。”

深深吸了口气，潘得寿道：“我很惭愧，当发生恁般重大变故之际，竟未能为楼主，为‘金家楼’尽上丝毫力量，在楼主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在楼主的身侧！”

金申无痕缓缓的道：“那可是一场惨烈的厮杀，赤焰映着鲜血，白刃炫红了人眼，我们是在如此凄厉又悲愤的情景下撤出的，好漫长的一夜……”

明白楼主并非只在做一次描述，而是含蕴着一个询问——潘得寿阴晦的道：“出事的晚上，单老二突然闯进我的住处，说是奉了楼主的密令赶回，并且间接转谕楼主指示，要我即刻赶往‘三仓埠’查明老四是否有暗中谋反

情事，我当时十分吃惊，但单老二形色严肃，言语急迫，我不疑有他，亦未想到面谒楼主亲做对证，便匆匆收拾，悄然上道——”

金申无痕道：“难怪那天晚上一直没看见你——不过，你真相信老四会谋反？”

潘得寿沙哑的道：“组合里这些日子来早已是风声鹤唳，疑云遍布，忠奸之间，扑朔迷离，一待有了线索，况且又是二当家的亲口指明，由不得我不信，即便心中存疑，总也得去探查个水落石出，我哪里会料想到这全是他们的阴毒诡谋？”

金申无痕道：“单老二可要你处置老四？”

潘得寿道：“他说过，如若查出老四确有不稳迹象，即可权宜处置，不必上复楼主，我当时就感到十分为难，老四是否真有叛意乃是另一回事，在权责与职掌上说，我实在不能擅加处置，一路思忖，我只有私下做了决定——”

一扬眉，金申无痕道：“什么决定？”

喉结移动了一下，潘得寿道：“我暗里定了主张——前去‘三仓埠’，若是查得老四忠耿如昔，自是万事皆休，否则，我也只能倾尽全力，将老四生擒回来，呈交楼主发落，任怎么说，我也不便向老四下那毒手！”

金申无痕道：“固然不错，但主要的，是你‘不忍’向老四下那毒手吧？”

潘得寿有些窘迫的道：“楼主明鉴……”

点点头，金申无痕道：“这也难怪，你与卓老四历来情感厚笃，亲同手足，又怎能忍心向他执法！何况这压根就是单老二毒计，意图使我们分化离心，自相残杀，如果你一时疏忽，误中其奸，才真个铸成大错了！”

潘得寿忙道：“如此说来，楼主也知道老四并未与他们同流合污，参与叛变！”

金申无痕道：“至少，到目前为止，老四还没有这样的迹象或疑点出现。”

潘得寿急切的道：“老四是忠贞的，是绝对拥戴楼主的，他一点也没有动摇，一点也没有变异，楼主，我可以用脑袋替他担保！”

微微一笑，金申无痕道：“卓老四性情耿介，为人粗豪，对忠义之道尤所尊崇，我也不相信他会参与逆乱之行，但是，你却又怎敢为他如此保证？你前面不是说过，疑云之下，忠奸业已难做判定了么？”

咽了口唾沫，潘得寿尴尬的道：“我……呃，我曾经用我的方法对他做了考验，足可证明老四节操未变，忠心如昔……”

四十六、板荡人心

金申无痕和悦的道：“哦！你是如何考验他的？”

潘得寿道：“我一到了‘三仓埠’，故意等到夜阑人静之后，才去和老四见面，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先是不说，装做受了委屈的神情，虚编了几样故事，隐隐约约表示出对楼主的不满，我一边发牢骚，一边注意他的反应，到后来，老四的态度越来越按捺不住了，他咆哮着阻止我再往下说，更且把我结实的责备了一顿……”

金申无痕道：“后来呢？”

潘得寿道：“后来，我索性向他表明了我待与楼主对立的意思，老四在一呆之后，猛的跳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他骂我忘恩负义，大逆不道，狼心狗肺，总之，什么样难听的字眼全加到我头上来了；我向他诱劝，叫他跟着我走，他气得筋露嘴歪，不让我往下讲，我摆出一副悻然之状，要离开他那里，他立即堵住门口，亮出家伙，声言要擒我回来面谒楼主，治我以叛逆之罪；我向他反复教唆，再三蛊惑，许之以利，动之以谊，双方僵持了好久，他终于双目含泪，让到一边，挥手要我自去，并叫我再也不要与他见面，他说若是再遇到我，就休怪他不念故旧之情，白刃相向……”

金申无痕道：“卓老四粗暴是粗暴，却是个性情中人。”

点着头，潘得寿道：“老四确是性情中人，我在临走之前，告诉他我在‘三仓埠’的住处，叫他再加考虑，我以一天的时间等他做最后决定，他吼着骂我快滚，全身都在抖，泪水却忍不住夺眶而出！”

金申无痕道：“这么多年来，我还没见过卓老四掉过泪，我真想像不出，他那剽悍野的模样，流下眼泪时会是个什么情景。”

潘得寿缓缓的道：“英雄并非不流泪，只缘未到伤心处；楼主，卓老四当时对我是痛心之极，又失望之极，兄弟道义，故旧深情，面对的却竟是一个逆叛的兄弟，背义的古旧，人天交战，顿成死敌，他又如何不伤感欲绝，难以自持？”

金申无痕颌首道：“说得是。”

潘得寿又道：“我之所以有意告诉他我的住处，并且再以一天之时相待，乃是第二步的考验，如果他初萌叛意，或会找来与我洽谈，若他已确属叛反集团分子，当可料知我是存心试探，亦可借机加害于我，但我整整等了他一天，却毫无消息，至此，我才认定老四的清白无碍！”

金申无痕赞许的道：“很好，你这法子用得十分巧妙。”

目注潘得寿，她又接着道：“只是稍微冒险了一点！”

潘得寿有些不解的问：“稍微冒险了一点？”

金申无痕道：“不错，如果卓老四确然已与叛逆等同流合污，他自然知悉敌我之分，你这一假意相试，他岂会轻饶过你？”

潘得寿道：“这个我当然明白，但我从头至尾，根本就不相信老四会行此大逆，楼主，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并无错误，老四的忠贞一如往昔。”

金申无痕道：“在你等他那一日，未见踪迹之后，你可是又回头找他去了？”

潘得寿道：“是的，当晚上我又绕了回去，他一见到我，勃然色变，马上就翻下脸来，我赶紧向他言明真意，再三解说，连赌咒外加起誓，他才好歹信了我的话；而跟着来的问题，就是楼主受了谁的瞒骗，遽而怀疑到老四

身上？老四的委屈可就大了，他惊怒悲愤之下，恨不能插翅飞到‘金家楼’的楼主面前剖心明志，经我再三开导，又仔细推敲，竟赫然发觉单老二在其中的嫌疑最大。但是，我与老四却不敢肯定，仍在迷惑犹豫间，直到天亮之后，暗空霹雳般传来‘金家楼’总堂，发生剧变的消息，我们才恍悟一切，明白这全是单老二和向老五他们一千人的阴谋诡计！”

叹了口气，金申无痕道：“发生事情的时候，如若你与老四都在，情况或许会比现在好得多。”

潘得寿汗颜的道：“楼主宽谅，这都是我们的无能及疏忽所至……”

金申无痕道：“罢了，阴差阳错，再加上敌逆计划周密，在我们猝不及防之下，哪还能不受制于人？怪不得你们，主要乃是我自己的警觉性太差，又太过信任那单慎独！”

潘得寿不安的道：“千百下属，竟无一人能以预见祸端于未起，揭奸发伏于事先，又怎可将此错失归罪在楼主身上？说来说去，全是我们督察不实之罪！”

金申无痕振了振精神，道：“对了，怎的只见你一人回来？卓老四他们呢？”

潘得寿忙道：“我们在‘三仓埠’得悉总堂口有变之后，当即研讨两个因应办法；其一是招集所有人手，回师救援；其二是各遵往日规定，秘密潜向指定隐匿处候召。当天跟着来的报导，显示‘金家楼’业已全部沦入叛逆之手，楼主及金申两氏族人下落不明，一千忠于楼主的兄弟伤亡累累，几已溃亡殆尽；而叛逆方面实力颇强，阵容不弱，我与老四斟酌再三，认为单凭我们目下人手，回师反攻，实嫌力量不足，万一陷入重围，则难以自拔，因而议决各自依循指示，各往隐藏处所待令，且看延续发展如何，再做下一步打算……”

金申无痕道：“这个决定是很正确的，否则，凭你们那点人手贸然回攻‘金家楼’，只怕会弄得全军尽没，不可收拾！”

歇了歇，她接着道：“如此说来，老四是在他的指定隐匿处待令了？”

潘得寿道：“老四和我是‘三仓埠’堂口门外分的手，我先得到十卫中平畏的消息，所以匆匆赶来，平畏找到我之后，又立刻离开通知老四他们去了，料想不用多久，老四那批人就会抵达这里。”

金申无痕道：“老四那边还有多少上得了场面的人手？”

默默一算，潘得寿道：“‘雷’字级二把头‘牌刀锥甲’骆大宏、‘电’字级大把头‘花巾’赵琦、二把头‘鸳鸯腿’武升、四把头‘大红缨’夏明、老四的贴身护卫‘黑虎’颜兆、‘黄鹰’苏杰以及百余名弟兄……”

金申无痕欣慰的道：“人数不少，而且也有些可以派得上用场的，这股力量我们缺不得，老三，你看除了老四之外，其他的弟兄们有问题吗？”

潘得寿尊重的道：“他们的忠诚无须置疑，楼主，你尽管放心。”

金申无痕沉吟着道：“可知道‘无形刀’顾雍的情况？”

潘得寿道：“楼主指的是‘雷’字级大把头‘无形刀’顾雍？”

金申无痕道：“是他，这场大变之后，不晓得他的遭遇如何？”

双眉微皱，潘得寿道：“楼主，顾雍不是被你派在‘浣庄’独当一面么？按说发生这样的大事，他也该回到此处来听候差遣才对，楼主是否认为他……”

摇摇头，金申无痕道：“不会，至少我估量他不会，顾雍身为四级把头

首脑，一向受恩深重，且也知理明义，照说他起异心的可能极小，‘浣庄’距此较远，顾雍若未遭难，我想再过一两天，他会赶来的……”

潘得寿道：“随在顾雍身边的人也不少，我记得有‘月’字级大把头‘八卦伞’曾秀雄、六把头‘疤顶’黑寿堂、‘星’字级二把头‘过命斧’彭步青等好几个……”

金申无痕回想着道：“这几个人也不曾参予叛乱，我看他们亦不至发生问题，顾雍来得了的话，他们该会一同随了来……”

潘得寿低沉的道：“楼主，顾雍的消息我不大清楚，但另有几位把头的情形我却听得传闻——就是留守组合之中的那几位把头……”

戚然的，金申无痕：“想来不会是好消息？”

搓搓手，潘得寿道：“不是好消息……我听说‘雷’字级四把头宫九、五把头杨渭全已惨烈战死，‘月’字级四把头梁祥、‘星’字级四把头鲍伯彦、五把头东门武亦都遭害，而‘月’字级三把头玄小香则不知下落……”

金申无痕沉沉的道：“这次剧变，四级把头中反了的几近一半，那忠心不二的，除了战死者之外，也所剩不多了，‘金家楼’的元气伤得好重……”

潘得寿像发现了什么似的道：“楼主，你可曾注意到，参予叛行者极少大把头？”

金申无痕道：“我也注意到了，四级把头中，除了‘星’字级大把头‘赤眉’鲁上远，其余的俱皆未变，但鲁上远的不稳，只是单老二那么说，是否属实，尚得查证一下才能确定，此外还有好几个把头的立场暧昧不明，也须要仔细清查！”

潘得寿道：“这并不难，我们可由各种迹象加以研判断定，楼主，我们冤枉任何一个忠贞弟兄，也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叛贼！”

金申无痕道：“原该如此。”

笑了笑，她又道：“你的两名近卫，也有一个反了，你知道？”

潘得寿满面惭疚之色，惶恐的道：“正要向楼主尊前请罪——我会亲手处置郝成锦那狼心狗肺的畜牲！”

金申无痕憾然道：“叛逆围攻‘大金楼’甚急，匆忙撤退中，不及斩杀那三名奸人，否则，倒省了你的麻烦；老三，你的另一近卫卢安可有消息？”

潘得寿道：“没有，不知这小子是否也走岔了路？”

金申无痕道：“不用急，像你说的，我们早晚也会查明。”

放轻声音，潘得寿道：“楼主，那展若尘兄已脱险了么？”

金申无痕道：“大概你也听说在‘大金楼’退却之前，展若尘那一连串的拒逆之战吧？”

潘得寿赞叹的道：“闻说展兄神勇盖世，英发无双，连‘扫天星’尤奴奴那老妖婆也吃了他的大亏，弄得单逆那边丢兵折将，损失不小；楼主，我们幸得展兄为助，真是凭添不少实力！”

金申无痕笑道：“这倒不假，若尘的功夫高强，修为精深，只他一个，已够得上叛逆应付，更难得的是这孩子对我们‘金家楼’这份心，真要羞煞愧煞那一干背叛组合的反贼了！”

潘得寿道：“多日不见展兄，稍停可得前往一探才是。”

金申无痕道：“他原先伤得不轻，经过这些日子的悉心调理，身子恢复得相当令人满意，他的底子一向也好，据我看，很快就会痊愈如初了……”

潘得寿道：“但愿展兄早日康朗，也好大展神威，帮我们扫清妖气，重

整基业！”

金申无痕道：“他一定也是这样的心愿；老三，我好遗憾未能早几年遇上他；要不然，‘金家楼’这次的乱子闹不起来亦未可言……”

潘得寿有些讪讪的道：“主要是怪我们无能……”

发觉了自己这位三当家的尴尬之情，金申无痕不禁感到歉然，她把声音放柔和了许多：“我没有别的意思，老三，你去歇着吧，往里走，拐一拐，费云与易尔宽、翁有方他们都在那边，说不定我二叔和我哥哥也在一起凑热闹，他们必然十分乐意看到你。”

潘得寿施礼之后，转身离开，他走得很慢，步履微见沉重，踉踉的，带着些儿落寞的意味；此时此地，他的心情想也是和他的身形步伐一般——沉重又落寞的吧？

低喟一声，金申无痕飘然行向洞中的另一边。

洞穴里的十天，仿佛有十年那样的漫长，这十天里，他们又等到了“金家楼”四当家“鬼面雷公”卓敬，以及跟随卓敬左右的那一批好手；对于金申无痕来说，她又算增加了一股生力军。

但是，除了卓敬这批人马之外，就再没有其他消息了，平畏已经回来，公孙向月也孤伶伶的绕转复命，他没有接触上“金家楼”历劫之后可能的幸存者，包括由他前去引导的主要对象——“浣庄”顾雍那些人。

金申无痕咬着牙又等了五天，这五天几乎又是五年似的难挨，然而，仍旧不见该来的某些人，照常情判断，在经过如此长时间的枯候以后，再要等不到人，就可以确定是不会在此地见着他们了。

公孙向月曾在指定顾雍秘密藏匿处所留下暗青筒，告诉顾雍聚合的地方——那是一片离着这山洞只有里许远的小林子里，每天，都有人在那边伏伺接引，却是天天落空——林木萧萧，故人何来？

“浣庄”的堂口，公孙向月也曾潜往查探，他没有看到顾雍，甚至没有发现一张熟面孔，那边进进出出的，全是些三山五岳，横眉竖眼的陌生人。

公孙向月不着痕迹的在当地各路码头上做过询问，却是毫无要领，谁也不知道顾雍及他那批弟兄到何处去了，更不晓得他们是为为什么离开的，甚至不清楚来接收“浣庄”“金家楼”堂堂的一隅的角儿乃是何方神圣？

青森的灯光似乎益加阴沉了，映照得金申无痕的脸孔也是恁般凝重幽郁，她盘膝坐在一方锦垫上，视线扫过围成一团的那些张面庞，缓缓的道：“还要再等下去吗？我们到底要等到哪一天才算个准？”

申无忌首先嚷了起来：“谁说要等下去？打来到这座要命的山洞，前前后后也有二十多天了，黑白不分，昼夜混淆，我们一个个活脱缩头的王八，隐在阴沟里的老鼠，这算什么日子？憋得人都快发疯啦！”

费云也接着道：“老夫人，我看不必再枯候下去了，到现在还不见来归的弟兄，若非业已投向敌逆，便是遭至险困，或者有其无法克服的难处，好在预估中尚未抵达的一干人，对我们实力的影响并不算大，没有他们，照说也可一样行动！”

挺直了腰杆，申无忌又搭上来道：“可不是？我们该做的都做了，等等也足够了，若是还有人要来，这段辰光爬也该爬到啦，我说大妹子，早早决定出兵吧，我宁可狠狠拼上几场，也不情愿在这个黑洞里受闷气！”

那一张浓眉环眼、阔鼻掀唇、更横肉累累的狠酷面孔紧板着，“金家楼”的四当家“鬼面雷公”卓敬大声开口道：“楼主，此时不战，更待何时？要

掀翻他们，就要趁他们脚步未稳，大局仍呈动荡之际，一等吃他们已安定下来，广邀帮手，布妥阵势，我们再想反扑，情况便更要艰难啦！”

金申无痕侧身朝着金步云，以十分尊敬的口吻问道：“三叔的高见是？”

金步云轻捻白髯，微微点头：“我也认为他们说得有道理，无痕，夜长梦多，还是速决要紧！”

“火印星君”潘得寿道：“闻得大司律说，灭逆之战，业已大致决定了运用策略？”

金申无痕道：“不错，总以伏袭暗杀，各个击破为原则，当然，实行的方式上尚得随机应变，巧为布置。”

申无忌磨拳擦掌的道：“我背上的伤已经收口了，这一遭，看我不搞他们个鸡飞狗跳，人仰马翻才怪！”

潘得寿道：“无忌兄可得稳着点，把气沉住，有你泄恨报冤的辰光！”

望向展若尘，金申无痕道：“你的伤势情形如何？可也无碍了！”

展若尘已能与大家一样坐着，他平静的道：“楼主宽念，这大半月来情况更为良好，已堪可运动如常，筋肉方面偶觉僵滞，不够活络，想是再过几天，稍加锻炼亦就习惯了！”

金申无痕道：“但盼你越快痊愈越好，动手之后，跟着来的麻烦必不在少，要借重你的地方很多，你得结结实实的为我撑上一撑才行！”

展若尘深沉的道：“力之所及，无不效命。”

这时，“二判官”易尔宽发言道：“老夫人的意思，是准备何时展开行动？”

金申无痕想了想，道：“后天晚上开始，大家认为如何？”

申无忌忙道：“最好现在就干，我早他娘迫不及待了！”

潘得寿审慎的道：“楼主的谕示很对，我们要空出这两天的时间来，先对敌逆方面预做刺探，多少摸清他们目前的各种情形，再行安排击杀之计，这样比较牢靠稳当……”

费云也表示赞同：“三当家所言极是，老夫人之所以将袭逆之期再挪两天，想也求的是个知己知彼，明白敌情，俾便分派人手，摧坚披锐！”

申无忌耸耸肩膀，道：“好吧，既然你们都这么说，我也只有按住性子再熬上两日子，没得叫人错识我是在急功逞强，愣出风头！”

瞪了乃兄一眼，金申无痕转过去向着“矮土地”翁有方道：“你受的是断肘之创，有方，撑得住吗？”

翁有方咧了咧嘴，道：“只是觉得身子虚了点，其他都还好，老夫人别挂记我，到了时候，我一定挺得出去！”

金申无痕轻叹一声，道：“在平日来说，伤筋动骨都得养歇个一百天，就算练武的人身底子厚实，至少两个月的调理是免不了的，有方的断肘之伤，更甚筋骨之创，原该多多休养一阵，如今不过日余时光，便须上场再拼生死，咳，板荡干戈，真叫磨人！”

翁有方原来苍白的面孔上涌起一抹朱红，这抹朱红中包含了好多的激动与感慨，他嗓音微微颤抖地道：“多谢二叔公的体念和关怀，我，我确实能够上阵效命，丢了只手，当然不大方便，但也仅仅就是不大方便而已，伤口业已结了痂，不痛了，身子虚点没关系，一待敌我对峙，心火上升，气涌丹田，再是没劲也会变得有劲啦……”

呵呵一笑，金步云直点头道：“好，好，说得好，就凭这股子气势与胆

魄，我们歼逆灭叛的行动，便大有成功之望！”

申无忌齜着牙道：“我说二叔，我这股子豪情可也不让翁矮子吧？”

金步云笑道：“无忌，你怎的年纪越大，脸皮越厚啦？”

几句话不由引得众人俱皆莞尔，申无忌讪讪的道：“二叔最会逗人，你们可别以为他老人家真是这个意思……”

清了清喉咙，潘得寿收起笑意，正色道：“楼主打算派谁去执行刺探任务？”

金申无痕道：“先决条件是——前往刺探敌逆形势的人，必须是身上没有带伤的，一则行动方便，二则也好叫受伤的人多匀出点复原的时间！”

潘得寿道：“我也是这样想，楼主，我首先请命！”

坐在一边的卓敬大手一摆，宏声道：“杀鸡犯得着用牛刀？三哥你还是守在这里，我去办这桩差事就足够了。”

金申无痕道：“老四不能去，你火性太大，脾气又躁，一个按不住就把事弄拗了，这是件必须暗里进行的工作，要挑沉得住气的人去担当才合适！”

费云急忙道：“老夫人，我看我去比较适当……”

摇摇头，金申无痕道：“你有伤在身，更为不宜！”

卓敬急切的道：“那么楼主属意何人？”

金申无痕道：“派四个人为两组，两人一组，分头行动；

‘雷’字级二把头骆大宏、‘电’字级大把头赵琦为一组，十卫首领阮二与公孙向月为一组，今晚上便出发，明晚同一时间返来复命！”

卓敬忙道：“楼主，他们四个办得了么？”

淡淡笑了，金申无痕道：“他们四个都是老江湖了，机敏达练全够，这又不是什么定邦定国的大计，只不过叫他们去踩盘子探消息，如果还办不了，这些年岂不是白混啦？”

金步云也道：“这几个人选很合适，交刃之前的探风摸底，原是必有的配搭行动，却非主将对阵，不必派遣为首的人物前去，否则未免大才小用了……”

潘得寿道：“我相信他们会把事情办得十分妥当，只是仍要再加叮咛，千万谨慎。”

金申无痕道：“这是一定的，最好他们能够不露行迹，便完成任务，切忌打草惊蛇，凭白叫敌逆起了戒心！”

站起身来，潘得寿道：“我去吩咐他们早做准备。”

在潘得寿离去之后，金申无痕又加重语气道：“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人不得擅离此洞，没事的多歇着养精蓄锐，劳神耗力的消遣绝对禁止，喝酒也不可以，大家且把力气省足，赶到明晚上给敌逆那边彻底热闹热闹！”

咽了口唾沫，申无忌道：“不喝酒闷得慌，横竖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这条禁令，我看不大切合现况吧？”

金申无痕一言不发，拂袖而起，金步云瞅着申无忌，似笑非笑的道：“你这可不是猪八戒照镜子？”

于是，大伙儿又笑了，那原来带着些冷凝的气氛，这一刻总算消融了不少——血战之前，放轻松点，理该是不会错的……

四十七、短兵初接

骆大宏、赵琦这一组，与阮二、公孙向月的一组，都在三更之后平安回来，霜月满天，他们也似带着一身的冷露阴潮；进入洞中之后，每个人的脸上全有着僵凝的沉重。

四个人带回来的消息几乎是相同的，总括起来的要点是：

——“金家楼”内外一片刁斗森严，而所看到的敌逆所属，皆已改换了服饰，他们不再是以前的黑巾黑衣白色密扣，也不再配用“金家楼”儿郎的制式兵刃“双刀斧”及角柄短刀，那些人现在的穿着乃是一式黄色劲装，携带的家伙亦改成了朴刀，真乃名符其实的“易帜”了。

——“金家楼”内外灯火极少，似是有意施行管制，但在一片沉暗中，却时见人影闪晃，更鼓口令之声不绝，在这种情形下，难以辨清对方的首要份子及高层人物置身何处，或是正在进行何种勾当。

——除了可以确信一干易服之辈已属单慎独个人控制之基层武力外，尚另有其他身着杂色异形服裳人物出现，可见仍有外路江湖朋友留驻。

——“大金楼”遭致烟熏大火之后，仍旧一如原样，并未加以修缮。

——敌逆首要如单慎独、向敢、尤奴奴、谷浩然、唐丹、庄昭及茅小川等人，皆未露面。

——对方是否另曾添补帮手，邀请臂助，实情不明。

灯下，以金申无痕为首，大伙全聚在一起，细细研判他们四个人所带回来的情报，但显然的，都有些失望与疑虑。

卓敬首先开口道：“楼主，他们同个去了这一趟，和不去差不多，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比如叛逆方面有什么新的计谋，是否尚增添了帮手，对我们可能采取的行动等等全未探悉，光是传回这些鸡毛蒜皮，我实在看不出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金申无痕低沉的道：“内容是不算丰富，但也未必全无帮助；老四，你要体谅他们的难处，他们此去乃是暗中刺探敌情，不能明着进出，也不使用暴力达成目的，他们奉命隐密行事，不得打草惊蛇，有这层限制，自然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

体魄修伟，有如半座铁塔般的“牌刀锥甲”骆大宏，宽长的脸膛上浮现着一抹愧疚不安之色，他搓着一双大手道：“回禀四当家，在行动之中，本来我是想暗里弄走他们两个人加以盘问，却又怕因此惊动了敌逆，万一弄巧成拙，漏了形底，我哪里担得起这个责任？”

阮二也小心翼翼的道：“黑夜里视线不良，对方戒备又严，我亦曾有过这个主意，只是想挑个像样的下手，偏偏望着幢幢人影晃来晃去，就是看不清，也看不到对方某个上得了台盘的角儿出现……”

金申无痕摆摆手，道：“不怪你们，在这种限制之下，就算我亲自前去，也不见得能有比你们更好的成绩。”

几句话一说，其他想要开腔议论的人也都闭口不言了；金申无痕又接着道：“对他们几个所探悉的消息，各位有何高见？”

沉默片刻之后，费云平静的道：“显而易见的是，单慎独业已在这一个多月里建立了规制，组织起他可以直接调遣的一支武力，另外，他尚保留着那批帮他打江山的牛鬼蛇神在左右——也就是说，他正在全力防备我们！”

点点头，金申无痕道：“不止是在防范我们，我还可以确定，单慎独如

今正挖空心思，倾尽一切力量，要设计找到我们，围歼我们！”

潘得寿重重的道：“看情形，他并不认为已经‘泰山笃定’了，否则，‘大金楼’的损坏，他早就会加以修整装饰，迁入其中沐猴而冠啦！”

易尔宽深思的道：“大司津，这亦可以解释为单逆已有决心和我们周旋到底——不到尘埃落定的一天，他不做安顿之想！”

环眼怒睁，卓敬火爆的道：“事实逼得他非下决心不可，姓单的可尝不明白，即使他有意委屈求全，我们也断不罢休！”

双眉轩昂，申无忌握紧拳头道：“与其等单老二先动手，还不如我们抢在前面，抽冷子给他个下马威再说！”

金申无痕目注展若尘，道：“你的意思呢，若尘？”

一直没有表示过意见的展若尘，这时淡淡的一笑，道：“楼主不是说今晚行动么？我认为这正是时候——我们不清楚对方的‘锦囊妙计’，同样的，对方也不明白我们的‘神里乾坤’，彼此都是硬碰硬撞，在形势上，我们并不吃亏，倒是敌人摆在明处，先落了一截下风！”

申无忌嘿嘿笑道：“不错，敌明我暗，主动业已操在我手了，老弟的看法正是！”

金申无痕道：“好，我们就准备明晚出击！”

展若尘道：“楼主，明晚出击，务须谨慎！”

金申无痕目光炯然的问：“你有什么计划吗？”

展若尘严肃的道：“楼主，敌人虚实如何，我们并不清楚，若只以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敌方实力来说，原可做一场硬战，但万一他们尚有奇兵未出，我们贸然地投入全部人手，很可能就会落入陷阱之中。依浅见，在全面冲突之前，不妨虚张声势，以及施人马诱战，或可借以伏袭对方，或能视敌大小力量作主动进退，总之，我们虽说加添了不少助力，我仍以为前议之策最是适当——伏袭诱杀，各个击破！”

金申无痕果断的道：“我们就这么办！”

卓敬一伸大拇指，钦佩之色溢于言表：“展兄真是心思细密，计划周祥，这样一来，我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果然强似硬撞愣冲，白跟他们玩命！”

拱拱手，展若尘道：“浅薄得很，四当家谬誉了。”

申无忌咧着嘴道：“我们展老弟不但忠义无双，还是文武全才呢，老四，哪像你，不折不扣的老粗一个！”

卓敬不以为意的笑道：“老粗不要紧，好歹能分清善恶正邪，明白什么所该为，什么不该为就成，千万别像我们单二哥那样，满脑子花巧，一肚皮的鬼名堂，弄到天怒人怨的地步，那就不如粗点充当啦……”

金申无痕道：“别扯闲话了，我们先商议正事，明晚行动的程序，人手的分组，任务的搭配，进退的路线等等都是要顶做决定……”

于是，各人更聚了拢些，而声音却低沉了，灯光映出那一堆聚集的人影，好硕大的一团，也是好密不可分的一团……

在“金家楼”的西边，十来里处，有一片丛生着杂草矮树的丘陵地，地形崎岖不平，更呈现着微微的倾斜，一条土路便开在丘陵地的边沿，弯弯曲曲的延伸而去，土路的另一侧，是一条半个的小河，再朝那一面，就是黑压压的松林子了；这里的形势相当狰狞，带着一股子浓重的萧煞与荒荡的意味，附近的人，都称这个地方叫“黑风口”。

金申无痕选定了“黑风口”为首次开市的所在，她希望能在这里痛歼敌

逆——至少，也要给对方一个重重的教训，一次狠狠的惩罚。

要在头一遭发难之际便全数消灭敌人，她也知道不大可能，因此原则上她仍然依照伏袭诱敌，各个击破的决定，但她保留了全力进退，伺机应变的弹性，不论要耗多少功夫，经历多少艰辛，她拿定主意，每一次的行动，都要使敌逆方面得到报应——惨重又血腥的报应！

丘陵地区里，以“火印星君”潘得寿为首，率领“雷”字级二把头“牌刀锥甲”骆大宏、“电”字级大把头“花巾”赵崎、二把头“鸳鸯腿”武升、四把头“大红缨”夏明，以及三十余名手下隐伏布阵。小河另一边的黑松林中，由“无情报”费云指挥，带同“二判官”易尔宽、“矮土地”翁有方，搭配以金步云、申无忌、申无求、申无慕、端良、金淑仪、端吾雄等金申氏族。金申无痕自己及她的“飞龙十卫”——严格算起来，只剩下八卫了——则掩蔽在黑松林与丘陵地中间，土路转角处的一块高地上，以便于居中策应调度。

原本跟随着卓敬的，尚有百余个弟兄，因为都不属于把头级的身份，并无指定的避难处所，卓敬深恐带着他们容易泄漏形迹，一时又不便安置，只有暂且将他们委托给一位朋友——一位开驴马行的朋友照应，百多条大汉开销极大，好在他这位朋友的驴马行规模也大，增加个百来人，等于在生意上增添百来个帮手，闲不着那些伙计们也累不了这位老板。

如此一来，金申无痕可以运用的人手是少了很多，但用兵之道，在质并不在量，对于整个的实力上倒还没有多大影响。展若尘和“金家楼”的四当家卓敬，以及卓敬的两名近卫“黑虎”颜兆、“黄鹰”苏杰等人，没有参予“黑风口”的埋伏，他们乃是担负更重要的任务去了——进行诱敌和试探对方虚实任务，他们将要直入虎穴，如果可能的话，再把那群豺狼虎豹引入“黑风口”这个陷阱中来！

夜色很深很浓，没有星月，远近的景物，全像浸进一团稠稠的黑墨中了。

“金家楼”仍然楼阁比连，亭台耸立，仍然是那一股壮阔的气势，只是却显得较之以前阴沉僵滞了，隐隐中透着杀机，无形里，叫人感受到那种窒压胸口的翳重……

悄无声息的潜近到“金家楼”左侧的一道灰石矮堤之旁，四个人紧挨着蹲伏一起，卓敬伸出头去向四周探视，黑暗中，时见人影闪动，有低促的叱问声偶而响起，远近寥落的灯光，亦经常映炫出那晃动于沉黯间的冷冷刃芒。

压着嗓门，卓敬低下头来道：“敢情真个戒备森严，只道附近的明桩暗卡就在不少，展兄，你看怎么办？”

展若尘轻轻的道：“我们不必过于忌讳什么，四当家，这一趟的目的，就是要引他们伸头出来，更将对方的实力估量明白，一把野火先饶起来，不怕他们不现形！”

点点头，卓敬道：“奶奶的，就是这么说！”

展若尘又道：“我们采取一明一暗，交错出手的方式，也好彼此掩护，留个后步！”

卓敬道：“好，就是这个法子，人手的分配也由你调度一下吧！”

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展若尘毫不犹豫的道：“四当家的与颜兆颜兄是一组，我和苏杰苏兄搭档，四当家认为如何？”

卓敬干脆的道：“全听你的，我他娘是个粗汉，磨刀豁命自信不在人后，若是动脑筋，出点子，就不大灵光了，展兄你文武双全，哪还错得了？”

展若尘低笑道：“四当家高抬——”

卓敬紧了紧身上的家伙，又想起什么似的道：“对了，我说展兄，往后你别张口四当家的长，闭口四当家的短，叫得我怪他娘别扭，直接称我老卓，或是卓老四都行，这样还更透着热络点，至于颜兆苏杰两个小子，你更是冲着名姓吆喝就得，称兄道弟的，岂不折煞这一双混球？！”

展若尘道：“展某人怎敢狂肆至此？”

在展若尘肩头上拍了拍，卓敬道：“不用客气啦，咱们准备着动手吧！”

展若尘道：“容我伏僭越，便先开彩了！”

卓敬道：“展兄谨慎！”

于是，展若尘的身形闪跃——有如一股无形的狂飙卷扬，只是那阵风劲甫起，前面五丈远处，已“吭”“吭”连声的翻倒了好几个人！待到与展若尘搭配行动的“黄鹰”苏杰匆匆跟上，又有三名敌方的守卫者被摆平，这三个都是从树林的隐蔽处摔跌下来的。

暗影里，一个迷惑的声音低促响起：“什么人？”

苏杰猛一拧腰，冷电倏映，一柄宽刃飞刀掷出，那边立时传来一声惨号，飞刀是射中了，不过这声惨号也等于替敌方发出了警讯！另外一株大树上，突然响起清锐的铜哨声，左侧的一片草丛里，也跃出七八条大汉，他们一面挥刀围扑，一面直着嗓门怪叫：“来人啊，有奸细混进来啦！”

“就在石堤的这边，快传信号圈住！”

“大伙并肩子上，别放走一个！”

苏杰冷冷一笑，反抛手，宽刃短刀从那棵大树上钉下一个人来，但见那人手舞足蹈的朝下跌，含在嘴里的哨子犹在拉着尖音不歇。

在苏杰飞刀取敌的同时，正在扑上来的七八名大汉蓦然滚跌翻仆，于他们身体摔转的须臾间隙中，可以看见卓敬那对儿臂般粗细的四尺“雕龙棍”在飞舞挥掣！

一盏盏的灯笼，一只只的火把，十分迅速的燃亮起来，光华映着人影，人影自四面八方往这边奔掠，有的贴地冲来，有的兜风飞腾，刃芒闪烁，步履紧促，却丝毫不见紊乱！

乌油油透着暗蓝色泽的纯钢“雕龙棍”在卓敬手上一掂，他嘿嘿笑道：“兔崽子们来得倒是挺快！”

颜兆的“双刃斧”当胸，一张黑脸上杀气腾腾，显然早已磨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了。

凌空一条人影暴落，尚未沾地，一道森森寒光已直卷卓敬，卓敬脚步猝错，人已绕了一个半弧，左手棍闪电般翻挥，“当”的一记，差点把那人的家伙砸出了手！

连抢带撞，那人踉跄出好几步方才站稳，又惊又怒的急急反过身来——哈，原来竟是“一丈红”莫奇！紧接着，又是三条人影翩然掠至——也都不是外人，他们乃是“沙坪七梟”中的老大谢功、老二胡大贤，以及老么钱烈！莫奇怒凸着一双眼，气冲牛斗的吼：“大胆奸细，该死狂徒，你们可是瞎了眼，疯了心，找碴找到这里来了？这是什么地方，岂容得你这几块料撒野使横？！”

卓敬微昂着脸，傲凛凛的道：“这是什么地方？嘿！真叫稀罕，老子在这地方呆了十来年，却不知道你们这些王八兔子贼又是打哪个鳖洞里钻出来的，居然冲着老子发威卖狠，我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他娘的霉星当头了！”

两只眼珠子更往外突出了，莫奇脸红脖子粗的叫着：“好啊，原来竟是‘金家楼’的遗孽，那老虔婆的余党，釜底游魂，漏网之鱼，正好一并擒拿，斩草除根！”

卓敬不屑的道：“你就省些力气吧，老夫今晚上来，便正是要找你们这干助纣为虐的帮凶一清前帐，不用吆喝，且把狗命给老子交出来！”

“沙坪七泉”的老大谢功冷冷的道：“败兵之将，丧家之犬，尚敢在此大言不惭，看你两人还能张狂到几时！”

此刻，周遭灯火闪耀，恍同白昼，兵刃闪闪生辉，大批人马，早已里三层外三层的，将卓敬与颜兆两个密密围在当中！

卓敬宛若泰山不移，他大马金刀的道：“一干江湖败类，武林宵小，竟也人模人样的充起场面来了，什么他娘的鸡零狗碎，也配与我对仗？呸，我洒你们一头一脸的骚尿！”

莫奇手中的软刃带一挥，振吭吼叫：“少和这厮耗费唇舌，先摆平了才是正经！”

谢功的“鸳鸯双环”微微斜举，狠厉的道：“不要一下子取他的命，叫他零碎罪受够撑足再说——”

“说”字也才只进出谢功的嘴唇，卓敬的双棍暴起，隔着他还有六七步远的那些包围者，立时已脑浆溅飞的横倒了三名！

嘶叫着，莫奇甫一挺进，兜头而来的双棍已似泰山压顶，他慌忙朝一侧扑出，谢功双环辉映，力迎卓敬！

粗壮的身体猛冲向前，卓敬右手棍上翻，力道万钧中，左手棍却猝然波颤如浪，抖出千百棍影，那么严密的封住了谢功四面！

悄不吭声，胡大贤飞跃而起，连人带家伙——两条银枪，怒矢般射向卓敬！

晃闪的棍影猛的向上崩散，仿佛一梨杵棒炸飞，胡大贤拼命缩身弓背，险极躲开，谢功也狼狈不堪的滚地而出。

现在，他们才真个尝试到卓敬的厉害，仁兄弟二位，几乎在甫一照面里，便双双吃了大亏！

卓敬如影随形，双棍呼风唤雨也似卷追，莫奇、谢功、胡大贤，再加上周遭的百余名大汉帮场，依旧被逼得团团打转，连招架之力都显得极其勉强！

“黑虎”颜兆单挑“沙坪七泉”的老幺钱烈，两个人却是势均力敌，彼此狠命的厮杀，看情形一半时还难分出胜负。

隐在暗处的展若尘把全部情形都看在眼里，他不禁眉宇纠结，神色凝重，像是在忧虑着什么……

跟在展若尘身侧的“黄鹰”苏杰，却是笑逐颜开，他低声道：“展爷，我们四当家的绝学还没用出来哩，业已把这几个孙头逼得团团乱转，只要我们四当家一发狠，不出二十招，必定将他们通通收拾干净！”

展若尘视线巡扫，沉沉的道：“情形不太好，苏兄！”

怔了怔，苏兄不解的道：“整个局面已在四当家控制之下，展爷，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对……”

展若尘阴郁的道：“对方老巢一向防守严密，在出现警兆之后，原该好手群集，力加围截才是，眼下却只有几个二三流角色露面顶撑，其中心有诡计！”

苏杰闻言之下，不禁着急的道：“那——展爷，我们该怎么办？”

展若尘道：“我判断他们是在等待四当家的同伙——也就是我们显身，然后再加以围攻，或者逐渐增强对四当家的压力迫使我们显身；另有一个可能，他们说不定已将这附近地区整个暗中封锁住了，打算一步步收紧包围圈子抄出我们来，如此，我们便将失去主动的机会……”

苏杰忙道：“展爷，我们何不先下手杀他个天昏地暗？”

摇摇头，展若尘道：“不要急躁，以静制动，且看对方耍什么把戏，我们再适时应付，一旦时机成熟，我们估察敌人实力如何之后，决定突围抑或引他们到‘黑风口’去！”

苏杰牵肠挂肚的道：“可别把四当家陷住了——”

展若尘静静的道：“这将是我首先顾虑到的事！”

斗场中的热闹，忽然停止下来，卓敬与颜兆背靠背站在一起，莫奇、谢功、胡大贤、钱烈几个却正是喘粗气，出现在他们身边的，又多了三位帮手——展若尘全认得他们，卓敬仍是挺胸突肚，大刺刺的不当一回事：“娘的皮，可又来了好样的啦，你们便放大方点，别这么粘缠，有多少上得了台盘的角色不妨一遭摆出来，看老子我能否通通收下！”

左手里裹着白布，右手竖执大蜡竿的庄昭，口里在讲话，眼睛却朝四周搜视：“卓敬，你不必狂言夸口，今晚上你是来得去不得了，不但是你，你的两个近卫，就连和你们一起来的展若尘也同样脱身不掉！”

面色一僵，卓敬立时火爆的道：“少他娘在那里瞎吹胡擂，老子今晚上来的人可多了，你掂量一下能留得住哪一个？！”

四十八、义无反顾

一丝诡异的笑容浮现在庄昭的唇角，他不紧不慢的道：“你把你们的那点能耐估得太高了，否则，便是将我们这些人看得太过低能，卓敬，你怎么没想到我何以知道你就是卓敬？是前‘金家楼’的四头目？”

卓敬大笑道：“认得出我卓敬的人可是太多了，辽北千里的地盘，但凡在道上混过几天的，有谁不晓得我卓老四？甚至连你们这干叛逆奸党之中，也大有我卓敬昔日的下属在；这也称得上是你们神机妙算成者未卜先知？”

庄昭微微一笑，道：“就算如你所说吧，我们却又如何知道前来骚扰的乃是哪几个人？”

心头一跳，卓敬咆哮道：“你根本就不清楚我们有多少人来此，完全瞎猜胡扯，奶奶的，你是想唬你哪一个爹？！”

庄昭安详的道：“错不了，你们一共只有四个人，你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在这里决一死战，你们乃是打算试探我方实力强弱，然后再引诱我们到一个预先布妥的陷阱中去！”

这一次，卓敬沉不住气了，他吼叫着：“老子们要怎么干全凭老子们高兴，在哪里和你们这批狗操的野种豁上都是一样，既来了就没有往囫圇处想，是好是歹，叩起来看！”

庄昭淡淡的道：“卓敬，俗话说得好，棋差一着，束手束脚，而今你们不但束手束脚，恐怕还要弄到满盘皆输，全军尽没的田地！”

卓敬“呸”了一声，大骂道：“放你娘的屁！”

庄昭缓缓的道：“有关你们的计划、行动，以及布置调遣的过程，我们全都洞若观火，了如指掌，因此我们将计就计，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布置了圈套外的圈套，陷阱中的陷阱，你们已是作茧自缚，插翅难逃了！”

重重一哼，卓敬道：“真他娘说得煞有介事，活神活现，像你目睹耳闻一样，你也未把你们的本领夸张得太玄啦！”

庄昭不愠不火的道：“卓敬，是真是假，你自家心中有数，要不然，再过一会，你也就知道我所说的是否属实了！”

卓敬心里早就在发毛，嘴上却硬：“且看到时候是哪一边鬼哭狼嚎，丢盔弃甲吧，若不杀得你们尸横遍野，血染地赤，就显不出‘金家楼’痛惩逆凶，重惩奸邪的手段！”

眯着一双眼，庄昭道：“你真是粗莽得可笑，无知得可怜，卓敬，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业已自投罗网，身陷绝境？尚不自知大势已去，后退无路，你以为你们还有希望，哪怕是一丝希望？！”

卓敬厉烈的道：“少在那里危言耸听，虚张声势，只看眼前，你们便是在劫难逃！”

庄昭带着嘲笑的语气道：“不知是谁个在劫难逃？卓敬，你该明白，我们用的法子和方法如出一辙，也是伏袭诱杀，各个击破呀！”

顿时全身冰凉，心腔子收紧，卓敬就像被人猛一闷棍打进了黑潭里一样，不但头晕目眩，连呼吸都是那般窒迫了，他犹在咬着牙硬撑：“真正荒唐无稽，谁的战法和你们相似？老实告诉你，我方大批人马，早已掩至附近，只待信号一发，便立时掩杀而至，要把你们刀刀诛尽，个个斩绝！”

哧哧笑了起来，庄昭慢条斯理的道：“那么，你就发出信号吧，我且等着你所谓的‘大批人马’掩杀过来，也好拜领高招，求教一番！”

窒了窒，卓敬手上的“雕龙棍”一横，大吼道：“对付你们这几个草包，犯不着如此劳师动众，只我卓老四一人，也照样叫你们人仰马翻，鸡飞狗跳！”

庄昭平静得带着一股阴沉的道：“不用再充下去了，卓敬，恐怕你的信号传不到‘黑风口’吧？”

猛的一震，卓敬面孔肌肉随即扭曲，双眼暴睁，挫牙如磨，他模样狰狞残怖无比的狂叫：“杀千刀的畜牲，是哪一天打雷劈的孽种出卖了我们？”

庄昭漠然道：“到了时候，你自会知道，卓敬，我方先机已制，胜券在握，你们还不束手就缚，犹要做那困兽之斗么？”

卓敬瞪眼如铃，额头青筋挣起，一张黑脸涨成了赭赤：“束手就擒？我操你的十八代祖宗，你做得好梦；准备着垫背吧，就是我们几个，也足够搅你们一场血肉漫天！”

庄昭摇摇头道：“这样毫无意义的蛮干，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岂非太过愚昧，太过不识时务！”

双棍交击，火花四溅中其声铿锵，卓敬石破天惊的道：“搏战之前，何敢断言鹿死谁手？先机已制，胜券在握，也只是你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毫无足凭，未到最后结果分晓，孰胜孰败犹在未定之天，我方上下一心，人人用命，你们就算事先得悉了一些什么，亦不够做为吃定的依恃！”

庄昭神色凝重的道：“在这里，我们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端候列位投入，‘黑风口’那边，我们也早就调遣了大批好手，众多人马，预备奇袭伏杀，我们所安排的实力绝对优于你们，强过你们；况且我们业已切实掌握敌情，明白你们的动态及打算，知己知彼，自古以来便是百战不殆的，卓敬，你们不用奢望会有奇迹出现了！”

卓敬叫道：“老子不指望奇迹，老子但凭这对五十斤重的‘雕龙棍’来裂骨碎头，与尔等一决生死！”

大蜡竿在手上微微转动，庄昭沉沉的道：“真是执迷不悟……”

卓敬火辣的道：“你他娘马上就会知道，到底是哪一个龟孙王八蛋执迷不悟！”

铁桨蓦飞，聂双浪身形暴进，叱喝道：“先砸扁你这个大胆狂夫！”

卓敬半步不退，双棍猝翻，棍影连串排闪中，他大吼道：“去你娘的那条腿！”

聂双浪也真是听话，在纵横卷舞的强劲棍影里，他急忙缩头弓身，人已往后倒窜七步。

于是，那条淡淡的白影自空斜落，一弹之下，又转换了另一个怪异的角度扫击过来——

不同的攻击，却是在同一个时间完成！

卓敬双棍闪掣，分拒上下，那么准又那么快，“砰”“砰”两响，便把庄昭的大蜡竿后截出去！

“黑秀才”茅小川一向是抽冷子打暗算的行家，这一刹那，他闷不吭声的由一侧斜闪而上，两点钢刺就像毒蛇的一对眼睛，青森碧寒的扎向卓敬腰肋。

连眼皮子也没抬一下，卓敬身形半回，左手棍横、挑、崩、打，四个动作一气呵成，一根钢棍便仿佛陡然变为四根，又采取了四种不同的打法同时反袭，茅小川不敢硬接，双脚交错，滑溜溜的转开！

现在，庄昭、聂双浪、莫奇、谢功等四个人又扑了上来，加上茅小川，

是五对一之比，他们五个人以庄昭为主力，其他四人为辅，围着卓敬狠攻猛打，总算暂时把场面稳定下来。

“沙坪七梟”中的胡大贤、钱烈两个，便挑上了“黑虎”颜兆，三个人拼杀做一团，在这种情况下，对颜兆来说，却未免吃重了……

青莹莹的光，赤毒毒的火，映幻着冷森的刃芒，冰亮的锋口，映幻着翻腾的人影，扑击中的叠乱交舞的形像，隐隐里，便泛着血腥，透着凄厉了。展若尘表情阴郁，双目冷凝，唇角在不住抽搐，他却没有任何举动！

伏在展若尘一边的“黄鹰”苏杰可是憋不住了，他的一张黄脸越发黄得有如涂蜡，满头的冷汗，连嗓门都控制不住有些颤抖：“展爷……看样我们是被人卖了，我们之中一定尚有对方的奸细潜伏着……”

展若尘点点头，没有出声。

抹了把冷湿粘腻的汗水，苏杰又呐呐的道：“我看，展爷，得想个什么法子应付一下才行，光这么呆着只怕不成，他们是早就做好圈套等着我们朝里伸脖子才对……”

展若尘沉重的道：“先前我已察觉形势不对，却料不到竟已恶劣到这个地步，苏兄，今晚上我们的行动只怕要遭到意外打击！”

苏杰焦躁的道：“该怎么办呢？展爷，只是眼前，四当家他们业已身陷重围，‘黑风口’那边，恐怕也大有变化，我们得立时下定决心，采取行动，迟了一步，两边都要耽误了……”

展若尘镇定逾恒的道：“你不用急，苏兄，此情此景，最忌我们自己先乱了方寸，否则失措之下，更易为敌所乘，你且稳着，我自有计较！”

在裤管上擦拭着手掌，苏杰干咽着唾沫道：“展爷，我认为该先支援四当家与老颜，然后大伙并肩子突围，快马加鞭赶回‘黑风口’去接应老夫人——”

展若尘目光闪闪，寒凛凛的道：“敌逆方面早已得悉我们来潜袭的人数，甚至知道是哪几个人，因此，他们必然已有妥善的安排，预伏下足堪抗衡更且压制我们的力量；苏兄，对方目前出现的人物，断非全部，他们必然还有其他厉害角色隐蔽于侧，专待我们露脸，便可群起而攻，分围合堵！”

震动了一下，苏杰脸色越见灰黄：“那……展爷，如此说来，我们岂不是通通坠入敌方的陷阱中了？环环相套，愣是牵着我们的鼻子打转？”

展若尘阴晦的道：“一点不错，两军交兵，那泄密漏底的一方，便往往是这样的结果，处处受制，步步失着，被敌方操弄于股掌之上！”

苏杰一咬牙咯噔一声，痛恨道：“该死的奸细，无心无肝的畜牲，是谁亏待了他，薄待了他？竟做出这种灭绝天良，无情无义的事来？！我若找得出那个杀才，要不将他生生啖啖，我他娘就不叫人生父母养的！”

轻拍苏杰肩头，展若尘静静的道：“无须激动，苏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谁出卖了我们，迟早也会知道，但这是以后的事，目前，我们该有个打算了！”

苏杰无所适从的道：“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展爷，亮出相去十成十的会被对方圈住，又不能弃四当家他们于敌围中而不顾，‘黑风口’老夫人那边只怕警兆早现，也急须我们回去援手，这节骨眼上，实在叫人进退两难……”

展若尘道：“没有什么难的，苏兄，一步接着一步，往前做也就是了！”

苏杰忙问：“想是展爷心中已有计较？”

展若尘道：“无所谓计较，形势相逼，非这样干不可，苏兄，我们绝对不能就此退走，任令四当家他们陷入危难，我们必须会同一处，合力突围！”

苏杰迷惘的道：“如果这样做，岂不是自投罗网，正遂敌愿，连我们也一起遭困了！”

展若尘在黑暗中的双目闪闪发光，他低沉的道：“照道理说，我们原该悄然退去，先向楼主示警或者支援，因为那边是主力所在，重点投置，然而，我自愧不是一个理智重于情感，易衡急缓得失之人，我狠不下心去成全大我，牺牲小我！”

苏杰殷切的道：“展爷的意思是？”

展若尘平淡的道：“即使冒着同遭凶厄之险，也要与四当家他们共生死，同进退；幸得破围，立援楼主，不幸受难，好歹也落个仁尽义至，如有人骂我不识大体，亦只好认了……”

苏杰振奋中加上无限感激的道：“展爷，你老大义凛然，豪气干云，我这里就替四当家向你叩恩——”

一伸手，展若尘道：“此时何时？你又令我怎堪承受？！”

接着，他稍稍长身道：“你记住，苏兄，我先往外扑，待我打出信号——也就是啸吼一声——你再跟着来，一前一后，也好有个接应！”

怔了怔，苏杰急道：“难道不是一起上？展爷，万一你忘记发出信号呢？”

展若尘微笑道：“我不会忘的，设若在我动手之后的盏茶时分里，尚未发出要你连攻的信号，你就马上离开，要十分迅速，十分谨慎的马上离开！”

苏杰争论着道：“展爷，我不能就这么走，这，这简直是耍狗熊，扮弄种嘛，展爷你要的仁尽义至，我比不上展爷你，但最少这张脸还得留着，一口气尚得存在，你们个个豁死拼命，我若安安稳稳的回去了，却拿什么去见人？”

展若尘温和的道：“你误解我的意思了，苏兄，我暂且不要你现身，并没有丝毫轻看之心，我主要是借此片刻，衡度敌方实力的深浅——如果加上你的帮助，我们能有转机，届时自会召你支援，设若多一个你也同样无补于大势，又何必非要你垫底不可？苏兄，你我皆不畏虎，却须死得有价值！”

苏杰惶恐的道：“展爷，我宁肯陪你们一起上路，也不愿脚下抹油开溜，不管有多大个道理在，叫我自家抽身，我是决计办不到！”

叹了口气，展若尘道：“便是要你退走，也不是叫你苟安偷生，乃是希望你即时前往‘黑风口’向楼主他们传警，或是加入那一边的拼战，苏兄，现在你可明白了！”

勉强的点点头，苏杰道：“展爷坚持如此，我也只好遵谕行事了。”

展若尘道：“此刻还不一定要苏兄离去，且待此时，听我信号行动！”

舐舐嘴唇，苏杰涩涩的道：“展爷，一盏茶的时光，可是快得很呐。”

笑了笑，展若尘道：“我明白！”

“白”字还刚刚在苏杰耳边缭绕，展若尘的身形已冲上树顶，在枝叶的震响颤晃中，他已有如一头鹰隼般扑向外面的战圈！

兜着风声的是衣袖，是身体破空的气流波动，他来得是那样快，当第一个敌人的视线触及了他，围着卓敬的五名高手已有四个被莫名其妙的逼退——

只有“指西竿”庄昭封住他的头一波攻势！

满头大汗的卓敬，一看到展若尘现身来援，不但没有半点兴奋振发之色，

反而又是懊恼，又是惊急的大吼：“展兄，你，你还卷进来做什？”

倏然闪过庄昭的六次反击，展若尘平静的道：“我们原是一档的，四当家！”

豁力拒抗着重新卷上来的茅小川、聂双浪、莫奇与谢功四个，卓敬的双棍挥舞如风旋雨骤，他恼恨得一张脸都胀成紫红：“天爷，这是什么辰光了，你却还顾着这点不值一顾的义气？该以大局为重呀，展兄！”

“我不能抛下你们，四当家！”

额头上浮凸着青筋，双目圆睁透赤，卓敬一轮猛打快攻又逼得他的四名对手鸡飞狗跳，纵横扫扑中，他暴烈的叫：“这是个圈套，是个陷坑，展兄，你莫非还不知道？他们早就等着我们朝里跳啦，你这一来，岂不是自投罗网，大伙全栽做一堆？！”

展若尘刀弹刃闪，硬是不让竿长势猛的庄昭逼退一步，目光冷凛得宛如两抹寒电，他坚毅的道：“便是栽做一堆我也心安，何况还不见得就是这么个下场！”

卓敬大吼：“对方早就伏下人手端等着安放我们啦！”

森森的青辉反映着展若尘同样泛青的面容，他冷硬的道：“也要看那些角色有没有安排我们的能耐，四当家，你我全不是叫人唬着混出来的，命便现成摆着，看他们谁拿得去！”

卓敬双棍挥展，硬生生砸出莫奇的软钢带以及茅小川的点钢刺，他咕哝着道：“话这样说是不错，问题是你大可不必愣闯进来替我两个垫底……”

展若尘的那抹笑意十分阴沉，他道：“业已是闯进来了，四当家！”

大蜡竿挑弹抖扫，劲风卷荡，庄昭稳练如恒：“展若尘，你还有一个人呢？怎不一起出来凑合着热闹热闹！”

展若尘一面拆拒，边闲闲的道：“真想一网打尽么？”

庄昭的蜡竿斜挥横挑，不只是一条孤伶伶的竿影，更像是挥展着一面大旗——一面白色的，用光与影连贯凝结的大旗；他微笑着道：“从开始，列位已注定是这样的结局了——全军覆灭的结局！”

展若尘身形翻腾，低促的向卓敬招呼：“四当家，不必缠战，我们朝外冲——”

卓敬轻轻点头：“带刀逛窑子，豁起来看！”

大蜡竿又如一条怪蛇般颤抖着，扭动着，挟着强猛的劲力罩到，展若尘却猝然怒也似的向一侧窜出，几乎在同一时间，漫天的冷芒晶雨，便如此凌厉又密集的喷向正在合攻颜兆的那两位，“沙坪七泉”中的胡大贤及钱烈！

尖锐的绽帛之声是由刃锋割裂空气所引起的，然而这样凄厉的声响却不只是刺激着人们的耳膜而已，它像一只无形的魔手在攫扯着人心，在拨动着人的神魂，那一蓬炫目的光，一把耀眼的亮，透着寒森，泛着冷峭，就在突现的一刹那间便诅咒似的洒落！

“沙坪七泉”的这两位朋友，当他们骇然惊觉他们已经遭受到来自对手以外的攻击时，这攻击早就铸成了不移的事实，胡大贤的一对银枪急速飞舞，人却往斜刺里拼命奔跃，口中怪叫：“老六快躲——”

钱烈手上的那双短剑甫始与颜兆的家伙对击，不等他的兄弟提出警告，他已在双剑回荡下扑地翻滚。

芒雨炫洒于瞬息，任是胡大贤和钱烈两个逃得够快，也各在肩背处挂了好几道彩，而颜兆却已脱出战圈，迅速往外冲扑。

双剑猛挥，钱烈狂吼道：“瓮中之鳖，朝哪里逃？！”

由一侧斜截过去，胡大贤也在怒喝：“堵住他，快堵住他——”

展若尘的一轮刀芒解脱了颜兆之困，大旋身，暴磕随后挥来的大蜡竿，卓敬的一对钢棍子也突破了其他四名敌人的阵势，腾起空中：“展兄，撤！”

三个人几乎并肩相连，有若三头出柙之虎般冲至外圈的敌阵，围立于四周的那些汉子们叱喝连声，刀枪并举，还真个是硬拦硬阻，卓敬棍飞如杵，“嗖”“嗖”“嗖”便砸翻了七八个，展若尘的“霜月刀”伸缩闪掣，一十二位兄的胸比赛般喷溅着血箭，鬼哭狼嚎的滚跌了一地！

颜兆不甘落后，他斜跃翻腾，双刃斧起落劈斩，三条汉子打着旋转往外倒，颜兆猛一长身，反手斧，又磕飞了一柄朴刀，他的双腿连弹，眼看着又一个敌人四仰八叉的翻仆，这刹那间，颜兆的豪情顿炽，雄心大发，他差点就不想撤身了！

展若尘目光回扫，低叱道：“颜兄快走，不可恋战！”

答应一声，颜兆紧跟着向展若尘这边靠近，但是，却在仅仅距离数步之缝的位置，一条身影自人丛中切出，蓦地截住了他！

“该死的东西！”

大骂一声，颜兆的双叉斧横砍上削，同时飞起一脚，蹴向那人小腹——在颜兆的想法里，这个胆上生毛的小角色十足是死定了！然而，颜兆错了，只在须臾间他便知道错了，省悟甚至是在那阵骤然的痛苦之后——

对方左手暴翻，已夺了他的兵器更劈断了他踢出的足踝，当颜兆还来不及收身换式，那人的右手已将他震兜上半空！

猩赤的鲜血随着胸骨的碎裂被挤出了口腔，颜兆压制不住那一声带着呼吸的闷噪，他只觉得天地是一片黑，而他却是那般无助的向黑暗中坠落。

这猝生之变，连展若尘也大吃一惊，他正待扑回施援，围在周遭的人群里，有一个脱帛而出，黄烁烁的一抹金光，罩顶流射，而另一阵强烈的劲道，亦由下向上，反卷过来！

“霜月刀”凝成半弧，飙然朝四边扩展，寒气森森，有如半圈蒙蒙的烟雾漾聚，袭来的敌势，在一刹里已被生生逼出！

丈许外，卓敬已陷入对方的挟击之中，一条双头带钩的巨号铁扁担，两付盾刀合缠着他，顿时将他直前无阻的锐势挫住了！

展若尘很快便明白了敌人的诡计，这却是一条多么歹毒阴狠的诡计——

他们安排的好手，并非预伏在别处，而是早就杂在人群中了，这些人不但参予实际的包围行动，从头至尾便守紧了现场，更且能在混乱里奇袭，乘对方不备之际暗算，谁会料到在一干身手平凡的小角色当中，竟有突如其来的硬把子？！

卓敬正在气冲牛斗的大吼：“我们又上当了，展兄，那些天杀的野种，居然就夹杂在眼前他们的爪牙群中！”

展若尘双目闪动，冷澈阴寒，他的“霜月刀”吐射着莹莹的青焰，舒卷隐现于不可言喻的快速里：“看他们还有什么把戏耍，四当家，我们稳着就是！”

一个粗浊又沙哑，听不出是男是女的腔调，那么沉缓又慑人心魄的响了起来：“正面豁命的朝前圈，摇旗呐喊的往后靠，别杂在一起碍事！”

猛退六步，展若尘目注那说话的人，一点不错，正是尤奴奴，“扫天星”尤奴奴！

这时，卓敬也迅速移了过来、与展若尘并立一处，攻击者更没有紧紧追逼，他们在匆忙调换着位置，抢布着阵势，人影晃动间，却有着恁般悚慄又冷酷的气息，恁般透着浓重血腥的气息……

压着嗓门，卓敬语声翳重，“情况不大好，展兄，我看今晚上怕要弄得下不了台……”

展若尘平板的道：“走一步算一步，尽力而为吧，栽了是他们的，不栽是我们的，没到最后关头，谁也拿不得准！”

四十九、仇胜于血

赤红中跳窜着青绿的火苗子，便在不时爆起的“劈啪”声响里映照出中间这块空地，火把围成一个大圆，围着展若尘与卓敬，也围住了尤奴奴、唐丹、谷浩然、宝心泉、苏长福、苏长贵，更围住了庄昭、茅小川、聂双浪，莫奇，与“沙坪七泉”兄弟三个。

尤奴奴的形状十分惨澹，然而，却是那种怨毒的惨澹，仇恨的惨澹，愤怒的惨澹；这些日子来，她显然憔悴了不少，也苍老了不少，高大的躯体似乎微见佝偻，原本光滑的皮肤也粗糙了许多，她那张又黑又大的脸孔上，以前是找不着皱纹的，现在却有了褶皱交叠的阴影，双颊也有些松弛的往下垂挂，瞎了的一只眼上贴着一块红心膏药，没瞎的那只眼透着赤漓漓的血光——

仿佛一头垂死的母兽在瞪视着伤害它的仇敌那样的形色，似已蕴聚了天地间全部的仇恨于一瞳之中。

虚飘飘晃着一只左袖的“双绝剑”唐丹，这“双绝”是再也“双”不起来了，他手拄那柄泛着黄澄澄光华的长剑，瞋目切齿，面孔扭曲，那模样恨不能将展若尘生啖下去！

在片刻的僵寂之后，尤奴奴迈着大步踏上前来，面对着展若尘，她站住了，独目中宛如喷着一团火，一团恶毒的火：“你终于又和我碰上了，展若尘，这段日子来，我几乎是急疯了心的等待着这一天，我也思忖过千百次——我该如何来整治你！”

展若尘冷漠的道：“随你如何整治我都行，但首先你要解决一个问题，你能把我摆布得这般熨贴么？”

尤奴奴缓缓的道：“这一次，你不会再有上一遭的好运道了，展若尘，侥幸是不能过份奢求的！”

淡淡一笑，展若尘道：“要你一只眼的人该不是迷信侥幸之辈，尤奴奴，并非每一个有好运道的人都能取你一只眼睛！”

深深吸了口气，尤奴奴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你知道我对你有什么打算吗？”

展若尘道：“我不知道，但至少我明白你的打算乃是异常刻毒又残酷的！”

尤奴奴痛哑的道：“首先，我不会让你死，展若尘，我会叫你体验一下生不如死的滋味，我将令你渴盼死亡犹不可得，你会发觉，连冀求生命的终结竟都是那般的艰难！”

展若尘平静的道：“你很武断，尤奴奴，奈何我们之间的纠葛却不是仅凭你的武断便可决定了事！”

独目中掠过一抹痉挛，尤奴奴沙哑的道：“我的一只眼，展若尘，不只是这只眼的损失而已，我大半生的威信，大半生的尊严，大半生的声名，便会随着瞎只眼叫你挑到地下了，你是个理该凌迟寸磔的畜牲，是个卑鄙阴毒的蠢贼，展若尘，我会不顾一切后果的来报复你，有生之日，再没有比湔雪此恨更重要的事了！”

点点头，展若尘道：“我非常了解，尤奴奴，因此你也必须了解，我将倾力自卫，而自卫的延伸，恐怕就免不了对我的敌对者造成伤害！”

喉咙里响起一阵兽性的闷噪，尤奴奴阴毒的道：“你就竭力而为吧，否则，你这一辈子就再没有自卫的机会与能耐了……”

打量着尤奴奴，卓敬突然厉烈的道：“姓尤的老婆子，方才可是你暗算了我那手下？”

尤奴奴冷森森的道：“对付那种半调子货，我尤大奶奶还用得着‘暗算’？明枪对仗，犹如宰狗，下一头，就是你这畜牲了！”

勃然大怒，卓敬吼道：“老妖怪，老娼妇，我若不拿你一条命垫我手下的棺材，我就算是众人生养的！”

不屑的一扬脸，尤奴奴道：“卓敬，你好歹省点力气吧，你们居然还打算有口棺材，全尸入土？呸，梦也不要梦，你和展若尘，全是分剜碎削的命，不过只是分个迟早而已！”

卓敬瞋目如铃，粗暴的叫：“你试试看，老婆子，试试我们谁先送谁上路？展若尘能剜你一只眼，我姓卓的莫非就剜不掉你另一只？”

大叫一声，尤奴奴形色恶至极的尖叫：“我‘扫天星’尤奴奴只是一个白痴，一个疯癫，一个残废的驴心肺，你且等着，我这一只眼，便要你和展若尘的两只招子赔补！”

卓敬反顶上来，哇哇怪吼：“你要我们两只招子！行，只要你有本事拿得去，别说四只眼珠，我们两条命也一齐奉送，尤奴奴，你倒是上来伸伸手呀！”

尤奴奴忽然又磔磔笑了，她环视周遭，高声的道：“我告诉你们，今晚上大伙全得给我发死力摆平这两个杂种，要是走掉任何一个，我不剥你们的皮就不姓尤！”

干咳一声，唐丹接口道：“前辈放心，别说有单当家的谕令，前辈你的交待，光冲着这条左臂，也得死活豁上这一遭！”

“铁钩扁担”宝心泉跟着道：“唐老弟说得是，我们连肉带骨，叫这干杀胚片掉了不少，旧恨未消，新仇又起，如何能让人消咽？今晚不灭此凶顽，更待何时？！”

尤奴奴火辣的道：“话已摆明了，对仗的辰光就记着往上挺，哪一个敢退半步，莫怪我尤大奶奶手下无情，立斩阵前！”

“铁桨横三江”聂双浪大声道：“前辈你宽心吧，血债血偿，我们之中，任是何人也与他两个结有深仇，便是前辈不说，也没有那甘心朝后让的，有前辈助阵，谁不想借此良机一泄郁恨，湔雪前耻！”

尤奴奴厉声道：“给我朝死处干，绝处宰，留下展若尘的活口，那卓敬先卸成八块，再抛到荒野喂狗！”

“呸”了一声，卓敬恶狠狠的道：“别在那里穷他娘的吆喝，唬得住你那个亲爹爹活神活现，就像你们吃定了一样，老婊子，有种就上，净练嘴皮子只落个白搭加丢人！”

尤奴奴目注卓敬，凶悍的道：“今晚上第一个就是你，卓敬，你满脸死气，时辰就要到了！”

狂笑一声，卓敬道：“却得劳你这老娼妇来送终，否则我又怎生舍得上道！”

一侧，唐丹望着天色道：“前辈，差不多了，现在动手，正好与‘黑风口’那边的行动配合得上……”

展若尘轻扯身边的卓敬，悄声道：“四当家，记住不可恋战，不能缠斗，时机一到，该走即走，千万别叫意气或怒气蒙蔽了心智，那就大大的失策了！”

卓敬微微颌首，低促的道：“我省得，大局为重，我是故意嚷嚷，且将

他们的三昧真火激起再说！”

展若尘审慎的道：“只要你沉得住气就行，四当家，莫忘了楼主那边更需要我们！”

“雕龙棍”交叉身前，卓敬道：“我心里有数——”

双眼中闪起一抹赤毒毒的光芒，他又咬着牙道：“那老婆子，尤奴奴，却不能就这么容易轻放过她，颜兆跟了我十二年，是我贴身的人，十二年来，便无功劳，也有苦劳，如今一条命送在那老婆子手上，我说什么也得替颜兆收回点本钿来，否则，颜兆不瞑目，我更是五内难安！”

展若尘静静的道：“是你说的，四当家，大局为重。”

卓敬道：“干起来再看吧！”

此刻，尤奴奴又是双臂环胸，昂然卓立如山，她重重的道：“是时候了，并肩子抄上！”

“双绝剑”唐凡首先动作，他那仅存一口的金剑平伸上扬，朵朵金灿灿的剑花散发翩舞，剑刃却“嗡”然一颤，居中直刺展若尘！

展若尘没有移动分毫，一边，卓敬的右手棍，“呼”声横砸，“当”的一记便将唐凡的金剑震斜三尺！于是，“黑秀才”茅小川一闪而上，点钢刺穿缩吞吐，急罩卓敬，莫奇、聂双浪、谢功、胡大贤、钱烈五人也齐拥而至！

尤奴奴当然是选定了展若尘为她扑击的目标，她甫一出手，展若尘立时发觉这个女魔头又变了花样，她改执着另一种兵刃，一种简单的，却极其有效的兵刃——六尺烂银长矛！

矛尖微点，一蓬星芒便兜头卷来，展若尘初初接手，即已感到尤奴奴，在这杆家伙的修为上深具功力，断不比她在别种武器上的造诣稍浅！

略略晃移，“霜月刀”流掣反拒，光华交映中，尤奴奴大叫：“姓展的，我要一丁一点的挑你的肉，剝出你的五脏六腑！”

展若尘倏忽游掠，刀挥如电，他冷冷的道：“放手过来，不必客气！”

长矛纵横招架，尤奴奴又尖叱：“谷浩然、宝心泉、苏家兄弟，你们还不上来，犹在那里看什么热闹！”

连串弹翻中，展若尘刀芒回旋，破气成啸，他鄙夷的道：“真是什么都不要了，尤奴奴，包括你的人格尊严！”

尤奴奴双手握矛，点、戳、挑、打，银光赛雪，卷舞扬飞：“只要将你摆平，姓展的，我一切手段在所不顾！”

“落鹰掌”谷浩然身形骤动，掌势削厉的涌袭激荡，而“毒昆仲”兄弟苏长福、苏长贵更是一副拼命三郎的架子，两人的皮质与砍刀滚地滚闪，悍不畏死的朝中宫硬逼！

人高马大的宝心泉亦不甘落败，巨长的铁钩扁担猛挥狠打，挟着万钧之力攻向展若尘，一刹间，便已是五对一的局面，尚且是如此五个拔尖的好手！

展若尘的压力非常沉重，沉重到已难以负荷，最令他受到威胁的，自然是尤奴奴；但是，谷浩然的强劲掌功，宝心泉的泼风扁担，加上苏家兄弟的狠不要命，汇集起来，亦是一股窒人的重迫！他明白，事情是不会有较佳的结局了，形势的艰险凶危如此，甚至想落个全身而退都有困难，在恁般的如虎乱阵中，在恁般铁铸的深仇大恨里，除了豁死一拼，没有第二种方法，他只希望能够拼出一条活命去，而这条命将带着多大的残缺，则是他想也不敢想的事了……

另一边，卓敬的处境亦不比展若尘好上多少，围攻他的八个人，也都是

功夫颇为精湛的角色，这于人以一对一，甚且以二对一，就算来上一半吧，亦不足为虑，但八个一齐上，卓敬就极感吃力了，一粒沙的加重便足以压沉一条船，武功之道，高手相搏理亦近似，这并非一加一合为二的算术之果。

火把的苗焰在伸缩晃动，映亮的不只是刃锋的寒芒，不只是人影的跃腾，更映炫得展若尘的面庞透青，卓敬的大汗满头！

对卓敬形成最大牵扯的，乃是庄昭与唐丹两个，休看他们一个失掉左臂，一个缺了五指，招出易式之间，依然变化莫测，机数蕴含，其他六位亦非庸手，在同心连意，一力制敌的默契下，卓敬的乐子可就大了！

长矛仿佛一条随时可以变形的怪蛇，它在抖直中舒卷，扭曲里回转，它时而矫伸昂扬，时而盘旋绕折，光与影，风与力渗和着，长矛不似一杆长矛，更像一只巫女手中的魔棒了！游掠如飞的尤奴奴粗厉的叫着：“你还不认命吗？展若尘，今晚上你以为尚有任何生出的希望？！”

展若尘身法快极的穿走于剑隙矛缝的一发间，他凛烈的道：“待我死透以后，即是认命之时，尤奴奴，眼前还言之过早！”

银矛急刺，尤奴奴怪笑：“别想得美，哪有这么轻易便叫你死透的好事？”

铁钩扁担泼风似的挥舞摸打着，宝心泉扯紧面颊上那块丑恶的，紫红色的长疤怒吼：“你生受着吧，姓展的王八羔子，若不将你零碎卸了，就算我们是吃糟糠长大的！”

“霜月刀”倏而暴出，“咚”“咚”点开了苏家兄弟的赤褐皮肤，展若尘就势斜翻，六十九刀幻成一蓬光雨，又逼退了谷浩然！

“找也不会只找我一个，你们必然明白这乃是无可变异的事实！”

铁钩扁担挟在矛影中同舞，宝心泉直着喉咙咆哮：“黄口小子，张狂匹夫，眼看一个坑就摆在你面前，犹在那里不知死活，胡吹诽谤，且看老夫我如何整治你！”

尤奴奴加紧攻势，狼枭般怖厉的大笑：“我要生啖了你，展若尘，我要割下你的头颅悬于门楣，腌你的躯体于罐缸，剜你的心肝祭奠在我师弟坟前，展若尘，我要分剜你啊……”

展若尘神色冷硬阴沉，如同他的“霜月刀”一般，除了锋利狠酷，毫无七情六欲上的任何反应！

宝心泉大吼：“好杂碎，看你还能咬牙撑到几时！”

旁侧，卓敬双棍风车也似抡转，他气冲牛斗的叫着：“展兄，可不能白搭上，好歹也得连本带利捞个满盆满罐！”

刀走弧环，晶电流灿，展若尘冷沉的道：“他们占不了便宜，四当家！”

卓敬左右双棍同时截开六件兵器，腾掠中跟着叱喝：“该豁上了，展兄！”

昂烈的叫声激扬在寒凛的空气中，“毒昆仲”的老大苏长福倏往上挺，大砍刀暴劈展若尘腰肋，刀背飞翻，硬砸向展若尘胸膛！是的，展若尘明白，该豁上了，时间拖得越久，对他个人，对“黑风口”那边“金家楼”的所属而言，都是一桩大不利的事。

伸臂亮出了他的“霜月刀”，刀刃的现露与他身体的旋转同时展开，巨大的螺影圈着他的躯干，蒙蒙的青白寒气渗着冷焰似的芒彩，又形如宝塔耸立，锋利的刀形虚幻与实质互映，陡然向四面八方冲射、流掣、弹飞。

又是“刃叠浮屠”。

一声长嚎，苏长福的身子突然散开——每一块肉，每一股血，都是向周遭撕裂抛洒，似是骤而卷入一个硕大滚动的刀轮之中，也像是被千百个快刀

在同一时间斩刹支解，一个活生生的大人，便在刹那里成了一堆模糊的血肉！

犀利又在快速运旋的刀锋，遭至切肉豁骨的阻碍时，它的连贯总会多少缓慢一些，尤奴奴早就在等候着这个机会了，在同一阵线的立场来说，这虽是个残忍的，以他人生命为手段的机会，但对尤奴奴，而……

却是一个极其难得又渴望已久的机会。

尤奴奴早已表示过，她将不计一切方式来报复展若尘，现下，她已首次证明了她的决心——长矛飞插于地，尤奴奴便以长矛的矛杆为轴心，整个身体猝然抡旋，快得不及人们瞬目的一刹，展若尘“吭”的一声走出五步，尤奴奴身形闪晃，矛尖弹起，暴挑展若尘双眉额间！

憋着一口翻腾的血气，展若尘的“霜月刀”映过一抹流光，横削斜射，“呛”声火花四溅，硬生生的磕开了尤奴奴这一枪，而苏长贵已双目血红，连人带刀撞了过来！

没有躲让，展若尘“砰”的碰上了皮肤，整个身体倒翻——倒翻的须臾，避开了苏长贵砍刀的挥劈，他的“霜月刀”便也在猝闪之下，七次进出于苏长贵的后背！

赤漓漓的鲜血，幻化做各种不同的，凝现于俄顷的可怖影象，当苏长贵尖噪着凸瞪着眼珠往前仆跌，宝心泉的铁扁担一端已蓦地钩进了展若尘后颈下的肩肉，更将展若尘凌空挑起！

于是，“落鹰掌”谷浩然狞笑着抢进，掌起如飙，猛力劈击向展若尘！

“霜月刀”的焰彩突现，那么寒森又那么凌厉的反刺谷浩然，谷浩然挥掌暴移——

不幸的是，在他移动过去的位置，却已有另一抹锋刃在凝形等候，刀口上所指的角度，所拿捏的关节，真是准确又美妙之极！

谷浩然的掌劲首先震断了展若尘三根肋骨，逼出了展若尘的满口鲜血，他尚来不及有兴奋的反应，冰硬的“霜月刀”业已透过他的胸肌，插入他的心脏！

最后的思想铸在一点——谷浩然迷惘于那两柄“霜月刀”的同时出现，他到死也不明白，展若尘何以会有两把刀？

不错，这便是那招失传的古刀法“幻生两魄”了，超越时空与炫惑视觉的反应，便是这招刀法的精髓所在，还有什么艺业之虚实互合更为诡奇的呢！

捂着胸口往后翻跌，谷浩然那凄厉的喊叫才只颤震于歪扯的唇边，尤奴奴已经鬼魅也似掠至斜侧，她的独目中流露着疯狂的，暴戾的，满足的光焰，银牙宛似长虹贯日，宛似要追回过往千百年逝去的时间，猝射展若尘心窝！

尚在扁担铁钩上悬荡的展若尘，刀刃倏现，只是那么一现，尤奴奴的矛尖“当”的一记便歪到一边，宝心泉吐气开声，振臂抖腕，意图将展若尘抛上半空——弯曲的铁钩绞裂了展若尘肩背上的肌肉，形成血糊糊的一团烂碎窟窿。但是，展若尘却并没有如宝心泉的想像抛空而起，他竟然殒石也般往下坠落——顺着铁扁担的斜举之势落下，那么凉得透心的刀锋，便一下子插进宝心泉的小腹，更在上豁之下将宝心泉杀猪似的开了腔！

暗影中，银虹一道，暮如流光的曳尾旋飞，它是横着旋飞，更似弹蹦，快得无可比拟，有如杵棒，“咔嚓”一声击断了展若尘的左腿胫骨！

是尤奴奴，她把她的银矛当着弯弓弹出，又准又狠，有着人类身手不能相较更且飞快的速度！

展若尘打横摔出，尤奴奴的狂笑声起如鬼啸，而展若尘身子尚未沾地，

同一道碎银也似流光的曳尾旋飞，仿佛是弯弓般弹出，只是，这一次乃是朝着尤奴奴的方向弹了过来！

“咔嚓”一声，尤奴奴的狂笑立即变做了尖长，她往上一跳，又重重跌落，那杆业已扭曲得不成原形的银矛，生生砸断了她的右腿，也是胫骨！曲矛弹飞，果然有着人类身手所不及的速度！

另一个战圈里的卓敬，也在展若尘洒血搏命的过程中付出，以及收回了代价——在他嘶吼着通知展若尘决一死战之后，“沙坪七泉”的老幺钱烈首先被他击脱了双剑，砸了个脑浆迸溅，当他于雷起电掣的接续猛扑下又棍毙胡大贤，唐丹的金剑便已划开，他斜胸一道半尺长的血槽！

展若尘落地滚落，卓敬看得分明，他大吼着奋力震开庄昭的大蜡竿，飞蹴唐丹及茅小川退逼的刹那，人已冲到了展若尘身边！

独脚一挺，展若尘站了起来，满头大汗的卓敬挥棍相护，瞠目大叫：“我们走！”

大蜡竿便在这时横扫而来，卓敬双棍暴翻，硬拒敌势，“一丈红”莫奇的软钢竿匹练般卷射，被展若尘快似石火的一刀激荡开去，茅小川猝进急退，他的点钢刺已在卓敬小腿肚上开了口子！两个人才往外抢出几步，发了狂似的“沙坪七泉”之首谢功已不要命的横身硬截，“铁桨横三江”聂双浪也自一侧夹袭，紧跟着，莫奇、庄昭、唐丹、茅小川又围攻过来！

坐在地下的尤奴奴，努力挣扎着要站起来，她原先受伤的一只眼里渗淌着津津血水，染赤了那帖红心膏药，透湿了那帖红心膏药，她五官歪扭，嘴角沾着白沫，嘶哑又凄厉的嘶吼着：“堵下他们，拦住他们，要是跑掉一个，我便要你们抵数，给我杀，给我狠狠的宰杀啊……”

血迹斑斑，呼吸急促的卓敬棍挥身旋，左卫右突，竭力反拒敌人的猛扑狠攻，他气涌如山的叫着：“你在嚎你娘的什么丧？尤奴奴，你想先噎死你自己捡个现成便宜？别做这等好梦，老子若不亲手刺你，决不罢休！”

双手连连拍地，尤奴奴独目凸出眼眶，宛欲吃人般的向前抓爬：“加劲给我杀，豁命替我宰……断不能叫他们脱身，我磨尖了矛等着吃他们的肉，张大了嘴候着吸他们的血……”

展若尘手臂闪动，刀芒掣掠翻舞，仍是那么准确犀利，于瞬息击砸敌刃，且在间隙里化解敌招，然而，他的一张脸庞，却已因为过度的痛苦泛现了灰白！

卓敬回绕游走，棍飞棍扫，仿若杵连栅排，他喘息着道：“展兄，你还挺得住么？”

一刀砍歪了莫奇的软钢刃带，展若尘低哑的道：“挺得住……”

并肩与展若尘再进数步，卓敬恨声道：“这干龟孙王八蛋好像个个猪八戒吃秤砣——铁了心啦，半步不退，死朝上冲，模样可是透着非战下我们不甘休的味道！”

展若尘连连闪过庄昭与唐丹的袭击，沙哑的道：“如不了他们的愿，四当家！”

咬咬牙，卓敬猛力运展双棍，昂烈的道：“看情形，我们还得再度冒死一冲！”

脸上的肌肉因为过激的运动牵扯着伤口，一下一下痉挛得厉害，展若尘吸着气道：“要在尤奴奴缓过劲来之前——”

缺着两耳，却以一块黑巾齐额斜扎，以掩遮伤丑的“铁桨横三江”聂双

浪，两只沉重铁桨拍打挥击，运力猛攻，一边切着齿叫：“你两个杂种今天死定了，迟早连个全尸也落不下！”

棍走带风，呼啸纵横，卓敬火辣的叱喝：“哦呸，没耳朵的东西，这一遭就要叫你连吃饭的家伙也挪位，残兵败将，犹在逞你哪门子狠？！”

自斜刺里悍然切进，谢功双环上下齐出，怒袭卓敬，他形色狰狞如鬼般嘶哑的号叫：“姓卓的凶手，还我兄弟的命来！”

左手棍居中暴点，右手棍由侧面划过一道半弧，狠砸敌人，卓敬冷锐的道：“就连你也一遭笑纳了吧！”

展若尘单脚着地，“霜月刀”正电掣般连连截开庄昭的大蜡竿与唐丹的金剑，眼角余光瞥视之下，立时急促的向卓敬示警：“四当家，小心他要拼命——”

卓敬的一对钢棍并没有拦阻谢功的直接攻击，他是以快制快，要在对方的兵刃够上位置之前先将敌人放倒，展若尘这一招呼，他依然加速招式的进行，口中冷凛的道：“正合我意——”

“意”字有如一颗冰珠子炸裂，冷脆又生硬，谢功前卫的身形陡然侧旋，双环同时脱手飞掷，晶芒炫映于一刹，这位“沙坪七枭”的老大已骤而狂号着打横抛起——卓敬那由斜侧挥击的钢棍，正沾着浓稠的血渍翻扬！

点戳的左手棍在卓敬手上倏弹，“呛啷”两响，谢功飞掷的“鸳鸯双环”颤跳着俱被磕向远处，就在这瞬息，“黑秀才”茅小川贴地窜入，一对点钢刺暴出，卓敬双棍皆展，不及回招，急切间身躯猛扭，双脚弹蹴，骨骼的断折声清晰可闻，但见两条人影甫合立分，茅小川却是摔滚出去的，更带着满口的鲜血！

喉咙里发出沉渴的呼噜声，卓敬像喝醉酒似的摇晃着，脚步踉跄，但是，一双眼却凸瞪得似欲跳出眼眶！

茅小川那两柄点钢刺全留在他的身上，一柄由小腹往上，穿出右肋，一柄颤巍巍的插在他左大腿胯骨的位置——却不见点滴血迹！

展若尘睹状之下，目眦欲裂，尖厉的大叫：“四当家大蜡竿与金剑又狂风骤雨般卷罩过来，唐丹更在粗厉的叱喝：“报应来了，姓展的！”

像一捆抖开的白锦，“一丈红”莫奇乘隙飞掠，他的软钢刃带长舒如虹，直射卓敬！

惨怖的狂笑，卓敬的神色狞猛之极，他的左手“雕龙棍”倏抛，棍身翻滚，右手的“雕龙棍”已猝砸空中钢棍的尾端，那只钢棍怒矢般流射而出，残酷无比的穿入茅小川背脊——这时，茅小川尚未及从地下挣爬起来！

莫奇的软钢刃带笔直撞向卓敬的胸膛，卓敬的右手棍在挥击出他的左手棍同时，人已冲向射来的刃带——他显然是要与莫奇同归于尽！

昂烈又暗哑的一声叱喝，展若尘自一侧暴扑而到，“霜月刀”的焰彩吞吐炫飞，“呛”“呛”“呛”一连七次硬碰莫奇的软钢刃带，就在莫奇歪斜倒退中，庄昭的大蜡竿已兜肩打了展若尘一个跟头！

卓敬单棍怒挥庄昭，再劈唐丹，全身浴血，状如厉鬼般狂吼：“展兄，我来殿后，你快朝外冲——”

展若尘呛出一口热血，奋力挺跃，只一条腿着地，吃力的喘息着：“不，四当家……我们……一道走！”

五十、舍身取义

沉重的，却挂了单的“雕龙棍”飞挥劈击，再次砸得唐丹的金剑震扬歪斜，再次磕击得莫奇的软钢刃带，颤跳欲坠，卓敬嘶厉的大叫：“到了这步田地……你，你怎么还想不到，展兄，你真要我们两个死做一堆？！”

“铁桨横三江”聂双浪双桨横削，磔磔怪笑：“生死与共才好伴当，你怎忍心使展若尘蒙上那不仁不义的臭名？”

“霜月刀”掠翻刺截于大蜡竿的挥舞之间，展若尘咬着牙道：“四当家，我来掩护你——”

卓敬红着眼，扯歪着嘴巴，呻吟似的吼喝；“我已经是快要死的人，展兄，你还掩护我个卵？你这不是救我，是害了你自己，展兄，你是明白人，事贵从权，不能净朝牛角尖里钻……”

“一丈红”莫奇纵身而起，刃带雪亮旋飞，兜空扫斩，边尖刻的叫：“别推让了，你两个就一遭到阴府应卯吧！”

展若尘手臂暴翻，“霜月刀”斜闪上扬，“呛”的一家伙，莫奇凌空侧滚，险险乎一头栽撞于地！

一步一步往前爬着，尤奴奴犹在那里发了疯般嚎叫：“你们这群酒囊饭袋啊……你们这群不中用的废物，姓展的与姓卓的负伤累累，只剩下半条命了，你们犹且拿不下来？你们还算是叫字号的角色么？丢净你们祖宗八代的面面啦……”

“铁桨横三江”聂双浪奋力扑击，一边嚷着：“前辈放心，对方业已是强弩之末，再也撑不了多久——”

尤奴奴亢厉的吼：“拼死干哪，拿命去换，娘的个熊，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聂双浪心里忍不住在操尤奴奴的血亲，嘴里却吆喝：“就是这话，前辈，我们恁情豁上老命，也要这个龟孙烂在地上！”

被庄昭的大蜡竿震退好几步，卓敬脸色已是黑中透青了，他喘着气，嘴角沾着血沫子：“展兄……我快挺不住了……我求你……求你走……展兄……你走，就算是对我无尽的恩赐了……”

展若尘吃力异常的抗拒着唐丹、莫奇、聂双浪的分合围攻，他冷硬的道：“不……四当家，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脚步踉跄着，卓敬气虚力竭的道：“展兄……你维护我……并无丝毫用处……我自己知道……我是不行了了……你该留着你的命，去救助更多的命……为一个必死的人垫底，却是多么的不值又不智……”

展若尘刀挥如闪，瞬息挥掣，他摇头道：“要走，我们一起走！”

软钢刃带又活蛇也似卷飞而来，卓敬蓦地大吼：“展兄，我为你开道了！”

吼叫声中，卓敬双手握棍，莽牛一样直向莫奇冲去，莫奇手腕暴挫，尖厉的叱叫：“你在找死——”

白刃翻卷，卓敬腰背间汗抛血喷，他却半步不滞，照势猛扑，魂飞胆裂的莫奇慌忙斜窜，同时旋身拖扯刃带，于是，那条刃带便似长帛一般完全裹在卓敬身上——更整个切没入卓敬的肌肉之内！

卓敬像是在突然间变得没有感觉了——没有痛苦的感觉，没有骇惧的感觉，也没有任何足以使他对躯体的幻灭产生反应的感觉。

裹切着莫奇的那条软钢刃带，他快不可言的一头撞上莫奇的腰肋，莫奇

闷吭一声，倒退几步，尚未及有第二个动作，卓敬那只重有二十五斤的“雕龙棍”，已在双手互握下猛力砸烂了莫奇的脑袋！

大蜡竿横闪，“砰”的一声，狠打在卓敬背上，怪的是卓敬居然不倒，背脊倏弓，他长嚎如泣，反身扬臂，一下子挟扯住庄昭的大蜡竿，发出那种不似人声的，惨怖又悲厉的嘶号：“展兄走啊，来世且再论交——”

双目迸流血泪，展若尘心如刀绞，五内皆裂，他单足猛撑，身似怒矢飞射、在聂双浪的铁桨挥截间隙中穿越，刀芒飙现，前面拦阻的三条大汉立时仰跌滚出，四目一瞥，正好看见卓敬挥棍扫翻了五六名扑袭上来的汉子，左臂腋下，犹尚死挟着庄昭的大蜡竿不放！

黄影涌集，刀举枪舞，展若尘身形腾掠，倏起倏落，忽左忽右，“霜月刀”吞吐弹点，寒光如雨溅芒洒，金铁撞响，血似泉喷，在一片鬼哭狼嚎的嚎叫声里，他可真是杀开一条血路，突围而出！

“铁桨横三江”聂双浪虚张声势的往前追了几步，口里故意大声呼叫叱骂，似模似样——其实，便要了他的命，他也不敢独自前去追截展若尘！

“双绝剑”唐丹紧张的瞪着卓敬，一步一步，小心翼翼的往上接近，卓敬双目凸突如铃，面部肌肉完全扭曲得变了原形，他的一排上齿深深切入下唇之内，左腋下死力挟着庄昭的大蜡竿，右手“雕龙棍”斜斜上举，棍上沾染着浓白稠红的浆血，神情在狞猛中透视着无比的狠暴！

庄昭也是双手执着竿尾，全力戒备，他感觉得出对方挟扯竿头那端的劲道是如何坚牢紧实，因此，他半点也不敢稍有松懈！

尤奴奴的一边面颊上沾着灰土，而灰土又被伤眼上淌出的血水流花了，斑斑黑红交杂，形色可怖，她半撑着上身，带着哭腔叫骂：“你们这些吃什么的窝囊废，还不快去把姓展的追回来，光围着这个死人发的哪门子愣？你们是要活活气煞了我啊……”

唐丹干咽着唾沫，握剑的手禁不住微微颤抖，他憋着嗓音道：“前辈，姓展的身受重伤，只剩下一口气，包他跑不了多远……这卓敬虽说已是强弩之末，困兽反噬，最是凶险，我们还是先把彻底解决了再说！”

尤奴奴悍泼的怒叫：“你们倒是快动手啊，净是磨蹭着打转，就能把这姓卓的转断了气？我恨透了，若是我稍移动得了，早就把姓卓的捣成一团肉酱，犯不上劳你们的驾！”

唐丹忙道：“前辈息怒，我们这就将他摆平！”

说话中，唐丹猝然跃身而起，凌空侧旋，金剑如浪如涛，在一波波翩飞流旋的盈盈黄彩里袭卷卓敬！

同时间，庄昭低叱一声，猛力抽竿，人却往一边回掠——卓敬挺立如山，瞪目切齿，不移不动！

突然，庄昭松手弃竿，人往上飞，大斜身，双掌暴起，如削的掌力“噗”声破空，利刃也似冲着唐丹斩削而至！

变起肘腋，唐丹吃惊之下，急速扬剑横翻，弓背朝后倒射。

庄昭落地，默默注视着卓敬，神色中流露着不可掩隐的伤感与悲悼，毫无一丁半点战胜者所应有的那种喜悦或得意之情。

惊魂甫定的唐丹，不由气冲牛斗，哇哇怪叫起来：“庄兄，你这是干什么？怎的竟对我下手？大敌当前，瞬息搏命，开玩笑也不是这种开法……”

缓缓回头，庄昭低沉的道：“势非得已，唐兄，尚请曲予包涵。”

唐丹愤怒的道：“你得给我一个解释，这算哪门子把戏！自己人居然冲

着自己人施辣手，尤其是在这要紧的关头，你莫非是想占我的功？！”

戚然一笑，庄昭阴晦的道：“请莫误会，唐兄，我只要阻止你不要伤害一具尸体——一个禀性忠烈又豪迈的壮士的遗骸。”

呆了呆，唐丹目注卓敬——仍然是咬牙切齿，形色怖厉，右手斜举钢棍的卓敬，他疑惑的道：“你是说——姓卓的已经死了！”

点点头，庄昭沉重的道：“不错，他已经死了！”

谨慎的往前移近，唐丹金剑闪飞，磕击卓敬斜举的钢棍，金铁交响中，卓敬的钢棍紧握如故，但是，人却笔直仆跌在地！

僵立半晌，唐丹不由打了个寒噤，喃喃的道：“老天，人还有这样死法的，我可真是头一次看到……”

庄昭语声喑哑的道：“人有这样的死法，唐兄，那就是当这个人悲愤未泄，壮志不酬，心愿未得了结的时候。”

唐丹又哆嗦了一下，极不自然的道：“娘的，真叫人心里发毛……”

那边，尤奴奴又在叫嚣：“庄昭，你休要在那里表你的仁义道德，管他娘怎么个死法，横竖姓卓的已经是死透了，你却在帮着他领的哪门子赞礼？！娘的，你可别忘了你是哪边的人，任你对姓卓的发些什么慈悲，‘金家楼’的遗孽，也抹不消你欠的这笔帐！”

一扬头，庄昭昂然道：“前辈，我不在乎‘金家楼’那边的人对我怎么想，也不在乎他们对我的仇恨是如何深刻，打加入这桩争斗的开始，我早已明白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形势，前辈，敌我之分是一回事，忠义之道又是一回事，举凡豪壮英烈之士，皆乃可敬可佩之人，而不论此人的立场身份何属！”

尤奴奴大吼：“娘的，你居然敢顶撞我？”

庄昭淡漠的道：“不敢；只是给前辈述明我庄某人的观感与看法而已！”

尤奴奴火爆的道：“庄昭，我现在且和你计较，等我身子方便点，迟早也要叫你知道我尤大奶奶的观感和看法如何！”

庄昭平静的道：“还等着前辈的教训！”

独目圆睁，尤奴奴切齿道：“你个胆上生毛的东西——”

赶紧走上前来，唐丹忙着打圆场：“前辈，眼下不是生气发怒的辰光，那姓展的虽说逃了，谅也逃不了多远，我们是否还得追下去将姓展的再圈回来——”

猛一拍地面，尤奴奴怒叫：“废话，你们早就该去追了，一个个还赖在这里扮什么人熊？快去，通通给我去追，若是追不回来，看我怎么对付你们……”

于是，唐丹立即招集人手，指派任务，在一片纷嚷叱喝声里，在火把映着刃芒的光华炫闪里，大批人马匆匆朝夜暗中出动。

月黑风高的“黑风口”，峭劲的夜风打着唿哨吹刮着，寒凛而急猛，风掠过松梢，发出那种尖锐的呼号声，宛如鬼泣，风触在人脸上，更也恁般刺痛得像似刀剃了。

在这片丛生着杂草矮树的崎岖丘陵地里，“火印星君”潘得寿静静盘膝坐在一处背风的洼坑内，他的外表十分安详镇定，谁也看不出觉不出，他的内心又是如何紧张焦虑。

“雷”字级的二把头“牌刀锥甲”骆大宏伏在洼坑的边沿，目不转睛的朝着土路那边注视着，宽大的脸膛上是一片木然，只有他偶而移换双手兵器的动作，才多少显示出他在这等窒迫的期待中那难以言喻的不安来……

“金家楼”的人手们早已散布在丘陵地的四周，他们全都隐蔽得很好，莫说在这浓稠的夜色中不易察觉他们的存在，即便是大白天里，恐怕也找不出什么可疑的端倪来。

辰光在静默中流逝，也在凝固的煞气中流逝，无论夜是多么的稠厚，寒风是如何的强劲，人心又是多么忐忑，时间总是一段一段的溜走了。

轻咳一声，骆大宏转回头来，低沉的道：“三当家，估量着时刻也该差不多了，怎的却不见丝毫动静？”

闭目盘膝的潘得寿，慢慢睁开双眼，腔调有些暗哑：“许是有了什么意外的耽搁，袭敌诱杀的行动，原本就要临机应变，从权处置，时间上的限制往往不切实际，要在有利的情况下达成目的，就得觅寻那有利的形势才能竟功，早点晚点，不足为异。”

骆大宏皱着眉道：“话这样说是不错，但这么久下来，却一点动静不见，未免叫人耽心；三当家，无论时机如何，形势如何，他们的任务总要执行，而一旦开始动手，便不该毫无反应，我是怕出了纰漏！”

潘得寿缓缓的道：“出纰漏的可能性极大，因为这彻头彻尾就是一桩出纰漏的事，不过，我相信他们应付得了，也能达成拟议中的任务……”

叹了口气，骆大宏道：“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心里不落实，好像……好像有种不祥的预感似的……”

潘得寿严肃的道：“流血搏命，本无祥瑞可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须沉得住气，定得下心，生死之间，求的只是个全义全忠罢了。”

骆大宏苦笑道：“这是不消说的，就这股小闷气，窒迫得人发慌……”

潘得寿道：“稳着点，大宏，想也不须再等多久了。”

随手折了一根枯黄的草梗在嘴里咬着，骆大宏目光飘向土路对面的松林，沉沉的道：“三当家，不知大司律那边是否也等得心焦了？这黑的天，看出去远近全似浸在一团浓墨中，连心里也像被涂黑啦……”

潘得寿道：“大司律他们一定也在着急，但又有什么办法？除了等，也只有等下去，在奉到楼主的新谕令之前，谁亦不准妄动。”

嘴里咬着草梗，骆大宏懒懒的道：“会不会——三当家，我们的人一进去就被对方全坑了？”

潘得寿摇头道：“很不可能，四当家的身手你是见过的，想制住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那展若尘艺业之高，更胜于四当家，有他们两个配搭，再加上颜兆与苏杰为辅，任是敌逆方面阵势如何强大，轻易也占不了他们多大便宜……”

骆大宏道：“就算有个万一吧，至少他们也得捎个信回来才叫允当，情况再是如何糟法，总不至于连传警示危的机会都没有……”

潘得寿道：“所以我认为即使发生什么意外，也不会有多大的凶险。”

此刻，夜暗中响起一阵轻细的窸窣声，是“电”字级的大把头“花巾”赵琦摸了过来，他习惯的扎着他那条有如标记般的黑白锦质花斑头巾，一缩身进了洼坑，低促的开口道：“算时辰四当家与展爷他们该有消息了，如今却毫无动静，此中只怕透着邪，三当家，你看我们是不是请示老夫人一下，预做应变？！”

潘得寿沉吟着道：“你那边可曾发现什么不寻常的迹象？”

赵琦道：“两眼望出去是一片黑，任什么光景也都隐没在那一片浓墨似的黝黑里了，不妥的征候倒是不曾看见，只是照时间上算，仿佛不大对劲！”

潘得寿道：“也罢，赵琦，就麻烦你走上一趟，过去向楼主请示看，她若有什么交待，我们也好依她的吩咐重新布置再做定夺。”

长身而起，赵琦道：“三当家，我这就去，老实说，我可真是憋不住了。”

等赵琦离开之后，骆大宏不禁忧形于色的道：“三当家，事情恐怕出了岔子，这种惶惶不安的感觉，像是有着传染性，我看不但是我，似乎大伙都有着相似的感应！”

潘得寿清癯的面孔是一片阴森森的冷漠，他沉缓的道：“大宏，我业已告诉过你，今晚上的行动，压根就不是一桩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杀戈之内涵便充满了残酷及怖烈，当然没有人会感到清泰和顺，你身为首脑之属，切记要安定自若，如是我们领导者都表露了疑惧犹豫之态，又怎样来要求我们的手下镇定应变，面对强敌？”

骆大宏不由汗颜的道：“三当家教训得是，其实我并非怯虑，主要是觉得情况有异，不能不把我内心的忧疑向三当家禀报，我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正如三当家所言——生死之间，求的乃是个全忠全义而已，为了老夫人，为了‘金家楼’，骆某人一命何足道哉！”

微微颌首，潘得寿道：“体有这样的想法，就不枉‘金家楼’栽培你一场了，大宏，别的休提，且等着为楼主效命，替‘金家楼’尽忠吧！”

骆大宏凛然道：“三当家释念，骆某人誓此一命报效老夫人，报效‘金家楼’！”

低喟一声，潘得寿道：“话已说到这里了，大宏，你可愿听我几句臆测之言？”

骆大宏谨慎的道：“顿候三当家教诲。”

潘得寿沉重的道：“今晚上的情况是不大对，先从实力上说，我们就比不上人家，再自敌情而言，我们又十分隔阂，我们所凭借的，只是一条心，满腔血而已，我坐在这里，你以为我只是调气养神，静待敌逆自投罗网？那就错了，大宏，我是在做全盘的检讨，详细的规算，而越思量就越觉得形势不妙，情态艰危；事到如今，我们的前锋消息不明，业已过了应该发生变异的辰光，这就透着凶险，透着不妥，但是，我们却不可自乱脚步，予敌逆以可乘之机。你要记住，便是钢刀架颈，血流五步，我们身为‘金家楼’的首要之属，也得挺直脊梁，保持住那一口不屈不畏之气！”

神情肃穆又庄严，骆大宏道：

“三当家说得是，我自当谨记不忘！”

潘得寿又道：

“且等着吧，是好是歹，不用多久亦将见分晓了，你要明白，我们乃是为了什么而来，即使情况再坏，也就是整个‘金家楼’的幻灭而已——并不比我们业已遭遇到的事实更差，是吗？”

涩涩的一笑，骆大宏道：

“所差的只有一点，三当家——此番之前，我们尚有重整基业的希望，这次若是失败，大概就再没有恢复旧日风光的可能了！”

潘得寿道：“不一定，大宏，问题是若然失败，我们尚能活出多少人去，又能活出哪些人去！楚虽三分，亡秦必楚，只要一息尚存，便仍有指望，怕的是，活出去的人首先失去了信心，那就完了！”

深思着，骆大宏低沉有力的道：

“三当家，你的话是对的！”

潘得寿悒郁的道：

“且候楼主的指示再说，事到如今，我想，楼主也够忧心的了……”

骆大宏道：“不止是现下的境况不明会使老夫人烦恼，打‘金家楼’开创的那一天起始，老夫人又在什么时节放得心过？而老爷子去得早，少爷又惨遭横死，如今甚至连‘金家楼’的基业也被人刨了去，这种种端端的不幸变故，全在老夫人眼里经过、手上流过；若非老夫人的意志坚强，顶得住煎熬，恐怕早就撑不到如今了，恁般的打击，别说一个妇道人家，就是个大男人，也一样承受不住……”

潘得寿深具同感的道：

“不错，像楼主这样有着无比韧力与耐力的人，我还真是少见，也全亏了她，‘金家楼’才能屹立至今，眼看着，也只有靠她方可再将‘金家楼’扶持起来……”

顿了顿，他又接着道：

“所以说，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替楼主分忧分劳，为整个组合全力以赴，像展若尘，人家身在事外，未拿‘金家楼’俸禄，未沾‘金家楼’的恩泽，前无渊源，后无牵连，只为了报德还情，便豁命以偿，我们说什么也该更加卖劲，不可让展若尘的忠义把我们比低了去……”

骆大宏道：“我也想过这件事，三当家，展爷够种，够道义，够一个男子汉的气魄，我们在这方面总得同他争一争，不能让人说‘金家楼’的嫡系弟兄反而不如一个外人那般尽心的效命！”

潘得寿正想再说什么，人影闪处，“花巾”赵琦已经气呼呼的掠落下来。

五十一、刀分白黑

潘得寿静静的等候着赵琦向他禀报，并没有急着先开口询问的意思，但骆大宏却不比他们三当家这样沉得住气，赶忙迎上去道：“怎么样？老夫人是如何交待的来着？”

抹了把额头的汗水，赵琦喘息着道：“二头儿，老夫人指示我们大伙不可轻举妄动，乱了章法，她要我传告下来，各就原位，沉着应变，另外，谕令三当家即刻派出精干人手前去刺探消息，并且尽快向老夫人回报。”

潘得寿镇定的道：“就是这样！”

赵琦微微呵腰：“没错，三当家。”

一边，骆大宏道：“我看就让我去吧，三当家。”

沉吟片刻，潘得寿道：“也好，但千万小心，切莫逞强，你要记得你是前去干什么的，无论发现任何情况，都要赶紧回报，可别给我又泄出漏子来！”

骆大宏笑道：“三当家，你放心，我乞不辱命就是……”

接在他这个“是”字尾韵之后的，是突兀的一声惨号，号声凄厉又短促，而且，连着又传来好几次同样的嚎叫——那是人在遭到极大痛苦，在某一种出其不意的惊骇下所发出的声音，断命飞魂于刹那间时开发出的声音。

洼坑中的三个人齐齐一怔，他们的反应却也相同的快速，三个人立时跃身腾起，只这瞬息之间，黝黑荒寒的一片丘陵地，已经形同了修罗场！

火把与风灯纷纷燃亮，青红的光彩在跳动着，吞吐着，摇晃着，泛着森森的鬼气，也映照出那些仿佛自幽冥中出现的幢幢身影，朦胧的光景外，可以看出都是些穿着黄衣的人物。

杀戈极快的展开，极快的进行，又极快的产生了结果，尖锐的呼号渗着愤怒的叱喝：“怖懔的颤噪杂着悠长的啸泣，而刃芒眩着寒辉，金铁交吉，扑斗缠战，血便那样不值的喷洒开来了！”

双目倏睁，骆大宏扯去外罩黑衣，挫牙暴吼：“天打雷劈的叛逆贼子，他们居然反袭过来了！”

潘得寿视线环扫，冷沉的道：“兜上去杀，横竖也免不了这一场，谁先找上谁都是一样……”

这时，只见“电”字级的三把头“鸳鸯腿”武升身形猝斜，双腿速弹，“砰”“砰”踹飞了两名敌人，猛往下伏，躲过了一支冷箭，他朝着这边大叫：“三当家，敌逆摸上来偷袭咱们啦，摸得是又准又快，像是早就知道咱们伏在这里——”

长身而起，潘得寿双脚沾地的一刹，已兜手劈翻了四名黄衣大汉，微微扬头，让一柄朴刀挥过颌下，右足弹缩，又一位牛高马大的仁兄怪嚎着打横摔出！

黑暗中，晶芒倏现——一蓬无羽箭怒射潘得寿，斜刺里骆大宏虎扑而至，他的镶满了亮银锥头椭圆银质，与黑皮底缀以亮银锁子甲的甲衣相互辉映，身旋如轮，箭矢纷飞四落，在那一片璀璨的银华里，他的宽刃半月形弯刀已剁下了三个人头！

于是，一声狼嚎般的怪笑响起，惨绿的火光映着一个白面阔嘴，体魄结棍的人物凌空泄落，照面间，一对沉重的大板斧猛袭骆大宏！

嗯，“人面虎”石光尧出现了！

潘得寿冷冷地道：“大宏，朝死处杀！”

陡然间，又有两条人影冲向骆大宏，潘得寿目力明锐，一瞥之下，立时看出竟是“金家楼”的叛逆“电”字级三把头“小张飞”周秀、五把头“隐他”白锡侯！

额间的赤印骤然透紫，他愤怒至极的厉喝：“无耻叛贼，你们真敢行此大逆！”

冷冷的，有人在他身后回应：“早已豁开来看了，还有什么不敢的！”

猛然回身，潘得寿恨得全身发抖：“是你！”

是的，“金家楼”原来的五当家，小老么——“白狼”向敢！

向敢白衫如雪，神情冷峻：“不错，是我，三哥，久违了。”

潘得寿深深吸了口气，一个字一个字的道：“老么，你受了单慎独的蛊惑诱骗，做出这等天人不容的反叛罪行来，只怕要遭遇到万劫不复，五雷殛顶的报应！”

冷笑一声，向敢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三哥，大局砥定之后，你我之间，还不知是谁要扣上这顶大帽子呢！”

潘得寿大吼：“你的心肝呢？老么，你的心肝叫狗吃了？”

向敢桀骜不驯的道：“不要给我来这一套，你心甘情愿的缩着脑袋听人差遣，讨这碗肮脏饭，我可不似你这么窝囊，人各有志，岂能以那腐迂的传统相束？”

双目如火，潘得寿咆哮着：“向敢，你简直无聊无德到了极处，犯上谋下，荼毒同门，残害手足，颠覆组合，你，你罪大恶极，你是一头枉披着人皮的畜牲！”

向敢七情不动的道：“这是你的说法，三哥，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

潘得寿暴烈的道：“不要叫我三哥，我没有你这样狼心狗肺的兄弟！”

一昂头，向敢道：“叫你三哥是看在旧日那一点情份上，姓潘的，你当你还真配？”

心痛如绞，潘得寿噎着声道：“向敢，我今晚上就要为‘金家楼’正规律，替楼主清门风，叛逆贼子，一概诛除不遗！”

哧哧笑了，向敢讥诮的道：“说得多么新鲜，潘得寿，你先替你自己推算一下，你尚能活到几时！只怕你连个全尸都保不住，居然还大言不惭要‘正规律’，‘清门风’？歇着吧，别叫人笑结了气！”

潘得寿努力平静着胸膈间翻涌的血气，他缓慢的道：“向敢，似你这类欺天灭伦，大逆不道的奸妄，若是不遭报应，不受惩罚，则必五行同溃，两极俱崩，再无光明可言！”

向敢淡淡的道：“那就证实给我看看，姓潘的，证实你那套子虚乌有的鬼话给我看看！”

踏上一步，潘得寿切齿的道：“向敢，我和你是誓不并存！”

挺起胸膛，向敢狂傲的道：“正是我的打算，潘得寿，你以为我今晚上来这里干什么的？！”

微微扬脸，潘得寿道：“赵琦，去把你那两个人面兽心的手下先处置了，这里交给我——记住，要死的，不要活口！”

一直在旁边掠阵的赵琦，昂声回话：“错不了，三当家，看我拿那两个王八蛋的脑袋来见你！”

忽然轻蔑的笑了，向敢凛烈的道：“你们两个演得好双簧，可惜引不起我这个观众的兴趣！赵琦，你能去拿谁的脑袋？只现下你就防着自家的脑袋

挪位吧！”

花巾飞扬，赵琦大声道：“姓向的叛逆，忠义和着头颅，抛也值得，就是你们这干无心无肝的冷血畜类，卖上了脑袋犹得落个万世的臭名……”

潘得寿冷沉的道：“少和他磨牙，赵琦，办你的事去！”

往旁一撤身，赵琦甫始扑向那边的周秀与白锡侯，向敢已朝着黑暗的背后挥了挥手。

于是，两条人影鹰隼般飞起，双双截住了赵琦的去路！

那两个，一是“雪无痕”金子初，另一个，乃是“星”字级的六把头“地溜子”魏铨！

大吼如雷，赵琦花巾拂起，照面就是记流星锤，金子初微微闪让，赵琦的右手“双刃斧”暴劈“地溜子”魏铨！

潘得寿的动作更是快若雷光石火，就在赵琦遭袭的同时，他已倏然出手——那是一对斗大的刀轮，轮刃叠斜于同一方向，锋利钩曲浮蓝泛青，双手便扣在刀轮的轴心握把上，好一副霸道的杀人武器呢！

早就有所防范了，向敢在潘得寿展开攻击的瞬息，人已飞快侧旋，雪白长袍之内隐插着的那对灿银短叉分开左右，在黑夜中各闪起一抹炫虹，暴截敌招！

刀轮翻飞如雷滚环回，轮刃破空，其声如啸，潘得寿身法腾扑跃掠，又快又猛，他几乎是上来便豁死相搏！

向敢的本领也是精湛至极的，他这位“三哥”的艺业修为到了什么程度，他深深了解，因而他表面狂妄，骨子里却半点不敢大意，一对银叉在他手中变幻莫测，流闪吞吐，正也倾以全力抵挡。

此刻，攻击“鸳鸯腿”武升的角儿已出现了硬扎货——那是缺了右腿的“夺魄腿”马修平，别看他只有一条“夺魄腿”，借着一只新练出来的栗木拐，进退攻击之间，竟丝毫不让两脚齐全的“鸳鸯腿”武升。此外，马修平那个帮手更是得力：“十二铜人”里的老九薛强！

“牌刀锥甲”骆大宏果然不愧是“金家楼”“雷”字级的二头领，非但武功高强，更且悍猛无比，虽是以一敌三，却仍然攻多守少，迫得他的对手团团打转，苦头吃足；“人面上”石光尧的功力较之“小张飞”周秀、“隐枪”白锡侯要胜上一筹。

是而以他为正面主攻，因此他受到的压力也最大，骆大宏锥形弯刀纵横掠舞，步步全罩着石光尧的身体四周，而质翻刀回，又叫周秀与白锡侯脱不了他的攻袭范围之外，那股子剽野之概，令人胆寒！

“金家楼”这边，仅存二十名不到的弟兄，可是情势吃紧了，他们原本有三十余人，却叫敌方头一抡暗袭便放倒了七八个，接触之下，又躺下四五名，在近百的敌众围攻里，眼看就要溃败下去！

“电”字级的四把头“大红缨”夏明的处境比较轻松，他独力对抗着十来个黄衣大汉的进攻，一杆钝钢饰以大红缨头的长枪伸缩挑刺，挥打崩磕，看来得心应手，那十来个块头不小，手下稀松的仁兄除了叱喝招架，就只剩下跳窜滚翻的份了。

双方表面上的形势是如此，然则，在向敢那边来说，就真的仅仅才只这个阵仗而已么？

潘得寿外表上沉稳稳定，应对自若，然而，他的内心却是焦虑的，惊疑的；他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会使得形势发生如此的剧变，也不明白敌人是用

了什么方法得悉他们隐秘的位置的，更且摸得这般清楚，估得这般准确，甚至连人力的配搭亦早做了安排，足以压制这边的安排！

不管怎么臆测，也无论如何联想，情况的不妙业已是不可置疑的事了，潘得寿不但忧急，更有着无限心寒的感觉，这样的结果，显然又是奸细卧底的成绩，而奸细是谁？是伪装在他们这支孤军中的哪一个？

潘得寿能以想得到，他们这般人马突然遭受袭击，决不是偶发或凑巧的事，在敌人那边，必有着确切的情报与妥善的计划；易言之，像这样的反击行动，当是全面的。

不止是他的一股人，费云、金申无痕等恐怕也将遇上同样的景况，而展若尘和卓敬等人的前锋任务，其后果之惨烈，就益发不言可喻了……

向敢双叉挥闪，身形连跃，一边冷冷笑道：“姓潘的，你那几下子还是老套，未见什么翻新的花样哪！”

刀轮飞旋，又狠又快，潘得寿阴寒的道：“你也不见得就有多少的进步，叛徒！”

猝然横身侧滚，向敢白袍蓬兜，双叉颤抖着点划起各式不同的线弧星芒，却在光影映炫的一刹，右手叉居中暴出！

潘得寿双轮合并，“锵”的一声便震开了向敢这诡异的一叉，几在同时，双轮飞翻，逼得向敢连连腾挪退避，气势上顿见挫泄！

相交相处久了，彼此间的玩艺儿如何，心里都有个底，长短何在，也是一明二白，在这种情形之下，争的就只是个功力的深浅，以及时机的拿捏而已。

一般能以制服外敌的是奇招绝活。

现下却难以派上用场，潘得寿十分清楚向敢惯用的手法与其精妙处，知己知彼，向敢即便动上了心火，又哪里讨得了巧去？

双叉蓦然撑地，向敢一顿又起，叉尖飞闪，迅猛无比的再度反扑上来，他瞋目切齿的叫：“便先让你占点便宜，姓潘的。你记住，那最后笑的人才是真笑！”

潘得寿冷静如昔，截削磕打，狠准俱见，他阴森的道：“我从来便不曾笑过，向敢，对你而言，我已没有任何笑的兴致！”

向敢再三扑击，仍然无功，他倏移三步，暴叱如雷：“并肩子上！”

暗影中，三条彪形大汉如虎扑面，三个人六双沉重的“赤铜人”交相挥舞，悍然围攻潘得寿！

他们是“十二铜人”中尚残存的另三个，老大甘维、老三陈隆，以及老八葛松！

潘得寿身形翩掠，锐利的道：“向敢，你还有多少帮手隐伏着，不妨一遭叫出来豁上，彼此都大方点，该上路的谁也留不下来！”

向敢怪笑道：“就眼前我们几个，姓潘的，你恐怕便难以消受了，等着瞧吧，马上你就会知道哪一个得赶早登程。”

这三位“十二铜人”的仁兄，只一上手，便是卖命的架势，每个人的一对铜人狂劈猛扫，此攻彼进，在向敢飘忽凌厉的招法陪衬下，不但已将原先的劣势扳平，更逐渐有牵扯潘得寿的趋向！

于是，潘得寿知道时候到了——拼死一搏的时候到了，此情此景，速战速决方是结束争端的最佳方式！

但是，显然还有人和潘得寿有同样的想法，并且比他更快的付诸于行动。

那是“牌刀锥甲”骆大宏。

“小张飞”周秀在一次冒险的挺进中，两把短柄蛇矛齐刺骆大宏腹肋不中，反被骆大宏反身一击震得人朝后仰，“隐枪”白锡侯便趁着这刹那间的空档闪入，一杆前后俱带着枪尖的“两头枪”溜背翻滚，银芒映掣，猛扎骆大宏心口！大弯刀猝向上扬，“当”的一声磕荡开白锡侯的刺戮，而白锡侯瘦小的身形一缩再进，斜荡的“两头枪”却在改挫之下怪异的自他左腋之侧穿出，神鬼莫测的暴扎骆大宏小腹！

不错，果然是有隐现这杆银枪于方寸之间的能耐！

骆大宏重重一哼，却并不躲闪或招架，他在突兀里扭腰吸腹，枪尖流灿生辉，“嚓”的贴着他的腰边刺空，而大弯刀暴起，白锡侯的一颗脑袋，便滴溜抛上了半空，除了那蓬在“噗”的声响中标射喷溅的鲜血，甚至连一个半点的呻吟也没有来得及发生。

“人面虎”石光尧身形长起，猛往上扑，双斧狠命劈下，骆大宏弯刀染血，与锥刀同时架迎，便在此际，周秀贴地滚动，左手蛇矛挥掷，寒光闪处，骆大宏全身一颤，往前仆跌——那柄脱手飞掷的蛇矛，正在他的后腰上晃动！

石光尧大喝一声，双斧齐落，口中厉吼着：“下辈子再来现世吧！”

眼看着就要重重仆跌于地的骆大宏，却骤然在离地不及三寸的高度面朝下急快回旋，石光尧的一双板斧刹时深劈泥中，大弯刀有若半弦月激飞，“嗖”的一记，便由下而上，削掉了石光尧的半个头颅！

锥刀突翻，“砰”的砸横了石光尧那缺了半个头的身子，浓稠的白浆与猩赤的热血渗和着进溅，骆大宏挥跃向左，大弯刀斜闪如电，业已吓破了胆的周秀慌忙窜避，骆大宏凌空一个跟头，刀锋似虹，搂头又至。

双手握着他那柄挂了单的短蛇矛，周秀拼力招架，金铁交击之下，这位“小张飞”虎口尽裂，几乎被震了个四脚朝天。

“一群狗娘养的贱种，你们看看是谁要先向下辈子应卯？！”嘴里吼骂着，骆大宏刀锥连舞，势猛力强，周秀滚跃窜跌，狼奔豕突，模样之窘迫，就差喊救命了！

两名黄衣大汉由一侧冲来，朴刀横截，硬拦骆大宏，骆大宏连眼皮子也不翻动一下，滑步挫腰，锥刀暴起，沉闷的撞响里，那两名黄衣大汉齐声怪叫，双双手舞足蹈的跌到了七八步外！

大弯刀飙然映闪，周秀肩上一块巴掌大小的人肉已血淋淋的挑上了天，他尖噪着，疯狂回手戳刺，却又在刀锋的掣掠下去掉了头顶一块头皮！

骆大宏的表情是残酷又冷硬的，他像在耍弄猴戏般逗引着周秀，一刀又一刀，刀刀见血割肉，只是俄顷之间，业已把这个“小张飞”整成了一头挨剐的猪！

拼命抵挡着，周秀嘶哑的呼吼：“我操你的十八代祖宗啊，骆大宏你这个狼心狗肺的杀胚……你他娘要是还有一点人性，你就给老子一个痛快……你这么作践我，算是哪门子英雄好汉？你要遭天打雷劈啊……”

锥刀横砸，弯刀斜起，又削掉了周秀一只耳朵，骆大宏粗厉的大笑：“该遭天打雷劈的人该是你，周秀，你是个忘恩负义的禽兽，败伦丧德的畜牲，你背叛组合，残害手足，吃里扒外，图谋楼主，你是罪大恶极，凌迟碎剐俱不为过……”

浑身浴血，状如厉鬼的周秀，蓦地狂吼一声，双手执矛，拼死挺刺过来，口里一边怖烈的长叫：“老子便和你同归于尽……”

骆大宏猝然侧闪，刀锥合并右手，左手翻处，快不可言的拔出了插在后腰上的那柄短把子蛇矛，几乎在同一时间，硬生生刺进了周秀的胸膛！

飞起一脚，骆大宏把个鬼哭娘长的周秀踢得整个横起，重重摔落，朝着周秀滚跌的方向，他狠狠吐了一口唾沫，鄙夷的道：“操的，想得美，凭你这块料，还打算和我‘同归于尽’，配？！”

那边——“鸳鸯腿”武升双脚连环，分踢马修平和薛强，用老了招式的薛强抢出三步，而马修平却半寸不移，独腿弹飞，“砰”“砰”两响硬接硬架，武升闷哼一声，踉跄倒退，薛强大吼着猛一记赤铜人反砸了回来！

赤铜人没砸着武升，却砸在骆大宏的锥刀上，皮质的锥带着弹力，赤铜人反跳向上，以肩顶带的骆大宏刀如匹练，暴斩薛强！

于是，马修平一腿弹飞，凌空蹶到。

骆大宏似是横了心，他不让不退，锥带旋迎，“砰”的一声，他全身震晃，脚步浮动，马修平悬虚翻了个跟头，栗木拐暴出闪电般敲上了骆大宏的左肋！

肋骨的折断声清晰而脆落，骆大宏却似毫无感觉。

一如他腰眼上血流如注，却好像是流在别人身上一般——大弯刀寒芒映炫，马修平狂嗥若泣，执拐的右手，业已齐肘削脱，更连着那只尚新的栗木拐！

身形猝起，骆大宏腾翻飞掠，九刀连贯，只如一刀以惊人的快速砍在马修平身上，马修平人往下坠，软软垂挂的独腿却骤然由外圈内曲，其势如石火闪现，骆大宏回刀不及，硬转背抗，这一腿，踢得他口喷鲜血，一头撞跌下来！

薛强觑得时机，奋力一家伙挥向跌在地下的骆大宏，武升自斜刺里暴进，双腿分飞，虎虎风声，愣是将薛强逼了出去。

匆忙回身，武升大叫着：“二头儿，你怎么样？伤得重么？”

半撑着上半身，骆大宏又呛出一口热辣辣的鲜血来，他咬着牙道：“我……我不关紧……你不用管我……且把……那使铜人的杂……杂种摆平了……再说……”

武升凛烈的道：“错不了，二头儿，这个王八蛋今晚上注定了要在这里入土！”

举着赤铜人，薛强赤红着一双金鱼眼狂叫：“你们就等着瞧吧，今晚上会是哪一个在劫难逃，死无葬身之地！”

武升“呸”了一声，粗悍的道：“兀那狗娘养的，少他娘吆喝，有种就豁起来看！”

薛强一个箭步抢了上来，赤铜人势沉猛翻，横扫暴砸，武升的双刃斧斜起，人跃六尺，腿影如风，凌空蹶踢，又把薛强逼了开去。

大吼着，薛强再次冲扑，赤铜人拼命施展，狠攻硬进，武升却游走旋回，闪挪流畅快捷，间隙中斧出腿踹，准疾无比，几个回合下来，薛强已是捉襟见肘，窘态时现，再也“强”不起来了！

用力将一口涌到喉咙的腥血咽了下去，骆大宏嘶哑的叫着：“武升……你还磨蹭些什么？狠着干……好歹，把场面给我了结……”

回应骆大宏的是武升那飞快施腾的双腿，腿脚套连，左右忽掩忽合，在瞬息里圈伸弹蹶，回曲踹转，他的对手薛强空自挥舞着那具赤铜人，却是连连截向虚处，两相比照，那薛强的模样就未免显得太过笨拙与呆愣了。

又一次赤铜人横着扫到，武升倏跃而起，左足微点横击的赤铜人首端，右脚闪电般弹向薛强的面前！

叱喝半声，薛强努力仰面扭身，手中的赤铜人正待使劲翻压，武升原来点在赤铜人首端的左脚部猝然平踹，他自己整个人向斜里滚动，薛强不偏不歪，结结实实的挨了一脚——

这一脚踢在他的下巴上，偌大的身躯，居然一个倒跟头重重摔跌！

武升人未着地，左手回挥，两柄短刀倏射而出，正满天星斗，有若腾云驾雾般的薛强，也只是刚刚摔落，这两柄锋利的短刀便已同时插进他的胸肋之间，刀势强劲，更将他又带了一溜滚！于是，骆大宏沙哑的笑了：“好小子……我就知道你能活割了那厮……”

打断骆大宏沙哑的笑声的，是侧旁不远突然响起的一声哀号，又悠长，又尖锐的一声哀号——

“地溜子”魏铨满脸血肉模糊，正丢掉家伙，双手捂着半边面孔朝后退，“花巾”赵琦的流星锤沾着血迹昂扬飞起，摔出点点的赤漓。

瘦伶伶的“雪无痕”金子初便在这不足一发的间隙里疾闪而入，手上蓝芒微晃，赵琦一个踉跄抢出几步，金子初身形轻灵如风，再一转折，蓝芒又映，赵琦的“双刃斧”暴挥猛旋，“当啷”两响，十分危险的将敌人这一招震弹出去。

只这片刻，赵琦的一张脸孔业已泛了乌紫！

金子初手上那一对玩意，乃是两柄尺半长的三凹钻，三道血槽嵌合在三面锋利的突脊内，通体盈蓝透青——淬有奇毒！

赵琦的背上已经被金子初的淬毒兵刃划开了两条血口子，只是两条寸多长的血口子，按照一般的创伤的情形来说，这仅是十分轻微的皮肉之伤，但是，以金子初的淬毒兵器而言，却已是近乎致命的程度了。

难怪，赵琦在一经受创之后，反应几乎立刻就迟滞了许多！“鸳鸯腿”武升堪堪奔到骆大宏身边，又猛的调头飞掠回来，挫着牙大吼：“卑鄙无耻的东西，用淬毒家伙占人便宜，还算个顶着张人脸混世面的人？”

赵琦面孔肌肉僵硬，全身更一阵一阵的颤抖着，他的“双刃斧”漫无章法的乱挥，左手的流星锤像提不起来似的沉沉的垂挂着打晃，他直着舌头道：“好……好……又毒又狠……真个又毒……又狠！”

金子初一言不发，倏忽闪挪穿移，双手伸缩，又在赵琦身上加了八钻！

这时，武升已急速赶到！

身子摇晃着，赵琦艰辛的嘶喝：“武升……你……你给……我站住……我要……亲手……取他的狗命……任谁……也不准……帮我……让……让我……自己……来……”

金子初冷冷站在五步之外，神色漠然强傲，他斜睨着脚步不稳的赵琦，仍是半声不响。

武升焦急的叫：“那个杂种使的乃是喂毒兵器，凡是家伙上喂了毒，毒性皆极强烈，赵头儿，你可别逞能，千万莫叫毒性活散开来，那就不妙了啊……”

喉咙里打着呼噜，像是笑却又有点像在喘息，赵琦一步一步的前移：“这毒性……早就散开了……这是……那种见血攻心……心的剧毒……我皮肉……一破……就自省得……武升……你一旁站着……我……我非亲自……拉着这……这冷血……畜牲……一起上路……不可！”

五十二、奸毒歹妄

满头大汗的武升沙着声道：“赵头儿，你好歹歇着，任它什么毒性，静止调息总比活动耗力来得稳当，把这使阴横玩意的杂种交给我，赵头儿，我包替你摘下他的头来！”

呼吸间更见沉滞了，赵琦一张面孔益发紫得透黑，他突凸着一双眼，几乎是在挣扎着叫：“你……他娘……少唠叨……那王八蛋……的兵器……见血……封喉……我……我自不……小心……赔命认截……却得……拉这……野种……垫底……你……你不准……上来……凑……热闹……否则……稍一不慎……他就完……玩儿……什么东西，也配……用一条命……换……换我们……两条？”

武升急得直跺脚：“我说赵头儿，你就别动了，中了毒就会有解毒的药来治，我好生生一个人摆在这里你不用，却自己去拼什么命！赵头儿，你想开点……”

金子初轻轻的将两柄三凹钻在手上擦动，发出那等冷硬的音响来，他第一次开了口，腔调阴沉低哑：“你们两个谁也不必推让，今晚上，二位是谁也走不脱，差的分个迟早罢了；姓赵的说得对，我这两件家伙上所淬之毒乃是见血封喉的一种，破皮断气，不过盏茶光景，大罗金仙也无药可救，若耗力动劲，时间犹更要快些——我看大家都别耽搁，你们就一遭上来结个伴吧！”

武升双目睁凸，青筋浮额，气冲牛斗的咆哮：“我操你的血亲，你若能挺过今晚看到明天的日头，我他娘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

“双刃斧”吃力的挥动了一下，赵琦含混不清，但却异常坚决的道：“不准上……由我一个人……来……武升，你……你就算不听……命令……也该看……看在多年……手足……的份上……接……受……我这……我这个……要求！”

一阵辛酸涌上心头，武升不禁噎了声：“赵头儿……”

原来一步拖着一步，走势蹒跚沉重的赵琦，猝然身形暴起，当头一斧猛劈金子初的天灵！

冷冷一笑，金子初身法捷便之极，微向侧移，兜胸一钻刺向赵琦！

赵琦不但不躲，反而全力挺迎，“噗”声轻响，那柄尖锐无比的三凹钻已经整刃没入，刹那间，赵琦面孔扭曲，狰狞如鬼，反手斧挥斩金子初！

吃惊之下，金子初单钻横翻，金铁交击中，他立往外窜，于是，原来在赵琦左手上垂晃着，看似无力提起的流星锤，便在金子初外窜的瞬间激弹而起，那么快，那么准，“咔嚓”一记，把金子初的整个脑袋砸成了稀烂！

当金子初撞摔而出，武升已跃至赵琦身前，赶忙伸手欲加扶持，赵琦却退开一步，缓缓坐下。

弯着腰，武升惶悚的叫：“赵头儿，赵头儿，你还能挺么？我这就去替你找药——”

睁着眼，赵琦凝望着黑暗的深处，眼中的神色十分复杂——

一些儿满足，一些儿怔忡，一些儿茫然，以及，一些儿遗憾，他喃喃的道：“好黑啊……怎么……全是一样的黑……”

单膝跪下，武升语声哽咽：“赵头儿，我在这里，我就在你身边……”

赵琦用力吹着气，低弱的道：“武升……是你么？”

热泪盈眶中，武升也在吸气：“是我，赵头儿。”

赵琦面孔上紫里透黑，毛孔中更渗出津津黏液——

他仍然双目凝视着黑暗的远方，断断续续的道：“扶……扶正……我……的花……巾……”

武升答应着，替赵琦将头顶的花巾整理舒齐，等他再望向赵琦，忍不住哭出声来，是的，赵琦去了。

周遭的拼杀已大不如先前的嚣闹，因为双方死伤累累，一簇或一对之间，大多分了胜负，然而，剩下的场面，却更加惨酷了——

占上风的一边要加速结束眼下的战斗，落到下风的一边，更须在最后一搏里捞本赌命，挣几分风骨！

潘得寿十分辛苦的对抗着他昔日的幺弟“白狼”向敢，以及协同向敢向他进袭的“十二铜人”中的三位——甘维、陈隆、葛松；在激斗里，整个战况的演变仍在他的耳目之内，他明白，他这一批实力，今晚是要大半赔折进去了。

眼看着“鸳鸯腿”武升一跃而起，要往他这边来，心里一急，他赶忙大喝：“武升，你护着骆大宏，与夏明带着所有弟兄突围！”

呆了一呆，武升抗声道：“回三当家，我们损失很重是不错，但敌逆方面也乃强弩之末了，他们除了围攻三当家的几个尚可称是好手之外，就只剩下一干子普通角色，属下与夏明联手齐力，与三当家互做策应，鹿死谁手尚未可知，请三当家再做斟酌！”

刀轮呼轰飞舞，潘得寿高声道：“骆大宏受伤甚重，急须就医，不能再加拖延，且敌势未明，是否仍有伏兵难以断言，我们不宜冒险缠斗，武升，你和弟兄们快走！”

武升为难的道：“三当家，怎能只留下你老一个人在此涉险？”

“呛”声截开向敢的银叉，潘得寿又闪开甘维与陈隆的铜人合击，不禁厉烈的吼叫：“我叫你们走你们就走，这是谕令，谁敢违抗？！”

武升真是进退维谷了，“金家楼”的律例向来严明，尤其是在此地，更是非同小可，上令下达，丝毫不能苟且，何况还是由三当家的亲自交待？

但是，他们若就此退去，潘得寿的境遇又将如何？

岂不是雪上加霜，越陷困苦？

设若敌方果有伏兵未出，目标就会全冲着潘得寿一人而至了！

想到这里，武升有些不寒而慄，他往前略略凑近，焦急的道：“还请三当家率同小的们一同突围，实力保全之下，也好给骆二头儿尽早疗伤！”

向敢双叉纵横，银芒缤纷，时而穿舞映闪，时而交织凝视，他紧逼着潘得寿，同时冷厉的道：“武升，你们就认了命吧，天罗地网早已布下，非但我方尚有后援潜伏四周，暗为呼应，就这丘陵之外，也是包围多重，你们业已是瓮中之鳖，劫数难逃了！”

潘得寿左拒三只铜人，右截一对银叉，口中疾速的道：“我来断后，武升，你们还不快走？是凶是吉，一切责任俱由我来承担！”

向敢闪游回旋，速速攻拒，边大笑道：“姓潘的，除了落个全军尽没，你还妄想会有其他结果？”

潘得寿冷酷的道：“现在说到‘结果’，只怕为时尚早！”

“十二铜人”的老大甘维猝然转身，手中的赤铜人猛力挥击站在七八步之外的武升，风张势劲里，他红着一双眼大吼：“还我兄弟的命来！”

武升突遭攻击，不但不觉得惊恼，更有一股子“正中下怀”的欣喜反应，他错步斜走，双脚弹蹴，双刃斧同时暴起，齐攻来敌！

银叉闪划过潘得寿的头顶，他缩身弓背，倏跃三尺，边昂烈的叫：“武升快退——”

那边，“大红缨”夏明飞起十枪，红缨蓬抖旋扬中，逼开围攻他的十多名大汉，急速奔向潘得寿这边，长枪舞动着，他振吭高呼：“三当家，我来助你！”

潘得寿刀轮纵横，愤怒的叫：“不必助我，赶快掩护骆大宏与武升退走！”

几句话的交待，夏明已奔至近前，他的红缨枪直挑向敢，倒点陈隆，形色激动的道：“强敌当前，属下怎能畏缩苟安！三当家，我们生死与共！”

向敢的银叉交叠上场，“锵”声磕开了夏明的来势，陈隆也在倒窜之下避过了枪尾的捣戮；向敢身形疾速侧转，叉芒尖尖，飞罩夏明，却立遭潘得寿的刀轮封阻回去。

左臂伸缩，刀轮再度碰歪了葛松的赤铜人，潘得寿语音沉重的道：“夏明，你们怎生痴迷至此！”

贴着夏明一枪刺空的枪杆，向敢猝而切入，左叉直插，右叉抛过半弧，业已封住了夏明的退路！

潘得寿的一封刀轮，刚分拒陈隆及葛松的赤铜人，见状之下，不由急呼：“向我侧背闪——”

夏明一头冲向潘得寿的左侧后方，于是，潘得寿便等于用自己的身子掩遮着夏明了，他的刀轮飞旋，猛迎向敢的银叉，在他出招前挺的刹那，眼角余光，似是暮见冷芒微闪——

一种本能的反应，多年来斗生搏死的习惯直觉，令潘得寿自然的加速前挺之势，并向一边旋走，然而，仍然慢了半步，他顿觉左腰肋的地方一凉，待他抢步掠出，一柄宽刃短刀的刀锋，甫始血淋淋的从他肉里拔出！

双臂抡舞，潘得寿就地回身，双目瞥处，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闪现于须臾的，可怖又可悲的魔境，是一场噩梦，一幅寒毒又冷血的画面，“大红缨”夏明的手上，正自握着那柄染着鲜血的宽刃短刀！

“畜牲！”

潘得寿从齿缝中迸出这两个字，额间的疤印立时红光隐现，他脸上的肌肉全都绷紧了，以至看上去他的双眼竟是恁般骇人的往上吊起，刀轮灿灿宛如团团流飞的冷焰，像是千万颗陨石泄向夏明！

夏明虽然惊慌，却能自持，他身形快闪，长枪斜刺，枪尖迎撞刀轮，“叮当”震响串成一片，但见红色的缨络丝穗零乱飞舞，夏明一个跟头跌出，左颊上已裂开了交纵的两道血口子！

银叉暴现，潘得寿的背上也翻绽了一条血槽，他却似无所觉，右臂倒振，刀轮击震得银叉颤扬，左手的刀轮贴肋向后反出，向敢的几柄银叉急截落空，右胯骨上的一大片皮肉已削脱飞起！

潘得寿目不稍瞬，拔掠腾空，陈隆与葛松的两具赤铜人贴着他脚下挥过，他身形侧滚，冲着正与武升激斗中的甘维摸去！强忍痛苦，向敢奋力追赶，边大声示警：“甘兄小心——”

头顶的冷电骤闪，已似寒雪沁骨透肌，甘维的赤铜人拼命斜抡，身子便借着这一抡之势带出五尺，俄顷之间，潘得寿与武升已抢奔丈外，但见武升背起骆大宏，潘得寿刀轮开路，瞬眼里六名拦截的黑衣大汉鬼嚎着顺坡滚翻，

而眨眼里，黑暗便将他们的身影吞噬了！

刚刚稳住势子的甘维，又举起他的赤铜人，向黑暗中瞪着两只眼珠子，口沫四溅的狂吼：“不能让他们逃掉，娘的个皮，一定得把这几个杀胚追回来！”

向敢伸手拦住了欲待拉架子往前追赶的陈隆及葛松，一瘸一瘸的走了过来，面容冷肃的道：“用不着追了，追也是白追！”

甘维挫着牙道：“这话怎么说？”

向敢生硬的道：“我们来对付潘老三的这般人手，已经折损了大多半，我自己也挂了彩，原指望夏明出奇制胜，放倒潘老三，结果功亏一篑，没能要他的命，只是伤了他而已，困兽之斗，最是凶悍难缠，如今我们力量不足，追上他未见得便能讨好，没有把握的事犯不上愣撑！”

甘维不甘的道：“莫不成就此拉倒？我又一个把弟将性命赔上了！”

阴鸷的一笑，向敢沉缓的道：“你不必着急，甘兄，阎罗王的索命帖早就下了，他们的去处全在我们掌握之中，一步一个窝，一步一走绝，早晚全得陷进来，如今，正是我们收网的时候了……”

甘维没有再吭声，抗起他的赤铜人，悻悻然走向他把弟遗尸的地方。

在潘得寿那拨人马遭至奇袭的当口，虽说只有一河之隔的黑松林里，费云他们不会毫无声息可闻——是的，他们在情况发生的当时，立刻便已查觉了异状，然则，他们也仅止于明白了对面发生异状而已，他们再没有法子做任何行动上的支援，因为同样的厄运，也在顷刻间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几乎就在潘得寿等人隐伏的丘陵地那边刚刚起了骚乱，展开了拼杀，费云尚未来得及做进一步的查探，黑松林的四野周遭，已冒出了幢幢人影。随着人影的奔掠晃动，一只只的火把，一盏盏的风灯，便也恁般诡异又迅速的燃亮，在那一溜溜吞吐的青红，一团团游移的晕黄光辉映照里，那些突兀出现的人影，就带着这等狠酷的，残暴的，如狼似虎的凶蛮味道了。

来袭者是从八方涌至，采取的乃是包围的形势，他们层叠布署，纵深交错，在不停的移动中现示出严密的阵脚，这样的情景，表露出他们行动的决心，以及他们对于胜算的掌握，更甚者，显然他们也晓得敌人的实力同数量，他们那样按部就班的紧逼而来，好像老早就一切计划妥当，只待下手奏功了……

形势是非常明显的，费云睹状之下，立时知道己方人马已经陷入敌人重围之中，而且，是陷入一种有预谋的，筹虑周详的重围之中，他很快联想到如何泄密的问题，再联系到奸细的问题，但他却尽力抛开这个令他激怒的烦疑，因为，在目前的境况来说，这已不是一桩最重要的事了。

他们几个人贴靠着松树的树干，费云、金步云、申无忌、申无求、申无慕，以及金淑仪，隐伏在不同的树顶上的，是易尔宽、翁有方、端良，和端吾雄四个，用上下文合的空间，来应付一个平面，在战斗的位置上说，是比较优势的。

火焰闪映着那些人，那是一些大部分穿着深紫劲装，小部分各着杂色异服的人物，他们一个个形色冷凝僵木，毫无表情——此时此景，看上去便只有一种狰狞蛮悍的意味了。那些人的人数约在两百左右，他们的动作虽快，来势虽猛，却颇有节制，在甫始接近林边的当口，便纷纷停止下来，各在原位不动，仿佛有所期待。

费云心里有数，对方忽然停止冲扑，只有一个原因，对方知道目标便在

这片黑松林内，也可能知道他们的实力若何，但是，却不见得也清楚他们每个人的确切掩蔽位置，行动的暂停，只是预备进一步探测对方的隐伏之处，以免在明里先行挨打而已。

沉重的呼吸声，申无忌双目圆睁，憋着声道：“这些天打雷劈的王八羔子，他们是怎生摸来的？看他们摆出来的架势，好像早就知道我们的行踪所在，早就探明了我们的计划一样……”

费云低缓的道：“你说得不错，申老哥，显然在我们仅存的这批人当中，尚有未曾挑拣得净的敌奸潜伏着，把我们的行动步骤全泄漏了出去。”

申无忌喉头间咿咿作响，他的一对眼珠子都怒得凸出了眼眶：“是哪一个狼心狗肺的杂种？我生啖了他！”

费云摇摇头，道：“迟早会晓得，只要我们还能脱出此劫。”

申无忌惨烈的，却无声的笑了：“老费，你往宽处想吧，眼前的光景，对我们固是一场劫难，但对那干邪盖龟孙而言，又何尝不然？一待交刃，宰是一个够本，宰掉一双便有赚，到末了，看看哪一边秤头失准！”

目光是冷凛得森寒的，费云道：“一个换一个，甚至一个换两个，也不算是我们占了便宜，申老哥，要拼，就拼个狠的——只我们这几块料，好歹要叫敌逆缀上个全军尽没！”

申无忌热血沸腾，挫牙如磨：“正是如此，豁出这一身，也要搏个满堂红。”

贴在另一棵树干上的金步云，压着嗓门道：“只一上手，便给我朝死处杀，泼他们一头脸的血，显一显‘金家楼’那股子不屈之气，让他们明白，‘金家楼’的孤忠不泯，一息尚存，便将誓死以赴！”

申无忌道：“三叔你老放心，包管叫这干狗娘养的呼天抢地，人仰马翻，我们玩不成，他们也休想乐活！”

浓密的松林之间，一个声音悄悄响起——那是“二判官”易尔宽！

“大司律，圈上来的角色不知是哪一路的牛鬼蛇神，打眼一看，全都陌生得很……”

费云泰山不动的道：“多半是外边来的横货，但也一定缺不了‘金家楼’的某些叛逆搀杂其间，以为指引，你等看吧，会有你一向熟识的‘老伙计’在内！”哼了哼，易尔宽恶狠狠的接腔：“‘老伙计’？我要扒出这些‘老伙计’的心肝来喂狗！”费云深沉的道：“稳着，不动便罢，一动就要他们鬼哭狼嚎，人仰马翻！”一直默然无语的金淑仪，此刻脸忧色戚的道：“大司律，对面丘陵地那边的弟兄，情况只怕不妙了……”费云苦涩的道：“三当家足智多谋，勇猛无双，但望在他的指挥调度之下，能够逢凶化吉，把眼前的这场危难给撑持过去……”语气里透着恁般的灰黯与沉重，显然连费云也对潘得寿那拨人的处境不表乐观，在一个向来稳健苟安的人来说，这已不啻是对幻灭做了程度上的确认。眼睑下积叠着浓密的悒郁，金淑仪那张姣好的面庞十分苍白，她悲哀的道：“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不是计划得好好的吗？不是安排得非常周密吗？怎么却会在一刹那间全乱了？”费云缓缓的道：“这个答案很简单，二姑娘，乃是有人出卖了我们——在我们这支仅存的孤军之内，仍还潜伏着敌逆的奸细！”金淑仪的一双美眸中闪爆着那种怨毒又愤怒的火焰，她的声音是从齿缝中迸出来的：“大司律，这会是谁？”

费云阴沉的道：“我也很想知道是谁，二姑娘，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是谁了！”

叹了口气，金淑仪幽幽的道：“事情演变到这步田地，真叫人不寒而栗，我们目前的境况可说是糟透了，而这一切形势的逆转，却只在于某一颗心的向背，多么可怕！”

一边，申无忌沙哑的接口道：“更可怕的你还没说到呢，展若尘和卓老四他们几个深入虎穴，做诱敌之饵，如今但见敌方大举出动，反击奇袭，展若尘同卓敬他们却毫无消息，看来是凶多吉少，大大的不妙，万一连他们这几把好手也折了，我们的希望就越发暗淡啦……”

金淑仪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噤，她喃喃的道：“如果展若尘有了不幸，我大嫂怎么承受得了这个打击？”

申无忌脱口道：“不但是你大嫂，还有施丫头呢！”

僵木了好一阵子，金淑仪才低声道：“‘金家楼’拥有过太多的荣耀，太多的光辉，太多的威势，目前，却也承担了无尽的悲苦及愁惨，用血泪累积起来，也一样滴在血泪里，这轮回，转移得多么冷酷又现实！”

费云凝重的道：“我们是否还能持续昔日的荣耀，抑或只合在悲苦中沉沦，端看今天晚上过不过得了这一关！”

申无忌拧着眉心道：“三叔业已说了话啦，一朝面便往死处干，要是我们过不了关，这些邪盖龟孙也休想落个囫圇！”

金淑仪目光深澈，夜暗中流闪着微微的莹波，她悄声道：“这些人还在等待什么？”

费云冷冷一笑，道：“他们要先摸清我们隐伏的位置，免得闷着头摸进来吃上暗亏！”

金淑仪道：“就像这样僵持着，他们便能摸清我们各人的掩藏之处？”

唇角浮动那样狠酷的一抹意韵，费云道：“对方希望我们在相持不耐之下，显露出某些足以引发他们注意的举动来，或者，他们更巴盼我们抢先扑出去和他们交刃！”

金淑仪道：“我们不会那么傻！”

费云神色忧虑的道：“我们是不会那么傻，但他们却知道有一个方法将很可能逼使我们这么干！”

怔了怔，金淑仪忐忑的道：“大司律，你是说……”

费云沉沉的道：“我们不可能与对方一直僵持下去，天色迟早会亮的，但白昼和黑夜的影响犹非主要，他们必已另派人手抄袭楼主那边，等那边的搏杀开始，我们还能在林子里憋得下去么？”

蓦地抖了一下，金淑仪惊恐的道：“莫非——连我大嫂亦将陷入敌逆的包围之中？！”

费云苦笑道：“如果我的推断不错，怕是难以避免的了；二姑娘，你该清楚，他们最大的目标原就在楼主身上，我们已经遭至围袭，对方又怎会忽略了楼主？”

金淑仪急切的道：“不能任他们迫使我大嫂陷入危境，决不能，大司律，我们必须尽快前往驰援！”

费云轻轻的道：“对方就希望这个样子，二姑娘，稍安毋躁，我和你的心情完全相同，可是我们却不能做无谓的牺牲，端端中了他们的圈套，白便宜了这般披着人皮的畜类，否则，别说帮不上楼主的忙，更遂了他们各个击破的奸计！”

金淑仪焦惶的道：“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总不能呆在这里，让他们牵

制得毫无作为啊……”

费云道：“二姑娘，我正在盘算该怎么办，从情况有了突变的那一刹开始，我便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

申无忌闷闷的道：“依我看，也不用管什么明里暗处了，好歹朝外扑，头一抡便放倒他个三五十，跟着来的不过是场混战，大家并肩子开宰，谁输谁赢，还难说得很呐！”

费云摇头道：“怕他们有阴谋在，若是我们朝外一扑，全陷进敌阵里，个个被缠死了脱不开身，事情就麻烦啦！”

申无忌有些不以为然道：“就凭这干鸡零狗碎！我说老费，你也别把他们估得太高了，拼过好多次，那些灰孙子亦不见得有什么出类拔萃之处，一待交锋，照样该倒的倒，该跑的跑，鬼哭狼嚎，比我们更要响上三分！”

费云深沉的道：“申无哥，我们还是稳着点，眼下的光景，敌逆的本钱比我们要大，死拼硬搏，他们不怕蚀，我们可是陪衬不起！”

金步云这时开口道：“无忌，费云的话说得不错，目前可是万万鲁莽不得，我们不怕拼，不怕死，求的却是个值得不值，我们便豁上这条命，也要捞个满盆满罐才划算！”

申无忌悻悻道：“怕只怕我大妹子那边等不及了！”

金步云转过脸来，低声道：“时效问题不可忽略，费云，你倒是快快定下主张，我们也好鼓上劲狠狠干他一场！”

费云镇静的道：“是，三叔爷，我正在琢磨。”

树上，“二判官”易尔宽压着嗓门道：“注意，那些王八蛋往里逼进了几步……又都停住了，娘的，不知在弄些什么玄虚！”

费云合目垂眉，恍若不闻，一张脸冷凝得毫无表情！

紧握着手上的金环大砍刀，申无忌瞪着一对牛眼，声音由齿缝里迸出来：“再近一点，个狗操的怎么不一头撞进来？老子要不手起刀落，先斩落他几颗人头，老子就他娘不姓申！”

于是，费云吁了口气，非常轻细却非常急促的向他左右及掩靠在树顶上的各人，说出了他的应敌策略，正如他的预料，立即遭到了某些人的反对。

费云坚定的道：“现在不是争执的时候，当此大难，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与肩负全都一样的沉重和艰辛，虽则在不同的地方，为‘金家楼’效死搏命的决心却毫无二致，情势紧迫，万望大家俯允陋见，勉予体行，莫再做无益的延宕！”

说着，他用祈望的目光瞧向金步云，金步云叹了口气，沉缓的道：“费云的主张很残酷，也很冒险，但却是解决现实危困的好法子，大家就别再争了，照他的意思做吧！”没有人再说什么，一片僵窒的沉默里，却令人深刻的感受到那种椎心的生离死别的意味……

五十三、忠义皆全

费云的计划非常简单，即是用他们其中一半人的性命，来保全另外的一半人——或者所谓“保全”这两个字眼亦未尽妥当，更明确的说，他要使另外的一半实力得以移转，前往支援金申无痕，然则即便能以如愿，这另一半人的遭遇，却是可以料及的凶险与艰危！归入潜移之列的金淑仪，此刻只好咬着牙道：“也罢，便照大司律的意思做，正如所言，为了‘金家楼’，到哪里卖命也是一样！”

金步云苍哑的道：“不错，只要看得开，便会明白留在此地与即将离去的人，都毫无二致的与忠义连在一起，谁也不输上谁一分！”

费云沉静的道：“大家既已同意照这样做，我们就该准备行动了，不过一旦交锋开始，务盼各位接着步骤进行，万万不可因一时之激愤而乱了章法，否则徒增伤亡之外，就大大失去这个计划的意义了……”

金步云接腔道：“我看每个人都能领会你的这层心意，差错约莫是不会出了，要干，咱们就放手干吧！”

点点头，费云低声道：“尔宽。”

于是，易尔宽身形暴起，穿林飞越，立时带响了一路的枝叶断落声，衣袂拂动声，深宵寂静，这突发的音响，听起来却是好生清晰的刺耳！

随着易尔宽的身形暴起，围持在林边的那干人却毫不慌乱，火把的苗焰映照里，但见一个紫裤紫衣的魁梧大汉，用手朝着声响发出的位置一指，其余的紫衣人立时张弓搭箭，或是挥抛暗器，只见寒光流灿，晶芒飞射，成蓬成片的罩了过去！这时，“矮土地”翁有方也朝着相反的方向掠跃，身形穿走间，簌簌之声不绝，那紫衣大汉顺着声音延伸的地方再度指引，又是一片冷电飞矢，追魂似的随尾射到。

费云轻声道：“老爷子，可以走了！”

金步云额下的白髯颤动着，他沉重的道：“你们——多保重……”

费云肃穆的道：“更望各位珍重！”

一探手，金步云匆匆领着金淑仪、端良夫妇、申无求、申无慕姐妹，一共五个人，迅速往松林的另一边掩行。

不再向离去的人们多看一眼，费云镇定逾恒的道：“申无哥，该你了！”

申无忌一个箭步朝左侧冲出，金环大砍刀呛啷震响，他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振臂探入，刹时松林飞舞，针叶抛散，那刀背上的金环也就益发响动得热闹了。

这一次，紫衣大汉不再指引以箭矢或暗器攻射，他急速的下达一声命令，所有的人马上分散穿走——却不是漫无章法的分散穿走，竟然各自形成一小股一小股的队伍。

在这些人的背后，也就是在火把的光辉照不到的黑暗里，两条纤细窈窕的人影，凌空掠起，越过这些人的头顶，径直扑向松林之内！

立刻，有一小股的队伍——大概人数在三十左右，高举火把，紧跟着那两条人影冲进松林。

几乎与这一拨行动的人不分先后，又有一条人影由斜刺里掠到，火光晔晔，映着这个人的容貌形态，温文尔雅，一派斯文，竟是久违的，“皮肉刀子”杜全！

另一个小队立即随着杜全朝松林中扑入。

又从黝暗中走出来的是三个人，领头的那个，六十上下的年纪，高瘦清癯，一张面孔干皮寡肉，两边的颧骨突耸，面相十分单薄阴鸷，他穿着一袭下摆掖在腰带上的湖绿长袍，形色之间，颇为沉着雍容。

跟在这老者左右的，一个是条仿若牯牛般粗壮的巨汉，一个是与这巨汉身形正好相反的小矮子，小矮子真是生得又小又干，然则，长在他那张扁毛脸孔的两只眼睛，却竟如此不调和的又大又亮，而且锐利之极！

他们三个人一出现，自然又有一队人马跟随于后，急速挺进。

最后出来的，是位体魄修伟，面膛宽大，有着一双浓密棕红眉毛的人物，在这人身后，跟着另一个虎背熊腰的结棍角色，以及，那大难不死，侥幸留下性命的郝成锦！

原先发号施令的紫衣大汉，一见到这三个人，赶紧抢前迎上几步，微微哈了哈腰，放低了嗓门道：“鲁老大，我要不要进去？”

这位被称为“鲁老大”有着一双棕红眉毛的人，不是别个，正是“金家楼”的叛逆之一，“星”字级的大把头“赤眉”鲁上远，跟在他身边的结棍角色，亦乃一丘之貉的叛逆，“星”字级三把头“铁戟”应忠！

鲁上远目光紧盯着松林子，冷凛的道：“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老商，你领着其余的人圈稳这里！”

头扎紫巾，身着紫衣的这拨人名叫“紫英队”，原是另外一股黑道上的组合，却早就被“金家楼”的么当家“白狼”向敢暗中收编，结为股肱，这紫衣大汉便是“紫英队”的头子“响尾鞭”商弘！

商弘低促的道：“林子另一边要早点堵上，怕我们留在外头的弟兄拦不住！”

鲁上远神色僵硬的道：“我省得，李老斧头和杜全早就顾虑到这个问题了。”

说着，他一招手，领着应忠、郝成锦，以及一支三十余人的队伍，十分小心的朝松林中摸进。

这片黑松林，原来也就没有多大的面积，如今被百多只火把一映一照，虽不至于亮同白昼，那闪烁烁烁，摇摇晃晃的光焰，却也穿过枝干梢尾的阴暗，点缀得斑斑驳驳，交织成一片零碎又不稳定的明灭。

这几股人便在松林之中往来穿梭，快速又谨慎的搜寻着他们的敌人——当然，他们肯定他们要找的对象就在这里，而并不单凭揣测。

当那突兀的金环震动声传入耳中，锋利的刀刃却快在音响之前——申无忌首先发难，他势如疯虎，甫一现身，两颗紫衣人的头颅已抛上半天！

闪电般反袭申无忌的人是“皮肉刀子”杜全，他身影暴翻，竖立如刀的双掌，已狂猛无比的攻劈向申无忌。

斜走三步，申无忌刀出似风，又快又狠，连连封出杜全的“血刃掌”，金环大砍刀在恁般凌厉的挥斩中，申无忌亢烈的大叫：“一千天打雷劈的奸妄叛逆，狼心狗肺的人样畜牲，你们的报应临头了哇！你们个个要被诛绝，死无葬身之地……”

亢昂的吼叫声，凄厉又粗戾的飘漾在林木之间，传荡于幽深的荒野里，撕裂黑暗，穿透沉寂，带着那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凶煞之气！于是，费云突然由一棵松树之后闪出，他早已暗里挑选了下手的对象——是鲁上远、应忠、郝成锦等人的那一股。

月牙铲仿佛是魔鬼的诅咒，恶毒至极的流现于刹那，首当其冲的“赤眉”

鲁上远，甫始察觉这一溜熟悉又令他震慑的光彩，便立即知道他碰上了谁——这原是他最怕碰上的人！扑地贴滚，鲁上远同时抑止不住的尖叫：“大司律——”只这三个字的过程，六名紫衣人已打着旋转，喷洒着滚烫的鲜血摔跌出去，火把与兵刃抛舞得漫天飞！应忠与郝成锦也都被惊窒得拼命跃躲，一时不敢迎拒——

“刑堂”大司律的多年的积威之下，“金家楼”这干的叛逆，几乎一照面就吓破了胆！

费云脚步疾快的挪动，在密集围拢的人群与锋刃中穿走，而他的月牙铲倏然吞吐伸缩，每一溜寒光的闪现，必定带起飘溅的鲜血，或是某一个人体部位的骨肉！

跃身挺立的鲁上远，手上已握着一柄带链的三钩铁爪，他站在那里，双目中血光漓漓，两颊的肌肉不住抽搐，挫着牙，身子却僵硬得像钉在地下——他恨得多么强烈，又恨得如何深沉！应忠与郝成锦惊魂方定，也都手足无措的愣在一边，他们很想冲上去拼搏，却又深深畏惧于费云的那种煞酷的气势。只这须臾间的耽搁，他们手下这支“紫英队”的伙计可就遭到殃，刹时已躺下了十五六个！暴叱者有如突兀响起的一记闷雷，那个粗壮仿若牯牛的巨汉，业已一头冲了过来，他双手握着一对特大号的锋利板斧，搂头便猛劈费云！

半旋身，费云右臂猝晃，月牙铲贴着挥空的斧柄暴扬，那巨汉块头虽大，动作很快，下沉的双斧只在一顿之间，便已随着他偏转的身形横斩过去！

凌空一条人影鹰隼般飞落，那人手上也是一对板斧，只不过比起巨汉的同样家伙要细小上很多，然则，其锋利却毫无二致。

嗯，这一位，正是与那巨汉陪伴的小矮子，那生了一双炯亮大眼的小矮子！

费云的月牙铲立时幻成了一抹光的异彩，它闪炫出瞬息万变的形态，它飞旋，流射，跃腾，纵横，或是做化一蓬雨，或是现出一道虹，似是漫空如雪，又如奔跃的火，横斩的双斧颤跳着荡开，凌空扑下的人也倒蹦着后退。

但攻势的挫阻只是一刹，一刹之后，这两位体形截然迥异的朋友，又双双操斧再扑而上，这一次，越发凶悍得不要命！

那穿着湖绿长袍，清癯阴鸷的老者，亦已缓步走到一边，他面色冷漠，却语气平和的道：“鲁头儿，约莫是与姓费的相处日久，手足之情仍在，一时下不了手吧？”

几句话虽然说得客气，实则把鲁上远几个人挖苦得不轻，鲁上远禁不住面孔发热，十分窘迫的道：“李大哥多担待，兄弟是猝不及防，未免有些慌乱……”

不似笑的勾动了一下唇角，老者道：“三位也都是久经阵仗的老行家了，此时此景，可是万万慌乱不得，稍有失误，便遗恨千古，人家对咱们可没那多的情义好讲哪！”

鲁上远脸红脖子粗的道：“是，多承李大哥见教……”

这位“李大哥”，便是曾经着人狙击过展若尘的“李老斧头”李玉文，“北通道”及“伏平岗”一带坐地的大霸天！李玉文淡淡的道：“我看，这里还是交给我来应付吧，三位换个对象试试手，或者比较施展得开些，鲁头儿，你可别多心呀。”

心里是老大的不舒服，但也是求之不得的事，鲁上远委实不愿和费云正

面交锋，自己原本情虚理亏，再加上费云那股子恨毒之气的慑迫，他宁肯挑个更辣手的角色，亦不情愿和费云明刀明枪的对上！

干咳一声，他佯笑道：“也好，这里便烦李大哥劳神了，姓费的心狠手辣，功力不弱，李大哥与二位贵兄弟尚请多加几分小心——”

李玉文沉稳的道：“我晓得费云是什么样的角色，鲁头儿，我自有计较。”

于是，鲁上远带着应忠与郝成锦，率同手下折了一大半的“紫英队”，匆匆赶向松林的另一边去。

就这一阵子，和费云拼战的那两位朋友，已经逐渐落了下风，四柄大小不同的板斧虽然挥劈疾猛，大小两个人亦仍跳腾迅捷，却已大不如才开始那般的攻势凌厉，进退有据，相反的，费云的月牙铲更在那交相回旋的新月形光芒中，一步紧似一步的围罩着他们。

李玉文不吭不响，掀开长袍的后摆，拔出两柄斧头来——两柄金光灿灿，以同色金黄丝线缠绕为把手的华丽斧头，自然，这是一对赏心悦目的兵刃，但是，却也一样是对杀人夺命的凶器！

他这边还没有往上扑，不远处另一组“紫英队”的人马却忽然起了一阵骚乱与呐喊，暗影里，“哗啦啦”大号的三节棍盘旋挥舞，是“三判官”易尔宽接上了手，他的对象，正是那最先扑入林中的两个窈窕身影——“孔雀屏”白倩与“凤凰翎”舒亦萍。

有道是一夫拼命，万夫莫敌，易尔宽早已打定了豁命在此的主意，拉着宰一个够本，宰一双有赚的念头，出手之间，便是同归于尽，与汝皆亡的毒着，三节棍合散挥打，真力贯注，招招走绝，式式要命，只一照面，七名“紫英队”的伙计竟然被他打得抛上了半天！“孔雀屏”白倩和“凤凰翎”舒亦萍，向来虽也是狠惯了的角儿，却也顶不住这一抡猛攻急打，两个人不由自主的慌忙的跃躲奔避，阵脚立见混乱！

李玉文忖度形势，很快有了决定，他沉声喝道：“快去人把鲁上远那一队弟兄召回，围杀易尔宽！”

一名“紫英队”的汉子飞快应命奔去，李玉文却半步不移，全神注意着费云与他两个得力手下的格斗——他很清楚，在已经出现的对手当中，费云乃是最为难缠的一个，换句话说，也只有剪除了费云，他才控制得住局面！

闪闪的刀锋在易尔宽的身子四周映动挥舞，人影在轮转，而金铁交击之声不绝，时见一条条晃滚的光束震抛而起，硬物撞打肉体的沉闷声响叠连，那样扭曲成怪异形态的人影在翻跌，在摔扑，易尔宽的行动凶猛如常，围攻他的“紫英队”人手却鬼哭狼嚎，片刻间已躺下了好大一片。

李玉文虽是站在这边掠阵，易尔宽发威施狠的情形他却耳闻心明，但他不敢贸然抽身，费云的胁迫力还比易尔宽来得大，如果让费云得了手，他们的麻烦就益加增重了。可是易尔宽恁般个威风法，那一片叱吼尖叫与悲噪惨号之声相互应和着，李玉文的情绪难免不受影响，表面上他是阴沉如故，暗里早已忍不住在咒骂起鲁上远那一支人来。

奉命去招调鲁上远那股人的这个“紫英队”伙计，却未能达成使命，他也才气喘吁吁的奔到鲁上远队伍后十来步的距离，黑暗中，一只铁虎爪猛的扣上了他的后颈，杀猪的狂叫出自这位仁兄口中，整个人业已被凌空摔翻！

一直提着一颗心的鲁上远，骇然转身回视，那五短身材，却形色狰狞的“矮土地”翁有方，已经似头疯虎般冲了过来，单臂挥舞着钩曲寒闪的虎爪，瞋目大叫：“无耻叛徒，今晚便要叫你们个个遭报！”

两柄挂刀“铿锵”分荡，翁有方就地蹲旋，虎爪暴扬，一名“紫英队”的朋友抱着生生挖出来的瘰疬肚肠倒地打滚，另一个挥刀猛砍，锋刃尚未够上位置，已被翁有方飞起一脚踹了个大马爬。

大吼一声，“铁戟”应忠红着眼咆哮：“翁矮子，你他娘还当是在刑堂充你的左护法？爷们受了多年的肮脏气，就要使刀口子在你身上！”

翁有方单臂抡转，硬生生的撞开六七柄挂刀，暴烈的吼骂着：“一干大逆不道的东西，‘金家楼’刑堂规律便在此地也是一样执达，叛反者死，你们谁也侥幸不了！”

赤眉鲁上远将心一横，恶狠狠的道：“少和他罗嗦，先把这执迷不悟的金家爪牙活剌了再说！”

一对短柄的沉重铁戟泼风般罩了上去，应忠奋力攻扑，一付拼命三郎的架势！

“他奶奶个熊，老子就看看你还有几多威风可摆？！”

鲁上远一努嘴，道：“郝老兄，你也凑上一份热闹吧，眼下咱们该反过来刑他一刑，好叫姓翁的明白，掌法馆令的主儿业已换了角啦！”

郝成锦嘿嘿一笑，微微弯身，由靴筒子里抽出一把锃亮锋利的匕首来，慢吞吞的道：“看刑堂的狗腿子们跋扈惯了，好歹也得出出这多年积下的鸟气！”

当郝成锦加入战圈的时候，从树梢之上，一条黑影笔直射向鲁上远——黑影带着一抹闪耀至短剑之上的寒光。

脚步疾踮，鲁上远飞快侧避五步，三钩铁爪兜空扬起，那条黑影凌虚倒翻，抖手又是一柄“两刃斧”劈向他的胸膛。

三钩铁爪回荡，“当”的一记磕开了劈胸的一斧，火花四溅的刹那间，鲁上远看清了来人——

端吾雄！

“咯瞪”一咬牙，鲁上远钩爪飞舞，立时猛攻端吾雄，口里一边叱吼：“小兔崽子，且看我怎生拔除你们金申家族这些祸身子！”

身形闪动快捷，端吾雄剑斧交使，出手攻拒极为精狠，他冷冷的道：“吃金家的，用金家的，拿金家的，背着金家的招牌却卖金家，你们还能算是些人？还配称是人？！”

鲁上远钩爪扣挥，羞恼的高叫：“老子们无功不受禄，这多年来做牛做马，早抵上你们金家的些许施舍了！”

短剑在双刃斧的斜挑中刺出，端吾雄不屑的道：“这就是你们谋害旧主，背叛宗门的理由？即使养一条狗，也做不出此等反噬倒陷，恩将仇报的逆行，简直无心无肝，卑鄙之极！”

鲁上远怪叫着：“小畜牲，你竟敢辱骂老子们？”

端吾雄身滚粹转，剑掣斧掠，语声是又冷又硬：“不止辱骂，还要惩罚！”

三钩铁爪飞荡纵横，鲁上远昂烈的大喊：“弟兄们加足劲，今晚上非把这干‘金家楼’的余孽歼杀灭绝不可，他们已是强弩之末，再也撑持不下多久啦……”

打斗声与吼叫声早就传到松林另一边的李玉文耳中，他知道要想调回鲁上远的人合围易尔宽之举已行不通了，事情演变到这个地步不禁令他暗暗担忧起来——

他们的情报并没有失误，他们晓得对方隐伏的所在及人数，甚至更清楚

是哪些人，问题是，在对方实力的估计上似乎发生了差错，以他们原先的推测及研判，大大不该出现这样的形势才对！

负责围袭松林伏敌的这批人，是李玉文自己，加上他属下最得力的两名骁将：“大郎”包盛昌、“小太岁”季斌，另外还有“皮肉刀子”杜全、“扫天星”尤奴奴门下的两位高徒“孔雀屏”白倩、“凤凰翎”舒亦萍，以及“金家楼”原来“星”字级的大把头“赤眉”鲁上远、三把头“铁戟”应忠，再加上曾为“金家楼”二当家近卫的郝成锦，与“紫英队”首领“响尾鞭”商弘全军配合，这样的阵仗，估量应可对付得了费云与金步云、申无忌他们一千老弱残兵才是；然而，眼前的情形，却完全不是那么回子事，尽管敌寡我众，人家却个个用命，只一交锋，己方的阵脚竟然已有了动摇之势！

李玉文忖度双方的战况变化，越想越觉得不妙，直到如今，敌人才只出现了一半，而他这边业已招架吃力，一旦全部投入战圈，场面岂不更险！

思量着，他猛一咬牙，决心豁开来拼上——

无论如何，用个“拼”字诀，总要比到头来干耗着受折损强！双目暴睁，他拉开嗓门吼喝：“大伙并肩子往上围杀，能放倒他们一个就早放倒一个，别盼着磨蹭，这里全得靠我们自己，我们不下狠手，对方也必然宽容不了我们！”

打得那“大郎”包盛昌与“小太岁”季斌团团乱转的费云，在他身形腾舞，月牙铲的冷电掣闪中，峭锐的语音恁般寒酷的穿透过李玉文的叫嚷：“‘金家楼’的孤军不惧，精神长存，誓歼叛逆，决惩奸妄，且看你们这干蠢贼歹恶之属，能有哪个活出命去？！”

李玉文双手的金斧一紧，形容狞厉的道：“姓费的，眼看着你就要授首当场，居然还敢大放厥词，做你的春秋好梦？”

月牙铲挥掠于极为微小的幅度里，而四柄斧头便都分向四个不同的角度荡开，费云暴烈的叱道：“你要算个混世面的角色，也就一头撞进来松活松活，光是打发你手下这两个不中用的废物在这里耗时间，对你而言，不过落得窝囊罢了！”

李玉文阴冷的道：“该到收拾你的辰光，我自会动手，姓费的，你激不动我！”

身形侧旋又回，月牙铲伸缩之间，再度逼得他的两名对手退避不迭，费云昂厉的道：“你们是一丘之貉——狼心兔子胆，上不得台盘的三流匪类！”

一声狂吼，“大郎”包盛昌双斧齐挥，牯牛似的身体风车般旋转挺进：“我操你的老娘，叫你看看谁是三流匪类！”

费云猝斜两步，原来长只三尺的月牙铲蓦然伸长，那弧形的芒彩映现于须臾，包盛昌那结实宽厚的胸膛已经完全吞噬了整个月牙口！

“小太岁”季斌行动疾速如电，人在一翻之下，左手斧已“呱”的一声削断了费云右肩的一块皮肉，血水迸溅中，他的右手斧堪堪在沾上费云后腰之前，费云一脚倒弹，劲风跟不及脚势的快捷，当风声才响，季斌已尖叫一声，打横摔出——在跌出的瞬息，一颗核桃般大小的眼球，正随着费云脚尖抛起！

胸膛里嵌着月牙口的包盛昌，却居然并不颓倒，更不号叫，他两眼凸瞪，切齿如磨，双斧猛的再次挥劈，费云在一脚四踹的同时，人已倒翻而起，利落无比的贴着包盛昌头顶跃下。

于是，金光璀璨，来如流焰，费云那柄染满血迹的月牙铲“铮”声迎截，

业已开膛破肚，肠脏外溢的包盛昌，却疯狂旋身，拦腰一把抱住了费云！

便在这时，另一溜金芒“噗”的一记切入了费云的左肩，很深的切入了他的左肩！

双方的接触与变化是快得无可言喻的，那伸长的月牙铲甫始与另一柄金斧相击，犹在火星飞闪，铲身骤颤，往回收缩侧斩，这柄切入费云左肩的金斧尚不及拔出，业已连着那双握斧的手同时齐腕削下！

李玉文那声狂嚎凄厉得简直不似自人的口中发出，他猛的跳开，一面嚎叫，一边直抛着那只光秃秃，血淋淋的右腕，蹦得似头马猴！

吐气开声，包盛昌突然使出他最后的力气，意图将他双臂环围着的费云活活箍死！

一口鲜血呛自费云唇外，他却非常镇定，他用了一种颇为简单的方法脱困——月牙铲由上往下暴挥，包盛昌那条肌肉坚实硬突的右臂便立时斩落；费云踉跄脱身，包盛昌也盘着那一堆溢扯肚外的肠脏往后翻跌。

十名紫衣大汉呐喊嚣叫着，一窝蜂拥上，费云的月牙铲掣舞，一群围攻者却狠命前扑——他们都敢情看出便宜来了。

在五六柄朴刀的劈削中闪过，又有五六柄朴刀挥斩而来，费云贴地飞旋扫踹，但见五六条身子横抛半空，腿胫骨的断裂声清晰可闻，他的背上，却又在刀锋炫晃下绽开了两道血口子。

没有半点声息，那失了一只眼的“小太岁”季斌猝然凌空扑下，双斧合并，倾以全力狠劈费云的头颈！

此刻，费云贴地的身子尚未挺立，他并不跃起，也不就地翻滚，右手的月牙铲敲抛身边的一把朴刀刀柄，那把朴刀就好像突然被一只无形的魔手扬起，激射向上——刚好穿进季斌的咽喉，几乎割断了他一半脖颈！

季斌没有呼号，因为他连声带加食道全被切断了，根本无从发声，呼号的却是他的主了——失去一只手的李玉文。

李玉文发了疯一样嚎叫着冲来，用他仅存的一只手握着仅存的一柄金斧，又猛又急的砍向费云背后；半弓身，费云的月牙铲在他吸气咬牙之下，反磕犹尚嵌在他左肩骨中的那柄金斧——李玉文的金斧；这柄华丽灿耀的斧头便滴溜溜的倒翻又弹，准确得更似早就量好了一般，兜头砍进了李玉文的脑门之内！

骤然间，李玉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仿若在尽力承受脑门间这突增的重量而上扬着脸，他双目突凸，嘴巴歪斜，踉跄着，失去了手掌的右臂向虚空挥舞了几下，猛一个旋转栽倒于地。

费云的身子也有些摇晃不稳，他用他的兵器支撑着地，在他四周，还有十多个“紫英队”的人物包围着他——全是乘隙打算垂危而攻的包围着费云！

五十四、寒露泣魂

在血与汗交融着的那张面孔上，展现的不是狰狞或凶戾，却是如此这般的冷静同淡漠；费云身体上所遭受的痛苦乃是剧烈又深刻的——造次的创伤叠连，疤痕上累着疤痕，旧有的伤口间再划开新的伤口，人被接二连三的这么糟蹋法，再是多么硬实的汉子，也依然难耐，他要不是身子尚未完全复原，单凭李老斧头及那两位，要想与他豁到眼下血糊淋漓的状况，只怕没那么容易。

十几个虎臂熊腰的紫衣大汉，闪动着他们手中雪亮的挂刀，想打算往前扑，却又个个在犹豫，他们旋着圈子，心里是颇存顾忌，但是，看得出都有些跃跃欲试的味道！

费云沉重的呼吸着，大量的鲜血由左肩伤口里朝外涌冒，后背上那两道口子痛是痛，他知道无甚关系，就怕左肩的这一记，人像这样流血法，即便铁打的金刚，也抗不了多久……

忽然，一个紫衣汉子大声吼喝：“‘金家楼’的游魂，你他娘还不认命？”

费云双目垂注，月牙铲仍拄在身前，连眼皮子也不撩一下。

悄悄的，另一名紫衣大汉从费云背后掩上，这家伙鬼得很，他不用扬劈——怕刀锋破空会带起声响，他使的乃是进刺的招式，狠狠一下扎向费云的腰间！

刀芒倏闪，恁般狠锐的刺去，费云却恍同未觉。

在右侧方一株松树的后面，便在此时猝然映起一抹冷电，冷电在刹那间凝划出一道微微的弧痕，挺刀前刺的紫衣大汉立刻闷噪半声，仰脸倒摔——他挺刺的朴刀，只隔着费云后腰丈许的距离。

晃动的光景里，这位倒地的仁兄喉间漾闪着淡淡的寒辉，嗯，一把角柄宽刀，竟那么准的穿透了他的喉咙。

一阵骚动刚刚在这群包围者之中响起，费云的月牙铲已暴出如风，弧钩的新月陡然的旋飞起舞，八九名紫衣大汉已经尖号着仆地翻滚，连家伙也上下摔抛，劈哩砰隆乱成一片！

于是，一条瘦小的身影自右侧方的那棵松树后弹起，一弹又翻，两名紫衣人物尚未及招架，脑袋皆已失却了半片，剩下的一个嘶叫着转身待逃，那条影子沾地蹦起，“呱”的一记，将那才跑出几步的仁兄后脑勺削向了半空！

费云沙哑的一笑，道：“玄小香，这阵子你在哪里，我还以为你早蹦上南天门去了。”

不错，这突来的帮手，正是失踪了多日，“金家楼”，“月”字级的三把头“蹦猴”玄小香！

这些日不见，玄小香显得憔悴多了，也苍老多了，不但益发尖嘴削腮的像只猴子，更像一只受尽了折磨的老猴子；他抢上两步，冲着费云“扑通”跪下，形色异常激动：“大司律，大司律，我该死，我对不起你老，对不起‘金家楼’，更对不起老夫人，我还以为我们就这么完了，永远也不能再为‘金家楼’尽这份心了……”

费云吃力的一把架起了玄小香，咧着嘴，嘴角却不住的在抽搐：“并没有听说你参加敌逆的消息……玄小香，你不曾造‘金家楼’的反吧？”

双目涌现着泪光，玄小香声音哽咽：“我死也不会和那些无心无肝的、天打雷劈的畜牲搞在一起……大司律，我仍是以前的我，是‘金家楼’忠贞

不二的弟兄……”

安慰的点着头，费云道：“这就好，玄小香，这就好；此时此地，我们先别说这些，且打点精神，把眼下的事料理清楚再讲……”

玄小香忽然低呼道：“我的天，大司律，你这一身衣服，全叫血给浸透了！”

咬咬牙，费云道：“在我右边腰板带里有几包金创药，你先拿出来替我敷上左肩头，不要紧，伤得不怎么重，就是血流多了讨厌……”

玄小香赶紧把手上的“双刃斧”倒插后腰，从费云的板带中摸出两包油纸裹封的金创药来，撕开封口，匆忙倾倒在费云的伤口，然后，又撕下自己的外衫下摆，迅速把伤处包扎起来。

透了口气，费云道：“行了，我们可别闲着看戏，该过去帮他们一把啦！”

玄小香忙道：“你先歇着，大司律，且容属下代劳——”

费云道：“我还撑得住，而你那几下怕也罩不过来，早结早了，我们一起上吧！”

玄小香不敢再多说什么，只好陪同费云，移向离着他们最近的那个战圈。

另一边——“矮土地”翁有方力敌“铁戟”应忠与郝成锦二人，进退之间仍然掌握主动，出手凌厉，攻多守少，而端吾雄狠拼“赤眉”鲁上远，却是半斤八两，难分轩轻；双方的激战业已有了时候，狠劲与杀气早就带了起来，似这等恶毒寡绝的拼搏法，眼看着就要临到分判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红眼相对，端吾雄在汗水透衣中蓦然斜刺插挑上鲁上远的三钩铁爪，鲁上远大吼如雷，不像前几次的抖爪躲避，他任由铁钩照原式扣落，“铮”声脆响，短剑已经横别在钩爪的间隙中，鲁上远闷不吭声，双腕震带，人往侧扑，手中的细链便活蛇般倒卷向端吾雄的脖颈。

端吾雄猝然人往下缩，连手上的短剑也不要了，双刃斧兜胸外推，人也随斧之后，一头撞向鲁上远！

“找死——”

狂叱着，鲁上远奋力抖腕回臂，三钩铁爪凌空倒射——所有的动作几乎是在一个时间下完成：端吾雄撞进了他的怀中，而他的三钩铁爪也飞扣进端吾雄的背后。

两张人脸齐齐变化，都是在承受剧痛之下才会引起的那种变化，两张脸在横扯，在扭曲，两只眼睛全睁得那么大，在吸气，同在痉挛的……大叫一声，鲁上远像努力挣脱什么似的猛然由端吾雄怀中倒退，于是，热血飘溅，双刃斧的斧刃正由他胸膛间滑出，他空着两手挥舞了几下，才缓缓坐落——只这瞬息，他那一双原是棕红的赤眉，竟已泛现了灰白！

三钩铁爪扣抓在端吾雄的背脊上，爪尖没入肉中，抓得很深，端吾雄显然十分痛苦，他却咬牙硬撑着，粗浊的喘息，满头的冷汗。

二十余名紫衣大汉，在须臾的惊窒之后，蓦地吼喝连声，齐向端吾雄攻上！

“矮土地”翁有方见状之下，虎爪暴砸应忠的一双铁戟，身形大斜，弹腿逼开了郝成锦，边往端吾雄处急扑，一面大叫：“老弟留意，快往后退——”

端吾雄青白扭曲的面孔上除了那样的痛苦，更腾现着凝形的煞气，他疯狂转身，双刃斧抡截开砍来的十面刀锋，单膝沾地，三柄短刀暴飞，透胸穿过了三名紫衣人的心口，双刃斧劈向两侧，又是两条汉子捂着腰际横摔出去！

于是，翁有方来了，独臂闪挥，纵横如风旋飙起，虎爪翻飞，六七位“紫英队”的仁兄便脑碎颅裂，发着恁般可怖的噪号声滚跌于地。

吸着气，端吾雄双手握斧，奋力磕脱一名紫衣人的家伙，当他顺势把斧刃切入对方的胸膛时，却突然被一股力量扯抑——

那是一股痛彻心肺的扯力，这扯力来自嵌入他背后肉中的三钩铁爪。

弯曲又尖锐的钩爪，由于扣在背肉中很深，经这猛力一扯，便带着大片的，鲜红厚重的皮肉撕脱下来，这大片皮肉的撕落，不仅使得端吾雄后背顿时形成了血糊淋漓的一团，更隐见猩赤凸结的背骨的颤动！

握着那随地拖抛的钩爪细链，用力扯翻端吾雄的人，竟是郝成锦！尖吼一声，端吾雄双目充血，漓漓欲流，他就地弹跃，双刃斧脱手飞斩，郝成锦冷笑着错身侧闪，斧锋带风，“呼”的贴着他半步之近斩空。

但是，郝成锦忘了翁有方——自斜刺里扑下的翁有方。

坚硬的纯钢虎爪，是从郝成锦的右颊抓过，这一抓，几乎刮掉了郝成锦的半边脸孔，整片的颊肉被扯成了一卷，搭挂垂连着几缕赤漓漓的肉丝，随着虎爪的挥动而被甩落。

不似人声的狂号着，郝成锦的面容立刻发生了怪异的变化，他剩下的半边脸孔由于肌肤的绷扯，迅速缩褪向耳侧，他原来瘦棱的一张面盘，便只剩下可怕之极的一个血骷髅——红鲜鲜，血濡濡，双瞳乱转的一个血骷髅！郝成锦在跳着，在蹦着，在狂吼的冲跌着，端吾雄一个虎扑冲上，双掌抖劈，打得对方血喷满口，横着飞起，又连着跌落！

重重摔跌在地的郝成锦尚不及有第二个反应动作，端吾雄已经一脚踏在他的胸口，骨骼的断折声是如此脆响，又是一大口鲜血自郝成锦嘴里喷出，他的四肢一阵急抽，上身挺起，一头栽倒！

双戟挥动着，应忠气吁吁的奔了过来，一见眼前的情景，不由吓得一哆嗦，掉头便待开溜，身子才转，差点被迎面的一记虎爪敲上脑袋。

拼命后跃，应忠慌乱的大吼：“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哇……”

翁有方的模样宛如凶神恶煞，他往上挺逼，嘶哑的呼吼：“叛逆奸妄，律列皆斩无赦，你他娘名叫应忠，应忠偏偏不忠，更是罪加一等，万死不足赎其行，狗杂种，献上命来！”

冷汗涔涔，周身发抖的应忠，双戟交叉胸前，却是斗志全无，他心胆俱裂，直着舌头求告：“左护法，我乃是受人迫害，势非得已……我，我早就有反正投诚的打算，只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左护法，我现在就降，现在就归服本宗……”

翁有方重重地“呸”了一声，大骂着：“孽种，软骨头，不中用的懦夫！濒危临绝，又想用你那见风转舵的主意，你是梦也休梦，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你才晓得当初起歪了念头，业已迟了，应忠不忠的东西，今晚你便要死无葬身之地！”

又退了一步，应忠蜡黄着一张大脸，唇角抽搐着道：“左护法，你可不要逼我太甚，人急上梁，狗急跳墙，你真的不给我路走，就是在迫着我拼命了！”

翁有方左手斜举，虎爪的爪尖寒光熠熠，他恶狠狠的道：“你早就该有着拼命的准备了，姓应的，你便是说烂了嘴，叩破了头，也要将你正法当前，以为叛逆者戒！”

眼神突硬，应忠“咯瞪”咬紧了牙关，声音由齿缝中进出：“翁有方，

你这鸟操的横货，你当你已经吃定了？老子给你台阶下，留把余地给你，你他娘的皮却得尺进步，愣要把我朝十八层地狱踩，这口气怎咽得下的？行，你就试着来正老子的法看，老子和你豁上了！”

一抹冷酷的笑痕浮动在翁有方的脸上，他阴森的道：“我要是宰不了你，应忠，我便自己挖个坑跳进去！”

猛的应忠身形低俯，双戟上挑下插，快如石火般攻击翁有方！

纹丝不动，翁有方的虎爪却更快的抢在应忠动作之前，闪动之下，即已指上了对方的鼻尖！

惊得怪叫若泣，应忠急朝一边翻掠，翁有方如影随形，跟着同一个方向移动，虎爪摔伸暴扬，但见爪尖的寒光散舞流飞，仿佛无数只隐形的恶虎仅只展现着它们攫张的利爪，气势凌厉又诡异！

一对铁戟虽是倾力招架拦截，却仍掂不住翁有方这一阵狂风骤雨似的攻罩，陡然间，应忠身上已经皮开肉绽，连被划开了九道血槽！

身形猛号，应忠似是真个豁出去了，他的左手戟飞转之下倏架翁有方的虎爪，右手戟兜胸低刺，狠扎对方小腹。

翁有方冷嗤着，任由应忠架截他的虎爪，下半身却在吸气的一刹，硬生生往内缩凹了三寸，于是，应忠下刺的短戟，便稍差一线，未能够上位置。

那只光秃秃的，齐肘而断的右臂，便在翁有方大吼如雷之下，骤而捣上了应忠的额头，这位当年“金家楼”“星”字级的“三把头”，应合着那结结实实的“叭”的一声，双手捂着额门，踉踉跄跄的往后倒退。

腾空拔起，几乎就在翁有方身形凌空的同时，他的足尖连环飞出，应忠惨叫跟着跟随翁有方踢踹的双脚翻滚跌仆，一个跟头一口血，一次挣扎一声号。

歪歪斜斜的往这边走了过来，那是端吾雄，他声调沙哑的朝正在抹汗的翁有方招呼着：“翁三叔……这一股敌逆，好歹总算被我们摆平了……”

翁有方插个虎爪，赶紧上去挽扶他，边道：“你脸色好难看，老弟，且先坐下稍憩一阵，千万别再发力耗劲了……”

痛得全身一阵紧似一阵的痉挛，端吾雄犹自强撑着；“没关系……我，我还能挺……”

翁有方又疼又恼的道：“你还能挺？还能挺个屁！人已被折腾成这个模样，上吊着一口气了，犹愣充什么英雄好汉？你给我乖乖歇息着，先等我替你上药止血，回头再好生疗治一番，若你再要逞强下去，这条小命可就险啦！”

端吾雄挣扎着道：“不，翁三叔……你别管我……拼杀正烈，敌逆未歼……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创痛，而影响整个战局……翁三叔……你去帮他们……这里……我能照顾自己……”

回头盼顾，可不是战况仍烈？

翁有方着急的道：“你伤成了这样，我又怎么放得下心让你独自一个人留在这里？万一出了差错，你叫我如何向你父母及楼主交待？”

又是痛得一哆嗦，端吾雄吃力的道：“大局要紧……翁三叔……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我自己的事，我能料理……”

翁有方从怀中掏出金创药，用嘴撕开封口，通通洒在端吾雄的背脊上，一包不够，他又加上一包，一面往伤口上洒着药末子，一边不停的摇头叹气；打杀经得多了，什等样大小创伤他都见过，因此他知道，端吾雄背脊上的这块伤相当严重，而且，真能痛得死人！

终于撑不住坐在地下，端吾雄双目迷蒙，嘴里喃喃的念道：“快……去……”

三叔……你快去……”

就在翁有方委决不下到底何所适从的当儿，松林里的恶斗，又有了新的演变——

“孔雀屏”白倩与“凤凰翎”舒亦萍合力抵挡着“二判官”易尔宽的这一段过程里，她们手下领着的一拨“紫英队”所属，业已被易尔宽打发得七零八落，拧不成股了，这还不说，易尔宽更有如凶神附体，越战越勇，越打越狠，白倩和舒亦萍任是倔不认输，硬着头皮硬挺，却是被逼得团团乱转，左支右绌，那种汗融脂粉，发散气喘的模样，实在是狼狈得紧！

其他几拨同伙在拼杀中的悲惨结果，这二位尤奴奴的高徒，纵然是来不及用眼睛看，耳朵里也听得分明，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她们不仅是心慌意乱，更且斗志低沉，两个妞儿是相同的心念——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可是，她们想到要走的时候，却已经来不及了！

费云和玄小香，便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到了——

镶包着铜头的巨号三节棍盘舞得龙矫蛇腾，易尔宽大笑道：“头儿，这一双小贱人可不用你们动手帮衬，我要亲自打发她们上路！”

费云沉沉的道：“你少在那里逗乐子了，赶紧把眼下的事情摆平，我们还得应援楼主！”

三节棍横叠直捣，易尔宽闪过了白倩那面彩羽艳丽的钢扇，把舒亦萍逼得连退六步，他大声道：“放心，我包她们挺不过二十招便得往阎王爷前应卯！”

费云低声道：“玄小香，你到那边去替申老哥掠阵，右护法这里，由我来押后！”

玄小香回诺着，身形急速的朝着另一个方向奔去。

便在这刹那间，白倩与舒亦萍双双腾身而起，身子腾空的同时，又分往左右跃开，显然，她们打算拣这个间隙突围脱走！

易尔宽暴叱着笔直拔升——

高度更超过了白倩及舒亦萍；他的巨号三节棍“哗啦啦”倒落盘飞，却都在两个敌人的躲闪回旋中击空。

费云冷眼凝视，冷冷的道：“你认定一个就行！”

说话中，他的月牙铲猝挥，“铮”声弹伸出好长一截，仿若一抹银虹经天横跨，正往他这边掠来的白倩双臂猛抖，人已倒翻回去——

费云正要她这样，但见月牙铲的弧芒闪电般串连成一道隐现不定的光彩，好像早就在等候着白倩的倒翻也似，光影划过白倩的右脚，嗯，带起那么一只小巧纤柔的美足来，只不过，血淋淋的罢了！

没有任何痛苦的叫声发出，白倩手中的扇面微抖，六根蓝汪汪的尖锐扇骨，便立即呼啸着暴射费云！

费云的月牙铲甫起，那一轮弦月之刃刚磕震开射来的六只纯钢扇骨，白倩业见下坠的身体突仰，仅存的另六只扇骨却石火般改射向易尔宽！

此刻，易尔宽正好在十三次狂猛的挥击下，在第十三次上扫中了“凤凰翎”舒亦萍，舒亦萍虽是腰侧挨着棍头带过，那沉重的力道，却已足够使她横着跌落！

六只扇骨怒矢般射来，急迫中，易尔宽挫腕弓背，三节棍快不可言的倒弹上翘，“叮当”连响，他躲过了六只，砸飞了四只！

没有风声，没有响声，当易尔宽目光瞥处，那么密密麻麻的一片凤翎小箭已到了面前，他努力跃避，并且带棍舞截，却仍觉左胸及小腹间骤然一麻，这种麻凉的感觉，不禁使他两眼凸瞪，神形立变狰狞！

踉跄抢过来的费云，嘶哑的呼叫着：“站住莫动——”

易尔宽眼红如血，恍同未闻，他发狂般扑上，抖起一棍狼劈尚坐在地下的舒亦萍，舒亦萍贴地翻滚，在灰沙飞扬中，他的三节棍回并手中，又暴探而出，舒亦萍仍在滚避，在腾仆，“叭”“叭”的棍身击地，一蓬一蓬的沙雾洒迷四扬……

费云脚步不稳的奔到，凄怖的大喊：“不要运力发劲，易尔宽，你给我静下来——”

又是一棍扫挥的同时，易尔宽猝而吐气开声，他硬将三节棍的尾一节棍身扭断，配合着两节棍身的出手猛力抛射，滚避中的舒亦萍突然“嚶”一声，倒噎着气，僵仰在那里不动了！

一拐一歪的走上前去，易尔宽瞪视着仰躺在地下的舒亦萍；舒亦萍的两只眼睛和他瞪得一样大，一样的可怕的朝眼眶外凸着，丰润的长发凌乱披散，有几缕黏着鲜血的发丝，贴在她青瘀斑斑的额颊上，原来那等姣丽冶媚的面庞，却扭曲得变了形，她的嘴大张着，唇角殷赤的有血渍，易尔宽抖射出来的那截棍尾，便正穿透她的心口，将她生生钉在地下！

狂笑得好生怖懔，易尔宽猛的转身，双目大赤的向四周搜视，一边昂烈怒吼：“还有那个姓白的贱人呢？我也要一遭送她上路，这对小娼妇，非把她们烂在此地不可，人呢？那个姓白的贱货呢？你们给我摘她回来……”

费云步履沉重又蹒跚的来近，他注视着深插在易尔宽左胸口与小腹间的那两枚黝黑的凤翎小箭，忍不住肝肠如绞，鼻尖泛酸……

跺着脚，易尔宽激动的吼叫：“你们不能让那姓白的小婊子给我溜掉，我要亲手宰了她，我说过我要亲手宰了她，谁也不准来帮衬，把人给我打回来啊，你们……”

月牙铲倒扫于地，费云伸出颤抖的右手，轻柔的搁在易尔宽的肩上，他沙哑的道：“别叫了，尔宽，你静下来，静下来听我说——”

骤地抖了抖，易尔宽手上残存的两截棍身“哗啦”落地，他深深吸了口气，形色极快的变得恁般平静又怆然：“我知道，头儿，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这小箭上喂有剧毒，而且中箭的所在又是血脉流循最快的心脏及聚气集精的丹田两处，这都是要害……头儿，我一挨上了这两下就心里有数了……”

费云哽着声道：

“这就是你不听我喝止的理由？”

凄苦的一笑，易尔宽哑着声道：“我是一股怨气憋在心头，何况，我自己也明白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动与不动，争的只是个迟早而已；头儿，请宽恕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听你的谕令，然而，这也将是最后一次了……”

费云颤抖着，语不成声：“尔宽，我的兄弟啊……”

易尔宽用自己的双手紧握着费云的右手，他含着泪笑：“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铁打的心肠呢，头儿，你这一哭，我死也瞑目，有谁见过‘无情报’掉泪来着？头儿，跟了你这许多年，承你如此厚待，我可真是舍不得离开你……”

费云泪如泉涌，他咽噎着道：“尔宽，我好恨，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的低陋，我恨我竟然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走——”

仰首望着夜空是一片深幽的黑暗，易尔宽伤感的道：“自古以来，何曾有人能够抗拒死亡或者解脱死亡？这是人们必经的途径，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终点，只是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罢了；那终点的所在，我想，可能也和这沉重的夜空一样，总是寂静又深邃的吧？迷蒙与晦暗中，却不知是否有人间世这般的故人挚谊，风物情怀……”

费云满面泪痕，呜咽低泣：“兄弟……”

摇摇头，易尔宽艰辛的道：“我实在不愿意去那里……头儿，那是个陌生又冰寒的地方，我不瞒你，头儿，我有点怕，但又有什么法子？”

费云悲苦的咽噎道：“是我的疏忽，是我的罪过……”

紧挽着费云，易尔宽的身子有些摇晃不稳了，他半垂着头，断续的挣扎着道：“千万别这样想……头儿……否则我怎能安心的上路？你该要我走得……走得无牵无挂才是……”

抽着气，费云惊恐的道：“尔宽，尔宽，你觉得怎么样？振作起来，你要振作起来啊……”

易尔宽的语声已变得十分低弱——就如同他业已站不住的身子：

“我觉得很不舒服……好黑……好静……头儿……头儿……你还在吗？”

扶着易尔宽走向松林的一边，费云喃喃的道：“我在，尔宽，我在，你放心的去吧，我会护着你，到了那边，你可能会有阵子很寂寞，但，你不会寂寞多久……”

五十五、魔孽难解

玄小香窜蹦在松林的枝叶之间，很快便找到了申无忌。这位老而弥辣的申家大阿哥，眼前模样可不甚中瞧，他的衣衫撕裂了好几处，有的仅是破绽分开，有的却成条成片垂挂下来，髻发蓬乱，头脸身上全沾染着灰土血污，形状是不好看，然则，精力却仍充沛，“金环大砍刀”“呛啷！”的暴响着，不歇气的在和他的对手“皮肉刀子”杜全狠拼着……

杜全的功力相当卓越深厚，尤其他的独门绝活“血刃手”，更是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挥洒收发之间，如心随意，不啻带着两把锋利钢刀神出鬼没于指顾里；这一阵子恶斗，他已经给申无忌吃了不少苦头，当然，申无忌他也不是白搭的，杜全斜额一道血淋淋的刀痕，加上横脸划过的一条半尺口子，便是所付出的代价了。

两个人的修为，一在猛辣凌厉，一在狠毒凶悍，正是半斤八两，拼杀了这么久，除了全给对方挂彩添红之外，要到分生死，判存亡的辰光，只怕还得拖上一阵——如果玄小香没有赶来的话。

凌空一个跟头，玄小香十分利落的站到一边，他躬身冲着大砍刀盘舞正急的申无忌一龇牙：“大舅爷，小的玄小香来向你老请安啦。”

力随身走，申无忌闪开了杜全的了十七掌，立时反回斩十七刀，他吼喝着：“你算是哪一边的！玄小香？”

玄小香忙道：“小的誓死忠于‘金家楼’，永无二志，如有半句虚言，神明诛之，雷电殛之！”

哈哈大笑，申无忌道：“好小子，这些时你都窝到哪个老鼠洞里去啦？我们硬着脑袋在与这干天杀叛逆搏战周旋，流血豁命，你却舒坦得紧哪！”

玄小香赶紧道：“舅爷明鉴，小的有下情上禀，这些日来，小的也不知受了多少罪，遭了多少煎熬，小的这就……”

大砍刀暴响着，申无忌游走飞旋，刀出如电，杜全则跃挪穿回，双掌削锐的在间隙中猝然伸缩吞吐；申无忌洪声道：“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玄小香你不用帮我，那一头还闹着，你先过去凑合着摆弄平了，再来搭我这一伙！”

玄小香笑嘻嘻的道：“回大舅爷的话，那一头的热闹业已快散啦，咱们这边赢定了，小的就是奉大司律之命，前来接应你老的哩！”

精神大振，挥刀更猛，申无忌兴奋的道：“此话当真？”

玄小香笑道：“小的便有十个胆子，也不敢和你老开这种玩笑哪……”

杜全动作矫健如飞，双掌抖劈，劲风急锐中，他冷冷的道：“这可真是既荒唐，又无聊的玩笑——我方人强势泉，好手云集，早经计算过你们这批老弱残兵的份量，你们正犹如瓮中之鳖，哪里还来一星半点的求生之望？说到你们已占上风，则更是痴人谈梦，一派胡言了！”

玄小香瞅着“皮肉刀子”杜全，皮肉不动的道：“你不信，也没人愣逼着你信，到头来，且看哪个龟孙王八才是‘瓮中之鳖’！”

申无忌昂烈的叱喝：“那就少和他罗嗦，玄小香并肩子上他娘的！”

杜全怒吼着：“申无忌，你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金家楼’的大楼兇主，居然就这么下作卑鄙，竟图以众凌寡，也不怕叫天下同道耻笑？！”

申无忌的大砍刀在身体四周参差穿刺，寒芒若轮，他嘿嘿笑道：“天下同道如要耻笑，先由你开始，看看这地下横七竖八躺着的，还有那早夹着尾

巴溜了腿的，不都是你的帮手！莫不成只准你‘以众凌寡’，我们便如法泡制不得？你犯不着鸡毛子喊叫了，拿出功夫来硬拼几阵，说不定尚能多喘上几口气！”

紧了紧手上的双刃斧，玄小香厉声叫着：“叛逆贼党，献上命来！”

叱叫声还在冷瑟的空气中波动，他的人已一蹦而起，凌虚两跟头，十一斧已经劈砍，杜全身形腾挪中，申无忌的大砍刀又“呛啾啾”的暴响着压头而来。

两个功力原相伯仲的对手，便有如一架平衡的天秤两端，浮沉之间纵有丝毫之差，亦终将维持其大致的水准，如今一端忽然加了缀头，上下立分，杜全的“血刃手”造诣再深，也顿觉压力骤加，吃不住劲了！

刀芒赛雪，衬合着震耳的环响，便有如挥洒起漫天的晶莹，夹杂着连串的金玉铿锵了，申无忌力道十足的步步紧攻，大声叱喝：“邪龟孙，你便拿出你吃奶的力气来吧，我倒要看看你的掌快，还是我申大爷的刀快！”

玄小香的双刃斧疾闪狠劈，动作刁钻滑溜，蹦跳窜翻，极难捉摸，杜全直叫是招架无方了，任他的掌势如何凌厉，在申无忌的大砍刀与玄小香的双刃斧夹攻下，硬碰不能硬碰，软缠难以软缠，进退维谷间，他不禁额头淌汗，呼吸也粗缓起来。

不远处，又传来一个沙哑的声调，急切火辣得紧：“舅老爷，舅老爷，你们在哪里呀？整片林子内的叛党乱贼全叫我们扫平啦，快出声招呼，让我过来帮着你们收拾干净……”

嘻嘻笑了，玄小香矮身窜过杜全的七掌横削，尖着嗓门叫嚷：“左护法，我们都在这边，你要得闲，便过来松散松散筋骨也好！”

杜全在极力腾挪反拒中，又躁又怒又火爆的咆哮：“简直死不要脸，卑鄙无耻之尤，不但以众凌寡，更且连这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丑事也干出来了，你们还算是江湖中人么？还称得上是武林之属么？实在丢你们祖宗八代的人哪……”

申无忌越逼越紧，大吼道：“要比不要脸，要说卑鄙无耻，你们这些不仁不义的猪狗蠢贼才正堪承当，什么东西！你还以为你们所犯下的逆行罪孽，乃是如何的荣宗耀祖么？哇哇！”

玄小香身形急旋，嘲弄的道：“老伙计，你就尽管扯开嗓门嚷你娘的吧，若是你不嚷，只怕我们左护法还来得不快呢！”

正说着，衣袖带风，树枝颤动，“矮土地”翁有方猛冲而出，人尚未到，虎爪风挥，他模样似要吃人般瞋目喝叫：“舅老爷你歇着，把这釜底游魂交给我来打发，今天要不将这一干鬼头蛤蟆脸个个诛绝，我他娘就不姓翁！”

申无忌呵呵笑道：“别急别急，咱们便乱刀分了这厮的人尸，好歹通通居功！”

双足奋力撑跃，杜全冲天拔起，冷冷的道：“你们做得好梦！”

玄小香一个回身，肘臂抬处，一刀如电，暴射半空中的杜全身形侧滚，用掌缘横劈，居然也似金铁相撞，“当”声脆响，震落了玄小香的飞刀。

虎爪猛扣杜全的下盘，翁有方动作快如石火：“给老子下来！”

原已力竭下坠的杜全，突然左腿撑踢右脚，硬生生再拔三尺，人往上升的一刹，又凌空一个跟头，脱弦怒矢般掠向林外。

玄小香连出三斧俱皆落空，一面返身急追，边尖声张叫：“兀那狗操的野种，你要不是在你师母胯裆下夹磨出的货，就掉回头来拼个死活，像这种

落荒逃命的架势，也配称条汉子么？我啃你老妹！”

翁有方抢前相截，低促的叱阻道：“穷寇莫追，玄小香，我们也得赶紧退了！”

抹了把汗，玄小香心有不甘的道：“我说左护法，这灰孙子业已破了胆，散了魂啦，咱们给他一围一堵，包管弄得他四平八稳，大好的机会，为什么平白放弃？”

申无忌也接口道：“小香说得不错，这家伙手脚相当利落，掌上功夫尤见不凡，定是敌逆那边的得力人手之一，趁早解决掉，往后也少一个祸害！”

摇摇头，翁有方面色顿现阴翳，他沉重的道：“舅爷你是有所不知，我们自己的损失十分惨重，表面上看着打赢了仗，是个还能一拼的样子，实际上业已是强弩之末啦；敌逆在林子外尚留得有‘紫英队’，硬要拗执缠斗，到时候，只怕得不偿失……”

申无忌火了，吹胡子瞪眼道：“咦！翁矮子，你这是什么驴话？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在这个节骨眼上偏偏放些窝囊屁，莫不成有意扰乱军心？”

翁有方忙道：“舅爷你千万别误会，我说的可是半句渲染也没有，你大概还不知道，端少爷受伤极重，有性命之虞，我们大司律的一条左臂肩骨全碎，筋骨皆断，眼看着这条膀子就要报废，此外，连易尔宽……”

说到这里，翁有方竟然说不下去了，他神色凄楚，声调硬涩，虽是强扮着一副僵木的模样，却益增其无可言喻的悲痛内涵……

身子震了震，申无忌惊窒的道：“易尔宽，易尔宽怎么了？”

吸了口气，翁有方沉缓的道：“他去了……”

“咯崩”一咬牙，申无忌凸瞪着眼，一边面颊的肌肉在不停的抽搐：“是哪个天杀的畜牲所为？”

翁有方苦涩的道：“听大司律说，下毒手的人是尤奴奴那两个女徒弟，‘孔雀屏’白倩和‘凤凰翎’舒亦萍……”

申无忌双眼中闪射着血红的光芒，他怨毒至极道：“这两个心黑手辣的臭婊子，我要不擒住她们活祭易尔宽，我就算是这两个小婊子生养的！”

翁有方沙哑的道：“其中一个……那‘凤凰翎’舒亦萍已经被尔宽宰了，‘孔雀屏’白倩也被大司律斩去一足，可恨她已逃脱，至今，还不知死活……”

申无忌激动的道：“就算她尚存一口气，也要将那恶毒贼人活活扼死，摘心剖腹，以祭易尔宽！”

林子那边起了响动，费云已扶着端吾雄蹒跚而来，不待这边的人迎上，他已颇见疲惫的开口道：“我们走吧……”

抢上几步，申无忌急道：“老费，易尔宽的遗骸呢？”

无声的叹了口气，费云形容憔悴的道：“我先把尔宽草草埋了，如能江山鼎定，重振基业，再来为他移灵吧；申无哥！目前我们得快走，一则伤者急须治疗，二则，楼主那边仍要我们赶去接应……”

翁有方吸了吸鼻子，道：“大司律说得对，死了的已经死了，眼下先救活着的人要紧！”

玄小香走了上来，接过端吾雄背上，这时，端吾雄人已陷入晕迷状态，连呼吸都是那般低弱了。

申无忌望着费云左肩那巨大的伤口，担心的道：“老费，你受的伤也不轻，我看，你还是叫玄小香伴着先到会合处所疗伤歇息，我妹子那里，就由

我和翁矮子两人去接应——”

费云平淡的道：“多一个人便多一份力量，再说我这点伤还能挺，眼前形势急迫，只要挣扎得动，谁也不可轻容闲置，申无哥，我们走！”

申无忌迟疑的道：“话这样说是不错，但老费，你左肩上的伤，委实是不轻，耽误了治疗的辰光，恐怕就麻烦了，再则，拖着这条膀子，你又能帮上多少忙？争，不争在一时，往后指望你的地方还多的是，若叫这条膀子累了你，太不划算……”

费云苦笑道：“我不是逞能，申无哥，责任所在，虽死不辞，休说只伤了我一条手臂，即使尚存一口气在，我非得撑持到底不可！”

深深明白费云个性的翁有方，这时轻扯申无忌的衣角一下，低声道：“舅爷，大司律心意已决，我们加几分仔细卫护着他也就是了，若是愣要阻着不让他丢，还不晓得要再耗磨上多少功夫，到头来劝不劝得住犹不敢说……”

申无忌无可奈何的道：“老费，你这又是何苦？”

费云道：“只是尽一份心罢了，申老哥。”

翁有方叫过玄小香来，悄声吩咐了他几句话，玄小香连连点头：“左护法放心，我包准找得着那个地方，赶到了那里，我把端少爷安顿妥了以后，再马上朝回撵……”

费云摇头道：“不必了，你只负责照料吾雄便可，这边，我们自会应付。”

玄小香不敢多说，躬身道：“是，小的这就上路！”

申无忌忙道：“慢着，据翁矮子说，敌逆方面恐怕尚有伏兵围伺林外未撤，你背着个人不好施展，我们几个先杀出去替你开道，你随后跟着转向突脱便成！”

于是，申无忌、费云、翁有方三个，齐声吼叫着朝松林的侧方冲出，尤其申无忌嗓门最大，叱喝如雷，金环大砍刀更是震耳的暴响……

从另一边，玄小香若一溜轻烟般不落痕迹的逸去，别看他背上背着个人，动作还相当的灵巧利落。

在同一的辰光下，人间世上却有不同的情景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当黑松林里的杀戈刚刚开始，据守土路转角处那块高地上的金申无痕等人，也跟着察觉了异变。阮二那只独眼闪闪生光，他凝视着黑暗中的某一点，又缓缓转移到另一个方向，于是，他那两撇刷子也似的浓眉，便紧紧的纠结在一起了。

盘膝跌坐着的金申无痕，脸上毫无表情，只有寒削的夜风，吹拂着她的披襟在不停的飘扬，她盘坐着在这里，好像端是为了承受夜风的吹拂似的。

微微俯下身来，阮二语声里有掩隐不住的疑虑：“老夫人，恐怕情况有了变化——”

金申无痕静静的道：“你也发觉了？”

吸了口气，阮二忧心忡忡的道：“丘陵子和黑松林那边，似是已经交锋了，小的听到厮杀与呼号的声音……”

金申无痕低沉的道：“不错，他们已经干上了，但在此之前，形势便已显示出不良的征兆——展若尘和卓老四等人逾时未归，更毫无消息传回，我就知道事情不好。”

阮二焦急的道：“老夫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金申无痕道：“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又能怎么办？！”

搓搓手，阮二道：“请老夫人裁夺，我们是要前往接应展爷和四当家他们，还是赶紧支援大司律或二当家，抑或分开人手，齐头并进？情势迫急，

不能再延宕了！”

金申无痕笑得带一丝凄苦：

“你也算是老江湖了，阮二，竟然连眼前这么一点名堂也瞧不出？”

怔了怔，阮二有些茫然的道：“老夫人是说？”

金申无痕摇头，低沉的道：“我是说，我们现在什么事也不能办，但求自保存身，突出重围再做道理！”目光回转，阮二紧张的道：“老夫人的意思是……是说连我们也掉入陷阱，被人家暗中圈住了？”

金申无痕稳定的道：“正是如此！”

阮二不敢相信的连连吞咽着唾沫：“这，这怎么可能？老夫人，这怎么可能？我们此次的行动是如何机密？又是如何审慎？敌逆那边说什么也估不透，摸不准啊……”

冷冷一哼，金申无痕道：“天下的事就没有一样是绝对的，我们自己固然精打细算过了，但谁敢说没有漏了哪桩，不曾遗了哪一点？”

阮二急道：“那么，是什么地方出了纰漏呢？”

金申无痕道：“我也正想找个人问问，阮二。”

阮二咧了咧嘴，尴尬的道：“却不见有什么异动，老夫人，会不会……呃，是我们过虑了？”

金申无痕道：“别朝好处想了，人家早就掩过来啦，这一刻，更近得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晃——”不待阮二再说什么，右侧的暗影下，一个生硬又冷削的声音忽然响起：“大嫂，又一阵子不见了，瞧你气色挺好，真叫别来无恙……”

猛的抢前三步，阮二暴叱如雷：“什么人？！”

那冷硬的嗓门中爆出一阵冷硬的笑声：“阮二，你连你旧日主子的腔调都听不出来啦？可怜生的，这些日子来东奔西藏，约莫已把你的机敏给磨钝了，悟性给憋混了……”

金申无痕木然道：“单老二，黑天暗地的，你该不只是跑了来分析阮二的反应力吧？”

对方昂然出现——一点不错，正是那叛逆的首脑，一手主谋颠覆“金家楼”的人物，灰衫单慎独！

阮二独目怒瞪，挫着牙叫：“罪魁巨恶，今天便是你遭报之期！”

毫不为意的一挥衣袖，单慎独连眼角也不瞟向阮二一下，他带着那抹惯常的阴冷倨傲的微笑，象征性的朝金申无痕拱了拱身：“大嫂，近来的光景，恐怕不算太如意吧？”

金申无痕道：“当然。”

左右一看，单慎独似乎无视于“飞龙八卫”业已迅速形成的阵势，那种占据着最有利的出手位置，并且随时皆可发动最快扑击的阵势；他依然笑吟吟的道：“老实说，大嫂，我也真佩服你，在目前这种于你绝对艰困的形态下，你不但照样活跃反抗，更且主动向我攻击——虽然那是并无多大效果的，然而你不懈不屈的奋斗精神，却十分令人激赏！”

金申无痕冷漠的道：“你说得未免稍微轻松了点，单老二，直到目前，我仍是你肉中刺，背上芒，使你坐卧不安，夜难成眠，并且，你非常明白，我对你的报复及惩罚不会至此为止，我终将取你性命，歼杀你这一窝子叛逆贼党！”

阴阴的一笑，单慎独道：“我不会不知道你的心意，大嫂，所以我也必

须尽快拔除这肉中，背上芒；时间拖延下去，于你于我，都是一桩痛苦，一桩莫大的痛苦，今晚上，我来了，大嫂，感谢你比预期更早给予我这个机会！”

金申无痕凛然的道：“或许这也是我的机会！”

摇摇头，单慎独道：“你的胜算不大，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或是把握较小的事，大嫂，你该清楚我的个性，在这种情形下，我一旦出现你面前，大嫂，你就应该省悟你的处境业已危殆到一个什么地步！”金申无痕沉着的道：“这话得等到最后才说，单老二，人算总不如天算！”单慎独露出一种悲悯的表情，他叹着气道：“想想吧，我们昔日的龙头大嫂，原是一个多么坚强又有气魄的女人，她充满了自信和毅力，有着无比的雄心及胆识，可是，如今却求起天来了，大嫂啊，你是真的老了，真的挺不起腰杆，直不起脊梁来了……”金申无痕毫不动容的道：“单老二，你在很久以前，就希望我变得如你所说的这个样子，嗯？”单慎独道：“是的，但我终于等到你变成了这样子——多么孤单无靠，又多么老弱衰颓的样子，大嫂，你还不承认你已是不再有作为了吗？”不以为然的笑了笑，金申无痕道：“这需要你来证明给我看，单老二，结果揭晓之后，才能知道你说得对是不对。”单慎独微笑着道：“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大嫂，我就是为了要证明你的昏聩无能，败弱贫乏而来，大嫂，你面对现实吧，由不得你不认命了！”金申无痕的唇角抽搐了几下，还没有说话，阮二已经愤怒的吼叫起来：“单慎独！你，你这头忘恩负义的狗，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下等禽兽，忠孝节义你是一样也不占，你枉披着那张人皮，你白糟蹋了金家几十年粮食啊……”

单慎独不愠不怒，气定神闲的道：“你的盲从和愚忠是十分可悲的，但我仍能理解，阮二，到底你是被金申无痕收养了这么些年，更由于你的心性木讷，头脑粗蠢，又如何来认清金申无痕那套笼络利用的狡猾手段？愚笨便是，阮二，你所思所想，就全在这上面了，却如何叫你醒悟明白？如何点你得透？唉……”

阮二挫着牙怪喊：“放你的狗臭屁，姓单的，你他娘叛宗离道，背主反上，这等滔天罪孽，真该天打雷劈，五马分尸，倒还有这么些说词！真正一派胡言，满嘴扯淡！”

双手一背，单慎独摇头道：“你是个浑人，可怜的恹，阮二，跟你是说不清的了！”

阻止了阮二的叫骂，金申无痕低沉的道：“单老二，相信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吧？”

眉毛轻扬，单慎独道：“我不是个白痴，大嫂眼下亦非逞英雄，充好汉的辰光，事关江山的替换，基业的承续，干系何等重大，我岂会匹马单枪跑来顶命？”

冷冷一哼，金申无痕道：“从来你就打算得精细，单老二。”

单慎独道：“还是大嫂知我，大嫂既然知我，也该清楚我甚少做没有把握的事吧？何况似这等大事？”

金申无痕生硬的道：“形势的演变，并不见得俱如人意，周全与否，只是自家事前的筹谋而已，局面的转换，恐怕不一定会循着人们思维及铺排进行，单老二，就如同我的失策，亦可能包括着你的失算！”

大笑一声，单慎独狂傲的道：“我会失算？大嫂，我若失算，你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了！”

形色在刹那间又转为阴沉酷厉，他接着又重重的道：“便叫你死了这条

心吧，大嫂，你这次整个行动计划，只在你们刚刚定案的时候，就已经全部转到了我面前——你们人手的分配，目标的企求，步骤的衔接，以至于行事的原则，进退的依据等，每一个细节，每一桩过程，通通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大嫂啊，丘陵子那边，潘老三这家伙以及他的那拨子熊人，此刻只怕完全变了鬼啦；黑松林内，你们金申两姓家族同费云那几块货，也准保活不出半个；至于摸到我们屋里妄图挑野火的展若尘和卓老四等人，这阵子大概早埋进土里了。大嫂，你的羽翼皆折，爪牙尽失，光凭你身边这丁点压箱子底的玩意，犹能起得了什么作用？你还不认命求个全尸么？！”

一边，阮二震动又惊恐的嚎叫：“胡说，全是胡说，老夫人千万别信他这套鬼话，姓单的只是编排了唬弄人……”

摆摆手，金申无痕缓缓的道：“不管情形是不是如他所言，也不论我们已经濒临到什么危殆关头，阮二，一口气却总是要争到底的，就算他说的全是事实，光凭我们这九个人，也得拿他大把的性命来垫背！”

阮二独目如火，闪闪发射着赤红火焰，声音自喉管往上进：“老夫人，我们全豁上了！”

金申无痕目注对方，平淡的道：“经此一战，单老二，即使我们这边都死净绝了，你也不可能再留下多少人，实力太过薄弱，只怕是控制不住像‘金家楼’此等庞大基业的！”

单慎独十分安详从容，好似早就胸有成竹：“不必大嫂过虑，我已有通盘的合计了。”

轻轻从地下站起，金申无痕又重复着她先前讲过的话：“或者你合计过了，但往往是人算不如天算的，尤其是像你这种人，上天怎会样样遂你的心愿？”

露齿微微笑，单慎独讥诮的道：“在这个节骨眼下，大嫂，还是多振作你自己吧，求天是不管用的了……”

金申无痕闲闲的用手托了托她插在发髻间的“黑龙簪”，举止是恁般的雍容自若：“你还在等什么呢？单老二。”

于是单慎独退后一步，略略提高了嗓音：“时辰到了，伙计们，亮相吧！”

五十六、龙为虎伥

首先由暗影中出来的，是一个矮胖如桶的身子；那是个五官细小，却红光满面的奇突人物，他一现身，便笑呵呵的朝着金申无痕抱拳：“大嫂子，久不相见啦，只是今晚上这个场合得谒大嫂子芳颜，却不免令兄弟好生遗憾，这叫形势所逼，呃，不错，形势所逼哪……”

那个人，竟是辽北“三龙会”的会首——“长山三龙”的老二“卷地龙”上官卓才！

金申无痕忽然笑了，她语气相当柔和的道：“上官老二，原来是你啊，我们之间，似是命里冲克，老在不该见面的地方碰上啦……”

上官卓才搓着手，似乎颇为尴尬的道：“江湖海，江湖海啊，大嫂子，卷进来便只有在里头凑合着随波浮荡，要是逆着它，迟早便沉了底啦，大嫂子你多包涵则个。”

金申无痕笑吟吟的道：“贵会的‘长山三龙’约莫都到齐了吧？这个热闹，只怕你拜兄拜弟他们不会放心让你一个人来乐合……”

上官卓才咧着嘴道：“大嫂子可别见怪，我们兄弟也是情非得已，不由自主啊……”

又有两条人影闪了出来，一个是位看上去颇见苍老的清癯白发老者，一个是位缺了条左腿，休魄却十分修伟的中年人物；他们两人分向上官卓才上下首一站，那老者已沉劲有力的先开了腔：“金大嫂，相信你已经明白了我们今晚的来意——”

金申无痕淡淡的道：“不错，我非常明白。”

老者的脸色有点难堪，他干咳一声，又接着道：“我只能说——我们很遗憾；金大嫂，这是一种形势，形势的转易，并非人力可资抗衡，尤其是江湖道上权力与局面的交替，乃是最现实又冷酷的，我们仅有两种选择，斥拒或是依附，我们必须在地头上支撑下去，‘三龙会’还有上千口子的人等着张口吃饭……”

金申无痕僵冷的道：“看样子，是你们选择了依附这条路？”

闪避开金申无痕尖锐的视线，老者艰涩的道：“金大嫂，我们想活下去，不愿使这块地头上的新统治者在开始就对我们产生恶感，‘金家楼’的潜力我们明白，我们得罪不起，至于谁来接管‘金家楼’倒不关紧要，总之，我们只有顺着‘金家楼’的意思走！”

金申无痕尖峭的道：“大概不止这点理由吧？贾长川？单老二许了你们多少好处？！”

那老者——“三龙会”的首领“摩云龙”贾长川，面颊的肉往上扯了扯，他窘迫的道：“你知道，金大嫂，这原是一个新统治者的支持所惯有的附带条件，不足为奇……”

轻蔑的一笑，金申无痕道：“贾长川，很可能你们错了，你们表达你们的屈服——对一个叛逆来说，未免稍稍早了一点，因为直到目前，仍没有确定谁才是‘金家楼’的统治者，最后的结果尚不曾分晓，很可能不是我或单老二，是你们‘长山三龙’也说不定！”

单慎独哈哈大笑：“大嫂，你这攻心之计，却用得也太晚了，道上混的朋友们，哪个不是招子雪亮，心窍透明？胜负存亡，一眼看到底，形势优劣，更乃摆得一清二白，你我之间，谁被逐出了‘金家楼’堂口？谁又在东藏西

躲？谁在发号施令，谁在捶胸顿足？大嫂啊，胜者为王败为寇，这么点道理，还值得一提么？”

扭转头，他又冲着贾长川道：“贾老哥，我说得对不对呀？”

贾长川苦苦的一笑：“二爷，‘长山三龙’这不是全来供二爷差遣了么？”

单慎独傲然道：“江山不是白搭的，基业不是空拣的，一场接着一场的拼杀，一波连着一波的豁斗，赔人命，舍血肉，经过多少时日的策划与布署，绞尽脑汁，费煞心机，方才堪堪成了局面，贾老哥，你睁大两眼看着，这一亩三分地究竟会是谁的？”

缺了一条左腿的中年人——“长山三龙”的老幺“缺爪龙”霍刚冷冷的接了口：“我们知道这一亩三分地将是谁的，二爷，所以我们已经用行动表达了我们依附的倾向！”

单慎独阴森的道：“不错，霍兄，不错，你们很受抬举，也很识趣——但千万别想岔了，你们‘三龙会’仍然是‘三龙会’，在我答允你们的条件之外，‘金家楼’的地盘及基业除了我谁也沾不上边！”

贾长川两道灰白的眉毛纠结了，他沉沉的道：“我们不敢有这个妄想，二爷，我们一向很知足。”

上官卓才也打着哈哈道：“你这是说到哪里去啦？二爷，你吃面，赏我们一口汤喝，我们兄弟业已是感恩不尽了，这江山一朝到手，我们兄弟不求别的，只巴盼你二爷稍给几分颜色，能仰仗你的脸面在地头上混混也就得了……”

金申无痕叹了口气：“真没想到，‘长山三龙’竟是像这个样子混起家的……”

单慎独忽然又和煦的笑了：“大嫂，你该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识时务者方为俊杰，长山伯仲，自有其选择！”

上官卓才腔调软塌塌的：“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冷冷瞥了上官卓才一眼，单慎独严厉的道：“上官老儿，打点起精神来吧，霸业与权力的争夺，原本就是寡绝和酷烈的，只讲手段，求其目的，论不到那些七情六欲的存在，如今人已站上了船头，泾渭早划，壁垒分明，再要表什么暧昧含糊的意思，就不但无聊，更且无知了！”

上官卓才不由面红耳赤的道：“你可别误会，二爷，我决没有其他什么想法，只是顺口溜了两句话……”

哼了哼，单慎独道：“即使你有什么八面玲珑的骑墙之念，到了眼下短兵白刃的地步，也拔腿不及，对方亦断不会容你再有回头苟且的机会！”上官卓才忙道：“我明白，我明白，二爷，就算我再糊涂也不会到这个程度，你放心吧，好歹，我们兄弟全陪你搭下也就是了！”微微昂脸，单慎独的语音高拔：“叫你们‘三龙会’的‘六大顺子’列阵吧！”贾长川的右手举了起来——非常沉重地举了起来，于是，六条人影立即闪现，占据在六个可以连成半圈的点上，寒亮的兵刃，也同时出鞘。金申无痕笑了笑，道：“贾长川，你还真个记得和我那死鬼的交情，居然连你‘三龙会’撑抬面的几把好手都一遭搬出来，盛意可感，委实盛意可感！”贾长川脸色透青，他的双目垂注向下，嗓音暗哑无力：“很对不起，金大嫂，金大哥往日待我的好处我不敢忘，但是，为了我整个组合的生存延续，也只好请大嫂宽谅；自此事发生，我曾不止一次向归天的金大哥暗祷告罪，我亏了他的，便等我到阴曹地府叩头领罚吧……”金申无痕漠然道：“若真到那个时候，也记得把今天对

我讲过的这套说词再重复一遍给他听，那死鬼耳软心慈，很可能对你大表赞扬之外，另再给我扣上一顶‘妇人误事’的帽子亦未可定！”几句话有如针刺锥钻，贾长川不禁大感难堪；原是旧交相识，却变得兵戎以见，而兵戎之起又是这么一个自私贪图，站不住一脚的原因，是受胁迫也好，遭诱骗亦罢，怎生论起来，都防不住向所标榜的“道义”两个字啊！

“缺爪龙”霍刚硬绷绷的接上道：

“金大嫂，前一阵子我们二哥帮他几个朋友找场，到末了却被你半路上杀出来，大包大揽的硬把我们二哥碰了回去，弄得他灰头土脸几乎见不得人，大嫂你的这种行径，可也曾顾虑到金大哥和我们哥几个的交情？！”

金申无痕的脸色寒了下来，她脸一沉道：“你扯到题外去了，霍刚，殊不论那档子事的是非孰属，就算我在那个场合中抹灰了上官老二的脸，你们‘三龙会’就该为虎作伥，帮着‘金家楼’的叛逆来刨‘金家楼’的根？”

窒了窒，霍刚抗声说道：“我们有着不得不为的理由……”

金申无痕鄙夷的道：“图存苟安，仰人鼻息的奴才生活，倒也不如早死了强！”

霍刚面上变色，羞怒交集：“金大嫂，你岂可如此侮辱我‘长山三龙’？！”

一拂衣袖——是一种极度不屑又轻蔑的表示，金申无痕道：“弃仁义复舍忠信，冷血无耻之尤，这类人的心性，如非麻木，便已疯妄，‘长山三龙’何幸，竟在这片地头上顶着一块天活到如今？！”

贾长川不禁全身震颤，双目圆睁，他激动的叫：“你——金大嫂，你的唇舌也未免太利了啊，你把我们几个看成了什么人？”

金申无痕重重的，毫不犹豫的道：“小人，一群唯利是图，无心无肝更加胆小的小人！”

上官卓才愤怒的咆哮：“大嫂子，我们尊你一声叫你句大嫂子，你可要识抬举，晓利害，犯不上红口白牙把人当孙子来骂，事情到了眼下的光景，你还仍以为像当年你金家楼主般的八面威风法？”

金申无痕没有表情的道：“约莫是单慎独借了几分勇气给你，上官老二，你正可拿着来试，我金寡妇的锋头比诸当年颓钝了多少！”

把心一横，上官卓才脸红脖子粗的吼：“我就是来试试，今天晚上原为了要试试而来！”

哧哧一笑，单慎独微微眯着两只眼：“早就该见见真章了，把式上争上个高下！三位是何为来着，凭白受了这顿窝囊气，连我都觉得太也不值……”

贾长川僵木的，沉重的道：“是不值，因为二爷你不是我们。”

唇角的那抹笑意凝结了，单慎独凛烈的道：“那么，三位贤伯仲是否又有了什么其他打算呢？”

贾长川的一股心火似乎有些抑压不住了，但他深深的，又深深的吸了两口气，目光平视向前，一个字一个字的道：“事到如今，正如骑虎，我们还能有什么其他打算？”

单慎独冰寒的道：“很好，那就不再磨蹭下去了；长山伯仲，单某不才，便先行踢阵，还请三位做个接应！”

上官卓才忙道：“二爷，不等等其余的人？”

单慎独阴沉的道：“他们会适时赶来的，夜长梦多，我们不妨提前一步；我这位大嫂厉害是厉害，但相处多年，她有些什么玩艺我全清楚，这一仗，笃定就是她今生的最后一仗了！”

金申无痕安详柔和得就似在和一位挚交好友娓娓清谈：“单慎独，我并不否认有这种可能的存在，然则，对诸君而言，往后亦不见得就有多少现世的机会，眼下的形势，对我固是悲哀，对列位，只怕也有趣不了！”

眼角一挑，单慎独道：“你把自己估得太高了，大嫂，别人不知道你吃几碗干饭，莫非我还不明白？‘金家楼’的老主子，放着你那点玄虚唬些二愣子去吧，在我们面前摆谱，没有谁吃你这一套！”

金申无痕袖摆轻拂，又是那一种淡淡然与不值一顾的高傲神色，她似是把什么都看穿透了，把一切全认做空幻得无以眷念了：“那么，单慎独，你还在等待什么呢？”

一侧，阮二惊虑的叫：“老夫人——”

金申无痕静静的道：“别为我担忧，阮二，我还看不到那么开，若是我要走，也不会空着一双手走，多少总该带点什么做缀头，你说是吗？”

单慎独突然暴叱：“老寡妇，你任什么也带不走！”

“阎三令”自单慎独的肩后交叉飞起，晃动着炫目又颤漾的光华，它原先只凝成令牌的影象，而刹那间，这影象便幻化做一蓬流灿又繁密的寒彩，搂头盖面罩向了金申无痕！金申无痕半步都不移动，就在漫天纵横的熠熠冷电向她交合罩落的瞬息，她的整个身躯快得不可言喻的贴地极闪——

只是双脚钉地不动——

白色的裳影宛似云涌般猝然飘舞，看不清她的任何动作，但闻空气的迸裂声与激腾声，仿佛一盆冷水浇在火红的烙铁上那般刺耳的尖响着，于是，单慎独迅速后退。

“三龙会”的瓢把子“摩云龙”贾长川旋风也似的卷到，随着他身形一起卷至的，还有一抹冰澈雪莹的灿灿冷芒。

金申无痕仍然没有闪避，她双手轻挥，恁般自然的一片劲气便托开了贾长川那吞吐凌厉的剑势。

单慎独大笑道：“好个老夜叉，好一手‘乾坤三旋掌’，你可是一天也没把功夫搁下！”

一沾即走的贾长川，他那柄锋利雪亮拗窄舌剑微微轻荡，剑端芒彩伸缩如电，再次攻来。

“卷地龙”上官卓才的一对大板斧也早上了手，他吆喝着：“赶早上，我们这位大嫂子可不好侍候！”

大吼一声，阮二挺身向前，家伙横胸：“姓上官的，便让我们亲近亲近吧，老夫人那里，你连边也别想沾！”

上官卓才昂头怪叫：“丁对丁，卯对卯，阮二有人来和你搭配，就凭你这不入流的东西，还犯不着劳动我上官二爷，我说，六大顺子哪——”

围在四周的那六条大汉，闻声之下齐齐应诺，却不待他们嗓眼中的余韵消散，“飞龙八卫”已经闪电般先发动攻势，一个扑向了一个！

阮二没有动，古自昂也没有动。

上官卓才瞪着一双眼，恶狠狠的道：“阮二，你他娘倒像真个和我‘憋’上啦？！！”

阮二凛烈的道：“你说过，丁对丁，卯对卯，姓上官的，你也只配和我玩玩！”

双斧一挥，上官卓才怒火冲顶：“你他娘算是哪一等的货色！竟想同我上官二当家的平起平坐，并秤斤两？大胆奴才，你是叫鬼迷住心窍了，居然

有这么个癫狂法！”

半声不吭，古自昂猛一踏步，“双刃斧”斜劈横挥，强劲无比的照着上官卓才的脑袋便砍！

双斧立起，“当”的一记火花四溅，上官卓才瞠目怪叫：“古自昂，你是找死！”

阮二适时而动，身形侧走，抖手十九斧朝着上官卓才的矮胖身子便招呼。

连连挪腾中，上官卓才双斧飞挥，人似螺旋，他口沫喷溅着咆哮：“来来来，我上官二爷一肩承担，便超度了你这一双抽冷子打暗算的狗奴才！”

唯一没有动手的，“缺爪龙”霍刚一个人静静的站在那里冷眼默查形势，他要决定加入哪个战圈比较合宜——

当然，他该支援的对象，必是那占不了上风的同伙。

用不着霍刚浪费多少时间，比他预料中快得多，业已有人给他选择——

金申无痕在原地不动的几式招法之下，已数次逼退了夹攻她的单慎独及贾长川，而她在突然间动了——

飞舞的白衣，宛若隐现不定的魂影，她是如此幽忽又幻异的旋掠着，双掌带起的削锐力道，融合着她那优美却几不见形的手与指，在两个强敌的兵刃间穿走回绕，只是才开始，她便掌握了主动。

咬咬牙，霍刚冷沉的道：“金大嫂，得罪了！”

“了”字还在他舌尖上翻滚，人已电掣般射出——

他的武器，竟然就是撑在他肋下的那柄黑拐，沉重的，生铁打造的黑拐！

金申无痕以一敌三，仍旧进退有据，挥洒自如；这位“金家楼”的女主人，在艺业的修为上，的确已到达了至高至善的境界，她不仅是在拼斗，在格杀，更是展现着体姿在动态行为下的流畅同妙曼，把恁般粗鲁狂悍的搏战，升华成一种悦目赏心的美感，绝无她的对手那等的野气。

表面上沉稳镇定，单慎独内心却十分焦急紧张，他没有料到——

确实没有料到，他这位大嫂子的功力竟已精湛圆熟到这个地步，他原以为他估得透对方的底细与能耐，即便相差亦是有限，但一待真正动手交锋，他却骇然发觉，对方的武学显示锦锦不尽，深浩无际，招法来路中，有着大部分是他从未见闻过的！

“阎王令”点劈穿刺，疾如石火，单慎独冷冷笑道：“老夜叉，你好会藏锋，想不到十多年的光阴，还刨不完你的根底！”

衣袖本来是虚软飘荡的，却在来近的一刹猝而硬如铁板，沉浑的风力，同时迫得贾长川、霍刚退跃，金申无痕身形晃闪在单慎独的双令刃口间，淡漠的道：“我与人动手的场合不多，你更不会有机会看我练功，单老二，只凭传闻与偶而得见我露的那几下子，你所能知道的一些东西就未免有限了！”

倏忽挪移，单慎独双令电出，他大喝着：“看你还有多少玩意卖弄！”

一直在翩掠中的金申无痕，就像一片云絮般随着单慎独刺来的令尖飘起——不，不是飘起，而更似黏在那熠亮的令尖上。

心头猛震，单慎独双令立时回带，大偏身，旋风般往外扑出。

“缺爪龙”霍刚独脚点地，身形侧转，借这半转之力，生铁拐猛辣无比的横扫金申无痕腰际！

原是飘附在单慎独阎王令端的金申无痕，便在这时翻弹腾起，当她白色的身影只在半空中映现，人已到了霍刚的背后。

贾长川吐气闻声，双手握剑，一抖前刺——剑芒灿亮如电，幻凝成晶莹

的扇形，就好似千百剑锋在须臾间做成了这样不可思议的排列，剑气蒙蒙，发出刺耳的裂帛之声，仿若要金申无痕切为片片。

往下蹲身，霍刚头也不回的就地倒撑，生铁拐挽起一个半弧，贴在左肋向后暴出。

那张冷硬的面孔扯动了一下，金申无痕动作之快宛如要追回那流逝的辰光——她的面孔方在扯动，一双手已难以解释的抓住了霍刚回捣的生铁拐杖，铁拐力道极猛，震得她身形摇晃的惯力，但是，便借这摇晃的惯力，她抛臂掷出了铁拐，以及，铁拐另一端的霍刚。

扇形的剑光弦月也似迎上，迎上的却正好是霍刚的身体，芒彩森森，寒电闪闪，血与肉便那么奇幻可怖的分扬四溅了……

一条人影在这俄顷的间隙里怒矢般穿射过来，金申无痕上身微仰，双手十指虚空点戳，连串的“扑哧”密声响，那射掠的人影凌空急速滚滚着似躲避金申无痕“阴魔指”，却在其中的一度翻滚中蓦然银眸辉耀，通体光星进现，形如一个圆柱光体般疾落而至——像是那条人影，融合进这道光柱中了！

显然，金申无痕是大出意外的，她一点也没料到对方的阵营里，竟拥有此等高手，此等艺业已臻“身剑合一”境界的顶尖高手！

接触是刹时的，变化更是刹时的，金申无痕全身骤缩，令人瞠目结舌的缩成了一个三尺侏儒般的形体，她的“白云裳”随风而起，银辉过处，立化片絮飞舞！

三尺侏儒般的形体，瞬息间膨胀复原，却在复原的同时窜腾向天，一抹弯月也似的湛蓝弧芒追旋向那道光柱，只在光柱冲撞弧芒的一刹，另一抹金色的弯刃便炫目夺魄的跟着闪现！

是的，那是“上弦生”及“下弦死！”

金煌煌的弯刃猝掠飞袭，银色的光柱在空中打旋激荡，火花纷溅，撞响不绝，那一蓝一金的两片弧刃，全在斜扬微沉之下，仿佛带有灵性般绕转回身，恰到好处的落在金申无痕手上。

金申无痕发髻有些蓬乱，面色苍白，“白云裳”之内，是一袭白缎的紧身衣，现在，她的前襟上正有一点一滴的嫣红在扩散，在印染——她的额角上是一条细细的血口子，鲜血，正是从额角上滴落的。

光柱摇晃不稳的着地，银辉精电立敛，站在那里的，是单慎独，他的一对“阎王令”贴附两臂之外，人在粗浑的喘息，灰衫横胸裂绽，猩赤一片！

缓缓的，金申无痕开口道：“很出我意外，单老二，你竟练就了这么霸道的一桩功夫！”

吁吁的喘着气，单慎独双目圆睁：“你也有想不到的时候！老夜叉，刚才未能解决你，是我时运不济，第二遭，你的气数便到头了！”

金申无痕形色古怪的笑了笑：“单老二，我未估及你以‘阎王令’这种兵器，也能练到剑术上‘身剑合一’的修为，真叫不容易，但是，你该在第一次使用这手绝活放倒我，第一次你没有成功，我已有了警惕，接着再来，恐怕就不会有多大希望了……”

狞恶的笑着，单慎独凶悍的道：“这只是第一个给你的意外，老夜叉，你将会发觉意外的变化还很多，而你，便终要埋葬在其中的一个意外里！”

金申无痕平静的道：“那也要在于你还有时间表演这些意外给我看。”

五十七、伏起八面

说着，她的目光移转过去，移转到贾长川那边。

贾长川石像一样僵立着，面容呆滞，两眼发直，唇角一下一下的抽搐，似在喃喃诉说着什么，却又一个字都听不到——在他跟前，是一具支离破碎，血糊淋漓的尸体，看上去，几乎已分辨不出那竟是一个人的遗骸，尸体如被切割，被扬弃，被糟蹋，花白猩赤又瘰癧零乱的堆叠散落，而那是霍刚的尸体，把尸体造成眼前这个形态的，却是贾长川的剑，他亲手挥动的剑。

与阮二、古自昂两个拼斗着的上官卓才，当然也看到了他拜弟惨死的情形，然而，他却吼叫不出，难兴激愤之慨，他只觉得全身发冷，背脊泛寒，只觉得一阵阵的反胃，连肠脏都宛似打了结……

单慎独亦察觉到贾长川的神情不对，他立即厉声警告：“贾老兄，眼下正是绝续存亡的紧要关头，不是发怔的辰光；要得到什么就必须先付出代价，你该往远处看，大处想，可别一错再错，把自家也缀将下去！”

蓦地抖了抖，贾长川凄怖的仰天惨叫：“是我，是我杀了老三……天啊，竟是我杀了我的兄弟……我做了什么孽，伤过什么德？竟叫我遭这种报应，叫我犯下这等错失……”

金申无痕忽然阴沉的笑了，她立刻的道：“是你的贪婪、无知、卑懦，是你昧心背义的结果，贾长川，这才只是开端，你的报应还在后面，还多着！长着呢！”

双目中闪漾着血滴滴的光芒，带着那等狂暴疯蛮的神色，贾长川吃人似的死盯着金申无痕，他用他的细窄长剑颤巍巍的指着这边，不像人声般的嚎叫：“你——你杀了霍刚，你杀了他，老寡妇，金夜叉，你这刽子手，你这大凶恶的老母狼，我要分你的尸，挫你的骨，我要替我兄弟报仇——”

金申无痕冷冷一哼，左手挥扬，蓝汪汪的一抹新月似的弧刃破风而起，发出尖锐的一声长啸：“下弦死。”

单慎独双刃并出，来势如电，一边大吼：“快躲！”

两个字吐自单慎独的口中，宛若两记焦雷，而更快在他这两个字所组合的音韵之前，金芒骤映，仿佛旭日的初晕破黑展现，那道寒人心胆的金弧，便罩向了贾长川的脑袋！

秋水一泓，闪凝在贾长川的长剑尖端，他竟不顾那要命的“下弦死”，连人带剑，以恁般快不可言的直刺金申无痕！

“阎王令”有如齐排的栅影，在真幻互映的芒彩中狂飙压来，削锐的刃面割裂着空气，像要把金申无痕切个粉碎。

动作快得似是她早已将现在的反应在过去中完成——

金申无痕的身形在她猝然的摇晃下幻做了八个影子，八个影子同时出现，却在八个迥异的方位上！贾长川蓦的失去了他认定的目标，在刹那的惊恐下，他的长剑抖起团团灿亮并且密集的剑花，剑花与剑花浮沉连衡，形同光华，仓皇迎拒临头的“下弦死”。

单慎独力贯双臂，“阎王令”纵横飞舞，猛罩敌人真幻莫辨的八条身影。

于是，八条相同的影子突如轻烟似的消失，金申无痕更似轻烟般穿出“阎王令”叠连的刃口空间，右臂倏伸，单慎独怪叫着一个踉跄退出几步——

五寸长的“黑龙簪”，洒起一溜赤亮的鲜血！

金铁交击的音响随着扬起，贾长川正扑地滚出，左颊齐耳至颌，翻开一

条可怕的伤口，那红蠕蠕的一道血槽，便把贾长川整张面孔的神韵及均衡性破坏无余了。

不过，贾长川却保住了性命，在金申无痕的“下弦死”之下保住了性命。

接回了两片弦刃，金申无痕冷森森的注视着肩头血流如注的单慎独，腔调生硬的道：“‘八魔摄心’，单老二，你怎么忘了我的这一招？”

挫着牙，喘着气，单慎独怨毒至极的道：“你不须得意，老寡妇，你得意得太早了，我会把你埋在这里，就是今天晚上，我发誓，老寡妇，你的运道便至此为止！”

金申无痕鄙夷的道：“就凭你这点道行吗？单老二，如果你的能耐便是眼前这几下子，那么，你还是为自己作准备吧！”

骇然望着手上缺痕斑斑的长剑，贾长川花白的发上也沾染着点点的红，他似乎已忘了面颊上的伤痛，不知是惊抑是怒的颤着声叫：“金申无痕，我与你拼了，我与你誓不并存——我可以不沾这次行动的丝毫利益，可以舍弃我原有的基业、名声，甚至我自己的老命也不足惜，我只要你，要你死，要你死得难获全尸，要你下十八层地狱……”

金申无痕目光清澈而冰寒，她的语声也这般的不过一点烟火气味：“如果你做不到说的这些，贾长川，你便必将失去一切——你今晚上来，打你一出现的时间开始，就已铸下彼此不能并存的后果了，如今，我们只等着是谁要下十八层地狱！”

就像是回应着金申无痕的这句话，一声惨怖的嗥号令人毛发悚然的突起，一个彪形大汉——

“三龙会”的“六大顺子”之一，四仰八叉的倒跌于地，额头中间，好深的并排插着三支没羽钢矢！

是的，公孙向月首先得手了。

“卷地龙”上官卓才卸肩反斧，爆炸也似的狂吼：“暗箭伤人的狗王八蛋——”

阮二独目炯亮，斜身猛挺，“双刃斧”由下往上，削切上官卓才左肋，左手同时倒翻，一柄宽刃短刀暴飞敌人小腹。

上官卓才四肢猝曲，变成一个球状的大肉团，蓦地横空滚出，却在滚出的一刹伸展，冷芒如电，阮二的背上“嚓”声翻开一道血口子，而古自昂整个身形飞起，双手握着他的“双刃斧”，泰山压顶般砍了下来。

狂笑一声，上官卓才似是早已成竹在胸，他的右手斧还只沾着阮二背上的鲜血扬起，左手斧已微偏着猛往上迎，两斧交击的须臾，他的左手斧随着身体的倾伏惯性倏往下落，古自昂小腿上的一大块肉已血淋淋的抛起！

但是，古自昂也早有计较，他镇定得好像先已料及眼前的招式演变和小腿上这块肉的必然失落似的，他半声不吭，人往下扑，两柄宽刃短刀便在如此接近的距离里骤射上官卓才背脊。

尖叫着，上官卓才翻斧前窜，躲过了一柄短刀，却吃另一柄透肩插入，强劲的力道，更把他撞了好几步，差点跌个黄狗吃屎！

便在此刻，“飞龙八卫”中的韩彪悍烈的用他的左手，硬生生抑住了他那对手刺来的“三菱刀”，随着人家抽刀的动作，他那只左手被绞成了一团血肉，但，他那“双刃斧”便也又狠又重的劈进了对方的脑壳之中！

又一个“六大顺子”报了废。

金申无痕冷清的一笑，道：“贾长川，你手下的‘六大顺子’，目前的

遭遇似乎颇为不顺呢，你不想点什么办法帮他们一把吗？”

面颊的肌肉一阵抖动，贾长川嘶哑的吼叫：“这就是我的法子！”

那把窄长而锋利的剑名叫“凝玉”，是一柄相当珍罕又质地良佳的古剑，贾长川保有这柄古剑已逾四十余年，平素视之若命，更爱之若命，而这柄利器，也确实使贾长川解脱了不少次的厄困艰险；然则在今天晚上，他这把形影不离，相随相伴了大半辈子的心爱兵器，却已遭到了创伤，在他此时全力挺刺之下，更像发出了灵性的哀鸣——

那么尖锐又悠长的破空声，散炫着星星点点进耀的光粒，剑身颤抖着，仿佛摇晃不定的攻向了金申无痕！

金申无痕原地不移，才五寸长的“黑龙簪”缓慢的挥动——

眼看着簪身划过一道淡淡的弧形，但在这道淡淡的弧形中，却猝然锐气纵横，交相穿射，宛如一条缓流中暗蕴着千百股激荡的细流，在平徐里显示着恁般强烈又怪异的力道！

于是，贾长川的长剑立时晃摆弹跳，像被什么东西撞击得再难把持，似欲脱手飞去——

剑在呻吟着，贾长川的叱吼也和呻吟一般。

单慎独凌空腾跃，“阎王令”狂风骤雨也似四合喷卷，耀眼的光华闪幻着千变万化的形体，或是成团成片，或是成点成线，重叠又流泄着滚动，刺耳的啸声，宛如鬼泣！

飘浮在那小小的幅度里，似是旋转于乾坤，金申无痕的身子和空气仿佛已融合在一起，瞬间来去，倏忽挪移，每在几不可能的狭隙穿闪于刃锋的连串下，在难以思议的俄顷抢先在猛浑劲力之前，她的“黑龙簪”如同一根魔棒，虽小虽短，但却展舞得出神入化，妙用无穷！单慎独和贾长川都是艺业精湛，功力深厚的顶尖高手，以二敌一，他们竟不能占到金申无痕的上风，而就算维持平扯的局面吧，他们都感到恁般的吃力！

现在，上官卓才比他的伙伴更不好受，“飞龙八卫”已不止是阮二与古自昂两人对付他，又加上了公孙向月和韩彪，四个打一个，上官卓才虽是又滑又辣，也大大的承担不住，何况他尤须防落公孙向月那一手不可捉摸的暗器功夫，说不准什么光景，公孙向月就会抽冷子出袭——

上官卓才忘不了方才那位“六大顺子”之一额头上并插的三支没羽钢矢！

八卫中其他的四个：平畏、禹其穆、冯正渊、严祥等，一个服侍着一位“六大顺子”，拼斗得十分剧烈，这真是场豁命的狠搏，双方全赤着一双眼，额头暴浮着青筋，曲扭着面孔，心里都只想着一件事——如何将对方宰杀，活生生的宰杀！

上官卓才一个劲的打着旋转，打着守多攻少的旋转；他满头大汗，喘息如牛，深插在左肩上的短刀随着他动作轻轻颤晃，汗水浸蚀着伤口，越加炙痛如火，他沙着嗓门干嚎：“单二爷，单二爷，我们其余的人怎么至今还不见来？他们是在搞什么鬼？莫不成是想延宕到光景后才来替我们收尸？”双令翩飞中，单慎独怒叱：“闭上你的嘴！”

汗水流在眼睛里，沁入嘴角，真个是又涩又苦，上官卓才喘着气，脚下踉跄打着“流子阵”：“我的单二爷……不是我他娘沉不住气，我……我是快挺不住啦！”

险险的在那串蛇影似的“黑龙簪”点刺下撩开，单慎独恼火的道：“如果你对这人间世尚有留恋，上官老二，你就最好还是挺下来！”

双斧奋力挥劈招架，上官卓才直着喉咙叫：“我业已挂了彩啦，单二爷，金老寡妇的这四个狗腿子又全像发了狂的朝上冲，好虎也架不住一群狼啊，我这边厢——”

犹不待他的叫嚷收尾，阮二贴地溜旋，横起一斧，上官卓才的大腿上便又见了血光！尖号一声，上官卓才几乎一屁股坐到地下，他拼命闪躲，乱叫乱喊：“大哥来帮我一把……大哥……六大顺子，你们快朝我这边撤……来人啊，哪一个做做好事，替我先挡上一阵……”

沉沉的黑暗里，一条人影非常突兀的闪射而出，这人的身法隼利如鹰，猛疾似虎，他只一沾上边，粗短沉重的一柄“钩连枪”已同时架开了阮二他们四个人的兵刃！

上官卓才往后急退，惊喜交集的大叫：“你们可来了，我的救命活菩萨……”

另一条人影像鬼魂般闪现，他不出声，强自插向金申无痕与单慎独、贾长川的战圈里，他似是一抹没有实质的幻雾，在如此凌厉的厮杀中，他竟仍能挤身而进，并立时迫攻向金申无痕！

单慎独的形色间涌现着欣喜，展示着快意，他发自由衷的大笑着：“邢兄，真个望眼欲穿了……”

金申无痕飘然退后，“黑龙簪”微指向地，她凝视着那人——

那个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对方也冷硬的和她互望着。狭长的面庞上呈现着淡淡的青白，双目黝黑深邃，冷酷幽沉，整个形态便凝成了那么浓重的一团阴郁同寒凛，那么逼着人头的一团阴郁同寒凛。

摇摇头，金申无痕稳练从容的道：“年轻人，你和单老二他们是一路的？”

那人淡淡的道：“在某些方面说，是的。”

金申无痕打量着对方，又道：“你的意思是，你和单老二他们的目的不尽相同？”

仍然以那种仿佛天塌下来也惊不着他似的平淡语调回答，这人道：“不错，我们的目的地不尽相同。”

单慎独狠瞪着金申无痕，冷厉的道：“老夜叉，如果你以为你能在言词间说动这位邢兄，给你一点什么方便，你就完完全全错了，大错而特错了！”

没有理会单慎独，金申无痕静静的道：“单老二说，你姓邢？”

那人微微颌首：“‘血魂’邢独影。”

眼神中极快的掠过一抹惊讶之色，金申无痕依旧镇定如恒：“我知道你，邢独影。”

邢独影毫无表情的道：“这不意外，很多人都知道我，不知道我才叫意外。”

笑了笑，金申无痕道：“你定是应单老二之邀，前来帮着他篡夺‘金家楼’的基业了？”

邢独影冷冷的道：“我对单慎独要做什么毫无兴趣，我来这里只是要找寻一个人，和那个人结算一笔旧帐——血淋淋的旧帐！”

金申无痕颖悟的道：“你要找的那个人，可是展若尘？”

唇角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邢独影的语声低沉了些：“是他，展若尘。”

金申无痕道：“你找到他了吗？”

邢独影双目中闪漾着火毒的火焰，一个字一个字的道：“要是找到了他，金申无痕你就算交运了。”

双眉微扬，金申无痕道：“什么意思？”

邢独影阴冷的道：“我此来的目的有二，一是要找展若尘结清旧帐；再者，是要向你这位辽北的老前辈领教高招。听说你自出道以来，还不曾遇到过对手，我生平有个习惯，也可称做爱好，总是渴盼和所向无敌的人物较量一番——当然，那要是真正的强者才够格。”顿了顿，他又接着道：“如若我已先找着展若尘，以他的武功修为与坚韧的毅力来说，就算我能够胜他，只怕也没有余力再来向你挑战了，金申无痕，这样一来，你岂不是少了一桩大麻烦，岂不是走了一步上好的运？”

金申无痕轻轻一笑，道：“原来是这么回事，邢独影，你的自信倒是很强。”

邢独影安详的道：“我从不妄自菲薄。”

“黑龙簪”在手指上拨动着，金申无痕道：“现在，邢独影，你尚未和展若尘碰面，而眼前的形势你应该看得很清楚，请告诉我，你有什么打算？”

邢独影像是没有看见一边单慎独与贾长川那四只眼睛，所流露出的强烈的期盼和求告之色，他闲闲散散的道：“我来此的两个目的中，自是以和展若尘结算旧债，第一桩心愿得了。”

金申无痕和悦的补充着道：“如果你那时还有力气的话。”

邢独影道：“是的，如果我那时还有力气的话。”

满头满脸血污斑斑的贾长川，忍不住又急又气的大叫：“邢独影，你可要想清楚，别上了金夜叉的当，假使你袖手旁观，不协助我们趁眼前做掉这老寡妇，她就会在摆平我们之后帮着姓展的来对付你，任你的功力再强，也永远没有希望抵挡他们合手之力！”

正眼也不看贾长川，邢独影缓缓的道：“金申无痕，会是这样么？”

略微迟疑了片刻，金申无痕道：“你要我说实话？”

邢独影深沉的道：“不错，实话——但在回答我之前请你记住，不论我们彼此间在江湖上的名声大小，更不论我们双手染血、残命无数，我们却有着崇高的人格与不容污蔑的骨节；我们或是恶魔，是屠夫，是刽子手，然则，我们不说谎，不欺瞒，至少，这该是一个武林中人最低限度的修养，金申无痕，想你不会有所异议！”

金申无痕严肃的道：“我完全同意你的见解，所以，我也会告诉你我的打算——毫无虚伪掺杂其中的打算，邢独影，我尊敬你是条汉子，因此我给予你江湖道上传统的礼遇，设若你和展若尘碰上了头，你们之间的纠葛，我答应你，只由你们双方自行了断，我及我的人决不会插手！”

邢独影提高了声音：“此言当真？”

摆摆手，金申无痕道：“慢点，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这要在三个条件下才能行通，换句话说，你必然允诺我三个条件，方可获至我绝对的保证！”

冷冷一笑，邢独影道：“我就知道不会这么简单，金申无痕，说说你的条件看看，希望那不是要挟或者某种交换的遁词！”

金申无痕道：“你听着，第一，目下你不能帮着单慎独及贾长川这班叛逆贼党逞暴施虐，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事由我们双方自己了结；第二，在你和展若尘决断之时，除了你们以外，不能有任何其他帮派在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必须在展若尘身体状况正常的情形下，亦就是说，展若尘未曾负伤挂彩的情形下，你才能单独与他较量，这三个条件，你认为如何？”

细细的想了一遍，邢独影点头道：“很好，很有道理，其实你这三个条

件也算不上条件，便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原本我来此的目的便不是为了他们的事，找展若尘湔雪前耻才是首要之急，你不拦我，我便不会先和你为难。而我姓邢的一向行事都摆在明处，单挑独对乃是我永不改易的作风，谁插手谁就是我的仇人；至于要在展若尘身体正常的情况下，这便是理所当然，否则我就算胜了他，又有什么颜面？如何说出口？尤其是，我怎么能心安？要赢就赢得光明磊落，叫我干那乘人之危的龌龊勾当，死也休提！”

金申无痕凛然道：“一言为定！”

邢独影重重的道：“一言为定！”

侧旁，单慎独的脸色极为难看，他竭力抑制着那股几欲爆烈的愤怒，生硬的，他开口道：“邢兄，你不怕上那老夜叉的当？”

邢独影道：“有些人是不会扯谎打诳，即便是你的仇敌，比如说，金申无痕就是那一种人！”

单慎独寒着脸道：“你能肯定？”

邢独影道：“我能——直觉上我就感受得到，我信任她！”

吸了口气，单慎独道：“那么，你不帮我们了？”

邢独影不似笑的一笑：“你很清楚，单兄，我早已有言在先，我来此的原因并不是为了替你们这档子事卖力，我有我的盘算，尤奴奴该说得很明白才对。”

单慎独又吸了口气：“是的，她已说得够明白。”

退后三步，邢独影淡淡的道：“我很抱歉，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单兄，你多包涵。”

贾长川急切的接口道：“邢少兄，可是你先前已经豁出了——”

邢独影冷漠的道：“那并不意味着我就会卷进来打这场烂仗，我只是要问清楚金申无痕的意图，以及搞明白展若尘在何处而已！”

单慎独道：“显然你在‘金家楼’未曾与姓展的碰面？”

邢独影道：“我们去晚了一步，姓展的已经走了，‘金家楼’内外一片混乱，好像被他搅得不轻，连尤奴奴都带了彩，他们派人领我们来这里，说或许会遇上姓展的。”

咬咬牙，单慎独道：“姓展的亦不会囫圇得了！”

目光如冰，邢独影的腔调也是又冷又硬：“不见得，展若尘功高技强，身手超绝，把‘金家楼’搅成那样，在他来说并不困难，留在‘金家楼’的那于人物，除了尤奴奴和一个姓庄的，亦没有什么好手，要伤展若尘，提也休提！”

单慎独大声道：“邢兄，姓展的不可能在尤奴奴他们众多强者的围攻下全身而退！”

扬起一边的眉梢，邢独影道：“据尤奴奴他们说，把展若尘伤得不轻，但我不相信，尤奴奴和那些人天生性好吹嘘渲染，更借此遮丑，他们那一套，我明白，而我更明白展若尘的本领，他们如何奈何得了？”

单慎独再也憋不住形之于色：“听你这么一说，倒好像真个盼望姓展的大吉大利，毫发无损了？”

用力点头，邢独影的神态是一片虔诚：“我全心全意祈盼这样。”

五十八、死仇难消

单慎独对于邢独影，也免不了有几分惮忌，尤其在目前成败攸关的节骨眼上，他硬是不敢开罪这位性格孤癖，思想怪异的煞星；火是到了头门，他也只好硬生生给按捺下去，憋着满腹的鸟气，他道：“看来，我们是无法获得阁下一臂之力了……”

邢独影木然道：“别盼望我，但你或许能够另外找到几个帮场的。”

视线一转，他略略提高了声音：“譬如，鲁西骡马帮的总头领‘驭云搏鹰’卢尊强、‘七步追风’黄渭父女，以及‘白绫门’余掌门及其十大弟子；他们的想法，不一定和我一样。”

那个最早出现，并以手中“钩连枪”逼退了阮二等人的不速之客，果然正是一张面孔焦黄起皱，有若风干橘皮，却双目炯亮如电的卢尊强！

紧靠着上官卓才的卢尊强，这时冷森的开口道：“邢少兄说得对，我们的想法与做法和他不同，他来这里，只为了遂行他个人的恩怨及心志，和其他一切没有干连，可是我们与这里的许多事却有着干连！”

金申无痕接上口道：“卢尊强，听你这么一说，似乎是有意趟这湾混水了？”

狂烈的一笑，卢尊强大声道：“不错，一点都不错，‘长山三龙’和我一向有交情，上官二兄更豁命帮过我们的忙，于哪一方面说，我们都该撑他一把，何况你金大楼主早已抹灰过我们的地盘，曾不相关横插一手，恃强袒护我们的死仇，仇难消，怨难平，这种种般般，又如何能叫我们忘得了，搁得下？所以，金大楼主，你今天也怪不得我们了！”

金申无痕道：“各位倒是挑得好时机！”

卢尊强强悍的道：“正如同你亦会挑在那个时机强救下展若尘一样，金大楼主，一报还一报，你就认了命吧！”

单慎独喝了声彩，道：“卢老兄，你这真是雪中送炭，见危伸援，自助助人，两全其美，且等大事砥定之后，我单某人再表心意！”

卢尊强好似没有听到单慎独在说什么，他昂着脸，神情悲愤的道：“金申无痕，展若尘以他那把血腥刀和刃，在我的嫡亲侄子身子戳了几个小窟窿；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更没有解不开的怨隙，只是头一次见面，发生那么一点小小的冲突，姓展的就横着心，不泛丝毫人味的把我嫡亲的侄子杀成一团模糊的血肉，而我们好不容易围上他，眼看着便可索回这笔血债，都是你，是你强加阻挠，曲意偏袒，令我们空为千仞之山，竟功亏一篑！金申无痕，你在我们伤残累累，筋疲力竭的情形下胁迫我们，恫吓我们，只是为了满足你显示权威的虚荣，为了你故作慈悲的笼络私念，你真的在维护什么？在保持什么？不是，你不是曾正视过规律、道义以及传统，你所要的，仅乃随你兴之所至所喜好的，金申无痕你却害苦了我们，你，你必然为了你的专横与暴虐偿付代价！”

刚刚喘过一口气来的上官卓才，立刻跟着呐喊：“对，卢兄你说得对，就为了替道上除此妖孽，我也恁情把命豁上！”

脸膛朱赤的“七步追风”黄渭出现了，在他身后跟着的是，形容面消色减，苍白的黄萱；另一边，一个背脊微微佝偻，黄发稀疏披拂额头的布衫老头，也领着十名臂缠白绫的大汉往上圈近——不消说，那是“白绫门”的掌门人余尚武，以及他座下的十大弟子了！

飞龙八卫反应迅速，他们在阮二为首之下，立时拥到金申无痕两侧，个

个表情冷木，神态凝聚，全是誓死一拼的模样！

金申无痕笑了笑：“卢尊强，你的话说完了？”

卢尊强强悍的道：“其余的有关你的罪行，我认为不必再加赘述——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金申无痕平静的道：“不错，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我也不用来为这些莫须有的污蔑加以解释或澄清，只有一点，关于展若尘杀死卢伏波，以及你们在恃众围袭展若尘时我出面干预的事，我认为有几句话要告诉你。”

目光环绕，她缓缓的道：“展若尘之所以杀死卢伏波，是为了卢伏波先要杀他，人有自卫的权利，至于手段如何，仅乃程序问题，不值一谈，如果当时死了的人是展若尘，我敢断言，他的死状比之卢伏波可能更要凄惨；再说我出面干预的动机，这动机只有一桩——我看不惯以众凌寡，赶尽杀绝的事，我不能容忍有那背弃公正，违悖道义的勾当在我眼前发生，至于你们怎么编排猜测，妄加混淆，那是你们的说法，然而，正如你方才所言，人们的眼睛总是雪亮的！”

火把的光芒便在这时突兀燃亮，一团一团的，带着青惨赤毒的焰苗了，静悄悄如同鬼眸的眨动般毫无声息的燃亮，因此在跳闪的光焰映照下，那一张张的人脸便也显得特别怪诞可怖了。

单慎独振奋的大叫：“是小五么？”

火把的光焰开始移动，划破夜空，留下一条的尾芒，蓬散着瞬息消失的星点，“白狼”向敢脚步不稳的走上，他身后紧跟着“十二铜人”中硕果仅存的三位：甘维、陈隆，及葛松，“大红缨”夏明则掩掩藏藏的走在最后，他们还带得有几十名手下同来。

单慎独迎前两步，急切的道：“得手了不曾，小五？”向敢哧哧一笑，道：“二哥，兄弟我几时误过事来着？潘老三那一伙子毛人，早已吃我们杀得遗尸遍野，溃不成军，败得一塌糊涂了！”

眼珠子一转，他又意气洋洋的道：“只待这里的问题一解决，二哥，我们便可瓮中捉鳖，到那破窝里把一干半伤带残的金家余孽一网打尽了！”

金申无痕没有注意向敢，她目光奇异的盯在一个人身上——“大红缨”夏明——她立时豁然大悟，她想通了；诱敌的计划是如何泄漏的，己方实力的配置与隐伏的所在是怎生暴露的。

以至为什么处处挨打，步步落后，每一行动皆在敌逆手掌心中滚转等问题，这一刹间便都有了答案！

答案乃是指定一个人——夏明！“电”字级的四把头“大红缨”夏明，那一直表现得忠心耿耿，临危不弃，并曾在秘洞中参与最后行动计划的夏明！

夏明也惊觉到金申无痕那奇异又冷酷的凝视，他不可抑止的浑身颤抖起来，他低着头，竭力不使自己的视线与金申无痕相触，而难以控制的却是他心腔的阵阵收缩，以及背脊上那可怕的蔓延的寒气！

单慎独看在眼里，哈哈大笑：“老夜叉，你现在才明白夏明乃是我们按在你身边的一颗暗子！你如今知道为什么你们着着失算，满盘皆输？不错，你已经晓得了，可是，也太迟了！”金申无痕摇摇头，语调竟是出奇的和缓：“告诉我，夏明，你是怎么做的？我一直未曾怀疑过你，因为我知道你没有和他们接触的机会；但那深藏不露的奸细竟就是你，夏明，说说看，你是用什么巧妙的法子出卖了我们？”

打了个哆嗦，夏明面色惨白，嘴唇泛紫，一边往后收缩，一边拼命用衣

袖拭揩额门上黏淡的冷汗，他没有拔腿就跑，业已算是胆量不小了。

单慎独朝着夏明骂了一声，方才故作轻松自在的道：“大嫂你威风不减，吓着我们这位小老弟啦！你想知道夏明是怎么在不能和我们接触的情形之下传出消息来的？好，让我来说——我们并不清楚你们躲在哪里，更无法揣测方向和距离，但我们却认定你们隐藏的地方隔着‘金家楼’不会太远，因此，我们早与夏明约定了传递消息的方法，这方法非常简单，而且有效。我们以‘金家楼’为中心，向四周延伸一百里，在这百里见方的地面上，我们指定了一百二十个暗置信息的密点，那一百二十处所在，或是一株树下，或是一块石边，可能是座小土庙，也不定是某家宅子的舍檐内，总之乃是不易引人注意及防落的。而我们派出四十余名精干弟兄，便每天不停的在这一百二十处密点收取消息，当然我们次次落空，但我们知道必有一次不使我们失望，我们没有料错，我们终于获得了夏明的详细报告，只这一样，已经足足弥补了我们的辛苦更有余！”

得意的一笑，他又继续：“你可能问，夏明如何记得这么多传递消息的密点？容易，我们给了他一张详图，他更会用心去记忆，他的报告一旦放妥，我们便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获悉一切！”

金申无痕沉默了半晌，始低声道：“高明，虽然繁杂了点，但的确能收时效。”

突然一声大吼，卢尊强怒叫：“我们今天是来此复仇雪耻的，单二爷，你们也有你们易帜夺霸的目的，若不趁早做个决断，延宕下去只有便宜了金申无痕！”

上官卓才也嚷嚷道：“‘金家楼’的余孽已是伤之累累，四分五裂，只剩下金老寡妇这一小撮子，咱们还不一鼓作气解决了他们，万一事情有了变化，可就遗患无穷啦……”

单慎独不紧不慢的道：“二位不用急，我们这就开始，总不会再让姓金申的看到明儿的阳光便是。”

双臂环胸，邢独影站到一边去，完全一付隔山观虎斗的架势，他只在心里祷告——希望展若尘会来这里，而且，不要太晚。

“阎王令”微指，单慎独怪笑如泉；

“大嫂，你现下的心境我十分了解，众叛亲离，孤军濒绝，此等情况是何等悲哀又惨痛？！但你沦至今日，却乃咎由自取，你种下什么因，便会收得什么果；大嫂，你就为你往昔的专横暴虐做补偿吧！”

在重围之外，有一个阴冷的，但却属于女人的声音，接着单慎独的语尾传来：“姓单的叛贼，我大嫂的处境，只怕还不似你形容的那般凄惨，相反的，要落个身败名裂，永难超生的人，很可能就是你自己，以及你这一干狐群狗党！”

众人的目光愕然遁声寻找——赤毒毒的火把光辉跳闪下，金步云、端良、金淑仪、申无求、申无慕五个人，便似突然自夜暗中凝形般出现在大家面前。

金申无痕并没有明显的喜悦与兴奋之情，好像事情的发生，早已在她预料中一样：“三叔、良弟、淑仪、无求、无慕，你们都还好？”

金步云步履稳健，形色凛烈：“好得很，无痕，我们特为赶紧来助你一臂！”

微微一笑，金申无痕道：“他们呢？”

金淑仪抢先回答：“黑松林子已遭袭，但大嫂放心，对方那些角儿生嫩

得很，根本不用排出全部阵仗，光由费大司律他们几个，已足够应付有余！”单慎独一挥手，叱道：“截住他们！”

卢尊强没有动，“白绫门”的人也没有动，当然，邢独影就更不会动了；“白狼”向敢只好朝回一拦，锥叉横起，甘维与他的两个兄弟也跟着摆开了架势，上官卓才望了他老哥贾长川一眼，亦勉强凑合上去。

冷笑一声，单慎独道：“就你们这几块料，俱皆老弱妇孺之流，能起得了什么用？巨厦将倾，狂流汹涌，‘金家楼’莫不成仅靠这些货色来撑持不倒？真是笑话！”

金淑仪严峻尖峭的道：“单慎独，你也只是口舌逞强，徒托狂言，你自家心里有数，你们尚有多少能耐，尚存多少实力？事到如今，你还有把握颠覆‘金家楼’吗？你的阴谋毒计岂是你原先敲定的如意算盘那样顺利进行？别做梦了，单慎独，我们固然受创甚重，你又何尝不是强弩之末？最后的结果，至多也只是玉石俱焚，我们若保不住‘金家楼’，你更休想沐猴而冠，当你篡位夺权的二皇上！”

单慎独目光如火，形色狰狞的道：“金淑仪，少在我面前卖弄你那点玄虚，你仗着你那死鬼老哥荫庇的辰光业已过了；黑松林里你们腿快溜得早，但是你们命中注定逃不掉这一劫，那边不应验，此地便断然错不了，迟早通通送你们上路，到了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一亩三分地是谁的了！”

嘴上是这样说，然而单慎独心里却不无意外，更有着极大懊恼，原是计划周密，十捏八攒的稳当事，怎的会发生这等异变？

照他们的打算，每一行动的人手都安排得足够有余，而且步骤紧凑，半点破绽一点不漏，应该是一个敌人也活不出来才对，眼下的情况竟大大出乎预料，黑松林的攻袭之后，对方非但没有全军尽没，居然更有抽调一半力量来此赴援的余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这场仗又是如何打的？

“白狼”向敢冷冷的开口道：“二哥，我们不用管这些老弱残兵是怎么逃出来的，反正照单全收，一遭在这里做掉，更图个干净利落！”

单慎独挫着牙道：“对，成败存亡在此一举，兄弟们，大伙全心齐力，好歹也得挣个结果！”

“摩云龙”贾长川首先引吭大叫：“金申无痕，还我拜弟的命来！”

那么暗哑的，也那么低弱的，但却充满了恁般令人感受深刻的倔强意志——声音宛似钢浸在血里，又腥又硬，那是由一个人的心肺中挤出来的声音：“要取金家楼主的命……可以，但要先取我的命才行！”

单慎独已似惊弓之鸟，他眼皮子猛的急跳，有些慌乱的厉声叱喝：“是谁？！”

宽慰及喜悦是明显地刻划出来的，是确切得让人一看即能体会的，金申无痕的腔调连她自己也讶异于如此的激动又高昂：“若尘，你来了！”

和金申无痕一样兴奋的人是邢独影，他双眸闪烁着精炯奇特的光芒，露齿而笑：“不错，是姓展的，我们也真叫有缘！”

退后一步，单慎独大吼：“加意提防着，这小子阴毒狡诈，小心他有什么诡计！”

从金申无痕后面，展若尘拄着一根青竹，被一个人挽着一瘸一拐的走了上来，挽扶他的那人，是“金家楼”四当家卓敬的近卫——“黄鹰”苏杰。

展若尘仍是一个人，却是一个血人，自顶至踵，全身的每一个部位，都

洒溅着或沾染着血迹，新的血痕更在渗沁，因而他的身上便形成了一块块的紫黑，一片片的猩红，有的地方血凝成了痴印，有的所在仍然变化着血色的形状。肌肉是绽裂的，赤蠕蠕的翻现着，偶而一条凸颤的血槽也会吸吮般的微微张合，一团碎烂的血肉往伤口轻轻收缩，他披发袒肩，一袭黑衣，就像被千百头野兽的利牙锐齿所撕咬，零零碎碎的挂在他身上，那模样，居然还是个活人，已经算得上不容易了。

金申无痕惊震的瞪着展若尘，一刹间，她有着心如刀割的痛楚，她尚不曾忆及，有什么人遭至伤害时会使她如此深邃又剧烈的感到激荡与悲愤——甚至在她的独子金少强噩耗传来的辰光！

面颊上的肌肉突然扯紧了，邢独影的脸孔上立刻蒙上一层阴霾——浓重的阴霾，也是极度失望的阴霾，他微张着嘴，两只手用力握拳，那种悔恨莫名的表情，足堪与金申无痕的痛苦形色相对照！

本来又是紧张，又是惊怒的单慎独，在看清楚展若尘现在的情形后，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那是一种如释重负之外更加上轻蔑意味的大笑；他还指着展若尘，恶形恶状的道：“打不死的程咬金，我且看你尚能活到几时，尤奴奴他们业已给你剥了层皮，只在这里，我们便会叫你挫骨扬灰，神魂俱灭！”

展若尘虽是伤痕累累，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但他的神色依然安详，包含了冷静、坚强、沉着，以及不屈不挠种种意义的安详；他的双眸清澈澄明，眉宇舒展，以他的神色看来，受伤的似乃是别人。

眼眶里闪现着泪光，金申无痕的声音微微带着颤抖：“若尘……是谁把你伤成了这样？你看看你，就像才从红染缸里捞出来……”

展若尘轻轻的道：“不要紧，楼主，我还挺得住，惭愧的是，我们没有达成楼主交付的任务……”

金申无痕摇头道：“那不是你们的过失，我知道你们全已尽了力，错在我们未能预先察觉仍然隐伏在我们身边的奸细！”

展若尘艰涩的笑了笑，道：“我想得到，楼主，当我们一发现面前的形势竟然完全出乎我们意外的那一刹，我们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对方布署得十分完美，就像大开筵席，专候贵宾光临一样……”

没有询问卓敬及颜兆的下落，金申无痕深深明白在这种情形下不见他两人的踪影，乃是表示着什么意义；她内心酸楚，语气却恢复了平静：“若尘，‘金家楼’的成败存亡，眼前大概是最后决定的关头了！”

展若尘道：“我是来与楼主齐赴大难！”

金申无痕感动得双眸又是一阵潮热，她吸了吸气，道：“但若尘，你须保重——”

那边，邢独影慢慢踱了过来，他仔细端详展若尘，冷漠的道：“还认得我么，展朋友？”

扬起视线，展若尘僵硬的笑了：“邢兄，真是巧，我们总在不该见面的地方碰上！”

邢独影叹了口气，道：“你伤得很重，看来我这一趟是白跑了……”

呛咳了几声，展若尘道：“这是说，你到这里来专为了我？”

邢独影道：“不错，你还记得我们的约会吧？我说过我会再来找你——尤奴奴隔着八千里传情，叫我赶来此地，同时上官卓才也邀来了黄渭父女、卢尊强及‘白綾门’的人，我们来的意思相信你很清楚，但是，如果我知道

你是眼前的这等情况，我决不来，展兄，我背后那条尺半长的伤痕总是时刻刺痛我的心魄，然而我不能乘人之危，否则，会更令我神魂不安！”

展若尘笑了：“我早知道你是位君子，邢兄，我也必将以君子之美回报——假若你允许我先过‘金家楼’叛逆的这一关，而我还活着的话！”

邢独影形色庄严，大义凛然：“当然，展兄，当然！”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展若尘目光环视，边问道：“‘黑煞神’铁彪、‘鬼展旗’郝大山二位来了没有？”

邢独影唇角微勾，平淡的道：“很不巧，前三个月他两位做了一票买卖，劫的是关东‘大安参行’运来关内的几箱珍贵参药皮货，‘大安参行’后头撑腰的人不是别个，而是白山黑水的十大高手之属——‘怒专诸’官宝泉；姓官的一火之下，约了他二位在‘小塔岗’明挑，这是个多日前的事了，至到我来这里，尚不曾听到进一步的消息……”

大家都是老江湖了，像这类的事不必点明，黑道上举凡发生此等冲突，双方又都是极有威望，且实力旗鼓相当的话，后果往往是不堪设想的；展若尘太息着，他一直看得起铁彪与郝大山，那是两条真正的汉子——好汉是不分敌我的。

单慎独重重一哼，冲着邢独影道：“我说，邢兄，你和姓展的叙旧也该叙完了吧？你不帮着我们，却请你赏个脸，别耽搁我们自家来办正事！”

不泛丝毫笑意的一笑，邢独影退到了一旁，摆摆手，道：“你们请便，单兄。”

回头朝着金申无痕看了一眼，展若尘左手拉着的那根显然是临时砍折下来的青竹微微在地下一顿，只在这一瞥之中，金申无痕立时感受到展若尘那透眸的杀气，那便是死也不屈服的刚烈！

一瞥的眼神还在飘摇，青竹蓦弯猝弹，展若尘的“霜月刀”已到了单慎独的头顶！曲背弓向，“阎王令”暴起挥舞，单慎独怪吼：“杀！”

人在半空突向后仰，展若尘左手的青芒灿闪蓬飞，“白绫门”的十个大弟子中，有两个甚至连攻击他们的人是谁都没看清，便狂叫着满身喷血的翻跌出去！

“白绫门”的掌门人，“白魔带”余尚武裂帛似的怒啸着，左臂里卷的白绫长虹般飞射而出，却在舒展的一刹陡然倒折——金步云的“南王锤”正砸向他的腰肋！

暴叱着“卷地龙”上官卓才方往上扑，“金家楼”的姑老爷端良已在一阵风般的旋回下截住了他，同时右手短剑，左手短斧，流光骤雨也似合罩向上官卓才。

贾长川咬牙切齿，长剑涌起一片晶莹冷森的芒彩，越过被火把光辉映照得不明不暗的蒙胧空间，直指飞龙八卫围簇下的金申无痕。

独目圆瞪，阮二方侍硬往上迎，斜刺里人影横闪，是一对长短相差三寸，比一般剑锋宽出指半左右的“雌雄剑”——金淑仪拦住了贾长川。

金申无痕低声吩咐：“淑仪一个人敌不过贾长川，古自昂和平畏去助她一臂！”

于是，两位飞龙铁卫疾扑而出，立时便也卷入那一片寒电流光之中。

几乎在同一时间，申无求、申无慕姐妹两人也攻向了“七步追风”黄渭父女，但只一上手，申无求就知道自己找错了对象，黄渭的功力深厚沉浑，比她高出太多，不过，申无慕对付黄渭的女儿黄萱，倒是绰绰有余，和她姐

姐相反，一开始就占了上风！

卢尊强逼向金申无痕，却被阮二、冯正渊、韩彪三个抵住，以三对一，又是个个豁命相抗，卢尊强竟是越不了雷池半步！

冷清的一笑，“白狼”向敢冲着金申无痕道：“大嫂，看情形还是小弟我和大嫂有余，算一算，也很有一段日子未向大嫂领益受教啦……”

金申无痕没有愤怒，也没有激动，她只是神情悲悯的道：“太令人惋惜了，向敢，你的年纪轻轻条件好，正有无限前程，但你却耐心不够，信心不强，定力更差，你原本美好的一切，恐怕就要毁在这好高骛远，虚浮不实的个性上，你错得太多了，向敢，‘金家楼’白栽培了你一场！”

向敢无动于衷的道：“人各有志，大嫂，我的能力并不只堪承担这点局面，如若我不有所作为，便会永远局促这点局面之中，再也脱不出‘金家楼’早已替我铸好的巢臼！”

摇摇头，金申无痕叹息着道：“你想差了，向敢，我们一直在助你发展，帮你往上扶，我们决无对你稍加束缚之意，你该明白，向敢，假如我们不打算扶植你，‘金家楼’第五把交椅的位子，便不会叫你坐上……”

向敢大笑道：“不，大嫂，我并不满意那第五号的位子，我要坐第二把交椅，甚至第一把！”

金申无痕缓缓的道：“如果你这么急切——急切得甚至不择手段，不顾道义，你很有可能会如愿，但是，你却铸成了现在的大错，我敢说，你此生再也无望！”

向敢粗悍的道：“我们睁着眼看——大嫂，看看是你说得准，还是我猜得中！”

手上的一对银叉斜指，他气引丹田，暴喝道：“给我宰——”

“十二铜人”一伙里，仅存的甘维、陈隆、葛松三个，立似急先锋般挥舞着手中的“赤铜人”便朝前猛卷，而“三龙令”尚剩下四位的“六大顺子”，也不分先后的齐而进袭，他们身形才动，尚卫护在金申无痕左右的公孙向月、禹其穆、严祥等马上拦截，以三敌七，顷刻间便杀做一团！

凝视着向敢，金申无痕的眸瞳中蕴聚着成形的酷厉，然而她的语声却竟出奇的柔和：“现在，向敢，真的只剩下我和你了，不错，我们的确有缘，你不是有很长一段日子没有与我相互切磋了吗？你还在等候什么呢？”

向敢的额头上鼓起了青筋，呼吸也急促起来，他双手紧握银叉，挫着牙吼：“金申无痕，你以为我会含糊你？”

金申无痕淡淡的道：“我没有这样说，但你总得做出个不含糊的架势来才能令我信服，对不对？”

银叉交合于一刹，冷电炫灿在六股破空的锐气里，向敢动作之快，不可言喻；金申无痕的身形微微晃动，人已到了向敢右侧，她的掌如兰瓣，轻巧又美妙的飘现，然而，却是劲力旋回，纵横如削，向敢右胯早已受伤，转动间颇有牵扯，他虽然迅速躲让，也被金申无痕那漫天飞舞的掌势逼了好几个踉跄！

人向斜起，向敢又在斜起的瞬息倒翻而回，双叉伸缩，光束暴散骤分，疾袭对方，金申无痕白裳荡扬，“黑龙簪”从容点戳，叮当撞响中，银叉颤跳歪斜，向敢又一次狼狈后退。

不远处，展若尘和单慎独在天晕月黯的搏杀着。展若尘左腿胫骨已断，他在攻拒进退之间，完全凭借着那青竹做为左腿依恃；这根青竹是斩砍下来

的，长有四尺，韧滑坚实，且弹性极佳，撑打托拄之间灵活巧便，更有比诸用腿行动尤为伶俐的效果，往往腾挪中出人意外，而展若尘刀出似有神鬼相助，千变万化，难以逆料，他那满身的伤，透衣的血，几乎毫未影响及他目下的战力！

单慎独也不是完全无缺的，他前胸的伤口仍在炙痛，仍在流血，但比起展若尘来，他这点伤就不算是伤了；他原以为凭展若尘大创之下的身子是有他便宜占的，然而，他现在知道他估错了，双方在闪电般的接触中，他竟感到压力更增，敌势益强——他觉得他是那般不可捉摸，又那等阴寒酷厉！

“黄鹰”苏杰全神贯注的卓立一旁掠阵，他没有参与拼战，眼前，他只是担心展若尘，他知道展若尘的伤有多重——

先前，他不曾遵照展若尘的吩咐，突袭“金家楼”敌逆之际离开，因而他守伏着等到了展若尘，也对展若尘伤后不便的身子提供了帮助，此刻他仍是这个打算，他要在必要时，再能为展若尘做点什么……

五十九、倾酬恩义

这座小山顶上，疏落的火把光辉在飘晃着，闪动着，那光度却是昏暗又凄蒙的，由于天色已经微微透了曙白，情景便越加在沉冥中渗着灰青了——好像是一场梦魇，一场色调、背景异常悲凉的梦魇，而刀的影子便在这种孤寒苍茫的梦魇中追逐，扑击，翻滚着，偶然一溜赤艳艳的鲜血划现，一声可怖的噪号破空，也仿佛幻像那般的不切真实了……

卢尊强在“钩连枪”上的造诣极深，兵器是狠毒的兵器，使兵器的人也够得上铁石心肠，因此，他这里的战况很快就有了变化，就有了结果——

在一次连续的挪闪中，卢尊强暮而曲身贴地疾窜，躲过了阮二与冯正渊的攻击，当韩彪的“双刃斧”兜头砍来，他粗短的枪杆暴斜，枪端钩刃猛的绞住了韩彪的斧锋，同时，右脚如电般闪弹，韩彪一声闷哼，离，人已满口鲜血的倒仰出去！

怒吼着，冯正渊双手执斧，奋力撞向卢尊强——这位鲁西驴马帮的总头领却反应奇快，他飞出的一脚凌空倒划半弧，又准又重的踹在冯正渊的手腕上，腕骨的折断声清晰可闻，冯正渊痛得全身收缩，跌地打滚！

独目圆睁的阮二，便在这时扑了上来，“双刃斧”翩飞挥斩，冷芒流泄，怒袭强敌。卢尊强急速旋回，“钩连枪”挑打戳刺，招法如风如轮，毫不稍让的反攻阮二，只一接触，阮二便被逼退了三步四步！

一条人影滚地而进，伸展双臂，死命抱向卢尊强的足踝——那是韩彪，一滚一口血的韩彪！

“找死！”口中冷叱着，卢尊强手上家伙仍拒阮二，反足上挑，又是“吭”的一声把韩彪踢飞三尺！

只在这一刹，原在地下滚翻的冯正渊突然腾身而起，一头撞在卢尊强的腰肋上，这一撞之力十分强猛，卢尊强不防之下，整个身子打了个转；他也够狠，身形转动间，“钩连枪”的枪尖泄起一抹冷芒，“噗”的一记深深透进了冯正渊的胸膛。

一张面孔立时歪曲的冯正渊，嘴巴也扯斜向一边，他竟双手死力抓住枪身朝外扯带，而刚刚摔落下来的韩彪更连爬加滚的扑到卢尊强身上，两条手臂像章鱼的吸盘也似，那么黏肌吸骨的缠绕着卢尊强的脖颈不放！

喉头咯咯作响，双目凸瞪，卢尊强全身一弓，同时右肘倒撞，韩彪的肋骨连断，却仍是双臂箍紧，不松不懈——

卢尊强还没有来得及有第二个动作，阮二的“双刃斧”已炫花了他的眸瞳，更带起了这位鲁西大豪的半片瘦伶伶的脑袋！

花红稠白的鲜血与脑浆在进溅洒舞，甫才凝成那么可怖的一副瞬间图案，那边金步云的一对斗大“南王锤”也砸开了三名“白绫门”大弟子的头颅，同样迸自脑壳之内的鲜血与脑浆，竟是和这边的情景相交应合，互为映辉！

“白魔带”余尚武身形飞跃，粗哑的狂吼：“白绫网！”

剩下的五名“白绫门”大弟子迅速穿走，分成五个方向，尺长的白绫腾空而起，纵横交织，那么白晔晔的一片往下急罩——真像是一面网！须眉俱白的金步云大笑如雷，他气贯丹田，采用了一种十分怪异的应付方法——一飞冲天！

绫网是罩落下来，金步云的身子却挟着至极的力道往上冲飞，一落一起

之间，五名“白绫门”的大弟子马上跌滚做一地；但是，这“白绫门”的战法显然不止这么简单，五个执网者虽然仆跌在地，却就地翻扑旋转，于是，拔起的金步云便不啻在身上缚缠了五条绫带，而每一条绫带的另一头，又另负着一个人的体重！

金步云的身子在半空努力挣扎，却不胜负荷的坠落而下，余尚武石火般掠近，白绫如虹贯日，直指金步云咽喉——金步云似是豁开了，千钧一发中，他双手的“南王锤”猛向左右抛出，那边才将两名“白绫门”的大弟子砸翻震飞，他已奋力抓住了余尚武的白绫，横扯抖带。

余尚武并不发力相拒，他任由金步云将他扯离原地，又往前抢扑——一刹间，他却猝然加速去势，陨石般泄到，手上原来的衣带倏松，不知从哪里又抽出一条同样的白绫来，这条白绫，便在金步云身躯往后微仰的当口，怪蛇般缠上金步云的咽喉！

于是，三名“白绫门”大弟子立时扯紧尚缚在金步云身上的三条白绫，余尚武却死命收绞绕在金步云脖子上的另一条白绫，金步云白发苍苍头颅猛昂，双目大睁，手中握着的余尚武原先弃落的那条白绫，在他挥臂之下有如一条响鞭，发出“劈啪”脆响，笔直抖出，又飞也似的反卷上余尚武的颈项！三名“白绫门”的大弟子往后拖，余尚武朝前扯，金步云那条缠在余尚武脖子上的白绫也同时猛砸——三方面一齐发动，传来的两声颈骨折断的音响，是金步云与余尚武二人的！一个凄厉的尖音拔起，颤抖着：“三叔啊……”金淑仪睚眦皆裂，声如泣血般的扑了过来，她宛似不觉贾长川在她失神之下挑自她肩头的一溜鲜血，她像发了疯一样冲向那三名“白绫门”的凶手！漫天的剑花飞炫迷散，贾长川“当”“当”连响的逼开了古自昂，平畏七斧翻舞，贾长川的的剑刃幻起一团硕大的光之晶球，刹时吞噬了平畏的招式——几乎不分先后，晶球爆裂，迸射出千万芒点星光，平畏狂号着摔出，全身上下就像气泡盛血，突然被无数锐器戳穿了一样，那等可怖又强劲的喷洒着大片大片的猩赤！贾长川得手了，这是剑术中有名的绝招之一：“圆破魂灭”。脸庞扭曲得变了形，古自昂的“双刃斧”拼命劈斩前逼，贾长川却越发冷静自若，刃起锋落，又快又毒，瞬息里，古自昂业已挨了三剑！

一柄青森森的刀影便在此际不可思议的出现，指向贾长川的心脏，贾长川冷冷一哼，剑光灿亮，又凝成一个晶球——但是，晶球尚没有破裂，另一抹刀影已在同时透入他的胸膛，坚硬又深澈地透入！

在须臾之间，展若尘铲除了贾长川，以他的“幻生两魄”；剑有剑的绝着，刀有刀的奇妙，俱皆各有长短，各分精彩，问题是施展招术的人如何运用，招术的法则是死的，在人手上便是活的；时机，关节必须拿捏得准，此外，更重要的还在于速度！

单慎独极快的追来，一边瞋目切齿的大骂：“卑鄙无耻的东西，你竟然用这种下作法子暗算于人……”

他这里刚刚又和展若尘接上手，另一面，“十二铜人”所属的葛松已双手捂腹，蹭蹭跌跌的坐倒——公孙向月的“小铜钹”果真准，和他其余的暗器手法一样美妙。

状似吃人的“十二铜人”老大甘维跃空而起，嘶叫着泰山压顶般对着公孙向月就是死力一击，公孙向月反手一把“梅花针”，身形侧走中左肘招处，又是“嗖”“嗖”连声的七支“袖里箭”，直将甘维逼得东窜西跳，活像一个手舞打狗棒的毛猴！

“三龙令”六大顺子中一个使狼牙棒的仁兄，在突起的挺跃下，刮掉了禹其穆手臂上的一大片皮肉，另一个手舞双刀的伙计则照头便砍来，禹其穆忍痛挥斧拦架，第三位“六大顺子”所属的那柄大弯刀，竟恶狠狠的将禹其穆那只握斧的右手砍掉！

痛是痛得眼前发黑，禹其穆却知道这不是可能歇口气的辰光，他咬牙不哼一声，连人顶肩，旋风也似撞到那使狼牙棒的汉子身上，两人一撞之下，齐齐往相反的方向弹开，大弯刀再次险极擦过他的头顶，他的左手便连着一柄宽刃短刀整个插进了对方的肚皮！

抛掉大弯刀，那人的一双眼珠歪向了一边，直着喉咙尖叫，双刀便又向禹其穆的背脊上开了两条尺长血槽。禹其穆闷不出声，在这近距离中回手抛出短刀，使双刀的朋友才只抽起染血的家伙，便一片表情迷惘的往后倒下一眉心当中，颤巍巍的插着那柄宽刃短刀！双手握着狼牙棒的那个，正往上冲，神色狰狞的吼叫：“我要把你砸成一滩肉浆，你这——”

还差着几步，那人突然噎回了语尾，直着眼，张开嘴，形态怪异的打着晃荡，双手高举的狼牙棒也僵硬了似的挺在那里再也落不下来，然后，打了个旋转，一头跌撞于地——那人背心上，深插着三支并列的“鱼尾梭”，深入得只堪堪露出了那几瓣小巧的梭尾！禹其穆咧了咧嘴——冲着公孙向月：“多谢了，兄弟！”

顺着甘维的赤铜人跃开，公孙向月抖手回敬，边大声道：“老禹，你歇着，这里由我来应付——”

禹其穆还不及回答什么，从山岗的黝暗处，火鸟般飞起一条人影，眨眼间扑落，他本能的腾身戒备，却不等他有任何动作，最后一个“六大顺子”之属的脑袋已滴溜溜的飞扬了起来，与这位失去脑袋的“六大顺子”并肩对付严祥的人乃是“十二铜人”中的陈隆，在肘腋生变的情形下急忙挥动兵器攻向那奇袭者，然而，他的赤铜人才出，“呛啷啷”已被硬生生震出五步，一对赤铜人也脱手飞落了一口！

那不速之客，嗯，“金家楼”的大司律——“无情报”费云！费云的歹毒与冷酷，陈隆是尝试过的，他在刹时惊愕之下，不可抑止的往后倒退，舌头不听指挥的直着嚎叫：“大……大哥……快……快来……姓费的到了，姓费的到了哇……”

“月牙铲”微微一闪，新月般的冷芒微射陈隆，这位心胆俱裂的仁兄慌忙拾起他挂了单的赤铜人招架，费云身形斜出，月牙铲闪电似从另一个角度穿进陈隆的左肋，用力之猛，更将他挑起两尺，摔出丈外！

在陈隆那不似人声的惨号里，甘维双目血红，口喷白沫，疯狗一样冲向费云，严祥怒叱着正待往上截击，公孙向月脱手三柄宽刃短刀，刀刀插入甘维背脊，然而，这位“十二铜人”最后，也是领头的人物却并不仆跌，他恍同未觉，依旧呼啸着冲来，一对赤铜人猛力挥击费云！

左右倏晃，费云极快，又极巧的躲过了甘维的攻袭，月牙铲吞吐如流星曳尾，只一眨眼，便已四次割开了甘维的咽喉，只叫甘维的脑袋还连着一层头皮，那等异怖的垂挂着翻倒！这时，石破天惊的怒吼震动着山头，也震动着黎明的冷冽的空气——申无忌手提金环大砍刀，和“矮土地”翁有方正从另一边掩上扑至！

白绫早已翩飞的蝴蝶般寸断飘零，更染着斑斑猩红，剩下的三名“白绫门”大弟子，几乎被金淑仪、阮二、古自昂三个人分了尸，可是，再也挽不

回业已铸成的悲惨，金步云双目不瞑，永也不能复生了……

与端良拼斗中的上官卓才，一向是眼睛雪亮，脑筋活络的玲珑人物，目前的形势，优劣胜负之数他又如何看不出来，摸不透彻？越其如此，他更加满心冰凉，意念成灰，再叫他怎么能提起劲道也无法提得起了；他自己明白，就算拼赢了端良，他同样活不成，待到拼输了，就益发后果凄惨，倒不如弄成个不输不赢的局面或可保得一条老命——猛往后退，这位“三龙会”的二号大爷“呛唧唧”丢掉手上的一双板斧，气息急促的大叫：“住手，端兄，住手，我有话说！”

剑斧倏扬，交叉胸前，端良全神戒备，形色狐疑的道：“姓上官的，你想搞什么鬼？”

喘着气，上官卓才伸手抹了一把脸孔上的血与汗，堆起那等乞怜的苦笑：“端兄，我，呃，我不和你打了，更不与‘金家楼’为敌了，只求各位抬抬手，放我一马……”

冷峻的看着对方，端良阴沉的道：“你是说，你要投降？”

噎塞了两声，上官卓才十分尴尬的道：“何必说得这么难听！端兄，人总有犯错的时候，可是只要能够悔改，便该给他一条自新之路，端兄，你说是不是？我……我很抱歉我的所作所为，我原不该冒犯你们……”

端良面无表情的道：“还不到胜负分晓，尘埃落地的时候，你现在就投降，不嫌早了点？你无妨再撑一会，说不定赢家是你们，那时，吃香喝辣，仍少不了你的一份！”

上官卓才窘迫的道：“你别再损我了，端兄，我又不是个白痴，这大势已去我还看不出来？人要识时务，知利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未免太傻了……端兄，只求你帮忙，接纳我这一次……”

端良轻蔑的道：“那么，你‘三龙会’的损折，你拜兄弟的死亡，单慎独他们至今仍在做困兽之斗的种种般般，你都可以不管，都可以不顾了么？”

咽了口唾沫，上官卓才苦着脸，道：“不是不管，而是管不了……”

“‘三龙会’的损失，我拜兄弟的丧生，全是咎由自取，就连我受伤挨刀也是一样咎由自取，人犯了错，总要付出代价，这就算我们对行为过失的补偿吧；至于单老二他们，提起来我就恨，如果不是他们威迫利诱，‘三龙会’怎会弄得此般凄惨，更落到这等田地？我，我他娘不反咬他们一口，已是仁尽义至，他们困兽之斗也好，土崩鱼烂也罢，关我什么事？他们，更是咎由自取！”

可真是一篇美言。端良想笑，又笑不出来，他摇摇头，道：“这件事我做不了主，上官卓才，不过，我可以替你问问楼主的意思——”

上官卓才哈着腰，一派低三下四的窝囊像：“务乞端兄多为美言，所谓两国交兵，不杀降将，呃，我就算是形势所逼的降将吧，再说，我与‘金家楼’不也是没有渊源在，如今日暮途穷，你们岂忍心赶尽杀绝？”

此刻，费云领着严祥大步走了过来，这位“金家楼”的大司律面容阴沉，皱着眉问：“这是怎么回事？端兄！”

端良抬抬肩道：“上官卓才表示要和我们修好，他弃械于地，袒现其诚！”

费云冷冷的看着上官卓才，上官卓才不觉头皮发麻，赶紧胁肩塌背，垂下一双手：“是，是，大司律，我知罪，我认错，敢请大司律发慈悲，启仁心，慨赐生路……”

一挥手，费云道：“严祥，先把这家伙铐起来！”

打了个寒噤，上官卓才往后退了一步，惊惶失措的道：“大司律，我乃是一片赤诚，全心降服，决无违规意图，大司律，你，你怎能如此相待！”

费云生硬的道：“你现在的身份，已不是如同盟友的‘三龙会’会首，而是形成敌对的‘三龙会’会首，此地更是战场，既为敌对，又是降虏，当然便只有阶下囚的待遇，至于如何发落，须待楼主裁决，是生是死，全看你的造化，上官卓才，愿亦不愿，全由自便！”

话讲得干脆麻利，意思更是明摆明显，费云点划出了两项重点——现下上官卓才束手就缚，说不定尚有生望，否则，便仍须决一死战！

上官卓才明白费云的意思，他极快的忖度了片刻，终于长叹一声，颓然坐下，严祥更不迟疑，快步上前，用行家的手法，以随身携带的细韧钢丝，将上官卓才反臂捆了个结实；费云微微点头，道：“这是个聪明的选择，上官卓才，假如你仍要负隅顽抗，这累累遍地的遗尸，这不成人形的遗尸，就是你未来遭遇的写照——但你切莫妄想逃脱，我们会非常注意你，只要你稍有潜逸企图，你便仍难落得周全！”

唏嘘了一声，上官卓才狗熊似的道：“人已到了这步光景，还能朝哪里逃去？是好是歹，全凭你们的良心了，唉……”

没有再理上官卓才，费云偕同端良、严祥，以及替禹其穆包扎妥当后赶来的公孙向月，匆匆奔向金申无痕与展若尘拼斗的那边。

在那里，早有申无忌、金淑仪、阮二、古自昂等人于旁掠阵，“矮土地”翁有方则加入申无求的一档，合力对付黄渭——

申无忌没有亲自去支援他的二妹，有两个原因，其一，他认为这边的形势发展更为重要，其二，他看出来黄渭并无求胜式过招的意态；明确的说，黄渭根本没有斗志，甚至十分沮丧与无奈，他和申无求的打，只是敷衍，只是拖延，此情此景，他总不能空着手站在那里看戏呀。

空着手看戏的人却另有一个“大红缨”夏明；夏明从开始就未曾下场，他一直怔忡的，垂头丧气的站在那里，模样有如一头待宰的羔羊，没有人攻击他，他也没有向人攻击，表面上，他似是被大家都遗忘了；然而，夏明自己明白没有任何人疏忽过他，尤其是“金家楼”那边的人。他也曾有过几次逃跑的念头，但是意向甫现，就会被金申无痕或展若尘十分技巧的拦截，他心里有数，“金家楼”永不可能放过他，饶恕他，“金家楼”乃是要留着，留着替他将来每一个意图背叛的人做个警惕的榜样。

那独影古井不波的注视着这场厮杀的演变与进展，他内心在叹息——

兴乱时多么气势汹汹，阵营浩浩的一片风云，只眼前，恐怕就要消散泯灭了，天数么？

机运么？若干年后，岂不又如春水无痕，叫人们连个涟漪般的回忆都那么淡漠得难以兴起了？

他这里在叹息，厮杀的局面却迅速变化——

单慎独突然长啸如泣，身形拔升，人在空中旋飞翻滚，于是，“哗”的一声异响，他的身子已完全裹卷在一片耀眼的银掠精电里，形同一条光柱，光柱略一盘旋，对着展若尘飞射而下！金申无痕见状急呼：“若尘小心——”

四周掠阵的人也大出意外，在一片惊叫呐喊声中，还没有谁想出该怎么办，展若尘已经双臂伸展，借着那根青竹的依恃原地旋回，像是传说中龙起兴风，这股急速卷荡的狂飙更是透明的，迸闪着森青色的螺塔形刀刃便组合

成一圈圈的弧环，由大而小，如同浮屠般围绕着他的身体从四周往上层叠，毫光炫目，冷焰迸溅，连周遭的空气也在碎裂般的呻吟！

是的，“刃叠浮屠”。

光彩在闪动，在交合，在流窜，双方的接触，就如同千百面菱镜迎着朝阳旋转，是那种紊乱的炫花，充盈的混淆，而金铁交击声密似鼓响，震人耳膜，两条人影在光华的映辉下略略现形，青碧的寒电闪已化为无数条掣掠纵横的蛇焰，做着各种形状不一的弹射喷飞，当另两股银色光龙甫再凝结，那么诡异可怖的另一抹刃影，猝然自虚幻中出现，宛如来自幽冥中的诅咒，倏闪单慎独的背后。

观战的邢独影闭上双眼，喃喃自语：“天罡刃……又是天罡刃……”

单慎独的身体扭曲成一个极为古怪的形状，横着往外飞出，在沾地的一刹弹起，然后再一次落下，滚动，仰天躺平，没有呼号，没有喊叫，胸前是一个掌大的血窟窿，有腑脏外溢，尚在蠕动，他的面孔上布满灰土血迹，双目凸瞪不闭——

叫他如何闭得上？！

“白狼”向敢睹状之下，椎肝沥血似的狂喊着扑来：“二哥，二哥啊……”

金申无痕猛一旋头，手下的“黑龙簪”弯成弧月，猝弹而出——

怪的是锐风袭向右面，当向敢在晕乱中急往左闪，“黑龙簪”正好穿进他的心脏，更将他带扯几步，仆跌在单慎独的尸体上！

“黄鹰”苏杰扶着展若尘，因为展若尘赖以拐的那根青竹，早已寸寸折断，分不清他身上是否新增了创伤，他在急促的，混浊的喘息着，全身是血，旧的，凝固的血，以及新鲜的，刚渗出来的血，只有他的两只眼睛仍然清澈，仍然稳定。

金申无痕奔向他，四周所有的人也奔向他，流露在每一张面孔上的，都是发自五内的关怀，由衷的悬虑，和骨肉相连，血水相亲的热切……

在血污汗渍掩染下的那张脸，看上去是恁般疲惫，恁般憔悴，但却如他手上闪亮的“霜月刀”一样冷静，展若尘努力绽开一抹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能让人察觉的微笑：“我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

紧握着他的手，金申无痕热泪盈盈，音调苍哑：“若尘，若尘，苦了你，累了你……若尘，你叫，叫我们怎么说？”

申无忌也拉开嗓门嚷：“好小子，有你的，咱们赢了，‘金家楼’得胜了，叛逆必亡，奸妄必败，这就是明证，可是要证明这些，却得费一番功夫，展若尘，你那把利刃便是维持纲伦道义的法则！”

金淑仪泪流满面，由她的丈夫端良扶持着，一面哽咽一面道：“我们终于战胜了那干邪恶的乱党叛贼，可是我们付出了多少惨痛的代价！血和命啊……连展若尘这样的一个局外人，也为我们遭到如此深巨的牵连，这一辈子，我永不愿再看到相同的事情发生……”

端良轻拍着妻子的肩背，温声劝慰：“不要激动，淑仪，再不会有这样的惨祸重演了，你看，我们不是战胜了吗？大伙都在这里，元凶巨恶的单慎独，也由展老弟替我们剪除了……”

有一只手伸了进来，谦柔的，但却坚实的分开了众人——

邢独影站到面前，他仍是形色淡漠，冷冷的开口道：“你们有什么话，不妨留着回‘金家楼’再说，我这里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大吼一声，申无忌厉声道：“想落井下石么？梦也休梦，‘金家楼’未

死之属，正可一体恭候！”

金淑仪也尖锐的道：“我知道你是邢独影，你和展若尘有梁子，但你现在找他岂不是乘人之危？姓邢的，亏你还是道上知名的人物，竟打算拣这样下作的便宜？我们断不会答应！”

邢独影表情木然，一声不响；金申无痕喝止了大家的喧嚷，她望着对方，静静的道：“邢独影，我们有约在先，可是？”点点头，邢独影道：“一点不错！”金申无痕审慎的道：“那你还想如何？展若尘受创极重，难以为力，你也亲眼目睹——”摆摆手，邢独影道：“我有三件事，金申无痕，可容我一件一件的说出来！”

沉默了一下，金申无痕道：“请说！”

邢独影语声清晰的道，“第一，你们有个叛逆，好像是叫夏明？”

一言出口，大伙立时悟及，纷纷急向四周搜视，更有的咒骂不绝，邢独影冷然道：“不用找了，方才你们各位围聚这边，那夏明想借机逃走，是我拦阻了他，这小子一试挣不脱，倒也干脆，反手一枪扎进了自己心窝，喏，人就躺在那里，你们哪一位可去验明正身。”

飞身抢向前去的人是严祥，他略一查视那具尸体，立即扬声道：“是夏明，已经断气了！”

金申无痕眉目不动的道：“便宜了他！”

邢独影接着道：“那第二桩事么，‘七步追风’黄渭父女已经悄然离开，我没有向各位示警，也没有丝毫留难他们，我认为他们父女有权离此，对于死去的卢伏波而言，黄家父女已经做得太多，心余力绌，未复可言，其实，他们未曾获及什么，受到的伤害却大……”

金申无痕想了想，道：“就算你也做对了吧，至少我们明白了一项秘密——‘血魂’亦有罕见的慈悲。”

难得的露齿一笑，邢独影又道：“第三件事，展若尘曾经说过，容他对付了‘金家楼’叛逆的这一关以后，他会以君子的道义回报于我，现在，这一关已过了，他还活着，因而我很想知道，他打算回报于我的‘君子之义’是什么？”

神色一凛，金申无痕道：“别忘了我们的约定，邢独影，若尘重伤至此，又能何以报义于你？”

挣扎着往前走了一步，展若尘提起一口气，嗓音沙哑又低弱的道：“楼主，请容我说几句话……”

金申无痕一看展若尘的模样，已不觉暗自心惊，只这片刻，展若尘的气色便灰暗了许多，那双瞳的澄清已变得迷离空茫，全身更在不住的抽搐——

这些征候，都是人体受创之后的危急先兆，她急忙提高了声音道：“你不必再说什么，你需要马上接受医治，来人，先替若尘实施急救——”

展若尘睁定两眼，孱弱但却坚决的道：“不，楼主，我自己知道还能挺一阵……楼主，请准我为我的诺言守信……这也是完成我一样心愿……楼主，请你……”

金申无痕焦急的道：“但是，你的伤不能延误，若尘，不要傻，不要动，等你身子复原了，还有机会……”

展若尘固执的摇着头，脸色越发苍黄：“楼主……就是现在，楼主……趁我还有口气在……楼主……我要还愿……”

叹了口气，金申无痕眼圈泛红，竟有些哽咽了：“好……吧……”

强自振作精神，展若尘面对邢独影，他集中意志，艰涩又吃重的道：“邢独影……相信你与我，对于肉体上的痛苦都不会过于重视……也就是说，我们之间在艺业上的高下之分，不必一定拘泥于在对方身体上所造成的创伤大小来做断论……你认为——”

邢独影颌首道：“非常正确，展若尘，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尊严及声誉的重新确立。”

展若尘低哑的道：“很好……邢独影，我们的看法和观念一致了……现在，我们用口述招式来决定胜负，分判高下，你同意么？但……是，由于我的体力所限，恐怕只能与你互证一招……”

神色立时紧张起来，邢独影往前凑近，似乎有些口干舌燥的沙着声音：“我同意，就是一招——其实，习武终生，一招之赐往往已受用不尽！”

这样别开生面的印证武功，分断强弱，倒是少见，全场的人个个凝神关注，屏息如寂，其关注紧迫的心情，决不亚于在注视一场血肉相豁的生死斗！

展若尘呼吸浊重的道：“邢独影……远来是客……你……先攻。”

拱拱手，邢独影道：“我不客气了，你注意，展若尘，我的‘铸命铲’会凝成九道光轮正面圈罩你，光轮尚在凝形，我的人已经十六个跟头在十六个俯仰不同的角度将光与点再行结衡攻击你，然后，我的左手另执一面‘龟铜镜’反扬，右手‘铸命铲’以斜弧回挂——这便是一招的全部过程！”仔细听着，展若尘的回答异常快捷简明：“‘霜月刀’会在我的急速旋回下布成一团青色螺形，刀刃组合成一圈一圈的环弧，由大而小，成宝塔形往上层叠，我的人将在塔形正中，而螺影移动狂猛迅速，这将能阻截你正面的光圈及十六个俯仰角度各异的攻击，紧接着，刀锋闪刺成千百，但真正的一刀却来自下面，系突现自炼狱之手，往上飞戮。”

大大一震，邢独影愤怒的问：“这是哪一招？！”

展若尘低哑却清楚的道：“‘地煞指’！”

面色随即暗淡下来，邢独影冷汗涔涔，连连跺脚：“是的，‘地煞指’，我只知防‘天罡刃’，怎么会忘了‘地煞指’，该死，真是该死！”

猛一摔头，他重重抱拳：“展若尘，你不但是位君子，更是一位义士，我们之间的怨隙，自此一笔勾消，山高水长，后会有期！”

不待展若尘再说什么，也不管其他人的反应，邢独影转身奔出，迅即无踪。

在刹那的静寂之后，立时爆出了一片欢呼喝彩声，金申无痕却形容凝重，匆忙下令：“别嚷了，赶紧送若尘就医，一刻也耽误不得——”

几乎是全依在苏杰怀中的展若尘，这时又突然挣扎着挺起，声调发抖：“楼主……楼主……不必费事了……请移驾一步……我心里有一桩痛苦……有一桩极大的痛苦……我要在这里告诉楼主……否则……怕就没有机会了……”

紧握着展若尘的一只手，金申无痕焦虑又急切的道：“你在胡说些什么？以你身子骨的厚实，这点伤一定治得好，有什么话往后再讲，当务之急，马上要就医，再也不能拖了……”

展若尘双目强睁，全身抽搐，大口大口的吸气，却奋力嘶呼：“不，楼主……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我要告诉你……”

赶忙凑过耳去，金申无痕急得双手直搓：“好，好，你快说，我这里听着。”

只见展若尘的嘴唇在微微翕动张合，声如蚊蚋，金申无痕的脸色却迅速转变，变得泛青，泛白，泛灰，她的双眼越睁越大，双颊的肌肉越绷越紧，身子更在不停的簌簌颤抖——未了，展若尘颓然倒向苏杰的怀中，金申无痕却脚步踉跄的往后倒退。

急忙扶住了金申无痕，金淑仪惊疑的问：“大嫂，大嫂，你怎么啦？展若尘向你说了些什么？大嫂，你稳着啊……”

申无忌也着急的叫：“这到底怎么回事呀？大妹子，你说话哪，你们是在谈的些什么有这等严重法？”

突然，苏杰带着哭腔大叫起来：“展爷晕厥了，展爷他危急了啊，再不施救就不行啦，做做好事吧，快救救他……”

定一定神，金申无痕断然道，“立即急救，要快，要用最好的药，我要他活着，我不能失去他！”

就在大伙忙乱的为展若尘救治的当儿，金申无痕独自走到一边，她仰望天，清晨的苍穹澄蓝中闪烁着炫目的金黄，天空高远，有几片淡淡的云絮飘浮，秋之晨原是爽朗又灿丽的，然而金申无痕容颜却竟恁般又苍老又憔悴，她的目光空茫，迷失于遥远的某处，如果靠得够近，便可以听到她嘴唇翕合间的喃喃自语：“天……金申无痕莫非就真的注定了今生无痕？天啊，我就不能为自己在这一世留下点什么吗？”

六十、八字巧合

浓郁的黑暗，无边无际的黑暗，黑暗中寂静无声，仿佛直通永恒，但是，永恒莫非真就是这绝对寂静与黑暗的代名？多么空茫可怕。

黑暗有时在旋转，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旋转，在那种奇异的感受里，黑暗的旋转便似操纵着时光的轮回，悠远和不尽的过去与将来重叠着，循环着，时空的延伸竟恁般混淆到毫无意义了。

一种超然物外的轻盈感，使展若尘觉得身体宛如是透明的，是有形无质的，他有着从未曾有过的松散飘忽，毫无重量般渗于周遭，于远近——而不论何处都是那等漆黑。

展若尘不期然的怀着恐惧，兴着傍徨，如果说就是死亡，就是另一个世界，这样的飘荡与无尽无绝的黑暗却何时止的？传说中的阴曹地府呢？十殿阎君呢？传说中的鬼门关，奈何桥呢？他从未预计自己能永生极乐之境，但就算是下十八层地狱吧，总也该叫他见着点什么，承受点什么，不能老是毫无目的地迷失在这一片茫茫的黑暗中啊……。

终于，他看见了一抹光线，一抹微弱又蒙胧的光线，他竭力向光源的所在接近，他马上发现这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他的身子在飘荡，在游移，在没有重心地旋转，好似逆流泅泳，攀升雪崖，竟是恁般的艰辛与难以着力，他不觉得累，不觉得乏，只是很焦急，很迷惘——为什么劲道和动作的运用全不受控制了呢？光线慢慢近了，也更明亮了，蒙胧的幅度在扩大，在迫前，他又听到了一种声音，一种熟悉的，人在说话的声音——他好兴奋，好惊讶，那总是他知道并且习惯的声音，不管声音的来处是人或是鬼，他总不会再孤单迷失下去，总会有一边和他是同类。

他忽然不能自抑的冲向光线，更突破了蒙胧，刹那间，他觉得像有条千万钧重力蓦而从四面八方压了下来，压在他的身上，又压进了他肌肉骨骼，压力像在撕裂着他，刺戮着他，他又发觉我回了自己，凝成了自己，而真正的自己却沉重到令他几乎负荷不了，他感到呼吸迫促，感到每一根筋络全在抽搐，那么酸涩又麻滞的，他缓缓撑开了眼皮——本能的，下意识的，只是不自觉的撑开了眼皮。

有光亮在晃动，并不似预期的强烈，有影像在摇摆，宛若模模糊糊的隔在一片雾翳中，他闭闭眼，再睁开，视线稍稍清晰了些，但仍然不甚真切。

一只柔柔的，又嫩又凉滑的手抚摸着他的额头上——他直觉的认为那是一只手，女人的手。声音听来好熟，声音在惊喜兴奋中仍透着十分的娇美温婉——令人联想起这声音与抚在额头上的手都属于同一个人，同一个女人：“烧退了……退了好多，啊，他的眼睛在转动，他好像快苏醒过来了！”

有人宣了一声佛号，呢喃着：“真是上天保佑，展爷这条命有救了，简直硬从阎王爷手上抢回来的……”

展若尘调整着视线的焦点，瞳孔也逐渐能适应光亮的刺激，慢慢的，他看清楚了站在面前的人，施嘉嘉和玄小香。

俯下身来，玄小香的面孔几乎贴在展若尘的眼睛上，这位“蹦猴”紧张试探着：“展爷，展爷，你听得到我么？你觉得哪里不舒坦！展爷……”

舌头非常僵硬，但展若尘却努力运转着，他干裂的嘴唇轻轻张合：“玄兄……”

玄小香高兴得大叫起来：“醒过来了，展爷清醒过来了哇！”

又一个人快步抢前，一面呵责着要玄小香放低音调，然而他自己的嗓门却更大：“老弟啊，老弟啊，你可苏转了，但愿你就此长生不死，可别再绕着鬼门关耍乐子啦……”

展若尘看出来那是申无忌，他勾动着嘴角，声音低弱得只似在舌齿间徘徊：“前辈……这是什么地方？”

申无忌俯下脸，脸上每一道皱褶，每一根胡须都抖动着笑意：“这是什么地方？啊哈，好叫你得知，这里乃是咱们‘金家楼’的老家呀，你养伤的所在，也就是你第一次来‘金家楼’时休息的‘如意轩’！”

闭闭眼，展若尘沙哑的道：“我为什么……为什么没有死？”

申无忌忙道：“你在瞎扯些什么？老弟台，你可知道为了救你命，我们费了多大功夫，耗了多少力气？把‘金家楼’的几个大夫全集中来替你医治，用最好，最昂贵的药材内外煎敷，每天十二个时辰都有人在旁边侍候，施丫头自己就衣不解带的守了你四天三夜；这还不说，我大妹子更派飞骑专程到三百多里外为你请来了两位名医，日夜分班轮值，直闹得鸡犬不宁，人仰马翻，堪堪救回你的小命，你却埋怨着自己怎么没有死？！”提到金申无痕，展若尘益加痛苦的道：“我……我对不起楼主……我认为……我死了会是一个……一个解脱……或者……对楼主亦然……”

那么平静，又含蕴着恁般慎祥的声音忽自一旁响起，接住了展若尘的话：“不然，若尘，事情完全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我失去了我的独生儿子，我不能失去你，若尘，在我心中，在情感上，你就是我的另一个儿子。”

金申无痕不知在什么时候走了进来，她凝视着榻上面容枯萎的展若尘，眸瞳中的神色和煦，流露着赤裸裸的关爱，透着毫无保留的亲情，在那双眼里，找不着一丝怨悔的痕迹，更不见丁点仇恨的痕印，目乃心之镜，从这两面镜子里，她已表达了她全部的宽恕与由衷的谅解。

不易抑止的颤震着，展若尘目眶润湿，语声不稳：“楼主……你赐给我的太多……我却那么深刻的伤害了你……我……我不知该如何来弥补所加诸于你的创痛……我想只有这一个法子……用我的命来抵……”

摇摇头，金申无痕和悦的道：“傻孩子，不错，我给了你一些什么，但你还报予我的要比我给你的更要深重，你早已不停的用血肉，以赤诚来还报我了；少强固然死在你的手里，可是在那种情形下，在那种肆意残害老弱妇孺，既杀又夺的情形下，你又有什么选择？况且你那时和我毫无渊源，甚至互不相识……若尘，我承认在你告诉我一切之后，我非常震撼，也非常悲痛，当时，我的感觉十分复杂，心情极度矛盾，然而经过我仔细分析，客观的剖解，我终于平静下来，我也想通了，我不怪你，因为你一向就是这么一个忠义磊落的人，如果你当时见危不援，视若无睹，少强或会生存下来，但我又如何能对你依恃器重？这只是命，也是天数……”

展若尘鼻端酸楚，语调咽塞：“楼主……”

金申无痕苦笑道：“说到天数，若尘，我与你的际运也何尝不可做此解释——你令我失了儿子，我不要你用命来抵，我希望你自己来抵，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要你还我一个儿子来！”

迷惘着，展若尘仍有些不太明白的道：“楼主是说……是说……？”

一边，申无忌抚掌大笑：“展若尘，还不叫声娘？”

金申无痕表面平静安详，内心却异常紧张，她故作从容，却难掩那期盼之情：“不必勉强，若尘，你考虑考虑，是否愿认我为义母？”

展若尘不禁全身震动，感受深巨，他吸着气，竟泪如泉涌：“我……我愿，义……母！”

金申无痕顿时像崩溃了，她笑着，泪水顺颊流淌，握住展若尘的手，她一遍又一遍的低呼：“孩子，孩子，我的孩子啊……”

一刹间，有那么多人拥进了屋内，恭喜贺喜的音浪形成了一片热腾腾的喧嚷，从没见过金申无痕有这么高兴过，这么开心又毫无矜持的高兴过，她笑着，周旋着，回应着，泪合在那一片焕发的客光里——她终于能在这人间世上留下点什么了。悄悄的，另一只柔柔的手接替了金申无痕的手，这只手覆贴在展若尘的腕侧——施嘉嘉深深的，默默的看着展若尘，展若尘也回注着，他在想，四天三夜，衣不解带的守候，施嘉嘉也都是常用这样的眼神凝视着自己的么？

大夫们的医术不错，手艺也高，展若尘拆断的筋骨与胫骨都已完美的接合妥当，身上的每一处伤痕，亦皆收口结疤子，只是血气仍虚，体力尚弱，内里元神的损耗，犹须一段时间的疗养；现在，他已经可以坐在椅子上，或经人挽扶着走几步了，算一算，从受创至今，已有了近三个月的辰光，那时还是秋天，眼下，入冬一阵子喽。

窗开着，刚下过雪，雪光映着窗前一树寒梅，有幽香迂回，他的身体尚不能沾酒，只沏了一壶好茶，自个消停的啜饮着，也权作低酌赏梅吧。有关“金家楼”在“黑风口”一战的残局如何，这些日子里，已由大伙陆续的告诉了他；尤奴奴她失去一足了的徒儿“孔雀屏”白倩、“铁桨横三江”聂双浪、“双绝剑”唐丹等人，在获悉“黑风口”单慎独等全军覆灭的消息后，自知无力为续，业已纷纷逃逸；“指西竿”庄昭却是条汉子，他一直等到“金家楼”的人马回抵大门，方才表明了恩怨过节，在金申无痕的大度宽容下由他离去；端良与金淑仪的独子端吾雄受伤极重，几乎不保，幸亏玄小香送治得快，如今也算逃过一劫，但身子虚脱，比他更甚。“皮肉刀子”杜全自黑松林败走之后，即不见踪迹，可能也是眼见大势难为，悄然隐遁了，“金家楼”的人后来从外面的传言中，听得了某些杜全甘为单慎独卖命的原因，说是单慎独早年曾经援手杜全于危难，似乎就是在杜全被“虎头帮”追杀于走头无路的那段日子里，所以杜全为了感恩图报，便豁死替单慎独出力——展若尘曾和杜全谈起过这些过程，他互一印证，认为颇有可能，再怎么讲，至少表明“皮肉刀子”这个人还是个不忘恩负义的角色。“紫英队”的首脑商弘也带着残部逃走了，走得十分狼狈，闻说他的手下折损得连一半人都不足，况且此去之后，辽北地面是不打算混啦，“金家楼”已明白传出话去，迟早会对付他们。

“金家楼”的叛党中，一直未曾出现的“雷”字级六把头“一盞灯”曲维堂、“电”字级六把头“四指神通”苟琛，以及后经派出的“月”字级五把头“过山吼”常少荫他们，原来奉有单慎独密令，早到“浣庄”诱锢忠于“金家楼”的“雷”字级大把头“无形刀”顾雍、“月”字级大把头“八卦伞”曾秀雄、六把头“疤顶”黄寿堂、“星”字级二把头“过命斧”彭步青几个人去了；他们把顾雍等人诱到一处事先布置过的庄院中，先做试探游说，顾雍等人却不为所动，反起了疑心，曲维堂眼见不是路数，便立即进行第二步毒计——不为所用，必予歼杀。

他们照计划匆忙召去了单慎独身边的两名近卫“幻雪”谷鳞、“骤雨”夏长光，及向敢的心腹“二郎君”李挣强合力对付顾雍等人，双方在揭明了

底细后立时展开拼杀，一场血战下来，顾雍带了彩，曾秀雄受伤不轻，黄寿堂和彭步青双双战死；然而，叛党中除了一个“四指神通”苟琛拖着一条断腿不知所终外，其余的曲维堂、常少荫、谷鳞、夏长光、李挣强等人没有一个能活下去，等顾雍和曾秀雄创伤稍愈，在能以行动的时候匆匆赶回“金家楼”归队，已经是尘埃落定了。

“金家楼”的三当家“火印星君”潘得寿后腰上挨的一刀极重，“雷”字级二把头“牌刀锥甲”骆大宏也几乎去了一层皮，好在二人底子全厚，及时疗治下，倒都痊愈无碍了。玄小香在叛党占据“金家楼”的这段日子里，一直没有离开太远；然而他地势熟，人面广，便仗着以前的若干关系隐伏行动，无一日一时不在窥探叛党的动静行迹，因此终于被他看出蹊跷跟定了“紫英队”的一股人，从而在黑松林与费云他们见上了面。

“三龙会”的“卷地龙”上官卓才终由金申无痕饶了他一命，但却不是那么轻松的放走了他，金申无痕废去了上官卓才的全身功力，好了，总算让他活下去了。

最令“金家楼”上下悲怆的事，莫过于老爷子金步云的战死，每个人都有着无比的痛悼，怀着深沉的哀伤，虽说江湖人理当江湖死，但真要有这一天来临，承受者又是一位如此年高德重的尊长，其凛烈的豪意，到底不比椎心的怆怀更来得令人感受深刻……

饮啜着温热中清香飘漾的茶水，展若尘不禁有着太多的感触——

世间事，不论好坏，不论悲欢，总有了结的一天，如何了结，就真个人算不如天算了；单慎独的阴谋筹画，挟其锐势大举行逆，弄到后来却一败涂地，烟消云散；自己险死还生，又抖明了与金少强之间的血怨，本以为再生无望，但事情的演变，竟又出乎意外的和祥美满，或者说因果吧，或者是机运，然而，到底哪些行为的始末是尽如人愿的呢？想到因果，他又联想到已经多时不见的大师兄，他的大师兄原是罚他在这三年中积功修德，严戒杀生的，可是，他并未能遵从戒令，他不知道他的大师兄会不会宽恕他——

在这样的环境与际遇中，若是不以暴力维持忠义，不用流血来保仁信，他不明白他的大师兄还会有什么更好的法子。

他打算将来在见到师兄的时候，要好好请教请教。

正沉思着，施嘉嘉的身影轻盈的飘进门来，俏美的面庞上更是恁般甜馨的一抹笑意，老实说，展若尘等候这样的一张脸儿，以及脸上的这抹倩笑，已经有一阵子了。

轻依桌边，施嘉嘉微露那洁白小巧的两排扁贝：“在想什么？”

展若尘笑了笑，道：“我不好意思说在想你，施姑娘，但确实有点这意思。”

施嘉嘉佯嗔道：“你呀，这几个月的伤养下来把脸皮也养厚了，看你以前一本正经，冷眉硬脸，一副凛然不可侵犯之状，谁知道你也是生了张巧嘴滑舌！”

展若尘有些腼腆的道：“不，我只是在告诉你实话，我以为人与人之间若真的相交，就应该说真话。”

嫣然一笑，施嘉嘉道：“才说你皮厚，可又一下子这么面嫩了，别顶真，展大爷，其实有些话，有些心思，你不说出来我也明白。”

展若尘望着她，恳切的道：“这些日子来，施姑娘，多亏你照应——”

叹了口气，施嘉嘉道：“展大哥，你已向我表示过一千次了，难道我们

之间再没有别的可谈啦？”

搓搓手，展若尘笑得有点“驴”：“楼主——不，娘好么？他们都好？”

施嘉嘉道：“好，全好得很——你何必问这些？大家都常来看你，最多的也不曾睽违过一天以上吧！”

展若尘吸了口气，道：“经过这一次的变乱，‘金家楼’元气大丧，要整顿到恢复旧观，恐怕还大费上一番力气，听说外面的生意买卖大都维持原状，收回得很顺利，就是有些主事人需要更换……”

施嘉嘉双目低垂，轻声道：“这些事有人作主，将来你也免不了要承当重担——展大哥，你怎么不谈谈我们？”展若尘不禁期期艾艾的道：“我们？我们不是很好么？施姑娘，你是说……”

一摔头，施嘉嘉神色十分严肃：“我对你——你知道！”

连忙点头，展若尘道：“知道，我都知道。”

施嘉嘉逼近来道：“但是，你对我呢？”

展若尘坐正了身子，低声道：“你不是说过，有些话，有些心思，我即便不讲你也会明白？”

施嘉嘉重重的道：“在这件事上，我可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否同我心里想的全一样！”

开朗的笑了笑，展若尘道：“全一样，真的全一样。”

施嘉嘉的表情好美，好甜，也好满足，她柔柔的道：“展大哥，你相信不，情感间的事只在一个‘缘’字上；不知道为什么，自我第一次遇见你，隐隐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了，这是我以往所从来没有的一种感觉，很微妙，也很奇异，你呢，你当时是否也有相同的反应？”

展若尘老老实实的道：“没有，因为你的身份我知道，我的身份自己更清楚，其中尤有这么一段恩怨夹缠着，我想都不敢往这上面想。”

施嘉嘉笑道：“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才有这种感觉，才敢往这上面想的呢？”

展若尘道：“在‘大金楼’，你送点心给我，又抢白了我一顿之后，经过申前辈指点，我才兴起了这方面的感触，朝这上面想，还是我受伤以来几个月的事。”

眉目间流露着太多太浓的依恋，施嘉嘉真挚的道：“在情感上而言，你不是反应迟钝，却是太过保留，由此可见，你是一个稳重又诚厚的人，展大哥，虽然我们共同的契定来得稍晚，还不算太迟，我很庆幸，我终于在心神的飘浮中攀上了一座足可使我安全的磐石……”

展若尘双眼里闪动着烱亮光彩，心里被一股热流温熨着，他不禁讶异于这几句话所产生的力量，更迷惘于自己何来这一种难解的喜悦与振奋。

若是说这就叫男女间相悦之情，他竟迟迟体验了这么多年！

定定神，他又忧虑的道：“但是……娘知道我们的事么？”

施嘉嘉迅速的道：“当然知道。”

展若尘忐忑的问：“娘，她怎么表示？”

脸上突然飞起一抹粉霞，施嘉嘉转身过去，只低下头又急又快又羞煞人的开口道：“娘说——要你快拿八字来合……”

拿八字来合？展若尘懂了，顿时，他胸膈间充溢着无比的温暖，甜蜜，厚实，与感恩的情怀。半生以来，他还是首次领会，幸福竟然是如此美妙又令人向往的……

——（全书完）——